



阴阳九转

作者： 熊沐

电子书制作： 知识混子 | 8x8.page

时代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



熊沐，本名高光。生于 1952 年。满族人。编剧、作家。曾在八十年代写纯文学小说，先后在全国获各种奖项。武侠小说以写感情和故事见长。第一部作品为《骷髅人》。以熊沐为笔名的武侠小说在大陆发行三十八种(部)，在港台海外发行二十余种(部)，在东南亚甚受欢迎。

共创作 39 部作品，由延边人民出版社和时代文艺出版社出全。先后著有历史小说《秦王恨》、《虎符》、《西施泪》、《岳飞与秦桧》、《孔子》《司马迁》六种(部)，为昆仑出版社出版；现代小说《生死荣辱》由作家出版社作家文库版。现代小说《北方图腾》由昆仑出版社出版。编剧作品：2007 年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导演：赵宝刚、2006 年电视剧《我想有个家》导演：郭少雄、小说《挣扎》由中日改编合拍电影《葵花劫》，在日本大受欢迎。

熊沐说

人都有愿望。

如果能凤凰涅槃，焚火重生，该有多好？

再重生的人，一定会对世界有一个新认识，一定会好好珍惜这个世界，珍惜自己。

据说，苑九能九死九生，每隔三十年，他必是会死一个月，埋在苑家祖茔；这一个月是武林人的机会。苑九已死，一个月后重生，杀死他，占有他的一百个侍妾。每奸淫她一个侍妾，还能得几十年的功力；苑氏坟茔里，还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珍宝，也许能找到苑九阴阳九转的秘密呢，那样岂不是成了一个活三百年的不死神仙？

故事就这样展开，人心丑恶、良善，就这么一幕幕展现。

唉，人心啊，最没用的东西！

熊沐记于港城，此时天已溽热，空调声噪，且气息不新，活为现代人也烦。

98.6.21

第一章 占有

人生最大的乐事是什么？或许是占有。

一个老人临终时对他的属下说：“我东征西讨，以为能占有世上的一切，谁知我死时只能占有这床大的一块地？”

这人是世上最骄横的人，他的名字人们大都不知，但人都知道他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他叫成吉思汗。

他虽是在死时醒悟了，但他一生，所做所为，只是占有，疯狂地占有。为了这两个字，流血、死人，南征北伐，血流成河，最终图一个什么？

可人活着，为欲所迷，做下的一切，哪里能有这等清醒？

更有一个秦始皇，他不愿死，一心去蓬莱仙岛求仙，以寻长生之方。

到了他真死时，还是对尘世的富贵恋恋不舍，把未生育过的宫女全都埋殉，把聚敛来的财富都陪葬皇陵。

据说秦皇的墓内，有千百年燃之不尽的油脂灯在熊熊燃烧，有数之不尽的珠宝随葬，有武士杀殉，有宫女生殉，人死如此，再也没有过的风光了。

但风光是风光，毕竟是难免一死，就是富贵如秦皇，也只是享年几十，不免一死。这更叫人嗟叹，人生百岁，也是白驹过隙，只是一瞬，终是必死，谁争得那荣华富贵奈何？

据传大宋朝的奸相秦桧，便是活得势头头，正害岳飞，图大宋，忽有一个得道高人在他耳旁说道：“送君一句话。”因那人是得道高人，秦桧便很在意他说什么，附耳过来，听他耳语。

那人只是轻轻说了一句话，顿叫秦桧变色，第二日便再也不起床了，缠绵病榻，不待月余，便发疽背而死。

那人在秦桧的耳旁说得是什么？竟比得过岳飞的黄龙府五路大军，比得过忠良的千百份谏表，胜过金人的万千封赏？

那道人原来在秦桧的耳旁只说了一句：“天不假年。”他的话意是告诉秦桧，你也甭再费心思，你的寿数也快尽了，再折腾也是白折腾，你还是老实活着吧。一句话说得秦桧真是色变，再也无心去争了，当时便卧床不起。

世事是此理，但人有几个能看得破的？人皆看不破，便干争百吵，一心图利。

武林人更是如此。如果你对武林人问上一句，他所想所愿，愿意做一个什么人？他

多半会告诉你，他愿意做苑九，做那个一生享用不尽的苑九！

秦始皇算什么？他死后虽是千百荣宠，但生前所得怎么也不会全都带入坟墓，一生劳碌，横征暴敛，究竟能带走多少？

可苑九不同了，他是武林人活在世上的最大偶像。苑九能活上三百岁，苑九有一百个女人，苑九有世上最稀奇的珍宝，苑九有武林所有门派的秘籍……

苑九是世上最可羡慕的人。他拥有世人所羡慕的一切。

世人谁能活上百岁？人活七十古来稀，活上百岁的人世者稀。

可苑九能活三百岁，世上只有一个苑九能活三百岁。

苑九活三百岁，生生死死九次，然后到了三百岁的生辰日，苑九爷子便到苑家祖茔去，躺在那十几个苑九的身旁，静静待死。

当三百岁的苑九死去时，他一生唯一的儿子便会来，他一出世，便是又一个苑九。

如果一生没有意外，他会再活三百岁，会像上一个苑九爷子一样，一生威风赫赫，受用不尽的一百个风流窈窕女人，学不完的奇招妙方，花用不完的金银珍宝。

人生如苑九，又复何求？

但人生多少不如意，在苑九身上也有。

你想做苑九，就得付出代价。苑九一出世，便有人算计他。

他有奇珍异宝无数，贪婪的人睡也睡不着。他想着苑九的珍宝，想得睡不着觉。

如果他得了那些珍宝，再奢侈再荒淫也花用不尽。

如是得了苑九的祖茔里的武功秘籍呢，他就是天下第一人了。天下所有武林门派的不传之秘，都会在苑九爷子的祖坟里找到。

如要你一生想往的珍宝，去找苑九。你要的是一生享用不尽的金银，去找苑九。

你想要活三百岁，享尽世间的荣华再死，你也得找苑九。

但苑九是什么人？他是世上的活神仙，他是世上的第一人。

据说宋太祖时就有一代苑九活着，太祖赵匡胤曾听说过，千方百计找到了苑九。依赵匡胤的心思，他是皇帝，要制服一个苑九还不是手到擒来？待得他手下的大臣找到了苑九，说道：“苑九爷子，皇上请你。”

苑九笑笑，说道：“我与皇上素无往来，他请我做什么？”

大臣苦笑：“皇上听说苑九爷子是不世神仙，想请九爷去一次，想当面聆听教诲。”

苑九笑笑，说道：“我不愿见他。”

那大臣得皇上的令，务必请得苑九爷子到皇宫去，如是不能请得，便犯了死罪。他扑通一声跪倒，叫道：“九爷，你务必去一次，你要是不去，我可就得死了。”

他跪在地上，扑通通叩头，直叩得额头出血。

苑九大笑，说道：“赵匡胤想做皇上，便做了皇上。一生大得意，到此便算是有了，也有了几百年的基业，他还想奢望什么？”

那大臣一听得他说皇上，竟是直言无忌，大是恐慌，叫道：“九爷，还望去圣上那里一朝。”

苑九见了赵匡胤，赵匡胤见他当朝不拜，心内诧异，问道：“苑九，听说你能活三百岁？”

苑九笑笑，说道：“人总有生死，活几十岁也是活，活三百岁也是活，有什么区别？”

赵匡胤见他不在意，随口便说出这话来，心道：看来人传言是真了，一个苑九能九生九死，活上三百岁，不是虚诞。

他屏退左右，对苑九一揖，说道：“我做了皇上，费了半生心血，如今大业已成，我却是睡不着了。”

苑九一笑，问道：“你因何睡不着了？”

赵匡胤说道：“我弟弟比我小几岁，也如我一样能干。我的儿子也长大了，我看看老了，再能活几年？人生繁华、世间富贵，转眼便如烟云飘散，想想便舍不得了。”

苑九大笑，说道：“活上三百年，也同你此时一样，却什么也舍不得，你再怎么办？”

赵匡胤笑说：“要是那时不愿死，再说三百岁时的话，此时你只告诉我，如何能活到三百岁便是了。”

苑九看看赵匡胤，说道：“你只能活六七十岁，你无法活到三百岁。”

赵匡胤变颜道：“莫非是玩笑话？”

苑九笑道：“此话一句也不假，你的身体骨骼如同常人，怎么会活上三百岁？”

赵匡胤听得苑九说话，暗暗不服，说道：“先生能让我看看，你怎么与常人不同，我自是服气。”

苑九笑笑，说道：“《金刚经》上说，菩萨生有佛相，便是肋生锁骨，片片相连。苑九代代只有一人，能九死九生，他与常人不同，便是肋生锁骨，片片相连。”

赵匡胤不信，便去摸那苑九，果然是一片肋骨都是相连，一丝也无分开。

赵匡胤奇道：“只是听得《金刚经》说人能骈肋，我还不信。如今看是真事了。”

赵匡胤当时重赏了苑九，苑九说道：“皇上有银，还是赏与大将大臣好了。”说罢便飘然而去。

赵匡胤叫来手下人，低头吩咐了几句，那人应声领命而去。

当天苑九出城，在城郊遇上了几十个人。他们都是武林中一流的高手。

苑九微微一笑，说道：“你们几人便想制服我？”

几个人一齐出手去捉苑九，看看出手极疾，却是扑了个空。

皇上也闪出，在一旁观看。看他们扑了几下，忽地叫道：“好，你们闪开！”

几人闪开了，赵匡胤说道：“你赢了，只是你不教我长生术，我一生都得扰你，你也不得消闲。”

苑九叹息道：“皇上一心贪大，自是得陇望蜀，依我看，你得了天下，便是大事了。再想奢求，不怕天谴么？”

赵匡胤大笑，说道：“苑九，你未做过皇上，哪里知道皇上的野心？你告诉我长生的诀窍便罢，不然我便叫人挖了你的苑家祖茔！”

说是苑家祖茔，其实只是历代的一个个苑九，前一个苑九到了三百岁，便自去那个苑家祖茔死掉，后一个苑九便来了，他又是一个新的苑九。

生生世世只有一个苑九，一个九死九生的苑九！

苑九忽地变色，要知道皇上一声令下，任是苑家祖茔再险，也挡不住皇上的万千人马。

苑九说道：“我告诉你只一个秘事，就是苑九只能与女人空中交接，不能近女色。你不能与女人在床上交接。只是这一件事，你便做不到。”

当时赵匡胤哪里相信苑九，他说道：“朕却不信，你做来我看。”

苑九说道：“我告诉你，苑九历代只有一百个女人，若与女人交接，都在空中往来，非是如此，不能尽情。可苑九只能与他的女人交接……”

赵匡胤虽说是皇上，但也很是放荡，他笑说道：“我只听说苑九与女人相交，不必身体相触，便能性交。我却不信，你试试我看。”

苑九面有难色，他说道：“我必得与我的女人交接，方才能行。”

赵匡胤愀然不乐，说道：“苑九，你休拿话来搪塞我，我只问你一句，你与我宫中的女人交接，能行不行？”

苑九见宋太祖面有愠色，也不愿得罪他，说道：“我能与你宫中的女人交接，但一与她交接，她不是我的女人，便得一死。先是她容颜变老，再就是慢慢变老，一直到死。”

赵匡胤说道：“她几时能死？”

苑九说道：“只须一天。”

赵匡胤听得苑九说话，仍是半信半疑，他心道：这个苑九是有本事的人，但我怎么能相信他？要是他骗我，岂不是欺君之罪？他欺君，我便可杀他了。

原来赵匡胤看苑九有本事，心里怕他，又生嫉心，便一心想杀他。

苑九一眼看出赵匡胤的心意，他心道：说不得今天只好去做一次，让这个一心想长生的皇上看一看苑九的本事了。

赵匡胤叫来了一个宫女，那个宫女长得面貌姣好，苑九说道：“她是皇上的人，最好不要坏了她的性命。”

赵匡胤说道：“你且起来，我告诉你，我放了你父母一家人，让他们再复官职，好不好？”

那宫女本来是反臣之女，她父母都是叛臣，不日便身首异处，一听得皇上说放了她父母，哪里有不高兴的？

她跪下叩头，叩得额上也出血，说道：“如是皇上放了贱婢的父母，小婢愿天天给皇上跪求平安长寿。”

赵匡胤说道：“我也不要你叩头为我求平安，只是要你做一件事。”

小宫女说道：“皇上请说，别说是做一件事，就是做一百件、一千件，贱婢也情愿。”

赵匡胤说道：“你当着朕的面儿，与这位老人交欢，如是你答应与他交欢，便是一死。可你死了后，家人便可获释。你愿意不愿？”

那宫女哪里想得到有此等好事？她跪叩道：“要是能让贱婢一家得获自由，莫说是交欢，就是死在当场，贱婢也毫无怨言。”

宋太祖叫来一个大臣，说道：“传旨下去，释上官宇一家无罪，复他原职。”那大臣应命而去。

宫女眼见得太祖下令，便起来，等着那个精神矍铄的老人来与她交欢。依她心思，是想着那老人定是一个道人，习得什么炼丹术一类的方儿，来拿与太祖邀宠。

不料得那苑九说道：“好！”他说声好，是赞太祖做此事，虽说害了一个宫女的性命，但总是复了她父亲的官，放了她一家人。

苑九说过后，太祖说：“苑九，你也该做来我看。”

苑九知道此事终不可免，便远远做势，只见他招手一引，那宫女便意痴神迷，竟呆呆看着苑九，眼里流露出十二分的欢悦来。

苑九的手一引一引，那宫女便走到了苑九面前。

宋太祖心道：看来苑九果然有些本事，如是朕来做，只是喝令她过来侍候朕，谅她也不敢不来。只是有时宫人的神色分明是不愿意，有的流泪，有的十二分的委屈，如是能得苑九这本事，让宫人一个个心甘情愿，确也不错。

再看苑九，竟是与那宫女走到了一处。看他的身子竟是委委曲曲，像是在舞。那宫女的眼神炽热，只是瞪眼看着苑九，哪里还有别人？他两人渐渐起舞，看看姿势竟十二分的和谐，配合得很好。

太祖是一个明眼人，一看便知，这舞姿其实就是交欢，只是不曾身体相触就是了。太祖用鼻子哼了一声，这玩法儿就是他也会。他有一个小妃子，与他交欢，非相舞不可。此等交欢法有什么稀奇？

苑九忽地长吟一声，声如清凤，身体竟是慢慢舞在空中，先是脚离地只有几寸，渐渐升高，慢慢在空中飞舞。看那苑九起来，也不足奇，因他是一个武功高强的人。但再看那宫女，竟慢慢升起在空中，也身子随着他飞舞。看苑九飞舞，还是犹可，看那宫女飞舞，就更是好看了。她像是唐时的那飞天敦煌神像，姿势曲尽其妙。

太祖要不亲眼看见，就是人再怎么说明，他哪里肯信？眼看着苑九与那个宫女在空中往来，他们的身体并不相接触，但听得那宫女一声声吟唤，就是那快乐无比的声音，那眼神、身段，都是受用不尽的神态。

太祖是明白人，一看便知道这空中交接的好处。原来在空中交接，种种奇姿妙式都能用得上，就是平时在床上再怎么快乐，也难与比时的宫女相比。

这宫女原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自是从未经过情事，此时要不是快乐无比，她怎

么能不顾羞耻大声呻吟？看她在空中与苑九交接，最是享用不过了，此时的神态，不独是太祖，就是在他身后的太监，也情不自禁呻吟起来。

空中的苑九与那宫女往来几十次，只听得那宫女的甜美声唤一声替一声，直至她低声吟起来，像是梦中一般。

苑九忽地停下，他的身体慢慢在空中飘动，一直落在地上。他的手一招，那宫女也慢慢落下来，直落在他的身前。那宫女此时哪里再记着太祖皇帝，只是眼里有一个苑九，她轻轻到了苑九眼前，说道：“我喜欢你。”她扑在苑九的怀里。

太祖忽地升起了怒气，此时他才想起了那个宫女本来是他的禁脔，他原来把她纳入宫中，一心想着哪一日他不开心了，便来拿这个叛臣之女出气，那时好好地与她交媾，弄得她声声叫饶，也算是出了一口气。

可他竟给了苑九好处，看来苑九就是没有做什么，也与她交媾了一次。太祖叫道：“苑九，放开她！”

看来苑九是一个怜香惜玉的人，他抱着那宫女不放，太祖正想上去扯开苑九，忽地他顿住了。

——他看到了什么？那个宫女美如乌云的秀发突地变了，在太祖的眼前一点点变白，她的身体还是那么窈窕，但她的头发先老了。他再看那个宫女，她的脸也变了，她只是一个很老的老太婆。

苑九抱着那那宫女，不想让她看到自己的容貌。还有什么比这更骇人？一个美貌的女人，如果看到了自己在一点点变老，变得不再美貌，她会心痛如绞。

那宫女柔声说道：“我真的很喜欢你。”只在一刻前，如果她说这句话，人人都当是一句推心置腹的情语，此时听得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说爱，让人心里惊恐万分。

那宫女也看出了众人的眼神，她的心情，他们怎么会懂？她刚才享受了人间的极乐，她从来没有这般快乐过。她说：“我爱你，我跟你走，我要跟你走。”她再回头对太

祖说道：“你是圣上，我愿做一切，只要你放过我，我与这老人走，我要一生都跟着他。”

太祖正惊愕不定，还没答应。便见到她的气喘得也粗了，她的身子慢慢颓倒，断气在殿上。

苑九看着她，眼里满是怜惜，他再站起来，对太祖说道：“她死了，只要她不是我的女人，一旦与我交欢，便只能一死。”

太祖亲眼看过了苑九与女人在空中交接，他心内无限羡慕，问道：“我能不能习得你的本事？”

苑九说道：“要千日不近女人，再修习功夫。还有许多的禁忌……”

太祖摇头，说道：“好，好，你去吧。”

太祖真的放过了苑九，从此大宋朝的历代君王再也不来难为苑九。

第二章 贪心

如今是第九个苑九活到了二百八十二岁的时候，就是说，苑九刚刚在二百八十二岁时头一回在一个女人的体内种下了他的种子，他的儿子——又一个苑九出生了，此时他只是一个刚刚满月的婴儿。再过十八年，年满三百岁的苑九就会死去，这一个刚刚到了十八岁的苑九就会再活上三百岁。这正是好时机。如果苑九不生不死，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如果一个活生生的苑九站在他们面前，就是少林的罗汉阵、武当的七绝阵、崆崆的灭绝大阵都不能奈何得了苑九。他是一个在世的活神仙，天下的功夫没有他不会的，天下的武功没有能制得住他的。但苑九也有弱点。他得九死九生，每一次他死去时，都被送入苑家祖茔，送他的人在他清醒时抬着他，送到了苑家祖茔。苑家祖茔其实并不是苑家一代代人的祖茔，它只是一个个苑九的死葬之所。在苑家祖茔里，有数不完的武

功秘籍，有用不尽的珍奇珠宝，有死去的苑九的几百个妾侍……还有什么，谁也说不清，因为没有一个人能进得去苑家祖茔。

许多人来到苑家祖茔前，他们都是废然而返。

那是一个大大的秃山，都是光光的石头。石大如山，从石头中间，看得出壁立千仞的深渊。每一次苑九死生，都是在这壁立千仞的深山进出的。第一次死时苑九是六十岁，他便得入那苑家祖茔一死，从此每三十年他假死一次，在苑家祖茔死一个月，然后再出世。到了他三百岁的那一年，他就再走入苑家祖茔，从此再不出来。此时一个新的苑九就走来，他会苑九的从前的姬妾说他是新的苑九，她们便会再服侍他。她们也与他交欢，但刚开始时他不会，一定由从前老苑九的姬妾教他，一直过了三四年，方才会在空中交接，那时苑九的武功便是天下一流了。苑九不死，每一个苑九都是从前的苑九，每一个苑九都称为苑九。只是有一点儿不同，一个年轻的苑九走出来，人们称他是苑九公子，到了他死第一次时，天下的人都称他是苑老爷子了。

世人谁也参详不透苑九生生死死的秘密。有一次是西域的胡僧说他知道苑九生死的秘密，足足有三四百人去看他，问他秘密所在，胡僧说不出所以然来，被人用大力金刚掌击毙。

天下武林没有对苑九不贪心的人。据说只有少林寺对苑九没有贪心，但到了和气方丈这一代，忽地少林对苑九看重起来，人传少林的十八种不传之秘早年丧失，因为十八少林僧保唐王时，被王世充火烧少林寺，所以少林的十八种秘籍失传。失传的秘籍早就不见于世，少林历代方丈也不在意，佛经也说，世事不能全，武功也不能全。但忽地说是苑九的祖茔里有那十八种秘籍，告诉方丈的是一个好事的人，说了此事便飘然下山。少林方丈思忖了一夜，到了天光时一叹，说道：“我一夜不能寐，看来贪心不能去了。”于是少林也对苑九看重了，他们也想图谋苑九。但苑九是活了二百八十多岁的人，他的功夫世上再也无人能敌，他们根本就不用想在苑九身上夺得那十八种秘籍的图本。

他们也像那些武林人一样，等待时机。最好的时机就是苑九第八次死时。如果你夺得了苑九的死尸，在他的尸身戳上几十个透明窟窿，看苑九还能不能再活过来？到了苑九死时，他们再去苑家祖茔，那时他们要拿什么，便拿什么，可以各取所需。再说，苑九的年纪越大，他的姬妾的功力也就越是深厚。江湖人传言，如果你能与苑九的姬妾交媾一次，她就必死。但你就能得一甲子的功力。有的人喜欢珠宝金钱，有人的喜欢有深厚的功力，因为功力就是武林人的本钱。不很贪心的人想，得一个苑九的姬妾，便可得六十年的功力，那时自己就是天下少有的高手。他只想占有一个苑九的姬妾。可有人不这样想，他想着，苑九的女人每一个都是如花似玉，与她一个交媾也是贪了占了，就是贪他三个五个、十个八个，岂不是更好？有两个便得了一百二十年的功力，有三个便是三甲子，若是得他五个六个，岂不是天下无敌了？

他们在等待时机。

等待苑九第八次死的，有无数人。

第一个人是江南慕容家的公子慕容青，他在八月初忽地推开他最喜欢的两个姬妾江月、河凤，说道：“我有事要去了。”便匆匆而去。慕容公子有一个心愿，他要杀了苑九，报他的血仇。他父亲慕容复生死在苑九的手里。他不知道苑九为什么杀死他的父亲，但他身为人子，此仇必报。

第二个是少林方丈和气，他带领十八罗汉、十二高僧、七大首座一齐下山。当时看到他们下山的河南武林人惊叹：看来少林寺对苑九是志在必得，从来没有少林三十八人一齐下山的时候，这一次下山，少林必会杀死苑九。第三伙人是武林派的掌门承道道长与他的三位师侄。说是武当派的三位长老久不出山，此次下山，也自是非同寻常。第四伙人是峨眉派、崆峒派、华山派的三派精英，说是去下山看看这一番武林热闹，其实谁心里明白，他们是图苑九爷子的祖茔里的宝物。再有江湖黑道白道、水道陆路的英雄都是齐聚，他们或是一个独行，或是成群结队，只是为了一个人，江湖上人见人畏的苑

九。

苑家祖茔大家都是知道的，那是在无花谷。说起来无花谷，人都知道，那是一个活火山口。从前那里喷过火山，后来便留下了一道道深渊，留下了一块块巨石。巨石都是馒头状的，大而半圆，在山坡上的土里半埋半掩。一块接一块的巨石在那土里掩埋，可怪的是那石头巨大，而一块一块形状滚圆，人不可攀。从前有人曾试过用兵刃凿它，却是费了半天力气，也没有弄下几块渣渣儿来。原来这黑黝似铁的巨石是从火山口里滚出来的。可怪的是，山上有白石黑石。黑石便是这种巨石，坚逾钢铁。白的便是那种满身都是蜂窝眼般的石头了。它却是没有多少份量，一块巨大的石块，孩童也举得起。那是被火山喷发的溶浆烧得没了石头里的石性，只剩下了一个空壳壳。在那深不可测的深谷里，偏有一个无花谷。据说无花谷里的人从来不出来买东西，但他们有吃的，也有喝的。说是外面的人见过里面的人，他们在那些巨大如山的圆石上飞动，人像是鬼魅，从绝不可能飞过的高度一直飞过去。看的人信誓旦旦，听的人半信半疑，毕竟见过的人少，听的人多。

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如何对付苑九，他们从来也不曾对付过苑九。苑九活了二百八十二岁，他毕竟是经过七次生死的人了，什么世事看不透？

但还有人在想着如何对付他，如果杀死了苑九，就是天下第一个大富人。就能得到他的一切。何乐而不为？

再说苑九只有这一个月是“死人”，他会躺在那个苑家祖茔里，一连三十天不食不喝，只是死过去了。像是西域人的密宗大法，能龟息养生。苑九也能一连死去一月，不再醒转。这一个月的时间，对于想杀他的人来说，也够用的了。

只要有人能走进苑家祖茔，只要能走近苑九的身旁。活了二百八十二岁的苑九是最难对付的，但他是一个死人，躺在棺材里一动不动，你怎么也杀得了他。

再说，还有苑九的一百个女人，都是天下最美的绝色。从前有人说，隋炀帝巡幸江

都，洛阳一带无绝色。此时的人说，天下武林本来并不寂寞，但过些时日，便没了一个美女。问一问，原来又是做了苑九的姬妾。她们都是眼高于顶的人，都是貌美艺绝的美女，为什么跟了那个老头子苑九？有人说出她们的心里话：“与苑九一次空中交接，视天下的男人皆如粪土。”与苑九交接究竟有多奇妙，世人皆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女人与苑九交接的滋味，哪里能知道苑九的女人会得到什么体验？

可苑九每死一次，她们便得逃亡一次。有人记着，在两百多年前苑九第一次死时，他的两个姬妾被姬失抓住，强行与她两人交媾，竟是功力大增，最后苑九出来，也险些不是他的对手。那次如果苑九不是生来有奇异的禀赋，他便会死在那姬失的手里。最后苑九胜了，姬失死在他的手下。可听说姬失在死时说的一句话，让听者都是惊心：“如果我再抓到他一个女人，苑九必死在我手下！”

有的人不想对付苑九，对于他们来说，有一笔账更好算。如果他们得了苑九的三个女人，逼着她们与自己交媾，那样就得了一百八十年的功力，苑九虽说是可能再活过来，但他只会再活十八年。他再活过来，只要躲起来，躲过这十八年，那时苑九必死。三百岁的苑九死了，新的苑九只有十八岁，此时再出山，十八岁的苑九只是狼膏之吻，哪里能对付得了他？

既能与苑九的女人交媾一次，便可得一甲子的功力，怎么不干？要知道练武的人最辛苦，练一种武功，怎么也得十年八年的功力，也只得个登堂入室，再练上三二十年，也只是天下一流高手，要成为武林一霸，就是练上一生，也是不能。如今只要与三四个女人风流一次，就可得这荣宠，一生呼风唤雨，大得施展，岂不是大大快意？他们决心找那一百个女人。

但苑九的女人最不易找，她们最善的是易容术，很可能你眼前的一个老妪就是苑九的女人，也很可能在你身旁的一个须眉男子就是苑九的心爱姬妾。如果你用心找一个女人，那是最难的，女人的心思往往比男人更缜密，她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法儿藏起来。你

想在一个月找到女人，往往比找到一个赌徒，找到一个富翁更难。

所有的人都有所求，他们只有一个机会，那就是在八月十五到九月十五这一月内找到苑九，杀死他！找到苑九的女人，虽说她们与苑九从不肉身接触，她们的身上有花纹，花纹是暗色的，那花纹是世上任何一种花都没有的形状。如果你在暗夜里，看到她们脱光了身子(只是你没有这种眼福，或许世上只有苑九爷子能看到她们此时的模样)，那时的女人犹如身上着一件彩衣，其美艳绝无人能比。要想确认她是不是苑九的女人，只有一个法儿，那就是在灯下看，那时苑九爷子的美人在灯下人如玉石一般，身体都是光滑玉润的，那暗色的花纹突地能亮起来，看去如在身上着了一件彩衣，一件玉石做成的彩衣。可这法儿也不好想。如果在白天，你看也看不清哪一个女人的身上有花纹，你无法看到那花纹。但哪一个陌生女人会让你在夜里看她的身体？如果她是苑九爷子的女人，她更不会让你在夜里碰她。

从前有过那么一件事，在青楼上的一位歌妓歌喉过人，她只是卖艺不卖身。可是在一天的夜里，三个狂客与她饮酒，喝得醉了，便是无行。一个扯着她，生生要与她交欢。她扯开那汉子，说道：“我只是卖唱，却不卖身。望客官放自尊些。”那汉子也喝醉了，借酒盖脸，说道：“卖哪里也是卖，还不如卖你的那地方更好！”说罢两人都去扯那个女人，两个男人去扯，竟是扯碎了她的衣袖，两个男人酒醉，可也看到了她的手臂在灯下微微发光。那另一个不曾喝醉的男人叫道：“苑九的女人！”

世人只要是武林人，就是不喜欢女色，也绝不会不喜欢苑九的女人，只是得到苑九的女人，与她交媾一次，她便会死，但你会得到一甲子的功力。三个男人眼都红了，扑向那个女人。琵琶弦扯断了，飞向一个男人的脖子，那男人正叫着：“小乖乖，来一次吧，我们三个人都干你，一人得二十年功力。”

他话没有说完，琵琶弦扯在他的脖子上。眼看着他的眼珠子怒突出来，喉咙咯咯响，叫不出声，喊不出话。第二个男人冲上去，正想抱那女人，女人的手指轻轻一戳，他的

眼珠子全都废了。他冲出去，叫道：“苑九，苑九！”他想叫那是苑九的女人，但没叫出来。

第三个男人不甘示弱，他抓起一对判官笔，直刺女人！女人吼一声，手指斜斜一挥，男人的笔便“叭”地飞出，两支都插在墙上。女人手指一挑，男人的咽喉便破了，血从喉头喷出！

待得那些在青楼玩的男人冲上来，只看到三具死尸，再无一人看到那个苑九的女人。

由此得知，苑九的女人并不好惹。她们的功力都是一流的。江湖上有许多高手，但他们未必是苑九的女人的对手，就是真个遇上了，说不定也只是未成风流，先惹一死。

这一夜正是八月十五夜，许多的人都埋伏在苑家祖茔外，他们等着苑九，因为他们知道，苑九一定会进去，会进苑家祖茔。

苑九来了，他们看到了许多的人。所有的人都是武林中人，他们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所有的人都是苑九的朋友。也许他们自己不是苑九的朋友，而他们的父亲、他们的祖父才是苑九的朋友，或者是他们父子、祖孙代代都与苑九是生死之交。他们来送苑九，每一次苑九一死，他们都会来送。他们送时心下也是疑惑：苑九会再走出来么？

每一次苑九走进去，都是坦坦荡荡，视死如归。有的人想，他会再走出来，所以这一死在他只是睡一个月而已。也有的人想：他是不怕死。只是有几个人知道苑九的心思？或许他也怕死，他想着自己已经是二百八十二岁，就会哑然一笑，自称自己是老不死的，心想着莫不如自己就此一死，再活转来也没甚大趣。也许他正想着再贪恋俗世，就是再活三百岁也嫌不够。他拥有一切，就是皇上也不如他拥有的多，他有那么多的美色，就是当今皇上也没有他的美人美，没有他的美人多。他拥的珠宝金银比皇上更多，他拥有武林秘籍让少林方丈和气大师都生了贪念。

走到苑家祖茔前的人足足有四五百，他们都是苑九的朋友么？就连那个满脸从来

都是笑意的慕容青此时也在那送行的人当中。他们站住了，再向前走，就是苑家祖茔了。他们站住了，凝视正当中的那一顶大轿。从轿上走下来一位老人。他就是苑九。苑九无名，从来的苑九就是无名的，他只是叫苑九。世上没有苑一，也没有苑二，苑三，他为什么叫苑九？他没有兄弟，也没有姐妹，只有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活在这世上，他只是——一个活不够死不了的苑九。他是苑九，所以他的衣着也是那么平淡无奇，他的脸色也没有什么表情。他只是对众人一揖，说道：“再见！”

谁能如苑九一般对于生离死别这样轻淡？谁能如苑九一样，对于这一次死是那么的不在意？再有谁能如苑九一般，在自己死亡时能如此说出一个与众不同的“再见”来？只有苑九的“再见”才具有这样的意思：再见，就是说死去的人会再来见你。再过一个月，苑九会再来与你相见。那四百余人站在苑家祖茔的巨大坟石前看着苑九，齐声说：“再见！”依照往次的规矩，他们会在苑家祖茔前呆上足足一个月，他们会再等着苑九走出来。但每一次呆在这里的人最后都剩下极少，有一次在这里站着的人送苑九，足足有六百人，但在苑九再走出来时，只有两个人站在那里，所有的其他人都被人杀死了。有人要杀苑九，他就必得把苑九的祖茔前的人杀散。

这一次会如何？

苑九对于这件大事想都不想，他说道：“再见！”身子一翻，人便向那巨石扑去。亲眼看见他的身法的人，才知道世上有这种武功。他如一片飘叶，一直飞向那巨石，在那馒头般的巨石上点了一点后再纵起，一直扑向远处。最后，苑九站在一块巨石上，风吹得紧，吹得他的衣服飘拂不已，只听他长啸一声，人便落下去。他落入那深渊，一直落下去。如是世人，他落下去时便死，全身的骨骼都会摔得寸断。但苑九不会，他会直落下去，去躺在那苑家祖茔的白玉床上，死去一个月。

待得苑九的身影不见了，才听得那铁子英说道：“好了，大家都在这里扎营吧，得住一个月。好在今晚有圆月，正好喝酒。”月亮是圆的，是不是喝酒的好时候，就不知

道了。

第三章 月圆

所有驻扎在苑家祖茔前的人都搭好了帐篷，他们得在这里住上一月，等待苑老爷子再走出祖茔。铁子英是当然领袖，他叫所有人都搭好帐篷，再来那一块宽敞的场地上喝酒。武林人聚齐，坐在地上。他们总是东杀西跑的，能聚在这里好好呆上一月，与朋友一聚，岂不是大大快事？

没人能让这么多人聚在此处，也没人能让天下各大门派的人在这里等他。可苑老爷子是唯一的一人，他们心甘情愿在这里等，等着苑老爷子走出祖茔。

月亮是圆的，只有这圆圆的月亮能让人满是闲情。

有人问：“铁大侠，你那一次是怎么得苑老爷子救你的，说说来看。”铁子英笑笑，说道：“那一次我好是惊恐，要是没有苑老爷子，我的命便没了，一家人的命也没了。”

原来铁子英有一个宝贝儿子，叫铁当心。他愿意去逛青楼，当铁当心逛青楼时，偏偏叫他遇上了一个乞丐。那乞丐说：“这丫头是我包下的，你另选别人吧。”说话时，那青楼红妓明心正坐在床上，乞丐的一条脏腿搭在明心的腿上，眼看着雪白的绸裤上搭满脏印。明心的脸上满是委屈，看着铁公子，就要哭出声来了，她并不喜欢这个乞丐。铁公子护花心切，叫道：“化子，你滚出去！”那化子说道：“你是谁？”

铁公子就怕他不问自己是谁，如果他问，铁公子当然会大声告诉他：“我就是大名鼎鼎的南北天下第一侠铁子英的儿子，铁当心。”那乞丐笑一笑，说道：“你滚出去！”铁当心哪里肯受他这种气，冲上去便是一拳。那乞丐拿手来接，一接抓住。铁当心哪里在乎他，他是名门公子，手一发劲，还不把那个乞丐的手扭折？

但铁当心的手扭住那乞丐的手臂时，他的手忽地澈骨般疼痛。他大吼一声，抽出手来。一只手像是被烫似的，直甩动不已。原来那乞丐手只一用力，便把他的手捏成寸断。铁当心大叫道：“我父亲来了，一定会杀了你！”那乞丐笑笑，说道：“告诉他，我在这里等他。”当铁当心告诉了铁子英，那乞丐的模样时，铁子英问道：“他长什么模样？”铁当心说道：“他也没什么特别，只是他的额头上像是长了一个肉瘤，牙向外突着。”

铁子英失声道：“暴牙突额徐无特？！”铁当心也吓了一跳，武林中最无人敢惹的人便是那个暴牙突额的徐无特，他怎么惹上了晦气，偏遇上他？铁子英说道：“他是黑道上第一难惹人物，上次武当七子遇上他，也铩羽而归。我们父子不是他的对手。”铁当心大声道：“莫非真个就怕了他？”铁子英说：“他来岳阳，自不是无为而来，怕他早就盯住了你。”铁子英父子正议着，忽听得有人冷笑，那冷笑声自前至后，一直响在他两人的耳旁，直如鬼魅一般。铁子英失色，他是岳阳第一豪富，也是武林第一人，可他连那人的身影都看不清，怎么与人家动手？铁当心正是年轻，他吼道：“什么人，鬼鬼祟祟算什么，站出来！”那人的声音极是阴森：“站出来怎么样？让你全家都出来！”听得那阴声鬼叫，铁子英的夫人早就出来了，还有他的女儿，都是站在铁子英身旁，战战兢兢不已。那人说道：“铁子英，你快自尽好了，不然你一家死得更惨！”铁子英明知不是此人对手，他只能叫道：“你出来，我与你死战！”那人身影一晃，就站在铁子英面前，说道：

“我再一笑，你的夫人女儿都得一死，你还是早早自尽好了。”铁子英说道：“我什么时候得罪了你，你说出来！”那徐无特阴笑，只见夫人与女儿闻他笑声都面色苍白，再听一会儿他的笑声，便从耳旁流出血来。铁子英知道徐无特的“幽冥三笑”一笑便会死人，他喝道：“休要害我妻女，你有什么事，对我说来便是。”徐无特叫道：“我有阴癖，你的妻女都是好女人，叫她们来服侍我，我吸她们的阴气，便可增我功力，你愿意不愿？”铁子英是大豪，怎么会让他说此话吓住，他喝道：“我要杀我，我便与你一斗，想害我妻女，那是休想！”

徐无特说道：“你儿子得罪了我，让你老婆女儿来伏侍我，那是自然。你愿意不愿意？你要不愿，我便杀了你的儿子！”说罢徐无特也不待铁子英冲上，便过来拿铁当心。铁子英听说徐无特的身体是木制的，传说中他是“无心无肉，无肝无脏”，百战不死。但铁子英也不能惧他，便冲上来一掌。这是铁子英的绵掌功力，如是平常的江湖人，中了他一掌，怕不得立时倒地？但那徐无特中了他一掌，竟是若无其事，身子仍是冲向铁当心。

铁当心少年气盛，他对着徐无特便是一拳。徐无特抓住他的拳头，只是再轻轻一捏，铁当心的拳头便再被捏成寸断。此时他两只手都被捏坏，就成了一个废人。

徐无特阴笑，说道：“依我看，你不要这一个儿子好了，让你的女儿与妻子来侍候我，你大不上算。她们如今都是好样的人，好好如花似玉的人，一经我用过，定是形如枯槁。她们再看也看不过眼去，你怎么再要她们？莫不如你就不要儿子了吧？”他冲上来，一抓抓在铁当心的后背穴位上，使他立时便不出力道来。徐无特叫道：“铁子英，你的儿子死定了！”

铁当心的头上冒出了汗，他的头上出的汗都是黑汗，他的眼睛暴突，像要突出来。他叫道：“我杀了你，我要杀了你！”但他的叫声在徐无特与铁子英听来，都是细如蚊声。顿时铁当心的母亲大是心痛，她叫道：“我愿意，我愿意去，你放了我儿子！你放了我儿子！”那女儿一见弟弟如此，也是痛心，她也叫道：“我也愿意，我也愿意，放了我弟弟！”

铁子英心如刀绞，恨自己不能杀了徐无特，他吼道：“我杀了你！”铁子英使出拚命招数，两手化掌，一齐扑向徐无特！

徐无特大笑，说道：“铁子英，别人当你是英雄，我拿你当玩物！”徐无特看着铁子英的两手打来，让他的掌击在自己身上。砰——一声响，要是此掌击在树上，也击得洞穿。可击在徐无特的身上，竟是无声无息。徐无特只是身子摇了一摇，便站定了。他

说道：“铁子英，你一家人都得死在我手！”

铁子英此时不愿意再说，当时许多情景，如今都不便说出，只说女儿与妻子受窘情境，便不能对群豪说明。可当时险境，确是难说。徐无特正抓着铁子英的手，要捏断他的手指时，忽地听到了一个人懒洋洋的声音：“放开他。”

徐无特在世上很少有怕的人，他一向横行，哪里有惧怕之心？他喝道：“是哪一个不怕死的人，敢来生事？”那人笑一笑，说道：“我已经死过几回了，死有什么可怕？”徐无特的脸色顿时大变。要说他有怕的人，只有一个人让他惧怕，那人不是平常人，他是无生无死，能活三百岁的苑九爷子。徐无特问道：“苑九？”那人笑一笑，说道：“不错，正是苑九。”徐无特慢慢松开了铁子英，他说：“我只是听说过苑九，你是苑九？站出来看看！”

应声站出来了苑九。一个老人，一个平常的老人。

徐无特问道：“怎么能知道你不是骗我？”那老人平平淡淡，看去一点也不像是武林奇人。徐无特一问，老人一笑，说道：“没法儿知道。”徐无特说道：“都说苑九是一奇人，都说是奇人，谁看过？谁看过？！”那老人笑一笑，说道：“说你是天下少有的怪物，你自诩谁也不怕，何惧一个苑九？你何不试一试？”徐无特知道，如果他真是苑九，自己必是会死在苑九的手下。但他要不是苑九呢，传出去，自己一听说苑九的名字，便吓得闻风而逃，岂不是脸面全都丢尽，不用再在江湖上混了？徐无特说道：“你想怎么样？”

他脸色苍白，恶狠狠道：“你要是苑九，我让你一步；你要不是苑九，我杀了你。”

苑九忽地笑笑，说道：“我要是苑九，我让你一步。我要不是苑九，我杀了你。”

徐无特一听大惊，除了苑九还有谁能说出这种话来？他已是想跑了，但一想，还是心有不甘，喝道：“你是苑九，苑九有天下人没有的本事，露出一手来看看！”说话时徐无特已是退了很远。苑九走上来，看着铁当心，问道：“他弄折了你的手？”徐无特狞

笑道：“你是苑九，谅你也无法使他再有一双好手。”拿在苑九手里的那一只手是寸寸骨折，断得残废。要想再好，非三五十天不能。可苑九拿住了铁当心的手，顿时有股热流从苑九的手上传来，手心里一阵热，便觉得手也能动了，血也通畅了。铁当心热泪流出，说道：“多谢苑老爷子！”

徐无特远远一看，便知道有些蹊跷，要说铁当心的手，本来是治不好的。因为他的“枯木掌”伤，远非随便什么人都能治得的。当世只有三个人能医得了他手下的病人，一个是神医华思，一个是善人武善启，再一个就是他自己。

因为有这么两个人能治得好他下手杀的人，他用“枯木神掌”杀了神医华思，他与大善人武善启也订下了毒约：如是武善启治好他下手害的人，武善启一门三十六口人必得死在他的掌下！想不到这个苑九真的一摸就治好他下手害的人，这让他又惊又怕。莫非天下真有不惧“枯木神掌”的人？

苑九说道：“徐无特，你要能自断筋脉，且把你的肺腑震伤，再也不能施出‘枯木神掌’，我便放过你。”徐无特哪肯听他，要是下手杀了这个苑九，他岂不是世上第一人了？他狞笑道：“你来试一试我的掌，如是你能在我的掌下挺过三招，我便听你。”

苑九淡然一笑，说道：“你以为世上没人治得了你？好，你便来打我三掌。”

徐无特暗暗喜欢，他如是打苑九三掌，任他是大陆神仙，也没救了。要知道他的“枯木神掌”已练至天下无敌的境地，他每日只须在树洞里静坐三个时辰，便可以无任何欲望，所思所欲只知他与柘树已成一体。要打死一个苑九，岂不是轻而易举？铁子英叫道：“苑老爷子，不可！”他怕苑九在那徐无特的掌上丧生。如此托大，要是死在徐无特的手下，就是白死。

苑九只是一笑，他站在那里，静等着徐无特动手。

徐无特曾一掌打死过六个人，那六个人并不是站成一排等他杀，而是坐在一张桌上，他们散坐在桌上，徐无特的掌力一施，他们觉得像是枯风吹过去了，血也涸了，人

也干了，嘴唇失血，再也无一点生气，人便软软倒地。徐无特也杀过武林的最好的杀手，那杀手是宁无欺，他用剑刺在徐无特的身上，足足刺了一百三十剑，徐无特仍是若无其事。那宁无欺把剑再刺在他的心窝，叫道：“难道你只是一个恶魔？！你没有血？！”宁无欺倒下了，他刺了徐无特一百三十一剑，剑剑刺中要害。他胜了徐无特，反是死在徐无特的手下。

天下再也没人敢惹他，他不是人，只是一个怎么也打不死的怪物。徐无特狂笑道：“苑九，你要与我动手，我或许会伤在你手下，我如受伤，便会逃走。你杀不死我。”苑九说道：“我每两年杀一个人，你就是我在这两年要杀的人。”徐无特大笑，说道：“你杀，你杀好了，我无心无肺，无肝无脏，你怎么杀我？”徐无特心内盘算，要是苑九能杀死自己，便也逃不脱，谁能逃得出苑九的手心？如果苑九杀不死自己，那些传说中苑家祖莹的珍宝岂不是全归自己？他喝道：“你等我，看我三掌。”

徐无特手突地伸出来，这是一只根本就没有血色的手，只有皮包着骨，没有血色，没有颜色，甚至没有热气。像一具僵尸的手，“啪”地拍在苑九的肩头上。他是试着打苑九一掌，想看看他接受“枯木神掌”的模样，如是受不住，下一掌他便要击碎苑九的心脏。苑九在他打来一掌时，忽地身体向下矮了几分，原来他的脚都陷在地下，只听得那一声响，如击败革。苑九的脸色忽地苍白，他笑笑，说道：“果然霸道！”

徐无特头一次看到有人在他掌下若无其事。要知道他是天生异禀，且在出生时得异遇，婴儿时在棺材内昏睡十几天，只是有一丝游气在，要不是后来人救了他，他便不保性命了。但他居然能活，且在十几岁时便现出天生异禀，只要经他摸弄的树木花草，碰一下便死。再后来他便学了“枯木神功”，更是天下无敌。可苑九接他一掌，居然无事，他大大惊讶。

苑九说道：“徐无特，如果你自断经脉，便可得一条性命。”徐无特此时索性再吼一声，身子一纵，跳在空中，吼道：“苑九，你去死好了！”

“啪”，再击一掌，此一次更狠了几分。但苑九只是身子一晃，再复挺立。苑九说道：“我让你再打一掌，我再说话。”就见苑九的嘴角也流出血来。徐无特心道：都说是苑九是神，天下无敌。但看来他也中了我的掌毒，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好，我何不趁机杀了他？

徐无特心下拿定了主意，决定下辣手，他轻声说道：“好，再试一掌！”最后一掌击出，连铁子英与铁当心都捏了一把汗。只见他掌风一扫，连地上的草叶都是枯黄，宛如一夜秋风劲，吹得大地失色。但苑九没动，只是笑笑，他的嘴角的血也没了。他的脸色转红，再成黄色。苑九说道：“枯木神掌，怕的是人不惧风，不畏寒，你能奈我何？”

苑九再走上来一步。便见那徐无特的手伸出去，臂展得老长，再也夺不回来，只是伸着臂，像是一只牵线偶。苑九说道：“这只手可以不要了。”只见他一挥手，“叭”一声切去了徐无特的一条手臂。徐无特狞笑，惊讶苑九的手快如刀，但他抓来那手臂，说道：“你杀不死我，便不能切断我臂。”他抓来那条手臂，摁在断臂处，再从怀里掏出一条带子，缠在断臂处，怪的是他的断臂竟不出一滴血，只像是一段枯枝。徐无特狂狷大笑，说道：“苑九，你杀不死我，你掏出我的心，我也能把它放回去！”只见徐无特的手臂挥挥，竟是无恙，像从不曾折断过一般。铁子英与铁当心在一旁看去，分外触目惊心，心道：要是我与他动手，单是能把切去的断臂再重新接上，毫无妨碍，就会吓得我再也无心与他动手。如果你与谁拚命，他有好几条命，你只有一条，无论怎么打，你也不是他的对手。

苑九笑笑，说道：“徐无特，你是练‘枯木神掌’的人，你也会知道有一种武功叫做‘金手指’。”

徐无特大叫：“胡说，世上根本就没有会‘金手指’的人，你……”

苑九说道：“你不信我会？”徐无特大叫：“会‘金手指’的人要五十年不近女色，你有一百个女人，你根本就不会练‘金手指’。”他忽地噤声了，听说苑九与女人相交接，

都是在空中交媾，如是是实，他也许会练成“金手指”？苑九一笑，把他的手伸出来。这不像是老人的手，只是一只很丰满很丰腴的手，是富贵人的手。徐无特伸出手去，握住苑九的手指。如果他是一个平凡的人，此时经徐无特一握，手指便会断了，化成一股轻烟，或是只剩一截烧焦的骨头。徐无特松开了手。苑九的手仍是原样，只是他的手指变了颜色，像是闪闪发光的金子，那指头是金光闪闪的！

徐无特长吟了一声，他闪身想退。但他晚了，只见苑九闪身上前，说道：“你用神掌杀了山西李一文全家四十多口人？”徐无特叫道：“是我杀的，他对我教！”

苑九说道：“我也对你不教，你杀我好了！”他的手指点向徐无特。那指头划一划，竟然像是一把利刀，把徐无特的手划成了两爿。再划一划，竟把徐无特的手臂划落在地。苑九说道：“你的手没了，用金断木，木无再续之理。你的手从此便废了。”

徐无特低下了头，或许他就从此败在苑九的手下，再无翻身之日了？但徐无特乘一转身之机，再飞纵起来，扑向苑九！苑九的手只是一划……

听的人都是呆怔了，想不到世上会有如此神奇的武功，想不到会有这样神奇的人物，就是不曾亲临其境，如今听得铁子英父子来说，也是悠然神往。

铁子英说道：“只见徐无特的脸划开了，像是划开了一条大布口袋，他的脸流出血来，想不到练那枯木神掌的人也会流血。”众人不语，他们想着苑九的神姿，不由得想痴了，做人如苑九，一生再复何求？

铁子英说道：“苑九老爷子救了我全家，我自是得来陪他，也没人能进得了苑家祖茔，但我也是尽尽心意，不枉了老爷子对我的一番心意。”众人陪笑，有几个人不曾得到老爷子的恩惠，有几个他们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能帮一次苑老爷子，就是苑老爷子不用他们帮，他们也要尽尽心意。不然，做人还有什么意思？正是月圆时候。

第四章 暗杀

月圆夜。说着苑九爷子的江湖行，喝着美酒，等待苑九爷子一月后从祖茔出来。那时，说不定老爷子一高兴，会教你几招，你立时成为一流高手，或许会无敌于天下呢。一定要等，就是苑老爷子再晚一个月出来，他们也会等，苑老爷子是一个值得你等的人。

慕容青笑着举杯，说道：“受过苑老爷子恩惠的人，何止十个八个，要是一个个说来，怕不有千八百个？要是都讲，只怕说到苑老爷子出来，也说不完。”众人赞他说得对，苑老爷子恩泽被江湖，谁人不敬？只听得有人说道：“那些怪物总有非份之想，想打苑老爷子的主意，真是瞎了狗眼！”众人听声如洪钟之响，便知道是大力神钟非禹。钟非禹叫道：“等到苑老爷子出来，我们便再求教老爷子。他一出苑家祖茔时，心情格外仁慈，准会教我们两手。”

慕容青笑道：“上一次老爷子教与钟大侠那快意拳，钟兄好生得意。如是苑老爷子再教与钟兄一套拳掌，只怕在座的人就更非钟兄对手了。”钟非禹笑说：“你是江南慕容氏，本事自然过人。你看愚兄这一点本事，真个见笑了。要不是苑老爷子教我几招，怎么能在江湖上立足？”慕容青笑说：“苑老爷子教与钟兄的那一套拳法，真是天下少有。我看钟兄独得老爷子钟爱，也是缘份。”钟非禹听得慕容青夸他，心内十分受用，心道：当初苑老爷子看我是个莽人，方才对我那么好。如果不是苑老爷子，我今日怎么能与铁子英、慕容青这种人坐在一起？我要是对不住苑老爷子，此生枉做人。

这是八月十五。江北大豪清闲剑客在一旁看月，每逢月圆，他都是独自望月。他的父亲原是“南方肃杀、北方许顺”的北方一霸，后来死于大侠米离之手。他恨米离，听说米离真是死了，但无人看到他的尸体。许思闷闷不乐，他想着能见到米离的尸体，见到了米离的尸体，他方才心甘。米离要没死呢？

他不是米离的对手，如果许顺活着，与米离才是棋逢对手。但他不行，他的本领远

不及父亲。他活着有两件事，一是找到米离，二是学好本事。找到米离是为了报仇，学好本事也是为了报仇。可他报不了仇，就是找到了米离，也不是米离的对手，他得向苑老爷子学一身本事，然后再去找米离。他不能让任何人杀了苑老爷子。

慕容青说道：“有人一心想报仇，可苑老爷子不出祖茔，仇是报不了的，还不如坐下好好喝酒。”说来慕容氏与米离也是有仇隙的，只是慕容青不愿意动手罢了，平时人说，都是慕容氏亏负米离，他怎么能对米离动手？可有人要对米离报仇，他得鼓风吹嘘，让那人与米离血搏，杀死了米离，他方才甘心。清闲剑客不坐，他冷冷说道：“每到八月中秋，这一天我是不吃不喝的，你别来劝我。”慕容青笑笑，说道：“有仇的人不光是许兄，何必那么耿耿？”清闲剑客不理他，只是瞧月亮。

据说，月亮圆时，人如对月很虔敬地许下一个愿心，他的愿心多半会实现。不知道在座的几个人会许愿？山凹上下，有许多的武林人在等待，他们或是等着苑老爷子出来，或是等着有人杀死苑老爷子。云清月冷，只是清静静的天空，有一轮不染一尘的明月。忽地听到了一声叫声，那叫声十分短促，是绝望的哀嚎。慕容青身子一弹，最先冲出去。众人赶到那山凹，只看到了一具死尸。一个汉子颓着身子，后背上插着一支剑。他的眼睛怒瞪着，像有话不能说。山风呼啸，清冷清冷的山风吹着人。慕容青说道：“这是今夜死的第一个人。”是啊，是第一个人，不是最后一个。可能从此时起，就总得死人了。

慕容青朗声问道：“谁认得这人？”有人应声道：“他是小花蜂郎玉。”一听得叫这个名字，多半是江湖的下三滥角色。叫这么个名字的人不配来苑家祖茔，但偏偏他来了，死在这里。

慕容青厉声道：“各位听着，每一回苑老爷子一入祖茔，便是江湖上的血腥之时，各位都得小心了。我看不能分开行动，所有人都在这山头上，聚在一起，最远不过几十米，出事也有个照应，有个援手。”

众人听了，正中下怀，都大声应诺。铁子英叫道：“慕容公子说得对，众人眼皮底下，很难做什么手脚，还是小心些为妙。”

山头有许多的豪杰，坐在那里，默默无话。他们是来保护苑老爷子的，或许他们会死在山头，死在这里，不待苑老爷子出关，尸体便会发臭。可他们也可能是对苑老爷子的祖茔有兴趣，贪图那些世之瑰宝，宁死也要冒险。

慕容青说道：“头一次听得家父说，苑老爷子那一次入祖茔，十几天后方才死人。如今不那么慢了，只是第一天，便见血腥。”铁子英冷笑：“现今的人不耐烦久等。”是啊，只要苑老爷子一入坟茔，血光便现！

天渐渐黑了，有月亮，也有月光照不到的地方。山下，一间间房舍皆是黑黝黝的影子，在月下显得很是孤寂。铁当心看看铁老爷子，他觉得这些人有些可笑，当初徐无特去杀他全家，那情景何等可怕，不是也熬过来了么？这儿有什么可怕？就是出一两个屑小，也不敢当众杀人，只能偷偷摸摸干，那有什么了不得？

山头月影，听得有几声鸦噪，再细听听，若有若无的，只是风声。铁当心自言自语道：“哪里有什么鬼影，都是人自己弄出来的，不过是吓唬小孩子罢了。”

暗中忽有人说道：“铁当心，今夜有血光之灾！”铁当心毛孔悚然，身子一旋，叫道：“什么人，站出来！”只有巍巍山影，哪里有什么人？铁当心背脊升起一股凉意，他手握几枚暗器，叫道：“是人你就站出来，不敢见人，算是什么好汉？”

那声音懒懒的，说道：“我不是好汉，但今夜一定杀了你！”一股凉意从他的脚底浮出，一直流向地底。他听得出，那人在他的身后，如附骨之蛆，千旋百转，不离他背后。听得见那人的呼吸声，也听得见那人的脚步声，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而且那人的呼吸在他的脖子后，一吹一口凉气，一吹一口凉气。生死只在须臾间！

铁当心从来不曾受过这个，就是当年徐无特来杀他父子，也是面对凶险，生死厮杀。哪里像今夜这般，连个鬼影子也看不见？

铁当心说道：“你是什么人，来做什么？出来好了！”虽说仍是声色俱厉，但比起刚才来，声气已是软得多了。那人笑道：“这就对了，我告诉你，我有兴趣得苑九的宝物，杀不杀你，看我高兴不高兴……”

铁当心忽地浮出一股愤懑，来这里的人谁不想过苑九老爷子的宝物，你凭什么，想得就能得到么？他低喝一声：“你是谁，鬼鬼头鬼脑的，站出来！”那人暗暗讥笑他：“铁当心，你还年青，切莫丢了性命。你对我尊敬些，我会放过你。苑九死了，你也不死。如是你得罪了我，我便杀了你！”

铁当心这里正大声嚷叫，铁子英与慕容青两人过来，问道：“你叫什么？”铁当心回头，满是惊慌，说道：“我看见一个人影……”

慕容青随着他的目光望去，黝黝树影，一地月光，哪见得到一个人影？慕容青十分爱怜地拍他肩道：“孩子，你看错了，多半是眼花。”

铁子英道：“你看清了人么？”听得铁子英也问他，铁当心低下了头，他自从被那徐无特威胁过，心里终是不能释然，见了江湖人物，也总是抬不起头。铁子英说道：“孩子，你去大帐内休息一会儿好了。”铁当心慢慢走进大帐，他蜷在帐篷一角，心里想着那个人，那个来去无踪的人，那人看来比慕容青、少林和气大师都厉害，以铁当心的——身功夫，竟是连他人影都不曾看见。此人厉害，可想而知。他是比徐无特更凶的人。

铁当心坐在帐内胡思乱想，忽地有人拍他的肩，吓了他一跳。他惊魂不定，抬头看时，却是满面皆笑的慕容青。慕容青笑说：“铁公子，那个人是谁？你看没看到他的影子？”铁当心瓮声瓮气：“没看到。”慕容青摇头，说道：“以铁公子的身手，看不到他的身影，那就怪了。”慕容青摇头不信，铁当心失神看他，也不分辩，更不答言。他心道：看来就是有名的“南慕容”也不相信我，活在武林人中，当真是大无趣了。

慕容青笑道：“铁老英雄，你儿子是一个人物，他镇定自如，遇事不慌，确是人中龙凤。”铁子英见他出语便是讥讽铁当心，脸上也挂不住，冷冷道：“比起慕容公子，天

下的年轻人再没一个是人才了。”忽地有人大声道：“怎么没有人才？再过十几年，新出的苑九公子，那才是龙凤之人，哼……”这一哼之意，是不把慕容青看在眼里。

在山坡上，那些巨石影影绰绰，像是庞然大物。在那巨石后面，便有杀机隐伏。有人向那巨石看去，目光中惊疑畏惧，不敢多瞅那巨石几眼。苑九的祖茔，十分骇人。忽地有鬼声咿咿，传来一阵阵脚步。

只听得脚步声，却不见一个人影儿！众人中，有慕容青、铁子英这样的高手，自是不怕有人装神弄鬼，铁子英喝道：“你是什么人？站出来！”阴风飒飒，也不见人影。听得有人阴森森鬼笑，说道：“铁子英，你一家人早就该死，你死在我手，也不冤了。”铁子英怒道：“你是什么鬼物，连面儿也不见，竟敢说人要人死！”那阴鬼似的人冷笑，说道：“铁子英，你早就该死了，到今天再死，也是晚了，我先不杀你！你看！”暗中忽地掷出一物来，直丢向铁子英！

铁子英以为是那人放出的暗器，一声怒吼，排云般的掌力一推，对着那来物一扫！这一掌有很大的力道，只听得一声闷喝，慕容青大叫道：“住手！”他冲出去，但也晚了，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人，原来是那暗中的鬼物拿了人，封住了他的穴道，对着铁子英丢来。众人再看那个人，哪里有一丝活气在？点着了火把，凑近了看，这是一个和尚。慕容青说道：“他是少林寺的和尚，看来是达摩堂的和尚，只知道他的名字。”铁子英半晌无声，他一掌推死了少林寺的和尚，这麻烦自是大了。众人中有人笑道：“铁老英雄真个好掌，竟把少林寺十八罗汉的降龙罗汉也打死了。”

铁子英有苦说不出，他叫道：“你出来，你拿死人当挡箭牌，莫非你是魔鬼，怕见人不成？”那人鬼笑声声，说道：“铁子英，你把活人打成死人，想必少林寺会与你算账！”铁子英忖那人必在巨石之后，他怒吼一声，直扑过去！

慕容青与众人到了巨石后，只见一个铁子英的身影。待得有人举火把来照，忽地有人直指着铁子英，说道：“铁老英雄，你，你！”

铁子英不料得他想说些什么，只是瞪眼看他，他心里惊魂不定，面上却带笑，大声说道：“我怎么了？你看我怎么了？”铁子英朗声而笑，大声道：“就是出来一群鬼物，他又能奈我何？”他大声笑，笑得身子颤抖，忽地不笑了。众人不笑，只他一个人自笑，更显得很是冷清。那人举着火把，说道：“铁老英雄，有人在你的脸上画了……”

铁子英兀自不觉，说道：“他在我脸上画了什么，胡扯！”众人看他脸，竟是画了一个人，一个僵死的人，那人的样子，正像是走入祖塋的苑九。很少有人能像他这般，用黑炭在铁子英这样的高手脸上画出苑九。他是谁？怎么这般捉弄铁子英？

忽地有人冷声道：“谁有这等本事，若不是苑九老爷子，谁还能有这等本事？”

人都一下子心一沉，他说的话，虽说是无心，但听者却是有意。他们心里一想，真的是苑九？不会是苑九，因为苑九是死在了他的祖塋里，如今他什么也顾不上了，只能静静地躺在那里，等着他的命运。他或是出来，再一次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或是在苑家祖塋里被人挑了尸体。怎么会是苑九？

慕容青冷笑道：“这位仁兄说出了一件秘密，是不是？”他回头扯出了那人，原是山西大同同心镖局的局主严吾。慕容青笑道：“严老兄果然有心，依你说，戏弄铁子英老英雄的是苑九苑老爷子了？”

那人突地说出众人的心里话，正在那里后悔不迭，哪敢承认这话是他说的？他嗫嚅道：“不是，不是，我只是说，不是苑九苑老爷子，哪有人有这等本事，在铁老英雄的脸上画出了花儿？”

这严吾说完，竟自己把自己吓住了，他忙说道：“我是胡说，我是胡说！”

众人面面相觑，严吾的话何尝不是他们自己的心里话，放眼天下，就是让少林寺的和气方丈来，他也没那本事，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在铁子英的脸上几笔便画下一个神灵活现的苑九来。

人皆无声。如果真的是苑九做的，那么苑九爷子的死就是假的。他为什么要假死？

只是要杀人。他只可能是要杀人，每一次他死时，就是他杀人的时候。因为在这时，天下所有的英雄几乎都在做两件事：不是在苑九的祖茔旁徘徊，就是满天下乱窜，去找苑九的女人。

此时要杀他们，很是容易。只要在苑家祖茔旁，或是跟着苑九的一百个侍妾走就是。

铁子英的心一抖，他厉声叫道：“不对，不对，苑老爷子做事顶天立地，他怎么会做这种事？”慕容青也悠然而笑，说道：“是啊，苑老爷子是顶天立地的人，他怎么会做这种事？”

他两人一唱一和，再三说苑九苑老爷子不会如此做，可那些人越听越是骇怕，如果那个杀人的是苑九，他们都会稀里糊涂地被杀。再一想以前苑九老爷子几次一死，都是武林中的大劫难，保不住就是苑九做的，除了他，还有谁会掀起这狂飙？

有一心想陪着，看着苑九苑老爷子再次从坟墓里出来的人，这时想溜了。有的想逃，他心道：我素来与苑九无缘，就是苑九再走出祖茔，他也一眼看到慕容公子，看到铁子英，看到少林寺的和尚，看到七大门派的人，怎么会看到我？我在这里陪着，枉被人杀，那有多冤枉？想着，便有些人渐渐退后。

忽地慕容青公子说话了：“众位听着，上一次苑老爷子祖茔前死人，便是有人说话，想自己逃开，结果反是被杀。如果众人在一起，还不会出事。只是你落了单，必然不是那人的对手，死得也冤。我看众位还是小心为妙。”

听了慕容青公子的话，那些本来早就闪至远处，一心想逃的人害怕了，不由得再向前挤。

身后就是黑暗，如是要杀人，他怕是头一个了。

铁子英说道：“诸位，请听我说，苑老爷子做事光明正大，决不会在暗中杀人。你也想一想，他要杀谁，那人岂不是注定必死？放眼天下，没人能害得了苑老爷子的。他何必做事要藏头缩尾？依我看，必是有人在装神弄鬼，借机杀人。”

第五章 寻找

黑鳞不是鱼，他只是一个江湖恶棍。他想着，该去找他的五个兄弟了，他们是泥鳅、嘎牙子、柳叶儿、寸丁儿、白条儿。他们六个人聚在一起。黑鳞是老大，他咳了两声，说道：“哥儿们，这里是银子，就看你们想不想挣了。”他拿出一条脏兮兮的汗巾，把它摆在桌上，汗巾挺沉，当地一声响。显见那银子很多。白条儿大声问：“大哥，这么多银子，你打哪儿弄来的？”黑鳞得意道：“我告诉你，这银子是白拣来的，你们要想得这银子，只要做一件事。”寸丁儿道：“大哥直说，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去做好了。”黑鳞说道：“该咱哥们儿发财，我昨天见了一个道人，他要我去找妓院，挨个儿逛。要找人。你想那岂不是好差事？找到他要的女人，另赏银子。这些只是逛妓院的银子。”

寸丁儿大喜，叫道：“好，果然是美差！”柳叶儿叫道：“大哥，我们去，全城十几家妓院，我全去过。”嘎牙子暴突着牙，说道：“都去，都去，也不只你一个人逛！”

五人齐去抓银子，听得黑鳞叫道：“慢，我告诉你们找谁了么？”

五个人怔住，听黑鳞说道：“要找的那女人，她是有标记的。”

白条儿极猥亵地说：“大哥，是不是那儿有标记啊？”黑鳞说道：“最好看的女人，差不多就是。你去她房内与她作乐，看不是她，就出来，再选一个，一夜怎么也得看那么五个六个的。”寸丁儿大乐，拍案叫道：“那可快活死我了，我就愿意交结女人，有那么五六个更好，何况都是好看的女人！”白条儿说道：“大哥，要找的那女人什么模样，你说说看。”黑鳞说道：“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她身上有花纹，是什么样的花纹，我也没看到。”寸丁儿失声道：“大哥，莫非是找苑九的女人？”五个人都失声了，看着黑鳞，他们慢慢放下了手里的银子。要找别的女人，他们会乐不可吱，要找到苑九的女人，就

凭他们几人的本事，就是找到了能怎么样？他们只是小混混儿，根本就不是苑九的女人的对手。寸丁儿说道：“大哥，这可不是乐子，你不找也行啊。”六个人面面相觑，如当头泼了一瓢冷水。寸丁儿黯然道：“大哥，这可不是好乐子啊。”黑鳞突地叫吼：“妈的，你当我有什么本事？人家叫你去找，你不去行吗？”

六个人低头不语，丧打游魂似的。寸丁儿说道：“大哥，银子不好用，还他得了。”五个人抓起银子，起身要走。

黑鳞大声喝道：“站住！”五个人站住了。黑鳞一把扯起裤角，道：“看我！”他的腿上满是花斑，看去像条五花蛇。寸丁儿叫道：“大哥，你中毒了！”黑鳞说道：“我们兄弟六人叫个‘洛阳六义’，也算是风光，谁想得到是祸？他找来说，如果不去替他找那苑九的女人，就要让我们死不得活不成！”白条儿吼道：“大哥，他是谁？”黑鳞叹道：“是谁，你也惹不起，问他有什么用？如果你不干，六个人只能是六条死尸！”

寸丁儿说道：“反正是一死，不如风流快活死，去就去，我去！”

寸丁儿抓起银子，黑鳞说道：“这里还有银票，拿去好了。”白条儿脸白，说道：“快乐去死，也值，去！”黑鳞说道：“要是身上有花纹的女人，切莫你自己享用，告诉我一声，我报与他知道，就是三千两银子。”一听说有那么多银子，嘎牙子冷哼一声，说道：“大哥，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咱们去找，找不到怪不得咱们，要是找到了，岂不是发财了？”

洛阳有十七家妓院。说好了的，一定是在上等的妓馆里，才会找得到苑九的女人。六个人摇摇晃晃，进了洛阳的第一红妓院——“牡丹楼”。牡丹楼是热闹之地，一进了门，老鸨便叫道：“来了六位大爷，请进花厅让茶！”六个人挺胸腆肚，进了方厅，坐着看花。牡丹楼里的牡丹尽是名贵品种，花厅满是牡丹，让人目不暇接。老鸨陪笑，问道：“不知道六位大爷是玩局，还是留夜？”黑鳞大声道：“玩陪局太旧，玩留夜也不新鲜，大爷来这里，就是要玩个新鲜的。”

老鸨一听，顿时眉飞色舞，说道：“哎哟，真是会玩的大爷，不知道你要玩什么，也让牡丹楼里的姑娘开开眼啊。”

黑鳞对五个兄弟使使眼色，说道：“我们要好好玩，你让全楼的姑娘都来，在这花厅里烧上好香，让她们脱了衣，在我们面前走一走，看谁是绝色，大爷我便赏她银子。”

老鸨一听，顿时心乐开了花，说道：“好，好！”她说道：“只是我楼里有客，有的姑娘不能来。”寸丁儿慢条斯理：“不能来？有一个不能来的，我便少给你银子，如果来了三十位，就给你六十两。如果少一个，便少十两银子，妈妈你看着办吧。”

老鸨子大乐，说道：“我让她们趁出门打诨的工夫，也来了一趟花厅，老娘放着白花花银子不挣，岂不是傻子么？”

老鸨出去了，叫来了姑娘。真个是红粉堆里看娇娘，一个个听说来了冤大头，哪一个不想赚他几两银子？对着六个人媚媚地笑，递眼色，打秋波，弄得忙不迭的。只黑鳞叫道：“一个个来，先出去。”

就叫喳喳叫乱了营，叫道：“出去什么啊，你就一个个看得了，谁不知道哪一个啥样儿么？”寸丁儿说道：“大哥，就那么一群看得了，省得一个个瞅。”黑鳞吼道：“你知什么趣？让她们都出去，一个个来！”

就出去了姑娘，只见一个走进来。好笑的是她的脸上有一块痣，是难看的女人，偏偏拿一块方巾在脸上掩着，对着黑鳞笑，说道：“大爷，瞅好了，瞅好了啊。”黑鳞看她的身上，说道：“行了，出去吧。”

那妓女满心想着乐事，一听得只是走了一圈，便叫她出去，显是没看中，她媚声道：“大爷，你看中我吧，我有本事的，保你快乐。”

寸丁儿说道：“叫你楼里的龟公快乐吧，他能帮你。”再进来了一个，那妓女低头，学羞状，对着六人，默不作声。

白条儿说道：“行了，行了，也不是头一回，弄什么假模样？抬起头来，让大爷看

看。”再一看，眼皮是肿的，白条笑道：“不是个好狐媚子，卖不出好价钱。”那妓女嚶哼一声，骂道：“该死！”嘎牙子大来兴趣，说道：“爷要是今儿个没事，非好好收拾你不可！”

那女人摇屁股，说道：“收拾啊，你来，我看你怎么收拾我。”

黑鳞放声大笑，说道：“你那假瞎子模样哪去了，装也装不像。”

白条拍拍那女人，想冲她使劲儿，听得那黑鳞叫道：“慢点儿，正经些！”白条儿再不理睬那个女人，回到椅子上坐下。那女人扭扭着走出去，嘴里嘟哝着：“正经，正经，要是真正经了，还会到这地方来？”

看到了二十几个，那嘎牙子叫道：“大哥，这里没咱要找的女人，不如咱们乐上一乐，再去别处找。”黑鳞喝道：“胡说！牡丹楼里有的是好女人，一共有三十几人，你只看了二十人，怎么知道没好女人？”

老鸨凑进来，说道：“大爷啊，你们看没看中啊，弄得楼里的姑娘都说六位大爷狠心，也不知道怜香惜玉。那可是不妙啊，招美人妒，对大爷也不好啊。”黑鳞大声道：“老妈，把你楼里最好的姑娘叫出来，大爷的手里不缺银子。”老鸨陪笑，说道：“大爷说哪里话，凭大爷的本事，准是得保给大爷好姑娘的。只是……”黑鳞说道：“有身价的姑娘不愿意来，不愿意让我们看她的身子？”寸丁儿说道：“你这里是干什么的地方？看也看了，玩也玩了，有什么装佯拿捏的？”

老鸨说道：“有的姑娘一听说要脱，说什么也不会干。我们这牡丹楼里也有好姑娘，只是弹弹琴，吟吟诗什么的，至于陪客玩乐，是从来也不干的。”黑鳞递了一个眼色，寸丁儿吼道：“是么？大爷的银子是白送的？你要不让她们来，我砸了你这牡丹楼，让你成一地残花碎片，看谁还来怜香惜玉？！”

老鸨笑道：“大爷，我叫她们来，我们楼里只有三位姑娘，她们都是好模样，大爷要她们弹琴什么的，她们一定会弹。要她们脱衣服给大爷看，只怕不行了。”寸丁儿正

想再说，忽听得那黑鳞叫道：“好，好，你叫她们来，本大爷自与她们分说。”

果然来了三位姑娘。这三位姑娘就与刚才的那些女人不同了。她们的脸上没那么多的脂粉，没那么浓的香气，只是淡淡地站在他们面前。黑鳞大声道：“请三位姑娘来，只是想看一看，我们丢失了一位姑娘，看三位里有没有。你们三位要脱了衣服，让我们看一看。我们兄弟六人，不会动手动脚的。”一听得黑鳞说完，一位个子高挑的姑娘说道：“我只会弹琴，不会脱衣服。楼里尽有会的人，你怎么不找？”

她起身便走。

寸丁儿叭地一声打碎了一盆牡丹，叫道：“站住！”他指着那一地残花，说道：“你比那花儿更娇艳么？”那姑娘看也不看地上的残花，只是冷冷道：“我不是花，你也不用吓我。”她起身仍走。

寸丁儿一吼：“站住！”要说黑鳞六人，确是洛阳城里的无赖，要不是无赖，怎么会有人叫他们来做这等事儿？黑鳞叫道：“姑娘，说不得只好请你委屈一下了。”六个人围住了姑娘。姑娘也不惧，只是说道：“如果你要脱我的衣服，只好叫我死！”

老鸨一见，忙是陪笑，说道：“樱姑娘性子烈些，各位大爷多多担戴。”黑鳞大声道：“要她脱衣，只是看一看她是不是故人，有什么了不得？要是这位姑娘不愿意，就请在场的人都出去，只我一个人看，好不好？”那樱姑娘看他，那神色显是不屑一顾，说道：“你算什么，你就看得了我么？”黑鳞一听，顿时恼怒，叫道：“我就看不得你？不要叫我生气，你早晚倒霉！”姑娘笑一笑，那笑明媚万分，说道：“我入了牡丹楼，就已经倒霉了，你要再叫我倒霉，左不过是死！”

说罢人袅袅直走出去。

黑鳞几个人眼睁睁看着她走出去，他突地对老鸨笑道：“妈妈，我是看中了这位樱姑娘了，不知道她是几时来牡丹楼的？”

老鸨大声道：“她刚来不久啊，不惯玩乐，大爷看老身的薄面上，放过了她好了。”

黑鳞大声道：“好，好，我看她是一个刚烈性子的姑娘，就这样吧，我这位六弟也是一个懂得乐子的，就叫他去樱姑娘的房里听琴，好不好？”

几个便推着寸丁儿，要他去陪那位樱姑娘。寸丁儿心里苦笑，我哪里懂得什么琴，让我去看她，是看骨头！但他也不便说破，只是指着自己的鼻子，说道：“大哥，我是懂乐子的？”黑鳞说道：“对啊，你懂，你懂！”寸丁儿只好出来，对老鸨说道：“老妈，你去看看那位樱姑娘，我去听琴，我去听琴。听琴总是雅兴吧？”老鸨去劝那左樱姑娘了，说那位个子矮的人有些雅趣，他要听琴。

左樱不乐，但经不住老鸨劝说，便给寸丁儿弹琴去了。

只剩下了两位姑娘，一位是秋诗，一位是学瑟。秋诗说道：“你们要做什么，只是脱衣一事，免开尊口。”

黑鳞大声道：“你是秋诗？秋天的诗必是不好写吧？”秋诗噗哧一乐，知他只是一个混人。黑鳞不解美人笑意，大声道：“遇上知音了，秋诗姑娘，你做一首诗来，说说我。”秋诗看他，知他混，便不言语。

黑鳞说道：“秋姑娘几时上牡丹楼的？”秋诗眼里有泪，说道：“家门不幸，使我落入风尘，虽是不久的事儿，但也不愿说，还望公子成全。”

那嘎牙子大笑，说道：“她叫大哥是公子了，看来有些意思。”

黑鳞也是得意，大声道：“没事儿，你与我分说分说，好不好？”

黑鳞对几位兄弟说道：“我与秋姑娘去说说情话，你们做你们的事儿。”他指一下那个学瑟，说道：“你们兄弟四个，别让学瑟姑娘不乐。”嘎牙子大笑，露出一口脏牙，大声道：“哪里，哪里，学瑟姑娘喜欢还来不及呢，怎么会不乐？”

只剩下了学瑟，她低着头，那嘎牙子说道：“学瑟姑娘，你能不能说说话啊？”学瑟说道：“没什么好说的。”白条儿说道：“你是嫌我们兄弟……”嘎牙子大声道：“不会，不会！她怎么会嫌我们兄弟？你看那秋诗姑娘与左樱姑娘都看好了大哥和寸丁儿，她怎

么会不喜欢我们？”学瑟低声道：“几位大爷，要是没有什么事儿，学瑟要回房去了。”
嘎牙子大声道：“好啊，回房回房，我跟你回房去，看看你的房子，好不好？”

学瑟说道：“也没什么大事，大爷还是不必去看了。”嘎牙子大笑，说道：“要看，要看，我去看看，看你读书人的房，毕竟不同啊。”说着，几个人扯着学瑟，去看她的房间去了。

笙歌管弦，牡丹楼是销金楼。寸丁儿坐在床上，一双脏手揉着那被子，一脸色迷迷的急相，说道：“弹琴啊，弹啊。”左樱看看他，说道：“急什么？”她先是净手焚香，再坐在桌案前，抚起琴来。左樱的琴是闭着眼抚的，只是抚一曲《听涛》。

那寸丁儿大声道：“好啊，姑娘，你的琴声令人心醉，我只想着你。我有一件事，但求姑娘应允。”左樱冷冷道：“有什么事儿，你说好了。”寸丁儿涎脸笑，说道：“我听得姑娘琴声，知道姑娘不凡，可我没看到姑娘……”左樱冷冷道：“如你还要看什么身子，还是免开尊口好了。”寸丁儿见她去开门，吱一声下了床，拦在她面前，说道：“我们走失了一个姑娘，想找到她。不知道姑娘你是不是？”

左樱问道：“你要找谁？”寸丁儿看着左樱的脸，慢慢说道：“她是一个不平常的女人，时常陪着一个二百多岁的老头子睡觉，偏偏在咱们眼前还假作正经。我想姑娘一定知道，那个女人的身上有些古怪……”左樱声色不动，似不知觉，说道：“你说错了，我没听说这种事，我也没听说哪一个能活到二百岁，莫非是古时的彭祖么？”

寸丁儿大喝道：“就是彭祖，也没他活得滋润，他是一个叫苑九的人！”寸丁儿看着她的脸，想看出她的神色有什么不对，但看不出。

他冲过去，吼道：“我就要看一看，你的身上有没有花纹！”

寸丁儿像一个疯子，去扯左樱姑娘的衣服！

第六章 艳杀

寸丁儿本以为，这左樱会左拦右阻，不会让他看到她的身子，不料得是，当他扯住了左樱的衣服时，哗一声扯开了衣服，竟是露出了她如玉般的肌肤！寸丁儿叫了一声好，歹徒好色，此时竟是胆大包天，他吼一声：“好！”

便再来凑近了看。依寸丁儿的心意，左樱是一个守身如玉的女孩子，必是不会让他看到她的身子，谁料得风一吹，那房门竟是紧紧关上了。寸丁儿也不想是哪来的风，只是笑道：“天也作成我寸丁儿，我得好好看看，饱我眼福！”左樱竟是不掩其秀臂，只是轻声道：“你要找什么？”

此时的寸丁儿，真个是掉到了福坑里了，他的眼睛也不够用了，只是盯着左姑娘看。看人家的那玉臂，竟是隐隐有些血色，说道：“过来，过来，让大爷看上一看。都说是不卖身，但没到时候，女人看到自己喜欢的男人，什么都会给的。”

左樱像是改了主意，轻轻凑近来，就闻得一阵阵幽香，直透寸丁儿的肝脾，他长长吸了一口气，叫道：“香极了，香极了！”左樱姑娘半是玩笑半是浓情，说道：“是么？你还要看什么？”寸丁儿大喜，说道：“我想看一看，你身上是不是有一种花纹，我只听说是有，但没看过。说不定只是胡扯，你说是不是？”

左樱笑咪咪对着寸丁儿，说道：“你看，是不是这一种啊？”凑近了，便看得清了，真的在那个左樱的臂上，有一种隐隐可见的花纹，那花纹说来也怪，真个是稀奇，是什么花，也没它好看。像是真正的花，看却不似。像是冰花、雪花，也似是而非。看去是从未见过的，那寸丁儿大喜道：“大哥，我找到了，我找到了！”

就在牡丹楼外，有一家小小的酒店，店里自从上午便来了两个道人，那两个道人都是长剑在后背着，只是要酒，慢慢地啜。一直到了日上三竿，也不见有走的意思。如今他们的眼睛都在看着对面的牡丹楼，不说一句话。他们在等什么？

寸丁儿叫道：“大哥，有了，有了！有三千两银子了！”寸丁儿此时大喜，一扑出去，身子想向外挣。但他的脚突地握在了美人的手里，只听得一叹：“何必匆匆找死呢？”便听得一声响，寸丁儿的脚筋像是也麻了，他挣也挣不动，只是眼睁睁看着那美人在床前。美人从床边拿出一只小小的瓶子，说道：“说不得你快要死了，你自找死，须怪不得我。”她把寸丁儿的心脉点住，一点便击在他的心脉上，捉命、斩命两大穴着她一击，寸丁儿便没气了。她说道：“自作孽，怎么活？”

把那瓶里的药粉滴在那寸丁儿的身上，只听得轻轻一阵子滋滋响，便没了那一具尸首。左樱姑娘再收拾了一下她的衣物，走出来，敲了敲两间房门，说道：“我走了。”

两个道人只是瞅着酒杯，像是世间万事都不重要，只有眼下的酒杯最重要。那位年轻些的道人终是耐不住了，他急着看那牡丹楼，说道：“师叔，看来这地方是没人了。”那位年长的道人似是怪他沉不住气，低声喝道：“看着，如果是从牡丹楼走出一个女人，且是年青貌美的，就差不多是了。直追上去，抓住她！”年青的道人似是还有话说，那年长些的道人低声说道：“你记着，如果得了那些女人，你一定得与她交媾，增了功力，才能救你师父。”这年青的道人低声说道：“我说过，要救师父，也可用别的法儿，不一定非用这一招不可啊。”年长些的喝道：“胡说，不用这招，你怎么救得了你师父？再说……别说话，出来人了。”就抬头看，两人眼睁睁地瞅着，从那牡丹楼里走出了一个女人。虽说是一个女人，但她可不是年青貌美的，只是个老婆子，她步态蹒跚，慢慢走在街上。年青的道人说道：“师叔，她可不是我们要找的人。”那年长的道人说道：“奇怪，怎么从那楼里走出这么一个老人？不对！”一声“不对”说出，年长的道人忽地起身，从那楼上一跃而下，一冲至楼下，直追那个老人去了。

这年青的道人叫道：“三师叔，等我一等！”年青道人追过了街角，远远看到师叔在前头，但不见了那个老太婆，他叫道：“师叔，莫追了，那是一个老太婆。”年长的道人叫道：“坏了，坏了，她不是一个老太婆，她准是那苑九的姬妾！”年青的道人问：“师

叔，她只是一个老人，怎么会是苑九的姬妾？”道人叹气说道：“她一定是，大白天，从那妓楼里怎么会走出来一个老太婆？”

年青的道人说道：“师叔，要她是那个苑九的女人，怎么会装成这样子？”年长的道人说道：“她被发觉了，我们赶回去，说不定还会有苑九的女人。”年青的道人笑笑，大声说：“师叔，不必去看了，一定没了，走了一个，还不都走了？”年长的道人道：“你知道什么？听说苑九的女人个个都是能人，她们决不会一群一帮的。”两人匆匆赶回。

牡丹楼里，那个黑鳞蹲在床上，嘻皮笑脸，对着秋诗笑，说道：“我看你不像是什么苑九的女人……”秋诗好奇，问道：“什么是苑九的女人？我看你们几位大爷可是怪，来牡丹楼只是看，男人到牡丹楼，可不是只看看的。”黑鳞大笑，说道：“你懂什么，只是知道陪大爷玩乐，哪懂得这些？我告诉你，有一个男人他叫苑九，就是连皇上的妃子也没有他的女人好看。他有足足一百个女人，个个是奇艳非常啊。谁得到了他的那些个女人，准是前世修来的福份！”秋诗说道：“这我就不明白了，是苑九那个官老爷子的女人，你不去他家去找，到牡丹楼来干什么？”黑鳞大乐，拍腿乐道：“你又知道了，苑九不是官老爷，他只是一个武林中人，他的银子珠宝数也数不尽，他的女人是世上最好的，他有的东西你一辈子想也不用想。”秋诗学着黑鳞的样子，笑咪咪一拍腿，说道：“可不是，我要是他的女人，这一辈子准是享福了。”

黑鳞说道：“也是怪，他苑九爷子有什么好，只说是他二百多岁，老也老得掉牙了，有什么好处？得那么些女人喜欢？”秋诗悠然神往，说道：“说不准他是会写诗。”黑鳞噗哧一乐，说道：“我也会写诗，你喜欢不喜欢我？”在暗房间里，在灯下，看着秋诗的脸面，竟是粲如桃花，满面春风。那黑鳞大笑，说道：“我说诗来你听。”黑鳞也要作诗，岂不是天大怪事？偏他不省，自吟道：“秋风不写诗，年来发一枝。黑鳞不是鱼，处处戏你枝。”秋诗听得一乐，抿嘴笑道：“大爷，怎么那么多的枝儿？”

黑鳞大笑，一笑而起道：“冤家，不是冤家不对头，我不看你，怎么会心里起枝儿？再说，我那玩艺儿只一枝，哪那么多的枝儿？”说罢人扑上来，要对秋诗动手。

秋诗的身子灵便，却是闪得快，说道：“大爷只是谈诗，怎么动起来了？”黑鳞大声道：“谈诗也是动，不谈诗也是动，莫不如上下齐动，就不谈诗了。”黑鳞却是会一点儿手脚的，他一扑，便抓住了秋诗的手，说道：“听说你来了没多久，一定对那事儿热着呢，为啥不与我谈那事儿。谈诗不行，谈那事儿，准没人比得上大爷。”秋诗躲他，黑鳞手快，一把扯住她，抚摩着她的脸，轻声说：“只有做那种事，男人与女人才在一起。喝酒、玩乐，用不着在一块儿。”秋诗本来弱不禁风，经那黑鳞一扯，更是不能一动，她哀声道：“大爷，你别扯我，我还没与男人在一起过。”黑鳞笑说：“你从今日起，便知道与男人在一起的滋味儿了。”

黑鳞狠狠说道：“莫非我来这里，只是看么？”他扯着那秋诗，把她扯到床边，一下子扯开了她的衣袖，忽地在她的臂弯上看到了……他看到了花纹，看到了他也莫名其妙的花纹！只有在蛇的身上才能看到的花纹，看上去冰冰凉的，那种像是深深印在皮肤里的花纹！黑鳞大叫了一声，他呆住了，在那一瞬间，他傻了。

有人叫他来，给他银子，叫他看一看牡丹楼里的姑娘，看那些来不不久的姑娘，她们才可能是苑九的女人。只有苑九的女人才可能是身上有这种花纹的。黑鳞大叫一声：

“你是！”但他不曾叫得出来，那个看来弱不禁风的女人忽地身子一动，便站在他的眼前了，她的手一点，黑鳞的嗓眼儿像塞入了软物，叫也叫不出来了。他眼睁睁看着秋诗把他的手抓起来，手只是在他的手臂上一撻，臂像是火烧，褪下一层皮。他怒吼一声，想扑向秋诗！他的身子很笨地一跳，只是跳动一下，跌在地下。秋诗抓住他，说道：“许多人都想苑九的女人，可苑九的女人哪一个也不是笨蛋！”她一掐，狠狠掐在黑鳞的嗓眼上，他跳，吼，怒，眼睛暴突，身子渐渐挣不动了。

秋诗是诗人，当然不能太粗鲁，她临走时轻轻地把她的扇子放在黑鳞的脸上。

另外几个人更是快乐，他们坐在学瑟的屋子里，玩了一阵子，要学瑟给他们鼓瑟，讲瑟与琴有什么不同，讲了好半天，他们也不明白瑟与琴有什么不同。嘎牙子大声道：“是不是像老姑娘和姑娘的区别？”几个便大笑，只有白条儿说道：“看看大哥在做什么。”柳叶儿笑道：“大哥一个人陪姑娘，自是乐得逍遥，你去做什么，插棍子么？”

几个笑，但等了一会儿，不见黑鳞来唤，心下也不安，便说道：“去看看大哥，也看看寸丁儿。”他们齐走出门，去黑鳞的那屋前唤，叫道：“大哥，大哥，你在么？”屋内没人。

柳叶儿叫道：“大哥在，不会不出声的。”白条儿说道：“正忙在劲儿上，自是顾不上吱声了。”

嘎牙子说道：“拚着叫大哥不愿意，也得进去看一看。”几个撞开了门，只见那黑鳞趴在床上，嘎牙子叫道：“大哥，你玩得狠了，命也不要了？”柳叶儿上去扯黑鳞，啊一声吼，他看到了黑鳞的手臂。他的臂像是人用嘴涮过的鸡骨头，没了一层皮。

“啊——”发出嗥叫声。他们冲出门来，叫道：“杀人了，杀人了！”从院外扑来了两个道人，他们到了院内，问道：“黑鳞在哪里？”

嘎牙子说道：“大哥叫人杀了，他叫人给杀了！”牡丹楼一片混乱，那年青道人叫道：“武当派承生道长在此！有什么事儿，请对我师叔说！他会替你们作主！”牡丹楼的老鸨此时也慌了，她说道：“那两个姑娘都是最近才来的，她们说是从大户人家逃出来的侍妾，我贪了便宜，便收留她们了。谁知道她们会杀人？”更有人叫道：“她们是娇滴滴的大姑娘，怎么会杀人，道长是不是认错了人？”承生道长说道：“怎么会认错？她们如今会去哪里？”老鸨说道：“一个左樱姑娘先走了，院里院外都不曾见到，就是看院的老公也没看到她。后来秋诗姑娘出去，也没人看见。”

承生道长说道：“糊涂，她怎么会让你们看见？”承生道长与他的弟子转身便走，他们再也不理会牡丹楼里的混乱了。

一个老女人在山冈上走，她走得很慢，身子一斜一斜地走，一直走到了山坡上。两个年青后生看到了，他们跑过来。一个是钟思凡，他是大力神钟非禹的儿子，另一个是慕容霜，她是慕容青的妹妹。

慕容霜说道：“老奶奶，我们扶你走，好不好？”那老太太笑了，一笑竟是抿着嘴的，看得出她的牙也不全了，她含糊不清地说道：“好，我自己走好了，再走一会儿，我就到家了。”

家，多好的一个字眼儿！慕容霜与钟思凡两人对笑一下，心头更增温馨，钟思凡说道：“老奶奶，我们送你，只要一会儿，便会送你到家。”老太太看看慕容霜，再看看钟思凡，说道：“多好的一对儿啊，你们有你们的事儿，是不是？你们走吧，愿神保佑你们！”

两个年青人走了，他们走得风快。当他们走过坡时，看到了纵飞而至的承生道长与他的弟子。慕容霜叫道：“道长，道长！”

承生道长看到慕容霜，问道：“见没见到一个女人？”慕容霜咯咯而笑，说道：“道长说胡话了，这里哪有什么女人？”承生道长说道：“有女人就是有女人，怎么说哪里有女人？”钟思凡对承生道长一揖说道：“刚才我与慕容姑娘只是看到了一个老奶奶，她走路都蹒跚，不会是你们找的女人。”承生道长大喜，说道：“你看到了她？快，快！”他再也不与慕容霜两人分说，一直飞纵而去。

看看前面果然就是那个老太太，承生道长一声吼道：“左樱，站住！”那老太太许是耳聋，再不就是装作听不见，她仍是慢慢向前走。

承生道长抽出剑来，仗剑如虹，一直扑过去！

眼见得那剑就要把老太太刺一个对穿，突地一阵掌风袭来，逼得承生道长的剑偏向一旁。原来是慕容霜与钟思凡。钟思凡厉声说道：“武当派也是名门正派，承生道长也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怎么干些人所不齿的事儿？”承生大声道：“你知道什么？

她是苑九的女人！”慕容霜说道：“她只是一个老人，怎么会是苑九的女人？你是不是想苑九的女人，想花了眼？”钟思凡朗声道：“你们江湖一些人，也不想一想，苑九老爷子的女人自也是人，怎么要拿她们壮你们的功力？说起这种事来，竟是脸也不红？”承生道长的弟子一听得他说，便低下了头。承生道长一看他低下了头，厉声道：“非人，你也是武当派的人，怎么会忘了武当派的大事？”那个叫非人的年青道士一听得他吼，便肃然道：“师叔，弟子听命。”他仗剑便来刺那老太太！

只是一剑，便见分晓！

第七章 望梅

慕容青与大力神钟非禹、铁氏父子，还有几位江湖武林中的名人坐在一起。无事可干，便仍是喝酒。慕容青喝酒也是世家公子模样，手不离杯，风度娴雅，笑着看众人，说道：“此时无事，我们众人坐在这里，索性说说闲话，好不好？”大力神哼了一声，说道：“偏你有那么多的闲话！”大力神钟非禹看不起这个一尘不染的世家公子，便对他不屑一顾。一旁的铁子英甚是看重慕容青，便说道：“不知道慕容公子要说什么闲话？”慕容青说道：“人之一生，哪里有谁还能胜过苑九老爷子？我只是想就苑老爷子的轰轰烈烈，来下我们的酒罢了，也添我们几分豪气！”江湖中人多以苑九为准，但也有许多人不知道苑九的事儿，只是听说有苑九老爷子，一生死九次，风光出尽，女人享够，但苑九做了些什么，他们也不甚知晓。此时一听得这些江湖上的名人要拿苑九的大事来说，便个个眉飞色舞，都想依近来听。铁子英大笑，说道：“果然不堪寂寞慕容氏！你要说什么，便说来好了。”听他口气，也不反对将苑九老爷子的事儿拿来一说，以遣酒兴，以消长夜。

慕容青说道：“说也不要白说，谁说得好，众人赞他一声，便多喝一杯，也是对老爷子的仰慕。”

有人叫道：“我来说。”众人听得声音不甚大，但人人听得清爽，打眼一看，原来是一个虬须汉子，他长身玉立，也是一个威风凛凛人物。有认得的，就轻声说道：“他是大力神钟非禹。”

大力神钟非禹大声道：“我先说苑老爷子第一次死在苑家祖茔的故事。”

要知道苑老爷子如今已是二百八十二岁，他在第一次死时只有六七十岁，距今已是遥遥的二百多年前的故事……

苑九那时是一个老人，年纪大了，看去却只有三四十岁，风雅俊逸的中年人。当苑老爷子走向苑家祖茔时，当头拦住他的是当时的花魔时统。花魔说道：“苑九，我想求你一件事。”

那时的苑九还是一个老人，且没后来那深厚的功力，便视花魔时统也是对手，他冷冷道：“时统，你想找我麻烦？”时统大笑，狞笑道：“你是苑九，是九死九生的苑九，天下便没人敢惹你么？你看！”时统回头一指，在他身后有十数个人，他们扯出了两个女人。

一看这两个女人，苑九顿时惊呆了。她们是苑九的女人，是他一百个侍妾中的二人，怨女与痴女。

怨女一见苑九，顿时泪如雨下，她盯着苑九，竟是久久说不出话来。痴女大声叫道：“公子！公子！”

苑九一见她二人玉臂微露，被强壮大汉扭着手臂，疼痛得抽泣，不由得心痛，说道：“放开她们，不然你们都是一死！”

时统大笑，说道：“苑九，人不能与你相同，你能活三百岁，也够寂寞了。当世英雄能与你并肩的，再也没有。可惜，可惜！”

苑九冷哼道：“可惜什么？”时统大声喝道：“苑九，你自己也知道，何必装糊涂？你已是一死，再不必麻烦，来什么九死九生。我与你功力相当，你如今死时已到，气力已沮。我要胜你，已有胜算。再加上你的两个侍妾在我手里。我要当着你面，与她交合，那时我的功力岂不是大大胜过你么？”他说得得意，竟是仰头哈哈大笑。

苑九说道：“放开她，我放你一条生路。”时统若无所闻，他说道：“苑九，做人到了你这份儿上，真个没什么意思。你想想看，人生一世，只是百来年。你当世的对手只是活上六七十年，而你得再与那些毛头小子打交道。一辈一辈的生人与你盘桓，你累也不累？”

苑九说道：“我的事自有我自己来理，你只放了她们两人，我便放你走开！”

时统大笑，说道：“你也活了六七十岁，尽也够了。我来替你，要做你的苑九。我看代代的苑九都活三百年，我也来活上一个三百年，看看是什么滋味儿。”

苑九看他，像看一个怪物。时统兀自说得津津有味儿：“我与你功力相当，我若当着你面与你的两个女人相交，她们必死。那时我的功力便加添上一百二十年，你不是我的对手了。”

原来时统打好了自己的如意算盘，他得了两个苑九的女人，如果能当着苑九的面与她们相交，必是会得一百二十年的功力，那时他岂不是胜过苑九多多？一旦胜过了苑九爷子，他必是会当场杀了苑九。他要替苑九进入那苑家祖塋，习得那长生不老的方术。

据说苑九的方术是如同凤凰涅槃一般，从死亡里再生，活上三百岁，享尽人间荣华，岂不快意？也有人说，苑九的方术是神仙养颜的方术，能如道家方士一般，在那短短一月时辰内，便得天下良方，吞食金丹，方才成不老神仙。

不管怎么说，苑九的生生死死就是一个谜，让世人垂涎的谜。

时统想做苑九，他也想做不世神仙。

时统喝声道：“来人！”两个壮汉扯来痴女，她的眼光只是痴痴地看着苑九，说道：

“公子，公子！”全不把生死看在眼里。据说苑九的女人一经与苑九交媾，便再不思人间凡夫俗子，只是一心与他相爱，生死不渝。看这痴女的模样，让人真个相信传言。

苑九说道：“痴女，我害了你。”

痴女的眼睛仍是光闪，看着苑九，眼里若生云翳，她痴痴地说道：“公子，公子，我好想你……”

其实苑九与他的侍妾只不过是分手了几天，她便如痴如狂，看来传言是真。只是她不怕死么？她只是在意苑九的一笑一颦，不在意她自己的生死，她岂不是太过于痴傻了么？苑九看着痴女，只是点头，说道：“放心，他们不敢害你！”

他对那大汉道：“如果你们害了她，我让你三代人皆死于非命！”

若是别人说出此话，还可只当他们威吓，但苑九说话，可就得当真了。那大汉迟疑了，他噤声道：“苑九爷子，我……我……”

只见一闪，那大汉的头有若活物，一闪便跳在地上。他的身躯竟慢慢倒地。

痴女与怨女都是惊叫，但时统狞笑：“不必惊慌，我杀人一向风雅，不会溅血在美人身上。就是你们愿意，我也不愿，我一会儿得享用你两人，一身血腥，必会没了我的兴致。”

苑九爷子仰头看山，前面就是无花谷，那谷里的馒头般的巨石，一块块隐约可见。

他说道：“如果你放了她们，我就放你一条活命。”

时统大笑，叫道：“拦住他，看我当场吸他女人的功力。”

他一声吼叫，那几个大汉便仗剑来击！一柄剑、一把刀、两管笔，一齐指向苑九！

就在同时，时统哈哈大笑，他扯过苑九的痴女，撕开她的衣襟，叫道：“看我吃下了你的灵药，我再杀你！”他抓住痴女，便欲强迫。痴女此时瞪眼看着苑九，裂心撕肺地喊：“公子，公子！”

苑九看来也是十分喜欢他的这一个侍妾，他喝道：“时统，你死定了！”飞身而上，

直奔那时统。他竟是不顾那拦他的剑刀笔，直来救那痴女！

时统大叫：“拦住他！”依他的心意，他要先让那几个手下大汉拦住苑九，让他先辣手摧花！但苑九人如怒狮，一吼而至，先横出一掌，正击在那个使剑人的头上！那人怒吼一声，头炸裂开，炸开一大血花！他再回手一带，使刀人的刀便顺回来，直刺在那人的胸前！那人也怪叫一声，便双手抓刀，趑趄而亡！时统抓住那个痴女，说道：“苑九，你的女人，你与她相交时都不碰她一碰，你真个没福！”他已是把那痴女弄得无声，此时只是呆呆看着苑九，说不出一句话来。要知道苑九的一百个侍妾个个与他心意相通，他对这些女人情意最重，须知那空中神交原是神仙的勾当，他怎么能不痛惜痴女？他喝道：“时统，纳命来！”便一飞而至，直落在时统眼前。

时统抓住了痴女，回手一勾，便把那怨女勾住，喝道：“苑九，再冲一步，你的女人便没了性命！”

此时怨女突然喊道：“公子，我先走一步！”她扬手一举，便拿住了那个大汉的手巾，直拍头上！只听得啪啪一响，她便颓地。

苑九性急，要知道他怒来火气，最是怕人，他长啸一声，冲向时统，便下杀手！时统喝道：“杀了他！”那几人原知道苑九不好惹，但也知道他时统是杀人魔王，无奈硬着头皮来战苑九。他哪里知道苑九也是杀人如割芥草，只是一眨眼便杀死他两人？时统此时暗暗吃惊，他几个手下都是江湖上响当当的人物，哪料得到在苑九手下，竟是走不上两个回合？早知道如此，他当初不如先奸了这两个苑九的女人，再来对付苑九好了。原想当着苑九的面弄他的女人，必是令他气沮，哪料得到他杀人如割草，只是一瞬便到了眼前？时统大喝道：“拦住他！”他务要拿住那个痴女，要她做自己增长功力的助力。此时另两个人只是对着苑九，不敢向前，只是虚声恫吓，哪里敢再向前一步？

苑九对时统说道：“放了痴女！”时统大声喝道：“苑九，天下垂涎你的宝物，垂涎你的女人的人不知有多少，就是我放了她，她也是必死！”

苑九冷哼一声：“放了她！”

苑九的手伸来。

依时统的心意，如是苑九伸手来杀他，也是投鼠忌器，他手里有苑九的女人，怕他什么？他抓住了痴女，拿她对着苑九，喝道：“再走一步，让你见她的死尸！”

大力神虽说讲述的是苑九爷子的早年故事，但说得有声有色，便让人一时惊呆，只是呆呆看他，静等他说。想着苑九爷子六七十岁时的事儿，恍然已是故去二百年，便生人世不再的感慨。

生如苑九爷子，能快意恩仇，能笑诺百步，杀人从容，生复何求？“苑九老爷子最后杀了那个时统，是不是？”答案只有一个。因为苑九老爷子仍活着，而那个叫时统的人早就死了。

但当时他是怎么杀的时统？人都盯着大力神钟非禹，好像当时苑九老爷子杀那个时统时，他也在场一般。大力神的身子铁板一般，他挺挺身子，十分高傲，说道：“苑九老爷子当时只是轻轻推了那个痴女一下，那痴女笑了，有人当时看到了，痴女的笑千娇百媚。”

关那痴女的笑什么事儿？他们关心的是，苑老爷子怎么杀的那个时统。只是大力神再也不吐口了，他只是呆呆看着篝火。

“他怎么会推痴女，他推痴女，时统怎么了？”“时统死了，他死时只是说了一句：好凉。”

时统怎么会想到了凉，痴女呢。痴女在笑，她盯着苑九老爷子，只是瞪瞪地盯着他，轻声说道：“我知道你会救我。”当时的苑老爷子轻声叹息，他想得明白，如果被抓，痴女会不死，等着他救。因为她痴，所以她会活下来。但怨女不会，她会死，她不愿意拖累苑九。痴心怨心，都是他的侍妾。

她们对苑九老爷子有一片痴心爱心。

所有的人不再说话，他们只盯着篝火。苑九的故事在他们听来，显是十二分的遥远，他们距那个六七十岁的苑九足足有二百年。

忽听得有人笑说：“大力神说的这故事，显是够得上快意恩仇四个字，当浮一大白！”众人看时，原来正是那慕容青公子，他举杯一示，饮了一杯。众人也随他饮酒，当世奇人，除苑老爷子莫属！

众人静了片刻，再听得慕容青说道：“说起来苑老爷子的奇事，只怕天天说，也说不尽。我也来说一说，以助诸位酒兴。”

慕容青模样俊俏，被称为当世第一奇公子，但与那苑九老爷子比起来，也是黯然无光。他说道：“那是我爷爷时的故事，大概是距今六十多年的事儿了。”

苑九爷子那时遇上了难题，他的两个侍妾被人抓住了，那个抓住他的侍妾的人是风一亭。风一亭不像那个时统，他抓到了苑九的侍妾，先是在他的家里，便奸了两个女人。他看着两个女人恨恨咬牙，哈哈大笑，一直把她们奸过，再看着她们的头发一丝丝变白，脸上的细腻皮肤也变成鸡皮鹤颜，吓得他心扑扑也直跳。他再看两个苑九的女人，她们死在床上。

他狂吼：“我成功了，我占有了苑九的两个女人，我有二百年的功力了！我要与苑九一战，我要杀了他！”当时他只是轻轻一拍，那大石便成粉末。风一亭找苑九，找到了苑家祖茔。如果他不是风一亭，他不是先得了苑九两个侍妾的一百多年的功力，他不会走进苑家祖茔。

他走进了苑家祖茔，他是不是千百年来头一个走入苑家祖茔的人？

他在那石缝里爬了一个时辰，他再在火里走了几分钟，再在毒泉里泡过，最后走出毒泉时，他的脸面已不类人形。如果能占有苑九的一切，脸毁了有什么关系？当他到了苑家祖茔时，已是黄昏日落时。

风嘶吼，树也嘶吼，不知道对他是吉是凶？风一亭走到了苑家祖茔的树林，他看到

了一片片火红的枫叶，看到了站成两排的石翁仲，看到了一面巨大的石山。这是一块大石，整个一块大石，竟是足足有一座宫殿那么大。看得那个风一亭也是呆了。他忽地似听到了有人喊他的名字：“风一亭，风一亭，你来做什么？你来做什么？”

风一亭四外环顾，只有树，有石翁仲，有那一面足可以与山相媲美的大墙，哪里看得到一个人影？那人说道：“风一亭，你到了苑家祖茔，我是看茔的人，你再不要向前走了，再向走一步，你就会死一次！”风一亭也是一个不怕死的，他说道：“我既然能进来你的苑家祖茔，我便能走出去。”

那声音满是抑揄：“你走不出去了，你只能死在这里。因为你的身子进了苑家祖茔，再也不会变小，你只能是这里的枯骨。”风一亭扬头，说道：“我不信。”他说了此话，便扬头再待那人回声。殊不料得那人的声音再无，竟是在树林、石翁仲后只传来鬼嘶一般的风声。原来在那些巨大的馒头般的石块后，却有风嘶传出，因那馒头石极是特别，风吼嘶厉，便不类平常音响。听来那声音好是骇人。

风一亭也是心神不安，他吼道：“是什么人，出来！”

那人竟是不再理风一亭，只是沉默不语。这风一亭原本是一个胆大之人，从来都是在坟地独居的，但此时到了苑家祖茔，也不由得心惊胆战，他想吼喝出来那个暗中之人，明里与他斗，可能还无此惧怕。但任由他再是喝吼，那人也不出来。

只有风声，只有那暗暗瞪着双眼看他的石翁仲，只有那一面巨大的石墙。

苑九的坟在哪里，他是躺在棺木里的，还是躺在地下的迷宫里？

第八章 一剑杀谁？

风一亭在苑九的祖茔里，四顾不暇，他想找到那个在暗中说话的人，但他在哪里，

又怎么找得到？只有风声，树林，还有那些黯淡无光的石翁仲。

风一亭大吼：“出来，你出来！让我看看你是人是鬼？！”

没人答应。

风一亭大喝：“出来！”

只是他一个人在自喝，没人理他。他再向里走，走到那块大石面前。摸那大石，镜面一般，只在大石上刻着一面画，那画上画的是一个年已古稀的老人，他在空中飞来往还，他身下的是一群女人，个个美艳绝伦，她们脸上的表情是陶醉的，她们的身心都得到了巨大的欢悦。

风一亭看着这一幅画，他知道这就是苑九行乐图，就是那个苑九活三百年的秘密。

在那幅石壁上，还刻着一些他听说过但没有见过的东西：凤凰、海神、还有飘忽往还的神仙。

这是一幅魔画，让风一亭看了眼睛不能移开。

他的心里升起了一股热。

他想着苑九，苑九活得滋润，能操人的生杀大权，能一句话活人，也能一句话便杀人。他能占有世上最美的东西，能占有美色，能占有典籍，能知道世人所不知的秘密，能占有稀世珍宝.....

风一亭忽地高喊：“我要宰了苑九！”

风声，只有风声答他。

他怎么样才能进到那个石壁后去？

风一亭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大盗，他知道那秘密必是在那一块大大的石壁上。

他久久地看着石壁。

几个女人的乳是突出的，那乳像是有乳汁要滴出来。

风一亭瞅着那些美女，每一个美女都独有秀色，看来诱人。

他飞身上去，摸着那美女，他摸着那美女的乳。

那凸出是温暖的。他大吃一惊，不知道触手即温的竟是石块。石块该是冰凉的，怎么会触手即温？

他再碰一碰另一个美女的乳，那乳是冰凉的。

最后他摸到了一个美女的乳，只听得吱吱一阵子响，那石壁从中间砉然大开。

里面别有世界。

他看到的全都是石棺。

所有的石棺足足有几百具，在中间排开。

从上看，那石棺巨大，一具具足有半间房大。

从前头数，风一亭打开了第一具石棺。

风一亭看到了什么？

慕容青说到此处，故意停了一停，他看着所有听他讲话的人。他们的丑像让他好笑。

每一个的脸上都写着好奇、贪婪、垂涎。

只有大力神的脸上只有一种敬重。

慕容青心里一叹，原来这世上还有好人。

有人急问：“慕容公子，正说到好处，怎么不说了？”

慕容青笑笑，将手里的杯酒一倒入喉，说道：“再说，再说。”风一亭呆了，他看到第一具棺材里，装着满满一棺古籍。这里都是天下难寻的剑谱、内功心法。有许多都是年久失传的不传之秘。如果风一亭有了这些秘籍，他可能修成天下第一人。

风一亭急急地拿出几本书来。

“飘香移步”，天下第一的轻功心法？

“带三拐”，疯魔楚天笑的绝技。

还有许多武功秘籍，都是失传许多年的不传之秘。

风一亭大笑，抓起那几部书来，便向怀里塞。

如果他习得了这些，便会是天下武林第一人。

他急煎煎地再去看第二具棺材。

这里满是珍宝，是他从未看过的珍宝。

要说风一亭的见识也不算少了，他是天下少有的江洋大盗，自是珍宝奇物没少从他手里过，但他几曾看过这许多的奇珍异宝？满满的一棺都是，都那么散散落落地放着，丢在棺内，像是丢一些破烂。风一亭大吼：“我发财了，我发财了！”

洞内也响着他的吼声：“我……发财了，我发财了！”

风一亭再扑向第三具棺材。

他找到了一块玉，一块看去没一点儿显眼处的玉。

这还是一块残玉。

只是一块玉璧，不那么显眼。

风一亭知道，如果这一块玉璧放在这里，一定是它同那一棺材的珍宝有相同的价值，不然它绝不会独自放在这里。

他拿起了那一块玉。

大力神钟非禹忽地问道：“慕容公子，那块玉是不是天下第一玉‘绝人璧’？”

慕容青一拍腿，大声道：“对，就是那一块玉！”

传说中，天下恶魔楚天笑曾为了这块玉璧连杀三寨十七高手，最后还是让他情人媚连连吞下了这块玉。可这块玉怎么会在苑九的祖茔里？相传是楚天笑把那一块玉随着媚连连葬在墓里，惹得天下人至今还在找媚连连的墓，怎么那一块玉竟在苑九的祖茔里？

众人不再作声，只是想着那些传说，关于那一块玉璧的神奇传说。苑九的祖茔里什么都有么？他是不是占尽了天下的奇珍？

慕容青说道：“风一亭比我们都幸运，他看到了苑九的祖茔。” 是呵，能看到苑九祖茔的人，天下会有几人？

风一亭看到了第三具棺材里的东西，他也猜知那一块玉璧是“绝人璧”。他把那一块玉璧揣在怀里，再去看第四具棺材。

他看到了一具空棺，再看下去，许多棺材都是空的。

苑九在哪里？

他要找到苑九，如果找到了苑九，他便杀死苑九。

只有杀死了苑九，他才会是苑家祖茔所有珍宝的主人。

他来到了后堂。

后堂有多大，没人想像得到。

他站在那后堂里，像一只渺小的蚂蚁。他仰头看着，看到了几个苑九。

他们都是一模一样，坐在堂边的石壁上，像是千百年不动的坐像。哪一个是如今的苑九，是一个假死欲生的苑九？

风一亭看来看去，他断定不了哪一个才是他要杀的苑九。

所有的苑九都是死的。

不同的是，必有一个要活的，如果他杀不死那一个要活的苑九，他必会死在苑九的手里。

风一亭的眼睛看来看去，他看不够苑九的模样。

如果他找得到那一个假死的苑九，他必是会一击毙命。

此时的苑九只是一个死人，他不会还手。

风一亭想着，最好的办法，就是他给每一个苑九一人一剑，他抓起了一柄剑。

在堂内的兵器无一不是奇珍。

他抓在手里，便觉得这一柄剑十分坠手。

他决定对每一个苑九出手。

忽地，有人低声说道：“风一亭，你只能杀一个人，因为他们都是苑九！”

风一亭狂傲道：“不，我要给你们每一人一剑！”

那声音很慢，说道：“风一亭，你在摸那石壁时，便中了毒，你没救了。如果你杀一个苑九，还有机会！如果你杀死的是最后一个苑九，你便可得救了。但如你杀不死他，只是给苑九的尸体戳了一剑，你会死在这里。你看看，在堂前有几个人……”

风一亭听了他的话，去看堂前，那里站着几个人，人人面目狰狞。他不认得这几个人。

那人的声音很慢，说道：“你看，这个人是楚天笑，他是疯魔，他想找苑九，死在这里。那一个拿着针的是冯知知，她是天下奇女，她想做武林第一人，她也死在这里。这些年来，一共有五个人站在这里，你如果死了，算是第六个。”

风一亭听着声音，那声音不紧不慢，不疾不徐，像是说家常话。风一亭叫道：“你是谁，出来！”

那人说道：“你见不到我，在苑家祖塋，我是‘活死人’。”风一亭再无顾忌，他只是看着那些苑九，哪一个苑九是他要杀的人？

他看第一个苑九，那苑九的身上衣服是旧的，他的脸也是暗的。他是一个死人。

再看第二个人，他的脸是黑的，像是服了毒而死，他不像是个活人。

依次看下去，终是看不明白哪一个才是真正未死的苑九。

依江湖人传说，苑九只是死过一月，当他再活过来时，会成为更上一层楼的高手，当世罕有其匹。

风一亭看准了两人，那两人都是脸色红润，他们一个在左边数第三人，一个在右边数第二人。

哪一个才是真正未死的苑九？

风一亭低头，他像野兽般地嘶吼起来。

低低的狮子般的嘶吼。

他看准了，只有那一个满面是笑的苑九才是真的苑九，他要杀死的苑九！

一剑刺去！

当时风一亭的那一柄剑，天下也少有。就是苑九活着，看到了这一剑，也会点头赞许：“好剑！”

只知道他杀的是不是真正的活着的苑九？

石破天惊，惊天动地的一剑！

风一亭再落下来，他的身子飞势已无，就在他落下未落的当儿，他的身子像是被人抽空了，像是失了血，像是失了肉，再无一点儿重量，只是轻轻地落在地上。

他爬不起来了，他看到了那一柄剑正插在那一个苑九的身上。不知道他一赌是不是赌得对了？如果他杀了苑九，他会得到苑家祖莹的所有财宝。但如果他杀错了呢？他是不是会必死？

众人不语，即或是月亮当空，人也感到有凉意，一股深深沁人心脾的凉意。

铁当心大声问道：“那个风一亭是不是死了？”

众人有些憾意，当然是死了，他不死怎么会又出来了苑九？怎么会有一个不死不生的苑九？

慕容青说道：“他没死，他出来了，他躺在那石堂里，看着那一柄剑插在那个苑九的身上，他看到那个苑九仍在笑着，苑九看他的眼神也仍是那么温和，他以为他杀错了。他躺在地上，觉得他的气力正在消失，他的功力也像水一般地流走。他哭了，流泪了，他知道他得罪了苑九，像是得罪了神……”

众人不料得会是这种结果，都是盯住了慕容青，看他说那结局。结局一定是很悲惨的。

慕容青说道：“那个风一亭后来出来了，他对所有的人都不说此事。但到了他死时，他请先祖到了他家，对先祖一五一十说了此事。”

铁子英忽说道：“这么说，那一块‘绝人壁’是到了你家人手里？”

慕容青大笑，说道：“你以为到了苑家祖茔的人会带出来什么？”

是啊，他们如果能走进苑家祖茔，也带不出任何东西，也许只有一个人走进去，再活着出来过。

那就是这个风一亭。

铁子英问：“慕容公子，你说，那个风一亭真的从苑家祖茔走出来过？”

慕容青说道：“不错。”

大力神钟非禹说道：“不会，我听说，凡是进苑家祖茔的人，都不曾活着走出来过。”

慕容青叹息道：“你说错了，他是走出来了，我家祖父对此深信不疑。”

为什么？众人看慕容青。

慕容青只说了一句话：“他杀的那个苑九是真正的苑九，他找准了人。”

有人不禁问：“他找对了人，杀了苑九，为什么苑九还活着？”慕容青叹一口气，说道：“他没刺中苑九的心脏。他刺偏了。”只有这一种可能，苑九看他是世上唯一能刺伤自己的人，放他出来了。

或许是苑九的祖茔里有这一个规矩，才放他出来。

总之，风一亭是唯一一个从苑家祖茔走出来的人。

人都不语。

月亮很圆，但圆月下的人有什么心事，谁又肯说出？

铁当心大声道：“要是我，我也放他出来。”

有人嗔怨地看他一眼，你算是什么？也敢与苑九苑老爷子相比？慕容青大声道：“能进苑家祖茔的人，算是有福。我等就是只配在这这里等待，一直等到苑老爷子走出

来，那时我们再捧苑老爷子的场，我等比起那个风一亭来，也是惭愧。”

慕容青说完，那铁子英朗声道：“慕容公子，你此言差了。”慕容青抬头看他，脸上仍有那微微笑意，说道：“铁老英雄，不知道你说此话是什么用意？我说得有什么差处？”

铁子英环顾一周，像是要与谁细细分辨，他说道：“慕容公子，你说谁进得去苑家祖茔，便是好汉子，我看差了。苑老爷子此时正在祖茔内，你去，岂不是图他么？”

慕容青大笑，说道：“说笑而已，如是要图苑老爷子，我等还在这里等他做什么？我们直冲进去就是了。”

忽地，唢哨声声，在身前身后响起。

慕容青顿时色变，叫道：“什么人？”

他抢先冲出去，直冲到了巨石后。

什么也没有，只有簌簌风声。

忽地，慕容青声音也颤了，说：“看！”

众人再看，那一块巨石上，竟然有两个深深的脚印。

那脚印不像是人的，但又偏偏是人的。

说它不像是人的，是说任谁也无法在那坚硬的石块上印上自己的脚印，就是苑九来，他也未必做得到。

但说它不是人的，偏偏它又是人的足迹，大小形状没什么异处。铁子英说道：“怪了，莫非世上有人更比苑老爷子强？”

世上没有人会比苑老爷子更强。但眼前的足印让人看了，心里直升出一股惧意。

大力神钟非禹大声道：“是谁，弄神弄鬼的，站出来！”

慕容青一叹，说道：“他会站出来，那就怪了，说不定他会在暗中把我们全都杀掉。”

铁当心大声道：“慕容公子，你说的也未免太悬了，他与我们无冤无仇，怎么会杀我们？”

慕容青看他一眼，显是对他的话大大不屑，说道：“他与我们无仇，但他与苑老爷子有仇。如果我们守在这里，他怎么会去图谋苑老爷子？”

对呵，如果他们守在这里，他们就成了那人的仇敌。

他们或许不会等到苑老爷子走出来，便会全都死在这里。

风吹得更冷了，他们想必该再多加一件衣服。

慕容青忽地跳上大石，说道：“在这里的都是苑老爷子的至交，有的朋友如果不与苑老爷子有旧，还是走开的好。要知道往回事儿，都是死人许多，怕我们中间有许多人不待得苑老爷子走出祖茔，命先就没了。讲求义气固然是好，但丧了命就不妙了。不知许多朋友是不是以为我说得对？”

众人中有的人说道：“慕容公子的话对。”

但也有人高声叫道：“不知道慕容公子是不是要走？”

慕容青说道：“在下对苑老爷子心仪许久，此时也算得上是讲求一个面子。俗话说，死要面子活受罪，如果在下不是慕容氏的后人，此时怕早就走了。”

众人听得他说，心里也暗暗称对，他是慕容氏的公子，自是不能一见死亡便畏惧而逃，那样岂不是把慕容氏的脸面也丢得净光？可我是什么？我在江湖上不过是跟人摇旗呐喊的小混混儿，我怎么配跟他们在一起恭候苑老爷子？

一转眼功夫，人哄地走了一大半。

连在那山坡上扎下的帐篷也不要了。

慕容青看着铁子英，看着大力神钟非禹，看着铁当心，忽地说道：“铁老英雄，你的公子，他也该走。”

铁子英的声音忽地有些苍凉，他说：“我要留在这里，要死我父子一起死，也没什么了不起。”

英雄气长，但他的声音里也满是无奈。

须知往回苑老爷子一死，天下大乱，在这里守候的人多是凶多吉少，这一次怕也不会例外了。

第九章 挹酒戏美

慕容霜与钟思凡看着这两叔侄，看他们利欲熏心，十分痛恨，慕容霜说道：“承生道长，就她是苑九老爷子的侍妾，你也戏弄她不得。要知道，传说中苑九爷子的侍妾是有功力的人……如果……你那样，她会死的。”

要一个女孩子家说出那几个字眼来，真是羞煞了她。

承生道长冷冷道：“他害了我们武当派，与我们有仇，我们报自己的仇，与你何干？！”

钟思凡道：“我真是奇怪，自我出世，看到的武林中人，一心图自己的快意，竟是个个都说得振振有辞。明明你想害人，却偏偏说要报仇！”

承生道长大声道：“不必理他！”

那一剑飞去，正刺向那老婆婆！慕容霜抢上一步，拦在那老婆婆面前，说道：“住手！”

她的手很快，抓住了非人道士的手，说道：“你休想杀人！”一被她抓住，顿时感到手臂若痒若滑，十二分的不得劲，非人大声叫道：“放开我，我不与女人触碰的！”

慕容霜大声道：“你要杀那个老人，她也是女人！”

非人眼里有泪，说道：“我师父在受苦，我得杀了她！”

钟思凡大声道：“他是想与那个老人相交，在他眼里，那个老人必是苑九老爷子的侍妾，他想得那六十年的功力！”

一句话说穿了承生道长师徒两人的心计，顿时非人脸色胀红。他木讷地说不出话

来。

慕容霜看着那吓得直哆嗦的老太婆，心里一叹，心道：看来人都疯了，连这么个老太婆也不肯放过。她怎么会是苑九老爷子的侍妾？就是她是，也会是花月一般的年纪，天仙一般的美貌，怎么能是一个鸡皮鹤颜的老人？

她说道：“老人家，你别害怕，我们不会害你。”

那老太婆的嘴唇直抖，说道：“他们要抢我，我没银子。”

钟思凡大声道：“老人家，他们不是坏人，他们只是以为你是一个美人。”

慕容霜抢白了他一句，说道：“都是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钟思凡的脸一红，他怕这个慕容姑娘。

承生道长说道：“我们去了妓院，亲眼看到溜出来的就是她，怎么她不会是苑九的侍妾？”

钟思凡说道：“不管她是不是，你也不能动她。”

看着慕容霜与钟思凡，承生道长暗暗着急，看来与这两个年轻人是说不明白了。只是他们得救非人的师父，一定得占有这个女人才行，只要非人有了六十年的功力，他们才会有办法。

承生道长道：“不知道两位是什么心意，一心想插手此事？钟公子看来对这老太婆也有兴趣了？”

当着慕容霜的面儿，承生竟说他对这老太婆有兴趣，让钟思凡又惊又恼，他想大声喝斥那承生道长，但他这人木讷，偏偏一急，什么也说不出。

他只是眼睁睁地看着承生，说：“你……你……你……”

气得他手脚冰凉。他如是说不出话来，便会气得这样，越是气愤越是说不清话，越是说不清话就越是气愤。

慕容霜看他，忽地脸红，说道：“钟少侠，你不必与他们细说。他们要杀人，要污

辱人，我看他们做！”

这慕容霜姑娘也是厉害，竟是缓缓坐下来，看着承生道长与非人，看他们杀人污人。

非人看看承生道长，他的脸红胀，说道：“师叔，莫不如我们从长计议。”

承生喝吼道：“你师父在那里度日如年，哪里有你这等法儿？说什么法儿，只有这一个法儿。我来与他们拚，你去抓那女人。”

慕容霜从容镇定，反是笑吟吟看着非人，她笑眯眯说道：“我听说了，武当派是一个大派，而且是一个名门正派，怎么也弄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打不过人，救不出人，便来抓女人。趁苑九老爷子不在，抓他的女人去增自己的功力，这种损人利己的事儿，怎么能做？”

非人看她侃侃而说，更是理亏，一直低下头去，他说道：“我不愿，我不愿做.....只是师叔.....”

承生道长一看他那样子，便心里直骂，骂他不争气。他这等样子，再怎么可能与苑九的女人相交？相交要一股锐气，看他这样子，像霜打了的叶子，怎么会做好？

承生道长冷冷道：“我们等了这十年，只是为了救你师父，你看着办好了。”

非人的眼光中是哀恳，想求师叔别逼他，但他也看着那老太婆，想着如果她真是那苑九的侍妾，他非得污辱她不可，为了救他的师父，他不得不作恶。

承生道长说道：“既是你不愿意，我也不强逼你。你只要点了这老太婆的穴道，看一看她是不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就行。”

依承生道长的意思，这个老太婆定是假的，看她的眼光，虽说是看不出她是一个年轻人，但她是从那妓楼走出的，怕是不假。

她的身上不脏，一般老太婆的身上多多少少总有些脏。

她的身板虽说不直，但也不弯，看她的样子，不像是老态龙钟。怎么看，她也不像是一个真正的老太婆。

非人想上去点那老太婆的穴道。忽地慕容霜大声叹道：“可耻啊可耻，原来武当派就是这样的一个小三派！”

钟思凡也明白她的心意，就也大声说道：“你当武当派是什么好门派？我听说他们中间有许多的坏人，做下的坏事也不少呢。”

慕容霜说道：“要是那个武当派的老道人张三丰活着，你说他会不会气死！？”

钟思凡大笑，说道：“他不会死，只是会给他的徒子徒孙气疯。”慕容霜与钟思凡两人对望一眼，这一眼竟是情意绵绵，彼此知道对方的心意。

他们心想：老太婆就是苑九的人，也不能给他们这些人抓去，如是抓去，后果不堪。

承生道长却不管这些，他大叫道：“非人，你为什么叫非人？难道你忘了么？！”

非人的身子一抖，看来他的身世也有难言之隐，若非承生道长提醒，他怎么能狠得下心来？

他上前跨一大步，对老太婆施礼说道：“老人家，多有得罪！”他上去疾忙点了那老太婆的穴道。

承生道长大声喝道：“小心！”

他怕那女人是苑九的女人，怕那个女人伤到了非人。

非人去点那女人的穴道，匆忙中是闭着眼睛的，他胡乱地点了那老太婆的穴道。

慕容霜想去止他，但钟思凡扯住了她。

他们要看承生道长想做什么。

承生道长说道：“我们带着她，不能再去街镇市肆，只能去荒山野郊。”

非人恭敬地说道：“是。”

慕容霜大声对钟思凡说道：“你看看，听到了没有？人做坏事，要去荒山野郊，你说对不对？凡是人要做坏事，为什么都去见不得人的地方？”

钟思凡听得明白她的意思，大声应和道：“他们做坏事，自是怕人家看见，堂堂的

武当派，拿苑九老爷子的侍妾做他们助长功力的良药，怕说出去给人家耻笑。”

非人本来扯着那老太婆，听得他两人一递一语，像是有针在扎他的心，脸色苍白，不敢抬头，只是看着地，像是羞愧无比。

那承生道长却是大喊道：“非人，想着你师父！”

非人听着他说，便应一个是。他说一句，非人便应一个是。

非人看着师叔，想着师父仍在苦度余生，不由得心里生痛，他的眼里有泪，看着那个老太婆，点了她的穴道，带走她，或许她就是那个苑九的女人，为救师父，就是杀了她，也不足惜。

非人对着老太婆说道：“你要是苑九老爷子的女人，你就会命丧我手，但你不必恨，我要是毁了你，我把命还你。只要救出我师父，我就是陪你死也行！”

他说得斩钉截铁，心意已决。

承生道长不顾慕容霜与钟思凡的冷嘲热讽，走过去看非人是不是真的点中了那老太婆的穴道。他再点了那老太婆两个穴道，叹一口气，说道：“老人家，如果你不是苑九的女人，我会送你回家的，如果你是苑九的女人，你就认命好了。”

慕容霜与钟思凡想拦他，但看看那个老太婆动也不动，想必她不是苑九的侍妾了？他两人互望一眼，既疑又怕。

老太婆嘟哝道：“什么女人，女人，我是女人，只是老了，算不上是女人了，只是老太婆了。道长，你要我做什么？”

承生道长说道：“你跟我们走好了。”

他顾不上老太婆咕哝半天，只是让非人扯上老人，一齐到前面的客店坐下。

客店也没有几个客人，承生道长说道：“拿酒来！”

店家看到来了这几人，心下也是纳闷，这两人是道人，怎么能跟那两个如玉树临风的男女一齐走来，还带着一个半死不活的老太婆？看老太婆蹒跚而行，像是不久人世，

让店家也担心，怕她一下子躺倒在这店里，惹来晦气。

承生道长看着老太婆，正想对她讯问，忽听得马蹄声疾，从店外走进来几个和尚。

一看便知，这几个和尚都是好手，他们足下无轻尘，一路走来，进了店门，竟是一点声息也不闻，就坐在桌旁。

一个和尚满面红光，像是染了色一般，他一开口，果然气壮如牛：“店家，来一点儿素菜，吃了赶路。”

店家忙赔笑，说道：“好，好，就来。”

果然端上来了素菜。

那和尚也不旁顾，只是吃菜，忽地那红脸和尚大声说道：“不对，不对，那气味来了。”

虎地，一阵风响，承生道长这一桌旁站满了和尚。

承生道长与非人一见到和尚进了店，便不想见他们，两人都是低头吃菜，像是不顾一切。及至他们到了身旁，不得不硬着头皮抬头问道：“不知道大师有何见教？”

一抬头方知，这些人是少林寺的和尚，他们几个都是和字辈的高僧，都是达摩堂的高手。

承生道长问：“和生大师，不知道有何见教？”

和生大师冷冰冰道：“原来是武当派的承生道长，老衲与道长也算旧交，恐道长也不愿当面错过吧？”

承生道长知他是怪自己不打招呼，但彼此心意，自是心知，何必再说？和生大师几位少林高僧出寺，怕也是对苑九老爷子的祖茔想有所染指。

承生道长道：“和气大师怕也出山了吧？”

老和尚不善作假，脸色一红，承生所料不错，就连少林方丈和气大师也出山来了，看来少林这一次所图不小。

承生道长说道：“既是和生大师想去看苑九祖茔，何不急急而去，怕去晚了，看不到好戏了。”

和生大师说道：“和尚久居深山，对于色味便不那么敏感了，但和尚虽老，也不是受欺的年纪。”

他走到了那老太婆的面前，说道：“你是苑九的女人，何必作假？”

那老太婆扬头问：“大和尚说什么，我听不懂。”

和生说道：“我告诉你，凡是与苑九相交的女人，身上都有一股气味，这是非神非仙非佛的一种气味，你身上便有这种气味。”

那老太婆笑一笑，一笑便看出她不是一个很老的女人了，她慢慢站起来，对着满店屋的人说道：“不错，我是苑九的女人。”

一句话，满座皆惊。

此时，她身上再也没了蹒跚，再也没了老人的气味儿，再也没了那老太婆的迟滞与缓慢，她是一个高傲的女人，一个苑九的女人。苑九的女人都是天下最好的女人，她们有才识，有的甚至是武林中百年难得一见的高手。

但她们在江湖上都默默无闻。人都识得苑九，人都知道她们是苑九的女人，她们所做下的一切，都被说成是苑九做的。她们的光辉被一棵巨大的树掩住了，那棵树就是苑九！

她忽地回头对店家叫道：“店家，拿酒来！”

店家怕那些和尚，也怕那两个道人，他不怕的就是那两个年轻男女，慕容霜与钟思凡。他听得这老太婆叫酒，便去拿来了一壶酒。众目睽睽之下，那个老太婆竟把酒倒在碗里，轻轻拿来擦她的脸，她一叹道：“苑郎，真委屈了我这张脸儿。”

她把酒倒在碗里，再擦她的脸，慢慢她的脸上便露出了如玉脂一般的雪白皮肤来。

她对着和尚笑，对着道人笑，对着慕容霜和钟思凡笑上一笑，说道：“我是苑九的

女人，我叫左樱。”

当着面儿，一时还真就愣住了几个人。

和生大师与他的师弟们也无语，他们想找苑九的女人，他们找到了，但他们也尴尬地想到了，他们是和尚，是有戒条的和尚，是少林寺的高僧，怎么能与这个女人相知近？但他们抓住了左樱，就得带她去少林。

和生大师看着左樱，看她不慌不忙，心里有些惊异，便问：“你见了我们，不逃不走，不怕么？”

左樱嘻嘻而笑：“我见了武当的道长，见了少林的高僧，就像是见了亲人一般，我还往哪里逃？”

慕容霜好久不曾吐言，此时突地吐出一句：“你别看他们是少林武当的，如今的人不论是和尚还是道士，都是花心肠，他们有什么鬼心思，你还看不出么？”

左樱笑笑，说道：“每当苑九公子安息祖茔这一回，我们都得死命地逃，怕武林中的每一个人。我想武林中人也有好人，如果少林武当的人都不可信，让我还信谁去？”

她的目光会讲话，那一双媚眼情意绵绵，看来看去，看定在钟思凡与慕容霜身上，她笑说：“慕容姑娘，你与钟公子都是好人，我谢谢你们。”

一句谢谢，让钟思凡怔得张大了嘴，再也说不出话来。让慕容霜心里好生温暖，心想着：要是我大哥在这里，他一定会有办法，护着这位姑娘，不让她落在这些臭和尚道士的手里。

左樱看着承生道长，再看看和生大师，忽地媚笑笑，说道：“我一个人，也不能成全你们两家。我想要是我死了，死在一个采花大盗的手里，还不如死在你们这些名门正派的手中，那还能让你们再在世上称一称侠义，做一回两回小小的善事。”

看来这位左姑娘是很大方，他想得也是对，既是一定得死，莫不如死在少林武当派的手下，岂不是比给了那些邪恶门派的人更好些？左樱说道：“和生大师，承生道长，

你二位都是江湖上名的人物，不知道你们谁来与我亲近？我就在这里，满足了你们，好不好？”

虽说承生道长与和生大师都是年高德劭之人，但一听得她说，脸上的面皮朝哪里搁？他们忙说道：“不，不，不，还得从长计议才好。”

左樱坐在桌旁，像是等急了的调皮鬼，她说道：“我与谁交媾，必是一死。我愿舍一死，成全你们中间的一位，不知道你们谁会来，当众做这种事儿也可啊。”

承生道长脸色再厚，也不得不说：“我们……计议明白了，让谁去做，大家都走开。让他一人做就是了，哪里有做这种事大家眼睁睁看着之理？”

左樱大笑，她站起来，指着承生道长与和生大师，说道：“你们一个个六七十岁了，人也活了一大把年纪，怎么有些知羞了？知羞的人哪里会做这种事？乘人之危，强人之妻。说什么解武林危难，说什么救人救己，只是一派胡言罢了。你们怕什么？当着面做好了，你们当面看我如何死的。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当着面做，我会在你们找出那一个人前便自尽。别看你们封了我的穴道，但我要死，你们任是谁也拦不住。”

众人面面相觑。

和生大师说道：“我等虽说是……但我等是虔心敬佛，不会犯那戒条，我看……”

他身后的一位大师忽地触他一下，以目光指指钟思凡。

原来他看了半天，看到了钟思凡那一脸不平之气，他注目了钟思凡许久。

和生大师回头道：“师弟，你想说什么？”

那个瘦和尚仍是以目示意，示意他看看钟思凡。

忽地和生大师笑了，他低诵了一声佛号，说道：“好，我们便选这一位小施主做事，让他与这位姑娘一起好了。”

钟思凡惊讶已极，他不明白，何以少林寺的几位高僧选中了他，要他与那位左姑娘相交？

第十章 色戒嗔心

慕容霜一听得几位老和尚的主意，便心下一动，去拉着钟思凡，尖叫道：“你还不跑？！”

钟思凡十分木讷，以为慕容霜拉他，只是怕那些老和尚，他叫道：“跑什么，跟他们讲清道理就是。”

慕容霜却是知道，跟那些顽固和尚根本讲不出什么理来，不跑还有什么法儿？她扯着钟思凡便跑。

两人跑到门口，一位瘦和尚拦住，合什道：“我佛慈悲，请钟施主成全。”

慕容霜匆匆打他一掌，那和尚也不分说，只是一掌来迎，看他轻轻一推，两人如被狂风一卷，立时逼退。

慕容霜再扯他到了窗前，那红光满面的和生大师已是站在窗前，他伸手一拦，说道：“女施主何必要扯着这位公子，就请公子移步说话。”

慕容霜尖叫：“说什么话？再说一句，他的骨头都会被你们吃掉！”

她鬼精鬼灵，一看便知，那些和尚自恃出家人身份，不情愿自己去污左樱，他们眼下之意，便是用钟思凡去做。偏偏他一个看去精明的人，怎么想不明白人家要他去奸人女人？他反是木讷，想着能与那些和尚理论，说清是非。凡到想找苑九的女人的，哪一个不一心作恶，一心杀人。哪里顾得她是不是会死，哪里顾及她是不是一个人。他们要做的事就是，从一个女人身上吸取功力，不管她是死是活，先做了再说。

此时，和生大师喝声佛号：“小施主，佛也入地狱，你就帮一次少林，也算是好处。”

站在门口的瘦和尚和心性情最暴，他喝道：“他要不，抓他也得做。”

慕容霜看着屋内，忽地看到了那承生道长冷笑，她心头一动，说道：“对了，少林寺再是霸道，也不能什么都不顾，这个老太婆原是武当派的承生道长找来的，莫非你们看不起武当派，不把承生道长看在眼里么？”

承生道长原就生气，本来老太婆是苑九的女人，他与非人点了她的穴道，还不能确认。到了这小店，被和生大师认出，就该是讲明他抓到了人，怎么会理也不理，便想带走？他冷笑连声，说道：“少林寺的达摩堂是大地方，走到哪里人家都让他几分的，所以他们才横行无忌。”

和生大师当然听得出，他是讥讽少林，但事已至此，便得装作糊涂，说道：“承让，承让。”

承生道长说道：“非人啊，你听没听到？”

非人此时正在又是庆幸，又是担心。他心底里不愿意去奸人家好好的女人，庆幸有钟思凡去做了。但他还是蓦地心里升起一阵子担忧，如果那女人让钟思凡去，他不能再长六十年的功力，怎么能去救他的师父？心里盘桓不去这件心事，便低着头盘算，顾不得和尚与师叔的争执，一听得师叔问他，忙抬头说道：“师叔，弟子在。”

看他心不在焉的样儿，承生道长便从心底长叹：师兄有这样的弟子，真是孽缘。他大声喝道：“非人，你说，这个老太婆是不是我们找到的？”

非人忙说道：“是，是，我还点了她的穴道呢。”

承生道长狠狠瞪他一眼，说道：“和生大师，非是老道不买你的面子，实在这个女人是我与师侄找到的。”

左樱突地绽开了笑靥，对着和生大师与承生道长笑，说道：“我要是死在少林和尚的身下，不知有几许风流呢，不然我就死在武当道士的手里，也算是轰轰烈烈。”

慕容霜一看她，便知道她不好惹，是很有心机的女人。她一心要挑拨武当、少林，要他们自相残杀，甚至不惜送了她自己的性命，看来真个是美人可怖了。

钟思凡看着左樱，心内大大惊怖，刚才人们要他与那个老太婆相交，一提起此事，他便心内作呕。只要一看老太婆鸡皮鹤颜的样儿，怎么能让人有兴致？但此时看着左樱，他心内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儿。他怕看左樱，心咚咚直跳。但又想看，他看到了左樱与众不同处，她的皮肤很白，很是细嫩，看上去像是风也吹得破。看她一笑，似生千般媚力，让他看得也呆了。

慕容霜看他失魂落魄的样儿，恨不能拿手指把他的眼珠子抠了去，她喝道：“看什么看，要你去奸人家好女人，你死后也打十八层地狱！”

钟思凡本是良家子弟，怎么没想到这一层？只是他看得呆了，被色所迷，一听得慕容霜姑娘当头棒喝，不由脸红，呐呐道：“我只是看她……”

看她什么，就说不出了。

和生大师扯着钟思凡，说道：“事关武林一脉，也关乎你钟家，你不能袖手不管。”

钟思凡不待说话，慕容霜大声道：“凡是做坏事，总是先说原因，再说苦衷，好像做的就不是坏事了。”

那个站在一旁的瘦和尚看慕容霜一说话，钟思凡便动摇，他喝吼一声：“丫头，你住口！”

慕容霜大笑，说道：“原来和尚也是凡人，怪不得，怪不得！”那瘦和尚吃她说上几句没头没脑的话，心里也不明白，便问道：“什么事儿怪不得？”

慕容霜大笑，说道：“你们动了凡心啊。”

瘦和尚一本正经，对着慕容霜一揖说：“女施主，和尚不曾动凡心，方才请这位小施主代劳的。”

慕容霜说道：“不知道能不能请问大和尚一句？”

瘦和尚知道她有些刁钻古怪，但只得说道：“女施主请说。”

慕容霜满面笑意，对着左樱与钟思凡使一个眼色，说道：“佛祖入地狱，为什么不

请别人代劳？”

那瘦和尚怔一怔说道：“你说差了，入地狱是佛祖的功德，怎么好请别人代劳？”

慕容霜也大笑，说道：“对啊，既是入地狱，你们和尚自己去，想污人家苑九老爷子的女人，你们自己做，何必强人所难？”

钟思凡听得慕容霜说话，字字咬理，不由也是气壮，叫道：“对啊，你们自己去做好了，何必要强我？”

他看着左樱，看她勉颜一笑，心里也是一热，心道：她看中了我，她瞅我的眼色，有几分情意。要知道左樱是美女，她那一蹙一颦，都让钟思凡十分看重。

和生大师断然道：“不可，小施主愿意也可，不愿意也可，总得这样做。”

他喝道：“扯住他，带走那个女施主！”

他们围住了承生道长与他的师侄非人。

非人叫道：“师叔，少林人多，我们还是撤吧。”

承生吼道：“让开，不然我武当与少林从此结仇！”

他一剑刺去，直逼那和生大师。

老和尚笑得很淡，手指一伸，诵声佛号，便拿捏他的剑。

承生也知这是金刚指，怕折了名头不好看，便剑一弯，直刺身后的那个大师。

老僧也出拳，一拳风劲，竟把那剑逼歪。他喝道：“让开！”两个老和尚来抓左樱，左樱此时还在笑，说道：“别急，别急，看他们打过了再说！”

一个老和尚说道：“快走！”

三个少林高僧携着左樱便走，谁敢拦他？

几个人匆匆走出小店，向树林里去。慕容霜叫道：“等等我！”那钟思凡在少林和尚的手里，也叫：“放开我！”

但无人理他，只是扯着他去树林。

小店里的人看热闹，谁敢拦他们？

看看到了树林，少林寺达摩堂首座和生大师吼道：“事关武林一脉，师弟子们小心！”

他扯着钟思凡到了树林内。

钟思凡此时恨极，他叫道：“放开我，放开我！”

和生大师忽地对他一笑，笑得极是慈和，说道：“你是钟非禹施主的儿子？”

钟思凡大叫道：“我是谁不要紧，你放开我好了。”

和生大师说道：“我相信大力神，前年我与他相遇，他吃了我一掌，只歪了一歪，他打了我一拳。你看！”

老和尚竟是解开他的衣襟，让钟思凡看他的胸前。

那里有一块硬伤，像是被人打折了胸肋。

钟思凡一见他的伤，便心生愧疚，像是自己打了老和尚一拳似的，说道：“对不起，让大师受伤了。”

和生大师说道：“孩子，我有一事要告诉你，只是你先告诉我，你与那慕容姑娘有很深的交情么？”

一问及此，钟思凡不由得面皮通红，他说道：“没有，我与她只是在路上认得的，她要与我一齐赶奔苑家祖莹。”

和生大师说道：“人若为情所迷，便会坏了大事，我对小施主说知的事儿，但愿能不对那位慕容姑娘说起才好。”

钟思凡心道：你等老和尚一个个鬼鬼祟祟，不知道打什么鬼算盘。人家慕容姑娘光明正大，哪里有你这些鬼主意？他主意打定，不会听从老和尚的。

和生大师看他不出声，他一叹说道：“其实这事儿也没多少把握，把小施主拖进来，也是无奈。我告诉你，天下武林出了大乱子，不知是谁，一心想在苑九闭关这一月内杀尽天下良才。我知道的，在少林寺下，就死了七位好汉。他们是白马李灼、笑笑生莫一

声、铁扇吴澧、还有本寺的寺监和心大师。”

钟思凡一听得这变化，不由得大惊，要说是有人想在苑家祖茔上打主意，那是天下共知，可谁想乘机夺天下武林，可就不知了。和生大师说道：“我等怀疑一个人，那人是怀疑不得的，所以只有一计，要你夺苑九九位姑娘的功力，你成为天下第一人。”

一听得和生大师如此说话，顿叫钟思凡目瞪口呆，他想不到和生大师会对他说起这些。

那个人是谁？听得和生大师说话，隐隐竟是指在坟墓里死去的苑九。苑九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做这种事是为什么？

和生大师说道：“天下武林，每逢六七十年，总会有一代才人脱颖而出，他们的威风势力直逼苑九，苑九对他们下手。那也不奇怪啊。”

钟思凡此时早就忘了自己愿意不愿意做此事，他问道：“要是苑九爷子做下的恶事，他也不必躲起来啊。他是九生九死的人，他不必做这等事的，你想错了，你想错了。”

和生大师的脸色越见凝重，他说道：“这等大事，老衲怎么开得玩笑？我只是猜想，多半是他。也不曾说得断定。如是说得断定，我只要对武林人说出此事，便天下义旗高举，他不想出头也不行了。”钟思凡说道：“你不敢断定，便要做出此事，岂不是冒天下大不韪了么？”

和生大师说道：“我告诉你，你也得想那一个人。白马李灼的胸前印了一掌，那是寒冰掌。”

钟思凡说道：“对啊，那是北派胡大义掌的掌法，胡大义杀了他。”和生大师说道：“可笑笑生也是一击毙命，他的头被拍碎了，葬时连血都止不住。”

钟思凡说道：“七伤拳，崆峒的七伤拳！”

和生大师说道：“对，对是对，可两人死在同一人手里。”

绝不可能，如果有人同时会崆峒的七伤拳和胡大义的寒冰掌，那人不是神仙，就是

天下奇人。

可两人同时死于一人手下，那人会是谁？

钟思凡与和生大师一样，同时想到了一个人，他就是苑九，那个活了二百八十二岁的人！只有他才能杀得死这两个人，也只有他，才会同时杀死两人。

和生大师再说道：“在白马李灼与笑笑生死后的第三天，有人看到三个人死在一起，他们是铁扇吴澧他们。”

钟思凡惊问：“杀死他们的还是一个人？”

和生大师点头，说道：“这一次事儿本寺尽知，因为有和心大师去参与，我也知晓事情前后经过。他们全都死在吴澧家里，和心也失踪了。”

钟思凡问道：“还是那一个人杀的？”

和生大师神色黯淡，说道：“当时他们带的人都在院内侍候，足足有几十人，屋里只有四人，他们四个无一不是当世高手。说实话，就是苑九亲去，也不能一击而杀四人。可院内的人说，他们只听到了一声叫喊。后来院内的人回顾，那叫的人是吴澧，他叫了一声：‘你可耻！’便再无下文了。”

钟思凡十分不解，问道：“是谁杀死他们四人，能叫他们来不及吐话？”

和生大师说道：“老衲与众师弟也十分不解，再看四人死时形状，更是惨怖。吴澧的身上无伤，想来只可能是‘无形一针’或是‘一击夺喉’两种武功夺命。”

钟思凡大叫道：“不会，不会！”

他的面色像是见了鬼一般。要说这两种武功，都是他所熟悉的人所有，“无形一针”是他姑姑钟蕊所有，姑姑十几年不见人影，怎么会出来杀人？那“一击夺喉”是他师父笑笑哭的绝技，他也不会去杀人。尤其是要他去杀那四个人，他怎么会？铁扇吴澧是师父最要好的朋友，他不会，绝不会！

钟思凡大叫道：“不会，不会！”

和生大师说道：“你想不明白，老衲也想不明白，我等想来想去，只有一人能做得
到，他就是苑九！”

这么说，苑九的死是假死？他进了苑家祖茔只是一个假相，他会乘江湖豪杰不注意，再在江湖上隐形杀人？可是苑九是堂堂正正的大侠，他不会出来杀人的，他要杀人，谁拦得住他？

钟思凡大叫道：“他不会，他不会，他不会啊！”

他流出了热泪，自小时，他依在父亲的怀里，听父亲讲江湖上的故事，父亲的故事里，永远有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他是不生不死的人，他是天下武林人的形像，是一个不灭不生的神，他就是苑九！他怎么会杀人？

钟思凡哭了，他哭得很悲伤，既是少林达摩堂的大师都认定这人只可能是苑九，八成这凶手便是他了。

钟思凡十二分的悲伤，他如丧考妣，大声哭道：“不会的，不会的啊。”

和生大师待他哭过了，方才说道：“一想到如果此事是苑九做的，那每三十年一度的浩劫也都是他做下的，他这人就十分可怕了。我们少林寺僧一齐出来，不图什么苑九的财宝，不图他祖茔里的秘籍，只是想弄明白他为什么要杀人。”

钟思凡像是傻了，像是恍若隔世，他想着苑九，意气风发的苑老爷子，他会是杀人凶手么？他是么？

他想得头也疼了。

和生大师说道：“我们想了许久，只有一个主意，那就是……”

他们有什么主意？和生大师和气地望着他，莫非拿他去与苑九相抵敌，他们是疯了，还是拿他的性命开玩笑？

钟思凡大声叫道：“不，我不干！”

他想夺路而出。

他突地出，七八个老和尚都站在了他面前，和生大师一声令下，几位年过半百的高僧都跪下来，和生大师说道：“我们去找九个苑九的女人，你与她们相交，你做一个足以与苑九相媲美的侠士，如果那个人不是苑九，还则罢了。如果他是苑九，你要在他出来时，杀了他！”钟思凡的声音听来像不是自己的声音：“如果你们弄错了呢？”

和生大师正气浩然：“如果老衲弄错了，当苑九出世时，我们七人便赔他一副臭皮囊！”

七位高僧跪地上，让钟思凡不安，他忙去扶和生大师，和生大师不肯起来，说道：“我为苍生跪你，你答应不答应？”

第十一章 变心人

只有两个老僧与左樱、慕容霜坐在树林里。

慕容霜鬼精鬼灵，她猜不出少林和尚打的是什么主意，但她觉得此事做得很怪诞，他们就没想到佛祖慈悲，宽大仁爱，不会伤及一切无辜么？左樱看去镇定，她像是早就不惧生死，但如是给人强行污辱，死前也不得安宁，怕是人世间最大的痛苦了。她怕不怕？

慕容霜问道：“左……夫人，不介意我叫你夫人吧？”

左樱一笑，又是千娇百媚：“我不介意，你有什么话，直说好了。”慕容霜说道：“苑老爷子一入祖塋，你们为什么不跟他去？生也在一起？死也在一起？”

左樱笑笑，说道：“这是历代苑老爷子的规矩，我也不知。但我知道，每一个苑老爷子出来后，我们与他更是相近。”

慕容霜几次想问她，苑老爷子与她们在空中相交的那情景那感受，但她说不出。她

是一个姑娘家，问人家男女交媾的事儿，真是说不出口。

但他很想知道，她想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儿。听得哥哥慕容青说，那是人间一大奇事。但说是说，哥哥也说不明白。

慕容霜问道：“左夫人，你不怕死？”

左樱笑笑：“与苑九公子在一起，就是死了，也无所谓，毕竟做过一回真女人。”

慕容霜十分想往，一想：是了，她与苑九公子在一起，能得大快乐，人生的乐趣也足了，就不怕死。人生的乐趣，看来莫过于有一个异性知己。她蓦地想到了钟思凡，虽说是刚刚与他相交，但看他为人，也知道是耿介之士，一个风流倜傥的汉子，如是自己与他在一起，会终生有托。

左樱像是看透了她的心事，说道：“慕容姑娘，你与那钟公子在一起，不是很久吧？”

慕容一听，顿时满面绯红，她低头道：“我与他刚刚相识。”左樱笑笑，说道：“我与苑九公子也是，我是小的时候在路上看到他的，那时他像是一个中年文士，我在哭，他问我，你哭什么？我说我哭没吃的了，让狗抢去了。他大笑，说道：‘我从狗嘴里给你抢回来，好不好？’他带我走了，从此我就是他的侍妾了。在我与他交接的那一天，所有的九十九个姐妹都来替我采花，所有的九十九个姐妹都来打扮我。那一天我好快乐。”

慕容霜看她的眼里闪着光，十分快意，一定是想到那一天的快乐，她才如此快意。

她能如此快乐么？她能与钟思凡在一起，一生不离不弃么？

钟思凡出来了，他的脸色苍白得可怕。

慕容霜一看到他，顿时脸色绯红。她知道她的心里已经有一个男人了，他就是钟思凡。

慕容霜问道：“钟公子，你别听他们胡说，你不能做那种坏事，那要遭报应的。”

钟思凡脚步像是不稳，他走到了慕容霜面前，说道：“慕容姑娘，我不能与你一起

走了，我要做。”

慕容霜忽地恨起他来，泪水如流，说道：“你是一个名门正派的弟子，怎么会做这种事？再说苑老爷子一生都是做好事，他是江湖的骄傲，你怎么能动他的心上人？你看左夫人，她是天生娇美的模样，你怎么忍心让她去死？”

钟思凡大声道：“我怎么做，你要我怎么做？”

慕容霜忽地软了下来，她不愿意看到钟思凡失魂落魄的样儿，她说道：“你不跟他们走，我们去苑家祖塋，保护苑老爷子平安出关，他看到了你，一定会教你几手好功夫，你岂不是大大受益了？在这里与他们这些龌龊和尚打交道，岂不是气也得气死？”

左樱大笑，拍手道：“好，说得好！”

可是钟思凡不吱声，他只是看着和生大师，和生大师一揖道：“小施主想好了。”

第十二章 兄妹之情

慕容霜待得那个瘦和尚走开了，好久还不曾那震惊中走出，她想道：要是那个苑九是个恶人，岂不是天下所有武林人都入了他彀中？我怎么办？如果我对哥哥说，哥哥一定会对那个苑九充满仇恨。慕容公子可不是随便就能对付得过去的，他嫉恶如仇，如是发现苑九是个恶人，就是要了他的性命，他也会同苑九一拚！

慕容霜大声道：“对，我不会告诉他，我一定不告诉他！”

有人应声了：“傻丫头，不告诉谁？”

慕容霜吓了一跳，一回头，她身后满面笑意的不是慕容青是谁？她嗔道：“哎哟，你吓死我了。”

慕容霜大声说道：“我说不告诉你，就是不告诉你，你想问也是白问。”

慕容青当然知道妹妹的脾气，他笑道：“一路上还好吧？”

慕容霜想着她一路上的遭遇，脸则一红，说道：“好什么，很无聊。”

慕容青大笑，说道：“要有一个俊俏公子陪着你，便不寂寞了。不知道有没有啊？”

慕容霜敲打着哥哥的肩，急道：“别胡说，别胡说！”

慕容青对着身后说：“这里还有人，你不可这么对哥哥，让铁公子见笑了。”

哥哥一说，慕容霜才发现，在哥哥的身后，还站着一个不吱一声的铁公子。

慕容青笑道：“霜儿，来见过铁公子。”

慕容霜说：“是不是那个大侠铁子英啊？”

铁当心不待慕容青说话，便说道：“慕容姑娘，你想错了，我不是，我只是铁当心，一个无名小子而已。”

慕容霜看他怪怪的，说自己时，低着头，全没武林人那趾高气扬的模样儿，心也是称奇。

铁当心说道：“我在江湖上没什么名声，只是藉着父亲的名声混日子。”

说时他声音淡淡的，但谁知道他的心里有没有苦恼？

慕容霜笑笑说：“还好，铁公子虽说是借着父亲的名声，但总不像我们兄妹，再怎么做事，总是被江湖人埋怨，你们是慕容家的人，理应更有本事些，谁知道慕容家该有什么本事？”

三个人说着，便来到了苑家祖茔外。

慕容霜看看那些人，惊声叫道：“哎哟，我以为会有多少人呢？原来只有这么几十个人！？”

慕容青笑笑说：“这几天死了人，吓走了一些，不然山坡上下都是帐篷。”

慕容霜的眉间有一些愁郁，她轻声说道：“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我看不来争这个先也罢。”

铁当心看着她，忽地心里涌出一股热，心道：看她年纪轻轻，就对江湖名声看得很淡，出生在那样的大世家，真是不容易。她模样生得又好，人又那么明理，不知道谁可以做她的人生知己，那人一定会很快乐。

慕容青拍拍他的肩，说道：“小妹不懂江湖事，铁公子请多多照应了。”

铁当心没想到慕容青说出这话来，他嗫嚅道：“我会，我也不懂。”

慕容霜微一揖道：“铁公子，以后多照应。”

铁当心被她弄了一个大红脸，点头回礼不迭。待得铁当心走开，慕容霜再问：“哥哥，你呆在这里做什么？我看呆在这里的人，一个个都是傻傻的。”

她想不露声色，把哥哥带走，那样就是再有灾祸，也不会殃及她哥哥。

慕容青说道：“妹妹，你有什么心事要告诉我，直说好了。”慕容霜笑笑，装作若无其事，说道：“我只是觉得你做一个慕容家的长公子，站在这里，看一个在坟墓里死去活来的弄景儿，怕有些丢人。”慕容青暗暗吃惊：这小丫头一向刁钻古怪，她怎么会冒出这个想法来，从前对她说知江湖事，说起来她佩服的人，第一个便是苑九。就是她匆匆来苑家祖坟，也是为了一睹苑九从苑家祖茔里走出来的再生风采。她怎么会冒出这么一句话来？看来这里面大有文章啊。但慕容青就是慕容青，他不动声色，对妹妹笑道：“我在这里也呆得闷闷的，不如我们走开，说说话如何？”

兄妹两个在山坡上走开，慕容青说道：“你一个人来的？”

慕容霜想到了那个被少林高僧留下的钟思凡，顿时心生烦恼：“不是，别问这个好不好？”

慕容青说道：“霜儿，自父亲与母亲去世，我只有你一个亲人，有时想什么便想得怪，想知道你的一切，你不会怪我吧？”

看着慕容青的眼光，那眼光是真挚的，慕容霜心里一酸，没来由便要掉泪。

慕容青大惊，抓住了她，问道：“妹妹，你怎么了？是谁在路上欺负你了？你告诉

我！”

慕容霜挣开，知道她哥哥一想知道什么事，必是会问个没完，她说道：“他才没欺负我，只是他没来，他没来……”

说到了后来，竟是泪水再也止不住。

慕容青抓住了她的肩，十分焦急，说道：“妹妹，你知道，我只你一个亲人，你有什么心事，不要瞒我。”

慕容霜便说出了钟思凡，说她与他一路同行，可他遇到了那几个少林高僧，便不再理她了，一个人随他们去了。

慕容青的心里在盘算。

不对，妹妹一定漏说了很重要的事儿，钟思凡是钟非禹的儿子，他的性情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他与霜妹一起来苑家祖茔，怎么会遇上了少林的高僧，便走开了？这不合常理，一定其中有些隐情。

可是霜儿只是说说，也不说钟思凡为什么要走，看来她对那钟思凡走开，也不觉得怪，只是觉得委屈。

这其中有事。

慕容青问道：“你们是在哪儿相遇的……”

便说起来了在哪里相遇，再说到了那一家小店，忽地慕容霜说到了那个左樱，她住口不说了。

慕容青便明白了大半。

他想，他们一定是遇上了那个苑九的女人，他们遇上了苑九的女人，也遇上了敢动苑九女人的人，他们才散开的。

慕容青心头一闪：莫非那个钟思凡敢对苑九的女人染指？

但他不能这么想。别说是钟思凡，就是他慕容青，也不敢动苑九老爷子的女人！

慕容青失声道：“该死，他是不是对苑九的女人有什么坏心思？”

慕容霜不答，再说下去，岂不是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了哥哥？

慕容青说道：“不会，他没那么本事，再说他是大力神钟非禹的儿子，是一个正直的人，他不会做那种事，你错怪他了，霜儿。”

慕容霜大声道：“他怎么不会做，他是与那几个老和尚一起去的，亏他有脸，这种事还叫那个老和尚告诉我！”

慕容青听得不动声色，他问道：“他让哪一个老和尚告诉你的，说不定是那个和尚骗你。”

慕容霜哼一声：“他会骗我，他是少林寺的高僧，他叫和生，他怎么会骗我？”

慕容青失声道：“和生，和字辈的达摩堂高僧！”

他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和字辈的高僧出来几人，且带走了钟思凡。他说道：“我去告诉大力神，说他儿子被少林和尚带走了。”

慕容霜道：“带走了能怎么样？又不是要他出家，急什么？”

慕容青如是别人，此时定会问她，她怎么知道不是要钟思凡出家？但慕容青最知道他的小妹的脾气，你直问她，她怎么会答你？除非你抽茧剥丝，一点点儿与她分说，才能理清那头绪。

他笑道：“妹妹，大力神与我私交非浅，他儿子的事儿，我也得关顾。如果真的出了事，我也不能守在这里了。”

慕容霜噗哧一笑，说道：“他怎么会出事，有好事还差不多。”她也玩上了心眼儿，心道：哥哥，你不愿意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我要你离开，你就与那个大力神离开这里，也免得中了那个苑九的毒手。

慕容青要走开，但又转念了：“不行啊，我答应苑九老爷子，在苑家祖莹前守护的。这虽说不是苑九老爷子的心思，但江湖人都知道我慕容青答应过这事，总不能怕死而

走。我一走开，人皆传言，岂不是说我与那些昨夜走开的怕死鬼同样了么？不行，不行！”

慕容霜大声道：“你走就是走，怕人家说什么？再说你们一群所谓的江湖大人物，在这里替人家守灵，说来也是好笑。”

慕容青失神地看着妹妹的脸，看她的神色，她说得很肯定。从前她不是那么看苑老爷子的，她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么一个想法？要知道苑老爷子在武林是不可缺少的人物，她一向对苑老爷子很是佩服，怎么会突地对他口出不逊？

一定有原因。

慕容青说道：“在这里是很危险，等着苑老爷子走出来，那等到了的人，也是最荣光的人……”

慕容霜心里大叫他是傻瓜，苑九就那么好么？就值得人在这里等他么？再说他如是个坏蛋，他会乘机去杀江湖人，会一个个把武林人才都是宰杀。他们这些能与苑九动手的人竟全都在这里傻守着，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慕容霜大声说道：“你是个傻瓜，你在这里守着吧。”

慕容青见她不说出话来，知道再问也无益，便说道：“那个在小店里的苑九老爷子的女人被谁带走了？是那两个道人，还是几个少林和尚？”慕容青说时，心里不信，少林和尚不会带走她，那道人也不会带走她，既是武当派的人，他们不会借左樱的功力。

慕容霜眉一扬：“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带走左樱？就是那几个少林寺的高僧带走她的。”

慕容青差不多已经知道了底细，只是不知道少林寺的和尚带走左樱会怎么做？忽地他笑了，他想通了一件事。他说：“妹妹，少林寺的和尚一定不甘心寂寞，他们想得到苑九的财宝和秘籍，才想到了一个恶主意。他们要找一个人得苑九女人的功力，对不对？他们想嫁祸与人，带走了钟思凡，要他与那女人相交，得她六十年的功力……”慕

容霜看着哥哥，有哥哥这般心思的人，武林有几人？她佩服地看着哥哥。天下能成大事者，非哥哥莫属。

但她的心被扎了一下，她一定要劝哥哥离开这里，如果哥哥遭了不幸，她怎么对得起死去的爹娘？

慕容霜说道：“哥哥，我求你去救救那个钟公子，他……他……”慕容青看她，心里恍然，她一定是喜欢上了钟思凡，她才会如此求他。可是，这里面有一个疑问，一个解不开的疑问。

她是与钟思凡刚刚相遇的，从前并无深交。

她不会喜欢钟思凡喜欢得发疯。那她为什么要求哥哥去救钟思凡？

如果是一般女孩子，还会这样做。但她是慕容氏的女儿，是一个慕容家的人，她不会喜欢钟思凡，就是当钟思凡去与那左樱女人相交后，再想与慕容霜接近，只怕是妄想了。

他问：“他是跟少林寺的人去了，你还顾他做什么？”

慕容霜说道：“他不想去，他想与我……”

慕容霜脸色一红，半真半假。

慕容青说道：“是了，我找那个大力神去，一起去。”

慕容霜扯住了他：“哥哥，我不要你去找他，他一吵，少林寺的面子往哪里搁？”

慕容青颜面一冷，说道：“丫头，别作戏了，你告诉我真情。不然我不会走开。”

慕容霜强笑：“什么真情？”

慕容青说道：“虽说是在这里的人不多，但他们都是一方豪杰，不会轻言离开的。你不告诉我真情，我怎么会离开？再说钟思凡既是钟非禹的儿子，他不会是非不分。他一定是觉得有什么对付，他才去奸苑九老爷子的女人。你告诉我，少林寺的和尚要做什么？你知道，你不光是我的妹妹，还是慕容家的女儿！”

慕容霜愣住了，她应过那少林寺的和尚，她不对别人说。

但哥哥是不是别人，如果她不说，哥哥岂不是也得中了那个恶毒苑九的奸计？

慕容霜大声说道：“好了，好了，我说，我告诉你，不过你得坐下，听我轻声告诉你。”

月亮再升上来了，听过了妹妹细细分说那个钟思凡如何不愿，又如何愿意去奸人家苑九的女人，听说了少林寺要抓住九个苑九的女人，他们要让钟思凡得那功力，然后与苑九一战。听说了苑九可能是那个杀人凶手。

慕容青叹息一声，他看着妹妹，月光下他的脸很圣洁。

“妹妹，谢谢你告诉了我。”

慕容霜嘟哝道：“少林寺的老和尚不让告诉你呢，他怕你受不住。”

慕容青说道：“你说哥哥受不住？”

他的眼光犀利，看着慕容霜，说道：“我要知道了此事，做为江南慕容氏的长公子，我要做一件事。”慕容霜看着哥哥，满面钦敬的神色，她问：“哥哥，你要做什么？”

慕容青斩钉截铁地说道：“我要做一件大事，让天下武林的人都是瞩目。”

慕容青心里盘算：原来是这样，我才知道苑九会如此，既是如此，我为什么不做？我要让天下的人都知道，是我知道了苑九的事儿！他毅然道：“妹妹，我要让在场的武林豪杰都知道，他们要遇上的是什么人！”

慕容霜失声道：“哥哥，你走开就是了，万一不是苑九做下的恶事，他出来了，你们都是一死！”

慕容青说道：“你说，妹妹，要想知道是不是苑九作恶，是不是只有这法儿？”

慕容霜想想，也只好点头。

那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冲进苑九的坟墓里去，亲眼看一看，那个死去的苑九是不是还在坟墓里。

慕容霜说道：“如果他还在坟墓里，是我们冤枉了他，怎么办？”慕容青拍拍妹妹的肩，说道：“他要是一个大人物，他会原谅我们的。”

他的眼里有笑意，他知道得很清楚，如果苑九活着，他一定不会原谅冲进他苑家祖茔的人，他一定会杀死这些人。

那时只有一个法儿，或是他们杀死苑九，或是苑九杀死他们！

第十三章 人心大变

慕容霜相信哥哥，她看着哥哥，眼神里只有敬畏。

慕容氏只有在哥哥这样的男人主持下，才会更扬名武林。

她轻声问：“哥哥，你说怎么办？”

慕容青说道：“妹妹，为了天下大义，我要告诉武林中人，我们要冲进苑家祖茔，就是弄错了。我也不惜一死！”

慕容霜心头一哽，说道：“哥哥，你看着办好了。”

山坡上，不曾被死亡吓走的人，不是受过苑九大恩的，便是武林中响当当的人物。

他们齐集在坡上，等着慕容青说话。

慕容霜依在哥哥身傍，她的心很兴奋，知道哥哥要做大事，她也会帮他。慕容青说道：“诸位，你们想必与我慕容青一样，来这里守着一个月的目的，是因为躺在那里的苑九老爷子对你们有大恩，你们有的图报，有的是为江湖正义，想着二三十年不遇的一件大事，一定要躬逢其盛才是。”

众人不语，慕容青找他们来，在这冷坡上，不该是要说废话吧？慕容青再说道：“如果我说，那个人……”他指着那黑黑黝黝的馒头石后的苑家祖茔，“他是一个十恶不赦

的坏蛋，你们会怎么办？”

慕容霜想过了，想过了一千次，也决想不到他们听了哥哥的话，会怎么样。

但她看到了，大力神钟非禹吼叫道：“混蛋，你以为你是慕容青，就可以对苑老爷子说坏话么！？ ”

更有人吼叫道：“他是想图苑家祖茔了，他愿意，让他进去好了。”

还有人喝道：“慕容青，有话请说清楚！”

人都要冲上来了，慕容青没想到他们会群情激昂，他叫道：“等一等，让我说，让我说！”

忽地有人厉声一啸，众人住声了。

那是一声狮子吼。

原来是铁子英一啸，救了慕容青一命，不然他与慕容霜一定已是死于众人乱手。

铁子英说道：“我活了这么大的年纪，就是明白了一件事，谁有话，你就让他说完。”

慕容青看着这四十余人，忽地想到：他是不是太蠢了，他能对这些人说清此事么？

他想明白了，原来少林寺不是不想对天下武林人说清此事，是因为他们怎么说，人们也不会信他们，说有何益？

他慕容公子一向是算无遗策，这一次是不是弄错了？

他冷哼一声，慕容霜此时已是心头咚咚直跳，在他身后，十分骇怕。

慕容青说道：“如果你们知道月内死的人，便知道那一个杀人的凶手该不会是别人。”

他再说一遍那铁扇吴澧等人的死，说道：“只有一个人会这些不世绝技，那个人不是我，也不是少林的和气大师，更不是武当的承道掌门，他是谁？是你们中间的哪一个？”

大力神钟非禹说道：“我也听说了这些事，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铁子英说道：“慕容公子，你的猜疑非同小可。如果真的是苑九老爷子做下的恶事，

你功不可没。如果不是呢？”

慕容青扬声道：“如果不是，我愿当面与苑九老爷子赔罪。”说是赔罪，就是说，苑九要杀要剐，尽由他便了。

慕容霜看着哥哥，她的眼里有泪，男人如慕容青，天下一人而已。铁子英忽地说道：“这是一件大事，人说，人上有人，天外有天，保不准是哪一个人做下的恶事，你从来不在江湖上知道这个人，如是嫁祸与苑老爷子，我们随你一齐去冒失，他会怪罪的。”

刚才还跃跃欲试者，此时心忽一沉，是啊，他们要冲的不是皇宫，不是太庙，但也差不多了。苑老爷子的祖塋，你得罪得起么？大力神钟非禹道：“谁要得罪苑老爷子，要他尝尝我的铁拳！”

他坚信苑老爷子不会是那个恶人，以为慕容青说的是笑话，要是苑老爷子是恶人，他钟非禹命都不要了。苑老爷子是一个信人，他是天上的日月，光辉是任何人也比不上的。这些人诋毁苑老爷子，不外是别有居心。

他瞪眼对着慕容青，说道：“慕容公子，虽说你是名门大族，你也不能随便诋毁苑老爷子，你要再说，我与你一拚！”

慕容青回头道：“钟大侠，你不必在意，你是一心做苑老爷子的人，可你儿子钟少侠却不是，他被少林寺的和尚带走了，他要做的事儿是天下第一大英雄所为，他要奸过苑九的九个侍妾，然后与苑九为敌。”

钟非禹一听，顿时要气昏了，他吼道：“胡说，谁说的！”

慕容霜只好挺身出来，说道：“是我说的，我与钟公子一齐来的。”钟非禹认得她是慕容青的妹妹，说道：“如是平时，你说得也罢了，但如今你说的可不会算数。”

慕容霜说道：“我亲眼见的，且是少林寺的高僧亲自对我说的，那会有假？”

铁子英一震，说道：“是谁对你说的，你说说看。”

慕容霜大声道：“是我说的，我听少林寺的高僧和生大师说的。”少林寺僧和生，是

在场的许多人认得的，和生说话，必是不假。有人说道：“谁信你与和生说过此事。”

慕容霜说道：“何必要谁信？你们中有人要怀疑那事是苑九做的，但不敢去揭他的短处，便佯作没听到我讲话好了。如是你猜疑苑九，便去看一看。我看天下武林人真的没人像少林，敢于担责，就是疑错了苑九，也敢去疑。你们尽管呆在这里做苑九的孝子好了。”

慕容青喝道：“妹妹，休得胡说！”

大力神钟非禹大声道：“我就是不信，如果你说出来是哪一个人疑苑九老爷子，我找他拚命！”

慕容青说道：“找遍天下武林人，能同时杀死那几个人的，我只疑苑九！”

慕容青说完，众人不语。

这事儿非同小可。

有人问道：“如果疑错了，苑九老爷子会不会怪罪你？”

慕容青笑笑：“愿受一切处罚。”

人都沉默了。

铁子英迟疑道：“我们那样做，是不是有人会说我们是乘苑老爷子闭关时，去寻他的过失，别有所图啊。”

慕容青大笑，他仰头大笑，不管不顾地大笑。

铁子英问道：“慕容兄，你笑什么？”

慕容青一双锐目，四顾看人，再说道：“你们也不必说，你们大约同我一样，自小便满耳都是苑九老爷子的奇事，对于苑家祖塋，梦里也去了千百遍。如能活着去一次苑家祖塋，是不是死也情愿？”人皆沉默，看来慕容青是说中了他们的心事？

他们来这里，一是保护苑老爷子，二来他们心内也在想，是不是会再有人像那个疯子风一亭去闯苑家祖塋，那时他们会看热闹，也许会乘伙打劫。

他们心里是不是也垂涎苑老爷子的珍宝，苑老爷子的女人，还有苑老爷子的武功秘籍？

慕容青昂然道：“这是人生一场大赌，如是苑老爷子是一个正人君子，我们便输。那时我们说不定把头颅都输在这一赌上。到了苑老爷子醒来时，你想不死都不可能了。但也有可能，你试问问自己，你自从生下来，天天听的都是这一人的事儿，天天想的都是他，你烦是不烦？再说武林中有了他，别人根本没有什么光彩。你想不想让你自己的形象更光彩些？如果苑老爷子是真的好人，我死而无憾，如果他不是呢？试问天下有谁能一击而杀铁扇吴澧他们四个人？再有谁能用那几种稀世武功同时杀人？除了他，还会有谁？”

众人被他吸引住了，慕容青说得有理啊，真是有理。

慕容青大声道：“天下之事，莫过一个公理去。众人都知，少林寺是众望所归之处，就连少林也愿意去一试下地狱的滋味，我慕容青为什么不能？”

有人高声道：“慕容青，你说少林寺也想与苑九作对，这事是真么？”

慕容青说道：“我妹妹不涉江湖，她说的话，我全都信。”

慕容霜想对他们再说一遍那事儿，但她的心不平静，说不出话来。

忽地有人高诵一声佛号：“阿弥陀佛！”

众人听得真真切切，有人来了。

原来上来的是少林寺的方丈和气大师。

他目光精湛，对着众人，说道：“既是慕容施主把一切都讲了出来，我也不能不说。少林寺怀疑那几件大案都是苑九所为，达摩堂也揣摩过，如是换了别人，就是再修上几辈子，也无法学得那一身惊人武功。少林决心入苑家祖茔，且决心找人去修至上武学，以备哪一天与苑九一斗。”

听得和气方丈一说，众人释然。和气大师说话，可是比起慕容青和慕容霜要有份量

多了，他们想：是这样，我要不要趟这一趟浑水？和气方丈说道：“我翻看典籍，知道过去只有几个人进去苑家祖茔。那些人只有一个风一亭走了出来。苑家祖茔，惊险无比。进得去者不一定出得来。但你没法再用别法试出苑九是不是那个杀人者，只有进苑家祖茔一看。”

大力神钟非禹叫道：“胡说！胡说！我听得人说少林方丈也垂涎苑家祖茔里的宝物，我犹不信，如今看来是了，你一定也是垂涎苑家祖茔里的宝物了”

和气大师说道：“不管钟施主怎么说，我是要进去一观。”

钟非禹大声道：“在场的都是武林中硕果仅存的人物，你们说，你们能同这老和尚去闯人家的祖茔么？苑老爷子功高望重，他一生只做善事，二百八十二年，只有善事是他做下的，如是他做过了恶事，近三百年的人眼睛都瞎了不成？你们一个个口里说一套，心里想的是另外一套。你们想去闯苑家祖茔，心里有贪念不说，还冠冕堂皇地说是为了江湖武林？！”

钟非禹很是激动，他喝道：“难道没有人跟我一起，指斥这群小人么？”

有人应声了：“还有我！”

站出来的是“夫妻门”的门主西门隼。

西门隼道：“要说想进苑老爷子的祖茔，我也想进。但再一想，这譬如乘人家熟睡闯入人家，不是一件善事。学武者有所为有所不为，我看慕容青公子说得再好，也不外是一句话，贪婪。他想贪得苑家祖茔里的一切！”

慕容青看着钟非禹与那西门隼，心里恨他两人，心道：本来所有的人都是被我说动了，乘着一股正气，便会冲进苑家祖茔。到了那时，究是如何结果，谁说得准？可他们两人一说，人都疑心大起，再不敢去冲苑家祖茔了。

慕容青恨那钟非禹不止。

和气方丈说道：“如果冲进去，看到苑老施主真的无辜，我便自尽以谢他好了。”

听得少林方丈一说此话，众人都是肃然。少林寺如此做，只是一片公心，他们不冲苑家祖茔，反而都是私欲了。

众人一吼：“对，如是苑九是杀人元凶，我们便杀了他！”

和气方丈说道：“自古以来，有大欲者都是别出新致，苑九做事不类常人，焉知他不是凶手？如果他是，只有在苑家祖茔里才能杀死他，少林愿当这责任！”

慕容青悠悠说道：“江南慕容也不会落后。”

更有铁子英说道：“好，就算也有我铁氏在，我要找得到苑老爷子的不是处，便会听任你们处之。但如果不是，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铁子英看着众人，说道：“你们记着，如是冤害了苑九老爷子，我铁氏一门与你们生生世世为敌！”

如今众人都是人心激动，想想看，从来对于一处神秘地，你只能看而不敢进，或是不能进。如今你可以进去了，你可以一探究竟，走入去寻找你要寻找的东西，或许那东西不会属于你，但谁说得准？如果苑九是武林败类，他们会拿走他的一切！他们会人人有份儿！一想到此，便让人血脉贲张。

慕容青说道：“好，我看我们分成三路，都从三道门进去，至于哪一道门进去的人能成功，就看命运了。”

少林方丈和气说道：“好！”

第一路从正面那个通道入去，那通道是苑九入去的通道。只有苑九能缩得身子，从这里进去。那是一条不知道有多长的窄窄的洞。少林方丈和气大师说道：“这条道是苑九所入之道，必是凶险不少，我从这条道进去。”

第二条道是那馒头石旁，如是能悬绳吊渡，或可上去，再从那些馒头石上一个个爬过去。

这一条道只是一试，能不能通得苑家祖茔，还未可知。铁子英忽地说道：“我从这

一条道上去。”

铁当心与再有几个豪杰愿意跟他而去。

他们大都是观望者，他们不愿意做为第一批人冲入苑家祖茔。再有第三条路，就是从后面树林间绕行，慕容青说道：“这是从前那个风一亭走过的路吧，我要试一试从这条路过去。”

少林方丈和气大师一望众人，忽地说道：“老衲忽有所悟，还望众施主知晓，苑家祖茔或许有财宝，或许有秘籍，但那都是武林的，不是哪一个人所有。还望能进去者一体念公，不出私欲才好。”

慕容青大笑，拍手道：“少林方丈担心，实是多余。我们进去，总得一体关照。苑家祖茔虽说不是龙潭虎穴，可也差不许多，谁能不小心从事？”

和气方丈说道：“好，如此我便放心了。我们走！”

在场的人物，反是大多数随着那和气方丈走了。

慕容青看着和气方丈带走了一大群人，不由得脸色十分难看，他盯着和气方丈渐渐远去的身影，心内恨恨。

慕容霜问道：“哥哥，你为什么脸色不豫？”

慕容青看着她，一叹道：“和气方丈毕竟很有夤缘啊。”

忽地有人朗声道：“你也不错。”

慕容青才看到，大力神钟非禹跟在他身后，他不曾随着那些人走。慕容青笑笑，说道：“多谢你相信我。”

大力神笑：“不是我相信你，我不相信你。我在江湖上走动，得了一个教训，就是越是说得好听的人，做事越是靠不住。我觉得你有些靠不住，我才决定跟着你走的。如果你做出一些什么不利于苑老爷子的事，我一定与你拚命！”

慕容青苦笑，他扬扬手，说道：“我们走吧。”

土坡上，原来有四十余人，如今走得一千二净，地上尽是垃圾。还有一些食物，他们不愿再要的食物。

他们带的东西足够了，他们要探苑家祖茔，要找出苑家祖茔里的秘密！

第十四章 孤女少男

钟思凡被带走，先时和风大师还点了他的穴道，后来便不再点他穴道了，只是带着他，一步不离地看着他。

钟思凡大是气恼，他叫道：“干嘛总是跟着我？”

和风大师说道：“为了苍生，施主不必介意。”

和风大师与几位和尚一计议，便叫钟思凡先与那个左樱在一起住。

到了晚上，他们把两人置于一室，要他们相对而坐。

只剩下了他们两人，一个是封闭了穴道的女人左樱，一个是那一心做天下侠者的钟思凡。

左樱看他，冷冷而笑。

钟思凡大声道：“你别对我鬼笑了好不好？我一看你那鬼笑，我身子都是发冷！”

左樱笑道：“像你这种傻瓜蛋，难怪少林寺的和尚要利用你。你想去破坏苑九公子的好事，你真是作梦！你以为你是谁？你是那个怪物徐无特，还是疯子风一亭？”

钟思凡大声道：“我不是怪物，我也不是风一亭，我只是一个想做武林侠者的钟思凡！”

左樱笑得冷冷：“你做什么侠者？你想杀苑九公子，真是白日作梦！”

钟思凡气恼已极，叫道：“你再大声，我叫那些和尚来对付你！”左樱苦笑：“我猜

你也只有那一点儿本事，待得你来与我相交时，你也叫那些和尚么？”

钟思凡苦极，他只是一时血热，便应了那和风大师的请求，谁知道那事儿做起来，竟有多少难处？他不能想得明白，只是一想，头便疼得大了，不敢再想下去。如果要他奸一个女人，他或可能做，但她们在他害过后，一个个都是一死。他能下得去手么？你到时能做一个好男人么？他那时做不得这种坏事，还能应诺和风大师的吩咐么？

他后悔，他做不了这种事。

他想对和风大师说，但后者根本就不听他的话，他只要一说，和风大师便冷冷对他。

左樱说道：“我听说你从前是一个名门正派的弟子？”

钟思凡说是。

左樱说道：“那是坏了，像你这种人，是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愿做的人，怎么能奸人家的女人，做下那种令人发指的坏事？你以为坏事人人做得么？我看那些老和尚也愚，他们找你来，岂不是找了一个废物？”

钟思凡想对她发火，说他不是废物，但他一想，他真的下不去狠心去奸人家九个如花似玉的美人，他怎么能做那种事？他喊道：“再别对我说这种事，再说……”

再说怎么样，他也说不出。

左樱说道：“钟公子，你是一个善良人，想奸人家的女人，而且一连祸害我们姐妹九人，你做得出么？”

钟思凡嗫嚅着，说不出话来。

左樱说道：“你想占有，占有我们女人，而且得用我们的性命作代价，你以为会好受么？”

钟思凡抱着头，他喝道：“别说了！”

左樱大笑，说道：“为什么不说？我们与苑九生生死死都在一起。你不知道我们交欢的情景，那是人世间找也找不到的美妙……”

钟思凡忽地有了兴致，他问道：“听说你们不……身体相触，就会交欢，是吗？”

左樱的眼睛闪亮，她轻声说道：“苑九公子，九公子，我们想念你！”她的泪水滂沱，似如雨下。

钟思凡没想到一个女人会对活了二百八十多岁的老头子有那样的情愫，他呆住了。

左樱站起来，她说道：“在一间大厅里，我们都坐着，屋子很大，足足有几千丈，九公子与我们在一起，他坐在上座。我们花团锦簇，团团围着他。屋里的香气很浓，是那种让你昏昏欲睡的香味，沁人心脾的香气。你看着眼前的人，她也是九公子的人，她慢慢走上去，在空中动，慢慢飞起来了。你看过唐人的飞天舞伎么？就像是飞天舞伎一般，在空中尽情地飞舞，姿势曲尽其妙。你从来没有看过那种情景，九公子也飞起来，两人在空中交接，那是多奇妙的情景啊。让你血脉也贲张，让你知道你不类常人，你是正受着天底下最美的滋润……”

钟思凡说道：“就是能学得再好的轻功，他也只能在空中一窜一窜，怎么能从容做那种事？”

左樱冷笑：“凡夫俗子，怎么能解苑九公子的奥妙？你以为你能知道那空中交接的美妙处？你解释不得，我们与苑九公子相交，便再也不恋一些世人了。像你看去像是一个翩翩公子，人模样不错，但在我们姐妹眼里，却是不如粪土！你算什么，比起苑九公子来，世上的男人都是一些浊物罢了，我们看也不愿看你们！譬如你要杀我，尽由你杀。我不怕死，但我得死得值得。你要奸我，怕没那么容易，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钟思凡再想也想不明白那苑九如何能与女人在空中交接。看他的眼光疑惑，左樱轻轻窃笑：“你是凡夫俗子，想不透那其中奥妙，便不必费尽心机去想了。你可知道唐时的那飞天形象是怎么来的？”钟思凡像是一个傻子，只是摇头。

左樱道：“告诉你也无妨，我们所为，都是神仙本事。你看过那唐时的飞天，便应知道那只是唐明皇在梦中见到的霓裳羽衣曲的原形。他梦到了几百个女人在空中交舞，

后来到来了一个男人，在空中与他们交接，曲尽其妙。他看得眼红，想跳上去与那些美艳绝伦的美女交欢，但他没有做到。他只是作了一场梦而已。后来的人以为霓裳羽衣曲是因其音乐美妙，方才被唐明皇赏识，天天要听的，殊不知明皇只惦念着那一场梦，只是想着梦中与美人交欢的那男人，如他是那一个男人，此生美妙尽享矣。但他不是神仙，终不能尝到那快乐。后来他信方士，找了许多神仙，也终没有练成飞升之术。”钟思凡听得发傻，问道：“这么说，你的苑九公子是神仙了？”左樱说道：“这还用说？九公子有我们一百个侍妾，但他从不与我们肉体交欢，肉体交欢有许多的害处，汗臭体虚，都是害人。哪里像我们，只是空中美妙，享不尽的乐趣？”

钟思凡听得神往，更是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傻瓜。他突问道：“你们一定也是神仙了，那样你们才能与苑九老爷子在空中做？”

左樱苦笑了：“我们若是神仙，便不必再在空中交欢了，我们可与九公子一样，长生三百年了。只因我们不是神仙，才可能在三十年内一死。”

钟思凡说道：“你们怎么会三十年一死？”

左樱说道：“空中交接是很劳神费心的，不须到五十岁，我们便会一死。”

钟思凡看她说到了死，竟是微微伤感也没有，心里是大为惊讶。左樱是苑九老爷子的人，她们能参悟透人之生死了么？他问：“你们能活不到五十岁，什么时候跟苑九老爷子的？”

左樱笑笑，说道：“我是十四岁，在街上被他看中，带回到了苑家的。我们大都是十四五岁时，他是在天下广选美女的，据说九公子的美色是天子皇宫里的美人也比不上的。”

钟思凡说道：“你们只活不到五十岁，就都死了，为什么苑九不让你们多活一些年纪？”

左樱笑说：“那是不可能，我们再去投生，一旦再生，便是大富大贵之人了。有的

化为男身，有的再来投苑九公子身旁。那时我们便知道自己一生一世都没白活。”钟思凡听来像是听神话，但他张大了嘴，对那左樱说道：“你们怎么能知道自己会死？”

左樱说得很神秘，让钟思凡听去像是看一幅画：“在我们中间，忽地有一天，你可能是四十三岁，也可能是五十岁，但最多的是五十岁了。要知道你虽说是与神仙在一起，但到了五十岁，你也是老了。你的脸上有了皱纹，你的心里有了疲惫，你尽可能感到快乐，但你还是有不快乐的时候，你在与九公子神交的时候，就不如那些年青貌美的侍妾做得更好，你自己的感觉也不如那些人好。忽地有一天，在你四十几岁时，也可能是五十岁时，九公子忽地对着你笑，说道：‘你来吧！’你便跟着九公子来到了大厅的殿堂上，从前你只能在下面飞舞，不能到殿堂的上面。因为你只是公子带着飞起来的凡夫俗子，你怎么会凑到公子的眼前？如今你到了公子的眼前，甚至你会闻到公子的衣裳味道，你会闻到一切凡人的味道。但你知道你得死了，你到了死的时候了。所有的侍妾到了死时，她们都是先知道的，是公子的眼睛告诉她的。她会与公子再一次交接，在空中一落地时，她便死了。”

钟思凡忽地再问：“苑九老爷子，他不是有一百个侍妾么？如果死了一个，他怎么办？”

左樱说道：“只有死去一个时，才会再有一个苑九公子的侍妾，公子曾天天长叹说：‘我占有世间一百佳丽，上天会谴我的。’他不愿意再占有更多的女人。”

钟思凡大声道：“他占有一百个美丽的女人，还嫌不足么？”

左樱笑他见识太浅，她笑道：“你见识太浅，你看你那个皇帝，他胖胖的，什么都不是，论人才没人才，论学识没学识，更别提什么文治武功了，他算什么东西？他占有的女人有多少？足足上千，有诗为证‘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只说这一句，便让女人很是倒霉。他只有一个女人能得雨露，那三千人都是虚设，天天守空房，他害了多少人？哪里有男人能像苑九公子，他就是再多占有几个女人，我们也愿意。”

钟思凡看着左樱，这一会儿，他从女人口里听来的都是稀奇古怪的事儿，她真的是神仙眷属不成？她轻视死亡，就是一死，也不足以让她畏惧，她们真的是神仙眷属么？

左樱看他神色，便微微一笑，说道：“说一句实话，你从没经过女人？”

钟思凡犹豫了，没有这种让人尴尬的问话，直问不讳，而且是问这样一个问题。

他轻轻说道：“我.....并不是一个老实人。”

他说出这话，确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左樱笑了，她轻轻说道：“我见过的男人多了，不是油头滑脑，便是畏畏葸葸，你是一个很诚实的人。”

左樱轻轻凑近他，说道：“我们讨厌男人的味道。我们真的很讨厌，我们不会不忠于九公子的，只要我们一闻到了男人的味道，便会要呕吐。”

钟思凡说道：“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

左樱说道：“因为在那种事儿上，我们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钟思凡看着她，她的脸色微微带笑，她的脸上有一层汗毛，那是处女的茸毛，是不能作假的处女的茸毛。她可能与苑九交欢一生，都是处女。这也是钟思凡百思不解的秘密。

苑九有太多的秘密，他本人就是一个秘密。

那些在苑九的坟茔前守候的人们，他们是不是也像他一样，非常渴望能知道一点儿苑九的秘密？他们是不是也对苑九是既怕又敬，既远又亲？他们在自己的心里想着他们也可能是苑九，但他们也知道他自己永远不会是苑九，因为他们做不了神仙，而苑九就是神仙。对于神仙，人们再也没了忌心，他们有的只是敬畏。

想到了那些在坟茔前静守的人，他笑了，那里有他的父亲，他父亲一生最敬重的人就是苑九，他父亲肯为了苑九，拚掉自己的老命。左樱说道：“我可以让你看一看我的身体，你明白是为什么吗？”钟思凡不明白，但又好像有一点儿明白。

左樱热切地说道：“你不能亵渎苑九公子的人，你会受天谴的！”钟思凡从前也看过女人，当他年轻的时候，就受到了父亲的教训：“如果你想女人了，可能用银子去买，

如果你想干坏事，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他记住了父亲的话，用银子买回了许多夜晚的快乐。他明白做一个男人的许多滋味儿。

他知道他能看得出一个女人与一个女孩子的许多不同。

左樱在慢慢脱衣，她让钟思凡看得细细的。她的胴体是成熟的，是熟得不能再熟的那一种。他看得明白，在这种美人面前，男人会立时就有了欲望。他惊奇地知道，他很快地便有了扑上去的欲望。

但左樱的笑脸止住了他。

左樱说道：“苑九公子的女人，皮肤是前所未有的细嫩，你看看我的皮肤，便知道我所言非虚。”

钟思凡看着她的皮肤，那肤色很亮，像是绸像是缎，光滑得让人想上去摸上一摸。她的皮肤是细腻的，且有些像是美妙的影子，像不是真人的皮肤，看去如梦，如诗。

钟思凡说道：“我从未看过这么好的皮肤。”

左樱是处子之身，看得到，嫩如花，艳如蕾，清如水，秀如柳。钟思凡一时感到自己是须眉浊物，他简直不能在左樱的身旁呆下去，他是一个俗不可耐的家伙。

左樱说道：“经过十四年了，我二十八岁，在九公子的侍妾里，我是既不年轻，也不很老的一个。”

苑九的一百个美人，有一个左樱，她既美且艳，而且冷酷，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美人。

左樱说道：“你闭上眼睛，摸一摸我。”

钟思凡也没多想，他闭上了眼睛，去摸一摸左樱。

他不是摸到了人的眼肤的感觉，他像是在摸一匹软绸，像在摸一件玉器，那玉器的纹理细腻，简直是天下第一美玉。

人的皮肤怎么会如此？难道皮肤不要经一点儿风，见一点儿雨？左樱说道：“天下

只有一百个美人，你如今却要占有九个，而且是为了夺去我们的性命，好去害苑九公子！”

她的眼里含着杀气，如是眼光能杀人，她早就把一个钟思凡杀得七零八落的了。

钟思凡说道：“我想你也明白，如果你的苑九公子是一个神仙，他不会受害的，到时受害的是我！”

他一想到，多半苑九是一个神仙人物，早年也听说过，过去的武林人物有的能移云，能夺雨，只是不知道真假，如今看苑九做事，该是信他了。只是他与苑九作对，真的夺他的妻子，那样岂不是会受天谴？到时粉身碎骨，也无法平息苑九的怒气。

左樱看他动心了，也在犹豫，就轻声说道：“钟公子，如果我猜得不错，你父子也受过九公子的好处，你何不报恩于九公子？你对我好，便是对九公子的报恩了。你放了我，我与你一起躲起来，只是躲上一个月，待得公子出了坟茔，我们便去找他，好不好？”

钟思凡一时心动，心想，她说得也有道理，我不如听她的。那样我会活得好好的。但眼前闪过了少林寺的几位高僧的形象，他看到了苦着脸的和风大师、和生大师，他忽地叫起来：“不，不，我不能！”左樱如看穿了他的心，说道：“你只能赌在九公子是一个坏人身上，我看你赌错了。如果路走错了，南辕北辙，定是没好结果。这一点难道公子还不知道么？”

钟思凡说道：“我答应了少林寺的和生大师，我不能反悔。”左樱说道：“你做了坏事，还得回头，何况只是答应了人？我看少林寺也是有了狼心，方才做下这等事儿的。”

钟思凡大叫道：“少林寺这一次是舍身成仁，你知道不知道？要是苑九老爷子出关了，他们做错了，连他们的方丈和气大师都愿自裁，你说他们是不是很有勇气？”

左樱笑道：“我听说了，听说方丈和气大师想了一天一夜，方才决定少林寺出山的，他们也要找苑九公子的东西，他们虽说是出家人，也是贪心。贪心害人啊！他们想着苑

九公子的东西，还不能说他们贪心，自是想出了这一个主意，他们害了许多人，再嫁祸与苑九公子，他们做下的恶事，一待得公子出来，便冰雪消化了，那时他们全都得受死。只是你要参与进去，你也是罪人一个，你能免得了你的罪过么？”

钟思凡说道：“如果苑九老爷子真是一个恶人，我不听少林寺的方丈吩咐，我岂不坏了武林大事？”

左樱冷笑，说道：“你知道坏了我们九个人的性命，便可得到五百四十年的功力，你再害苑九公子，你能胜得了他，就是天下第一魔头了！”

左樱轻笑，说道：“你和那些少林寺的和尚一样，自己要做恶事，何必再扣屎盆子给苑九公子？”

钟思凡说道：“我可以对天发誓，我钟思凡不是那种人，我只是要报武林天下，要做钟家的正直人！”

左樱笑，说道：“你试试看，难道要最后后悔，自刎而死么？”钟思凡让她说得头疼，他说道：“我不听你的，我只是照少林高僧的话去做，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左樱轻喝道：“胡说，你父亲要是在这里，他也一定会斥你，会说你糊涂，你不能害苑九公子，也不能害我们。你知道，我们的日子很苦啊.....”

钟思凡看她泪下如雨，心里也酸。她们是苑九的女人，平时娇生惯养，但到了此时，一个个都是顾头不顾腚，东走西逃，为的是不被人奸杀。

她们的性命都在武林人的手中，自己何尝有数，天下武林的人当她们是福物，是练功的药，助力的药物，直去找她们，一旦找得到，她们的性命便没了，死时还得受尽无数屈辱，这就是她们的命运！钟思凡说道：“你放心，我会想办法，要你逃走的。”

左樱忽地流泪，她说道：“谢谢你，如果你能救得了我，你便是苑九公子的恩人了。”

钟思凡忽地说道：“你穿好衣服，他们要来了。”

左樱苦笑笑，说道：“我穿与不穿都一样，公子也看过了我的身上。”

钟思凡的心里升起了一股奇异的情感，他想抱一抱左樱，对她说一番软乎乎的情话，但一想到她是神仙眷属，便无话可说了，只是瞪着眼看她。

她也瞪着眼看钟思凡，不知道她哭一场，闹一场的结果如何，不知道他还是不是要图她。

第十五章 疯狂

承生道长与非人来到崂山，他们找到了那几间茅舍，远远便听到了怒吼声，啪啪拍击声，有人在怒吼：“给我叫来武当派的人，我要封了他的山！他算是什么东西？！我要杀了他！他是大侠？我算是什么？”

非人看看承生，脸有忧色，他说道：“师叔，看来师父的病更重了。”

承生道长快步走上，远远便叫：“师兄，我来了。”

那茅舍里果然坐着一个人，他虬须倒竖，双目圆睁，看着承生，问道：“你是谁？”

承生看他双目都是血筋，显是连觉也不能睡好，十分疲惫的样儿，且疯疯癫癫，便答道：“师兄，我是承生啊。”

非人上去跪拜，说道：“师父在上，弟子叩头了。”

承道道长看看跪在地上的非人，说道：“你是谁？为什么要拜我？”非人抬起头来，流泪道：“师父，我与师叔是去找那些苑九的人……”承道道长一听得苑九的名字，便脸上有怒气，他捂住双耳，叫道：“我不要听他的名字，我不要听他的名字！”

他一听到苑九的名字，便心内迷乱，大大不安。他说道：“苑九是什么人，他只是个鬼，一个鬼！”

承生道长说道：“师兄，你想想，他对你做了什么事，让你这么震惊，你说与我

听。我去江湖武林讲，揭他的恶面目。”

承道道长大笑，指着承生道：“胡说，胡说，你怎么敢说苑九是一个恶人，你一说出去，便会死在众人剑下，天下武林只有一个苑九的名字，再无他人的威风！”

承生道长含泪说道：“师兄，你告诉我，他做下了什么恶事，我就是拚上性命，也要他好看！”

承道道长看着他手上的铁链子，说道：“谁锁我在这里的？这里是什么地方？我为什么要呆在这里？我得去苑家祖塋，我要去杀了那个恶棍！”

承生道长笑说道：“师兄，你说那个恶棍是谁？”

承道道长好久方才说道：“你要听么？凑近来耳朵，我告诉你。”承生道长真个把他的耳朵凑近了去，听承道道长说话。非人在一旁也暗喜，如是师父能清醒说明，是谁害得他这样就好了。只是猜疑苑九，毕竟拿不太准。

但他忽听得一声吼叫，那承生道长一跳，跳到了一旁，他惊叫道：“师兄，师兄！”

看他的耳朵血淋淋的，原来那承道道长把他的耳朵咬下了一块肉来，血淋淋地流血。

承生道长说道：“师兄，师兄，你咬我做什么？”

承道道长说道：“天下大道，正邪并行，你看邪即是正，你看正即是邪，你看得明白么？”

承生自是不懂他的谰语，心道：师兄自昏谰后，时常是说些这样的话，让人猜也难猜，听也不懂。我听他说，也明白不得。看来他的仇人就得从那个苑九身上寻找了。但苑九是一棵大树，你不能去伐他，只能去撞一下，看他摇是不摇。如果他摇也不摇，你能奈何？承生道长长叹一口气，他回头对非人说道：“我们走吧。”

承道道长一听说他们要走，不由得泪也流下来，抓住了他的手，扯住非人的手，不肯再放，只是怒吼。

这承道道长的功力也不弱，他是武当的掌门，自是内功不差，他吼叫声声，声音震耳欲聋，震得承生道长与非人都是脸色苍白。承生道长说道：“师兄，我们走了，我们去看看。原来本是捉到了一个苑九的女人，但她逃走了，只剩下了我们自己。那个女人被少林寺的人带走了。我们看一看，到少林寺去看看，如果有机会，我们会再捉她回来。”

非人对着师父叩头，说道：“师父，如果你真的好了，我们就不必再去找那个苑九了，谁知道这一切是不是他捣的鬼？我一定去弄明白这件事，不弄明白，我不是你的弟子。”

承生道长在一旁冷语道：“你一见了师父，才知道得弄明白这件事，但一见了那个左樱姑娘，连下手都不敢了。你是色迷心窍，还是不愿意替你师父解忧？”

非人跪下，对着师父叩头，说道：“师父，我一定寻找那个苑九老爷子，要他来看你。”

他对着师父，恭恭敬敬地拜叩了几个头，再爬起来，说道：“师父，你老人家等着，我去办那件事。”

待得那承生道长与非人都走开了，一直走下了山。看着他们的背影，那承道道长才慢慢不吼了，他的手无力地抓在那窗棂上。

有人轻声窃笑：“看他那模样，像是死了娘似的。”

“他不是死了娘，是死了爹。武当派的掌门，能叫几声，也算不错了。”

承道道长回头，他看到了那两个人。他们是看守着他的医隐卢傻子与他老婆快三刀。

他瞪着眼睛，看着两人，两人此时再也没了平时那和气，只有在承生道长与非人的面前他们才更客气，才是一心要把承道道长的病治好，此时他们只是冷冷冰冰的，看着承道道长。

卢傻子说道：“人家都说呢，我是卢傻子，其实我傻不傻呢，我呀，哎呀呀，是真傻啊，真傻啊。”

那个快三刀是一个奸女人，她的颧骨高高的，像是杀人不用刀的主儿，她媚笑道：“人家都叫我快三刀，其实我刀快不快呢，我呀，不快，不快，不快啊！”

她一连说了三声不快，一连对着承道道长的后背砍了三刀。这三刀很薄，轻轻的削在承道道长的后背上，他后背上顿时血流如注。承道道长大声一吼，他再叫起来了。

快三刀说道：“你见了徒弟，为什么不叫出来？你就说你是被人所害，那样他们岂不是就替你报仇了？你在这里医你的病，他们替你报仇，岂不是更好？只是你得知道，我快刀得砍你的肉，你武当派的肉很厚，是不是？”

她咯咯笑起来，笑得妖艳。

承生道长走下山去，他站在风中，不动。

非人问道：“师叔，不走了，做什么？”

承生道长说道：“我总是觉得你师父的疯病有些怪，你不觉得怪么？他如今怎么不吼了？是不是我们一上去他就吼，我们不上去他就不吼了？”

非人说道：“也是……”

不待他说完，忽听得山上又传来吼声，这吼声更是惨凄，承生道长忽地流下泪来，他说道：“师兄，师兄，我一定带回那个女人，我要叫你看一看，我们捉到了苑九的女人。”

非人忽地说道：“师叔，他们带去的女人怕会有七八个……”

承生道长说道：“少林寺的人，我们能抢得到么？”

非人说道：“他们总有打盹的时候，我们去偷人，行不行？”承生道长摇摇头，再忽地点头，他说道：“对了，我们一定会找到苑九的人的，那时我们带他到崂山，让她看一看师兄，说不定她们会说出师兄的病是不是在苑九那里得的，我们岂不是会有办法

了么？”非人拍手道：“好啊，就这么办。”

苑家祖茔，是武林的圣地。

从前去过几个人，像楚天笑、风一亭……但他们都是死人了，他们对于苑家祖茔的秘密知道得够多了，他们如果活着，是不是还敢再闯苑家祖茔？

慕容霜对哥哥说道：“哥哥，我怕……”

慕容青的脸色胀红，他很兴奋，说道：“霜儿，你也知道，从前人们对于我慕容氏也很是敬仰，在我们的燕子坞、紫金亭、大柳湖，总有一群一群的江湖豪杰来，把酒寻欢，畅说江湖，那时的日子多是快乐？只可惜，我们生不逢时，看不到江南慕容氏的荣光，为什么没了那热闹？只因为有苑九，有了苑九，天下的风光都让他占尽了。我不能让他如此，我要去看一看，苑家祖茔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究竟是长生不老的神仙，还是另有阴谋？他能做神仙，我就不能么？我要好好看看那个苑家祖茔。”

慕容霜心里想着哥哥的话，想他是要做神仙，或许哥哥是想做苑九，他能做得成苑九么？也许他做得成，爹娘在世时都说，哥哥是慕容家的人才，比起祖宗的俊才来，哥哥也不逊色。爹说哥哥有大气，娘说哥哥有胆识，看来他或许是替代苑九的唯一人选。

或许哥哥能夺得苑九的天下第一人的位置？

慕容霜看着哥哥，再看看那个大力神，她忽地觉出，要进苑家祖茔的人，每一个都不是那么简单。

少林方丈和和气大师对身后的人说道：“请吧。”

身后的人哪一个敢对少林方丈无礼，他们齐是一揖：“还是和气大师请！”

和气大师这一行的人最多，他们到了那馒头石前。

馒头石前，有一条通道，那是一条窄窄的通道，据说苑九每一次死时都是从这条道爬过去的。这一条道曾有人试过。江湖上自称缩骨功最强的胡不韦曾爬过，他爬了十米远，就大声叫起来。在外面守着的人听他叫喊，便问他怎么了。他说他被卡住了，爬也

爬不出来，就大喊救命。外面的知己好友就叫他等一等，他们用兵器去挖去凿。那个卡在里面的胡不韦大叫：“我受不住了，我受不住了，救救我，救救我！”他们急忙去挖，待得他们挖到了那胡不韦，胡不韦的身体已是憋得紫胀，脸已没有人色，整个都是死人了。

看来足足能有上百丈远的石洞，任是谁也爬不进去。

人都称这洞口为“死洞”。

有天下第一名捕李文应大笑，说道：“里面有什么，那还不简单，我让我的灵犬进去看上一看，也与我进去差不多。”

当下众人亲眼看他放进去那一条灵犬。等了几个时辰，也不见有灵犬的影子，那李文应外面又是放肉饵，又是呼叫，哪里有一点儿声音。再过了一个时辰，忽听得有灵犬的哀鸣，李文应大叫：“我的灵犬，我的灵犬！”

他叫了几声，但那狗没有出来，只有几声低低的哀鸣。李文应的狗是天下第一的灵犬，据说李文应能破许多大案要案都是靠他那条灵气无比的狗。如今他的灵犬没了，再也没人敢说他们能从那“死人洞”里爬进去。

可据说那个苑老爷子每一次死时都是从那洞里爬进去的。那可不会假，因为所有陪着苑老爷子来的人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从那一个洞里爬进去，再也不曾出来。

这还会有假么？

和气方丈正欲要人挖那洞，忽听得有人叹息道：“我们是不是选错了路？也许他们都到了苑家祖茔里，我们还在这里挖石头呢。”

有人应和，说道：“莫不如我们也随慕容公子他们去，要找得到大家都找得到，要么大家都找不到，岂不是很好？”

和气大师叹息道：“人心贪欲，哪时得满足？你们想神在冥冥中正看我们，我们或许是最后进苑家祖茔，但谁进得去，谁找得到那些珠宝，谁找得到苑九的秘密，那就看

佛祖的保佑了。”

众人听他说得有理，有人高呼：“我们随着和气方丈，运道也不会太差，就挖石洞吧。”

众人都挖石洞，用兵器挖，用剑掘，用刀挖，只是闹闹哄哄，一会儿也挖不许多。

有一个人道：“我看用药炸也行。”

众人看时，原来是蜀中唐门的唐思，他是唐门的弟子，而且是唐门的嫡亲弟子，手里暗器必是厉害。

和气方丈说道：“蜀中唐门暗器过人，唐公子能出手，那是最好。”

唐思说道：“我试一试。他拿出一粒暗器，却是唐门的铁疾藜，他随手丢进了那洞里，叫道：“闪开！”只听得一声炸响，在洞里声音不甚大，轰地一声便过去。再看里面，只是炸开了一块小小的石块。

唐思脸红道：“石洞太硬……”

和气方丈一笑，说道：“我们还是凿它好了。”

笑笑生的师弟兀龙说道：“我们放火烧它，就可把石块烧软，那时再凿，岂不是快些？”

众人连称好计，和气大师说道：“如是放火，里面全知道了。”他是顾忌苑家祖茔里的人，如果里面有人，他们这等大吵大嚷，岂不是让人防备么？

唐思说道：“烧，里面要是有人，他们早就知道了。”

是啊，如果里面是无所不能的苑九，如果他真的还活着，他一定会知道。

和气方丈喝一声：“烧！”果然他们快了许多，只要用火烧过的石洞，便能打通，他们把石洞打成一人能爬过去大小，和气方丈摇头道：“不行，不行！”依和气方丈的心意，石洞要打成一个人能跑出来。有人叫道：“不必，不必！石洞打开。如是我们进得去，有危险时，再也不必靠它出来了。”那人说话的意思是，如果真是苑九还活着，他们所

有进苑家祖茔的人都得死在那里，哪里会有他们的生机？就是把这一个石洞打得再大，他们也无法逃生。

和气方丈说道：“此去定是凶险万分，我们此时打洞，好在那苑家祖茔不曾有人出来阻拦，何必不做得好些？待要你想那石洞宽敞些，也不能够了。”

众人便依着和气方丈的意思，把石洞凿成一人高，宽成两人并排走有余。

有人嘟哝道：“再这么打下去，那两路人一定进了苑家祖茔，我们去得晚了。”

和气方丈说道：“如是我们去得晚了，还不要紧，总是可以赶得知道那苑家祖茔的隐秘，但如是他们要逃走，这一条通路尽足够了。他们总不能从那危机四伏的树林里过去，或是从那馒头石丛上去，若要退时，他们那里怎么退得？”

有人说道：“放手，少凿几下，不然晚了！”

和气方丈此时心内黯然：佛祖慈悲，看来这些人如是进了苑家祖茔，一场洗劫是不免的了。他们不会顾是非，只要能得到苑家祖茔里的珍宝，要他们的性命，怕也不在乎。一旦看到了苑家祖茔里有利可图，他们会自相残杀的。他心内踌躇，不住声大呼：我佛慈悲，可怜苍生！我佛慈悲，可怜苍生啊！

看看要凿到了十几丈，有人叫道：“看！”

只见隐隐约约对面是一亮亮的洞口，远远看去，如一片蛛网大小，在那里悬吊着。众人一阵子欢呼，有人高叫道：“快，快，我们先到了，我们先到了！”

他们心里得意，说不定那两路人马遇上了险阻，那样他们就会捷足先登，先进苑家祖茔。一想到有人会先进了苑家祖茔，他们的心便噗噗乱跳，传说中神奇的苑家祖茔就在眼前了。

他们甚至后悔，何不早早来图苑家祖茔，这里有的是宝物？但那时有一个活着的苑九在江湖上，没人敢动他的祖茔！

如今苑九死了，可能他正躺在那里，只要扑上去，一刀一剑一枪，苑九不会说话，

甚至不会动一下，从此江湖上便没了苑九这个人，岂不是让人大大放心！

人们一阵子呼喊，要凿到头了，他们看到了那一块大大的石壁，被慕容青故事里反复讲到的那一块石壁……

他们哑然了，他们忽地像一群闯入禁地的孩子，噤声了，被他们自己的行动吓住了。

怎么没有人声，按理说，应该有人的，苑家祖茔决不会像是没人管理的破庙，一定会有人的。

可是，人在哪里呢？

第十六章 和尚劫色

沧州，是古来的热闹地。

在一条市肆里，吵吵嚷嚷，人摩肩接踵，热闹非凡。

店铺铺面在街两边，可街是对面的，只是一伸手，几可接触到对面店铺的招旗。从东肆走入去，沿路是酒家、绸店、杂店、银作坊、金铺、茶馆、听曲儿的教坊、玩石雕的刻匠，不一而足。

对面的就应的是烧饼铺子、布店、古玩铺子、棺材铺子、泥俑店、说书馆、红妓楼、书铺。

这两边都是闹哄哄的。

最好生意的，当数在最末的金铺。

如今金铺的掌柜金大官人正坐在那铺子里品茶，他看着街面，神色有些发呆。

没人知道他有什么心事。

店伙计此时也躲得他远远的，一大早，要是挨他一顿臭骂，那是大大不值。

忽地有人来到了金铺店前，细看看是两个和尚。

这两个和尚一派正气，那个年轻的和尚对着金大官人一揖，说道：“施主请了！”

从没有听说过和尚也买金货的，他们买金货做什么？莫非不买什么东西，只是来找金大官人求施舍的？

金大官人看着他们两人，顿时脸上堆了笑：“不知道大师宝刹哪里，有何见教？”

年轻的和尚说道：“我师父请施主借一步说话。”

金大官人的脸有些变了，他说道：“有什么事儿要说，直说好了，直说好了。”

那后面的老和尚干瘦干瘦，一听得他客气，便说道：“大官人还是借一步说话的好。”

正说话间，那金铺前便站了几个人，好奇地看他们说话。

金大官人说道：“内屋有女眷，不方便，有话但说无妨。”

那老和尚看看金大官人，忽地说道：“大官人家里有事，内眷中有人是刚刚到的吧？”

金大官人脸扑地红了，他说道：“大师说什么话？我家的内眷是我的家人，怎么有刚刚到的？”

老和尚笑笑，说道：“大官人有妹妹，从前并不在家的。”

金大官愈来愈慌：“你说的是什么，我妹妹并不在我家里。”

老和尚说道：“低声！你妹妹有性命之虞，你若不告诉她，她难免一死！”

一听得老和尚低声一喝，金大官人脸色变了，他说道：“大师，我只有一个妹妹，我……”

老和尚一叹，说道：“何不带路，让我与你妹妹一谈。”

到了后堂，坐在堂上的果然有两个女人，老和尚对着坐在左边的女人便拜，说道：“金丝女施主，少林和尚和思有礼！”

那女人果然不寻常，她只是微微一颔首，便算是还礼，问道：“不知道和思长老到我家里来做什么？”

和思干咳了一下，要他说出少林寺的企图，也很是为难，便说道：“因为武林一脉，请夫人去少林寺一走。”

金丝冷冷一笑，问道：“我不明白的是，少林寺一向做事正直，为什么要请我一个妇道人家？”

和思硬着头皮说道：“事关武林大计，请夫人去少林寺便知。”那女人未语竟先泪下，她说道：“公子去世，我一个妇人家，在街头抛头露面，甚是不便，便来哥哥家一躲。不知道少林寺有什么话要说，你真的是少林高僧，告诉我实话也好。”

那和思说道：“是不是少林寺僧，夫人只看这一招就是。”

说着，那和思老和尚竟扬起干干巴巴的手来，对着那桌上的茶盏弹了一弹。

只看那茶盏似是无缺，但忽地卟一声碎了。

这是天下少有的弹指神通的功夫。金丝道：“果然是少林神技，只不知和思长老能不能将来意说明？”

和思道：“出家人不打诳语，苑九事发了。”

那金丝竟是脸一红，嗔道：“大师休得胡说，苑九公子是天下第一奇人，他有什么事儿发了？”

和思说道：“看姑娘模样，是个明白人，怎么能不懂得老衲说的话？苑九看似神仙，实是恶人。你要不知，我说也枉然。”

金大官人对着妹妹说道：“金丝，你不去看那个苑九，只是在家里，谅他们也无奈你。”

他作势要与那老和尚一拚，金丝喊住了他，道：“哥哥，他的本事，就是我也不敌，你怎么能与他动手？”

她款款而起，走至老和尚面前，说道：“跟人去少林寺，我但愿遇到的都是好人，说不定真个是福。”

她回头对着那个坐在桌旁惊愕不止的女人道：“嫂子，我去了，愿你吉祥！”

她再对哥哥说道：“哥哥，你休拦我，说不定到了少林寺，方才是我最好去处。别处的恶人多，少林寺终是个正直地方，说得理去。”她言外之意，是告诉她兄嫂，如有事，呆在这里竟是不如呆在少林。

那金大官人是个明白人，一听得妹妹如此说，便对老和尚和思说道：“和思大师，我妹妹交与你了，如是出了事，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和思大师心内一叹，如是真的出了事，和思的命也不在了，你再寻他有何用处？

金丝与两个僧人一齐走出，店铺外的人看着，惊讶不止，这和尚怎么带走了一个绝色美人？但看他们叫来了一辆轿子，请金丝上轿。众人围观，看两个和尚带走一个美艳绝伦的美人。

待得那轿起程了，众人还七口八舌地谈说着。

那轿子走了许久，看看也出了城，那轿里的美人忽地一跺脚，喝道：“停轿！”

轿夫回头看看老和尚，只听得老和尚问道：“夫人有什么事？”那金丝说道：“我想知道，少林寺共会有我们姐妹几人？”

那老和尚一揖说道：“如是不错，会有八位夫人都在寺内等候，加上夫人，一共是九位了。”

那金丝听了，略是满意，说道：“好，要死也几位姐妹死在一处，强如一个人孤零。”

夜，很冷的夜，在沧州的酒馆街上，仍是有人在喝酒。

一个喝酒的年轻后生脸儿黧黑，他坐在那里，望着闷闷的夜，独自一人喝酒。坐在对面桌上的是几个无赖，他们在议说街上新事。一人说道：“你说怪不怪，我头一回见那么漂亮的女人，竟连多看上几眼也不能够，想来真是不死心啊。

另一个人道：“赖三，你总是说见到的女人有多漂亮，我一看就够，哪里是漂亮，只是平常妇人，你看癞蛤蟆也是西施，是不是？”那个叫赖三的跳起来，大声叫道：“你

们没看到，一生白活！我今天见了，想上去搭言，但见那个老和尚吓人，他带着一个小和尚，在金大官人的铺子里把那一个妇人带走的，我亲眼看见的，那会有假？”

一个无赖打个哈哈，说道：“是金大官人的夫人，那女人不赖，但金大官人哪是好惹的主儿，你就死心算了。”

赖三说道：“你弄错了，她不是那个金大官人的媳妇儿，看样子是他的亲眷，她可是比起金大官人的媳妇儿强多了。”

那几个人嘘他，说他吹牛。这赖三急得直跳，说道：“大哥，让你们看见了那个女人，你们觉也会睡不着了。她长得那可是美啊，美啊……”

想说她如何美，却偏偏说不出来，让那几个人再笑他一回。

隔桌有耳，这桌旁的少年起身，走到那一桌前，对赖三施礼道：“这位大哥，有礼了！”

赖三正不在好气头上，哪里愿搭理他？赖三气哼哼道：“你别来胡搅，我们哥几个正说话，你来凑什么趣儿？”

这少年说道：“请问这位老哥，刚才说的那位夫人，她是我兄弟的妻子，能不能告诉我，她去了哪里？”

赖三大声道：“她是跟两个和尚走了，大概是去了少林寺。”

少年一笑，起身要走。

那赖三回头，忽地说道：“看他！”

几个无赖回头看这少年。

他们一细看，这少年就很耐看了，他平平的个头儿，但颜面十分姣好，虽说是脸黑了一点儿，可看去美艳如女人，俊秀如少妇。

几个无赖便看得不怀好意。

赖三挤眉弄眼，说道：“你看去像是那个美妇人的兄弟，是不是？”

少年一笑，说道：“大哥好眼力，我是她的兄弟，我听说她从金大官人家里走了，我得找找她。”

几个无赖昏了头，也不去想想，他既是那个美妇人的兄弟，一定是金大官人的兄弟了，金大官人几时说有一个兄弟了？他们盯着那少年看，恨不能看出血来。老大说道：“好啊，兄弟，我们索性带他去找那个女人，好不好！”

几个挤眉弄眼，像是要瞒着那个少年。少年只是笑笑，说道：“如此劳烦大哥带路了。”

他回头对几个人笑道：“大哥帮我找到了家姐，我当送大哥几两银子，以作酒资。”

那老大哈哈而笑，说道：“你送我们银子，我们不要，你送一点儿别的给我们好了。”

少年愕然道：“不要银子，那要什么？”

赖三拍拍他的肩，觉得那肩上的肉也舒软无比，他心更是一荡，笑道：“好兄弟，我们带你去。”

几个带着少年走出来，一直走到了沧州城墙边上，那个大哥说道：“兄弟，我们走得急了，一时累了，睡一睡，明日再走好不好？”

那少年看看四周，像是有些害怕，说道：“大哥，这里前不着村，后头无店，哪里去歇息？”

那个无赖大笑，说道：“有地方，有地方。你看那不是个地方么？”

他一指，前面原来有一座破庙，他带着少年进了破庙，几个人前后围住了他，老大冷笑，说道：“赖三，你放走了那个美艳尤物，你就是傻瓜了，这个人你还放不放？”

赖三张大了嘴，笑道：“这人不能放，大哥要放，我也不放！”“大哥，你放了他，准在梦里想他！”

几个无赖放声大笑。

少年像是一点儿不省事，他傻傻地问：“大哥，你们说什么，你不放我做什么，我

又不是女人！”

那老大大笑，说道：“怪事，你做了女人还不知道？你想不想活了？”

少年看他凶巴巴的样儿，也是惧怕，直打哆嗦，问道：“大……大哥，你要我做什么？”

那个老大挤眉弄眼，在一片哄笑声中说道：“本来么，你姐姐要是在，我们也不会玩弄你。你算什么？但她跑了，你就得替她了。”少年说道：“我不会替，我怎么能替得了她？我是男人啊！”

那老大冷笑声声：“你是男人，这一回你做不了男人了，你只是一个替身。”

少年不明白他何以竟能做得了他姐姐的替身，他苦着脸，还想对着那些人分辩。那个老大一吼道：“还说什么，快把他揪过来！”

少年一跳，说道：“慢！”

他看着六个人，说道：“你们六个人，欺负我一个人，天理不公！”

那个赖三大笑说：“你他妈的还讲什么天理啊？我们就是要玩你！”

少年明白了，他脸色苍白，说道：“不对，不对，你们就是要玩，也得玩一个女人，我是男人，你们怎么玩啊？”

那几个人扑上来，叫道：“叫你看看你就明白了！”

少年的脸色变了，他的脸上满是杀气。

他忽地伸手出来，轻轻地那个赖三的头上一拍。

那赖三笑眯眯：“你是不是对你三哥情有独钟啊？还拍我一下子？”

突地他脸色大变，叫道：“大哥，大哥，他杀了我！”

一时间，血从他鼻孔里、嘴里、耳眼里、眼眶中流出，血流得很快，他扑通一声倒地，死得无声无息。

那几个无赖再也不想于飞之乐了，他们跳开去，盯着少年，战兢兢地问：“你是谁？”

少年笑一笑，他慢慢打开他的头巾，长发披垂如瀑，她笑一笑嫣然道：“我是望月。”

谁知道她是什么人？她对着那几个无赖笑道：“我是女人，你们要找的不是女人么？你们要找的是一个漂亮女人，你看我漂亮不漂亮？”

那几个无赖情知今日难逃，都叩头如啄米：“漂亮，漂亮。”

女人拍手而笑，一笑生靥：“既是漂亮，你们怎么不来亲近？”这几个人如今怕她怕得要死，怎么敢再来亲近？她冷冷道：“这么说我是生得不如那个金丝漂亮了，你们来是不来？”

老大颤抖道：“来，来！”

他慢慢凑向前来。

望月笑眯眯地勾起了他的头，说道：“既然你们说我很漂亮，你可得看一看我了。”

老大此时怕看她，又不得不看她。她恶狠狠道：“天下男人哪里有什么好东西？除了我们公子，再也没有一个真男人了。像你们这一群无赖，哪里配得到女人？”

她恶狠狠地一击，只用两根手指敲着那老大的头。

老大惨叫声声。

望月轻柔地说道：“你不要叫，天下只有我最知道男人的心思，你要玩弄我，你去玩弄好了。”

她看着老大，那血从他的头上流下来，只是那么轻轻一敲，便有血流出，老大与旁边站着的几个无赖哪一个还敢再动，只得乖乖地听她摆布。

她忽地放手了，说道：“如果你们都叫自己是臭男人，叫上一夜，我便会放你们一条生路。如果你们有一个不叫了，我便杀了他！”不待得她说完，那几个无赖便绕着圈子，在地上走着，一边走一边叫：“臭男人，臭男人！臭男人！”

望月笑了，她坐在破庙的供案上，看着几个人如走马灯一般，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叫自己是臭男人，心里十分痛快，大声道：“好，叫得好！”

忽地有人叹息一声，说道：“女人如果凶恶，比起男人来更狠！”另有一个声音沙哑：“男人哪里有她那么恨毒？”

那人再说道：“如果她杀了那几个人，也比这么折磨他们好些。”

望月忽地有些紧张，她瞪眼望着破庙门外，大声叫道：“是什么人，出来！”

站出来的人有两个，是承生道长与他的师侄非人。

他们看着望月，承生道长说道：“出家人以慈悲为怀，你放他们一条生路吧？”

望月笑嘻嘻地说：“好啊，就放他们一条生路。”

她一说时，身子便飞起来，一飞至那老大的身旁，再掠至身后那几个人身后。

非人大叫：“师叔！”

他看出望月不怀好意，飞身而上，想阻止她。

承生道长一见他冲上去，也怕他出事，要知道苑九的女人，每一个人都很有本事。如是非人遇上不幸，他怎么办？

但他也晚了，待得他与非在冲到了那几个人身前，那几个人已是血溅尸横！

第十七章 第三个女人

非人看到的望月与左樱不一样，他想左樱那样的女人方才是苑九的女人样子，羞涩、美艳、又落落大方，决不像望月这般心狠手辣。可他看到了望月，才知道苑九的女人有多厉害。望月只是扬手一鞭，就把那个老大的头挑断，头一跳再跳，很可笑地跳落在地上。再回手一抽，另一个无赖的头也断了，也直挑在地。她再一抓，抓住一个无赖，那无赖大叫：“我没干坏事！”

望月比他说话更快：“你也没干好事！”

在她看来，跟着坏人做坏事，决不会是什么好人。她刚刚说完话，一鞭抽在那人的胸前，叭地炸开一条血花。那人看他自己的胸前竟是绽开了一条肉，吓得不等望月杀他，便噉地一声昏了过去。

望月不待他苏醒，使用鞭子在他的头上一绕，只抽了一下，那人也怪，只是咯咯咯地抽搐了一会儿，人便死了。

只剩下了一个人，落在望月的手中。

她抓着这个人，看着那人的眼睛。

那人吓得直吼，吼声不类人声。

望月轻柔地说：“你害怕了？你别怕，好不好？”

那人怎么能不怕，五个人眨眼间便全都死在她手下，让他怎么不怕？她轻声说道：“其实你也没什么不对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展转反侧。你求我一次，我总该给你一点儿温柔吧？”

那男人不知道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只是呆呆看她，形若木鸡。非人高喝：“那女人，快放开他！”

望月斜睨了他一眼：“嗨，又来了两个男人！”

承生道长沉声道：“你是苑九的女人？”

望月咯咯冷笑：“好啊，我就是苑九公子的女人，你们找我做什么？”

承生道长说道：“那人只是一个市井小人，还望夫人开恩，放过了他才好。”

那人忽地像是苏醒了，也大声叫道：“夫人饶命，夫人饶命！”望月笑了，笑得很是开心，也很是娇媚：“你要我饶你命，你知道我是夫人？”

那人点头，如急啄米。

望月说道：“那就错了，你既是知道我是人家的夫人，还来冒犯我，岂不是看不起我的男人？”

那人不知说什么才好。

看来她如此厉害，她的男人一定更是一个大魔头。

望月说道：“我刚想放了他，偏你两个臭道士来求情，他的命就丧在你们手里！”

咯一声，望月的手一扭，那人的头就扭得断了，只有头软软地耷下来。望月大笑，拍手道：“你们想要他活，我偏要他死，你能拿我怎么办？”

非人看她一时间连害六人，也不禁毛股悚然，他说道：“你杀人太多，不怕天谴么？”

望月咯咯而笑，说道：“我知道你来找我，决不是向我求亲的。”非人说道：“我要救我师父，你愿意不愿意帮我？”

望月故作糊涂：“你要我怎么帮你？”

非人说不出话来了，他只好回头求助师叔。承生道长说道：“我想请你去看一看，看我师兄，看他是不是中了苑九的毒了。如果是苑九害的，我们自去找苑九算账。”

望月看他们背上的长剑，那剑是窄窄的、长长的一种，就说道：“你们是武当派的人，我家公子不会害武当派的人。”

非人说道：“夫人，算我求你。你如能去看看我师父害的是哪种病，我们也会知道要不要找苑九老爷子。”

望月说道：“那好，既是武当派的事儿，我与你们去就是了。”一听得她答应要去，非人忙不迭地道谢。

望月说道：“去是去，只是我与你们在一起时，我夜里投宿在店内，有什么事儿，你们都不得吱声，只作听不见就是。这样如行，我便跟你走。不然，你就是逼我也没用。”

非人忙答应，承生道长瞥她一眼，也连声应诺。

她与两人一齐走，但在路上也是各走各的，三人间拉下一段路。看看她落得远了，非人便扯扯师叔，等她来了，再一齐走。

看看到了晚上，落了店，住了两间上房，一间是望月住，一间是承生道长与非人在

一起住。

承生道长说道：“你晚上警醒点儿，别让她跑了。”

非人说道：“她答应与我们去看师父，就是去看师父。她怎么会跑？”

承生道长打了他头一下，说道：“你知道什么？女人能信她么？”

晚上，非人睡得迷迷忽忽，忽地承生道长推了他一下，叫道：“听，听！”

他们听到了一阵阵的哭泣声。

是望月在哭，哭声很低。

他们爬起来，慢慢来到望月的窗下，听着里面的动静，只听得望月在轻轻地抽泣，她说：“我忘不了你……我实在忘不了你……”

她与谁在说话？承生道长示意一下非人，他慢慢抬起头来向窗里望。好在有大大的圆月，能一眼便看到望月在那床上依偎，只是睡得熟。她睡熟了还说什么，莫非是在梦中么？

只听得望月说：“我知道，你在梦里总来与我相会，那一次次的疯狂都让我怀念。我时常想，如果没了那疯狂，我怎么能再活下去？我无法再活，只好一死……但我一醒来，还是没有你，没有你，我只好咬我自己，你看我的胳膊，都被我咬得血淋淋的。”

在梦里，她举起臂，在月光下，就是在窗外的非人两人也看出了她的牙痕，咬得深深的牙痕。她真的在睡梦里也想着那个苑九么？难道他那空中交接的本事真令女人如醉如痴么？空中相交是仙人的快乐，其乐无穷？

非人刚想叫出声，承生道长扯了他一下，示意他说：人家在睡，你扰人家的清梦，就会得罪人。那时这丫头不高兴了，你岂不是要受大罪？

承生道长刚刚要扯非人离开，听得有人冷笑，那笑阴森森的，直响在他们两人心底：“我以为武当派是什么好人物，原来是听人家女人窗子的下三滥！”

承生大声道：“谁？”

那人高声道：“阿弥陀佛！老衲和雨，承生道长，小施主，有礼了！”

承生慢慢回头，便看到了九个和尚，他们齐齐地站在院子里。承生道长问道：“上一次我与师侄找到一个左樱姑娘，被你少林寺强行带去，这一次不知是不是还要来带女人？”

和雨笑笑，一脸歉意，说道：“承生道友，对不住了。”

非人大吼：“你们还来抢人？！”

正吵间，忽听得女人咯咯笑声：“你们这样吵，让我再怎么睡？”原来那望月早就醒了，她正悠悠地坐在窗台上，看着他们吵嘴。她说道：“夜里睡意正浓，只是不知道少林与武当一向很和睦的，这一回怎么吵起来了？”

承生道长说道：“姑娘有所不知……”

他噤声了，非人扯住了他，就是再与少林吵翻了天，也不能让她来评理啊。

望月忽地笑了，她问道：“大师父，我想你们少林寺也是来找我的？”

和雨一揖，说道：“正是。老衲奉了方丈之命，来请姑娘赴寺的。”

望月笑吟吟：“我与承生道长、这位非人小兄弟一齐去看看承道道长，不知道他犯了什么毛病。据说与我家公子有关，我不能不去。”和雨大师说道：“只是去少林寺是大事，姑娘怎么能不去？”

望月剑眉一蹙，说道：“我要是愿意去呢，我就去。我不愿意去，莫非大师人强我去少林不成？”

和雨说道：“不敢，只是请姑娘念在武林一脉上，去少林走一遭。”

望月不耐烦了，她说道：“我说不去就是不去，我跟承生道长去看他师兄，谁敢拦我？”

和雨向后一飘，一引便退，他说道：“带走她！”

非人在一旁大大生气，他气的是，少林寺名声不错，可他亲眼所见，他们做下的两

件事都是不讲道理。他们带走了左樱姑娘，还来带走这个望月。如果他与承生师叔不拦，他们岂不是要胆大妄为下去？非人一叫：“住手！”

那些和尚一见武当派的人插手，便不再动手。

望月笑吟吟：“武当派的武功本来不差，只是比起少林寺的功夫来，便有些不那么济事了，不如你们师徒在一边看着，我与他们动手，好不好？”

不等她说完，承生道长上就一肚子气，噉地一声便与和雨大师拚上了。

两人拚了掌劲。

武当派的九转旋风掌与少林寺的般若掌法没有高下之分。

望月拍手道：“果然好，果然好！武当派的功夫也不照少林差啊，怎么少林寺总想欺负武当？”

承生道长一肚子气，如果是在昨日，有人说少林想欺负武当，他还会一笑置之。可经了左樱那事，再有了今天的望月，他可是要与少林好好一拚了。

和雨大师道：“承生道友，不可动气。”

承生哪里听他，只是一味使掌，再掣出剑，一剑划去！

和雨大师回手从和尚手里掣过禅杖，风风舞起，逼向承生。别看他手里的禅杖颇重，但在他手下，舞如泼风。

望月在一旁叹道：“从来人说少林禅杖厉害，也有的人说武当剑法超群，只是不知武当剑遇上了少林杖会怎样呢？”

非人厉声喝道：“望月，你太过份了，竟挑我武当派与少林派的仇隙！”

望月呲牙一乐：“哎哟，这我可担当不起，不如你们就不打了，两下坐下来，好好商量一下，要把我一个弱女子给少林带走呢，还是去看看承道道长有什么可帮的。”

和雨大师与承生明知道她在那里挑火，但他两人正在气头上，怎么有暇来管她？

旁边一个和尚厉声喝道：“住口！”那和尚眼中喷火，对着望月一吼。

他想吓住望月，哪里知道望月是苑九的人，她生来便不怕事，你能拿她怎么样？

望月对他一笑，说道：“对了，小和尚，是不是你要与我相交？你得六十年的功力，我失了性命，是不是？”

那个和尚是个老实人，他怔一怔，说道：“不是我，不是我……”望月一把揪扯住他的衣领，问道：“不是你，是谁？是他！是他，还是他！”

几个少林和尚都是慌忙，有的摆手，有的摇头，齐说不是。

望月大笑，说道：“不是他，也不是他，那就是这个老和尚了？”她指着和雨大师，大声笑起来。

和雨大师虽说是方外之人，此时也知羞惭，他连声道：“不是不是。”

他失手一下，竟被承生道长一剑划在袖上，袍袖划开了一条长长的口子。

望月大笑，说道：“好了好了，还是武当剑强过少林禅杖，大和尚，你还是带着你的人走好了。”

和雨大师带着他的人走了，只剩下了承生道长、非人、望月。望月忽地再咯咯笑起来。

非人与承生道长已经有些怕她了，只她一时高兴，便能捉弄他们几回。

望月笑道：“老和尚想杀人，苑九公子的女人可不易杀，你说是不是？”

非人说道：“是，是。”

承生道长瞪他一眼。他们如果要救承道道，是不是也得学人家少林的办法，从望月的身上得那六十年的功力？

望月幽幽地说道：“其实想通了也没什么，只是一死，左不过一次，死在谁手里不行？”

她说话时，语气里满是忧伤，再也没了调皮与恶毒。

非人看着她，在月下她的脸有一层幽幽的光，看去分外娇美。他心道：她是一个好

女人，如果不是为了救师父，我说什么也不会同师叔带她走。我不忍心看她不愉快，如果她不认得我，在街上能不能冲我一笑。她只要冲我一笑，我就心满意足了。她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高贵女人，我与她根本不能相比，我不能图她，如果见了师父，能有其他的法儿救师父就好了，我就好好送她走，还对她致谢……

承生道长看着他，喝吼一声：“非人！”

他忙答应：“是，师叔，有什么事儿？”

承生道长看了他几眼，说道：“事关重大，不能走神。你别忘了你师父……”

师叔唉声长叹，再也不看他了。他知道，他脸红得厉害，让那个小女人偷偷窃笑了半天。

在崂山山上，那两间茅舍里，有人在说：“是不是他们来了？”“是，这一次他们带来了一个女人。”

“什么女人？”

“看来是一个不平常的女人。”

“只要是女人，对于我来说，都很平常，你说她不平常，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她的眼睛很亮，走起来很轻快。她的心情很好，一定是因为她能帮助别人，或者是能支使了别人，才会使她心情这么愉快。”看了半天，那人叹息道：“你看得很准，只是看错了一点。”“看错了什么？”

“那两个人对她并不放心，他们在盯着她，盯着她的左右，不肯放她一点儿。”

寂无声息。

他们到了草舍前。

承生道长大声叫道：“师兄，师兄！”

茅舍里应该伸出一颗虬毛须发的头来，那人很是威风，只是疯疯癫癫的。他是承道道长，武当派的掌门。

但没人，承生忽感不妙，他大喊道：“师兄，师兄！”

他叫了几声，后来的叫声便成了有气无力的呜咽。

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女人，一个是老人。

老人的胡须很白，白得发亮，世上如今只有一个人的胡须是这般亮的。他是医隐卢傻子与他的老婆快三刀。

快三刀冷冷说道：“你来做什么？”

承生道长看不上她，但看在医隐卢傻子的面子上，对她总是恭敬有加，他一揖道：“请问卢大嫂，我师兄他去了哪里？”

快三刀看看望月，再看看卢傻子，打一个哈哈，说道：“他去了哪里，我怎么会知道？”

承生道长看她白了白眼，知道她是不肯说，便再对卢傻子一揖道：“请问神医……”

卢傻子摇头：“卢傻子！”

承生道长说道：“请问傻子神医……”

卢傻子翻一翻白眼，再吐一声：“卢傻子！”

他已是不耐烦了。

承生道长好生为难。

他知道这一对儿的脾气，如果不叫他是卢傻子，他一定会对你急，你就算得罪了他。你得罪江湖人物还可，但得罪卢傻子，你会受伤不治，死在他眼前，他也不医你。

可你可不能叫他卢傻子，他自己愿意你叫，你千万不能叫。你一叫他卢傻子，快三刀肯定不愿意，她会一辈子缠你没完，她一个精明过人的女人，怎么会嫁与一个傻子？你叫她丈夫卢傻子，岂不是说她也是傻子？她快三刀一定会掣出刀来，杀了你！

第十八章 千山万水

铁子英俨然是这一条道上的领袖，他带着二十一人上山。人都脸色肃然，都知道这是一件奇事，是武林中百年难得一见的奇遇，深深庆幸自己也参与其中。

铁子英道：“各位都是江湖上的有名人物，但要到苑家祖茔，是要看看苑老爷子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我看各位还是不要起了贪心的才好。”

有人冷笑，说道：“铁老英雄，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话说？我看，还是看看苑老爷子是不是真是正人君子吧？如果他是一个好人，我们自是做得了好人，如果他不是好人，呆子傻子才做好人。”

铁子英冷哼一声，说道：“你是谁？”

那人抗声道：“我是黄河漕渡的龙十八。”

铁子英再冷哼一声，他早就知道这个龙十八，他是出了名的刺头儿，江南水运的龙头霸主，为人颇豪气，但也贪婪。龙十八见他不以为然，便大声道：“诸位，大家抗死而入，苑家祖茔里的珍宝自是不能轻易放过，是不是？”

有人急急应声，看来一听说要入苑家祖茔，第一件事自是想着苑家祖茔里的珍宝玉器、绝技典籍，很少有人想着什么武林天下，想着要揭破苑九的面目。

铁子英长叹一声，看来苑家祖茔是要遭劫，只盼着自己能救上一把才是。他回头看铁当心，铁当心的目光中也有急切，但他是替爹爹着急，如是这些人一入了苑家祖茔非抢即盗，爹爹一人怎么拦阻得过来？铁子英心内也有些凄然，但转念一想：我一个人是江湖上的正派人，那少林寺的方丈和气大师是得道高僧，自不会与他们这些鸡鸣狗盗沆瀣一气，到时定会仗义执言，我有何忧虑？但他看着铁当心的那目光是既担心又害怕。

铁当心看着着老爹那目光，忽地心头升起一阵怜惜，爹是老了，如果不是那一次苑

九出手救了一家人，如今爹也不在了，他也是一个死鬼了。这一次为救苑家祖茔，爹会豁出去，他铁当心也会豁出去。只是看来这些人都是受过苑九老爷子的恩惠的，像那个慕容青公子，一听说能有机会入得苑家祖茔，再也不是那文质彬彬的样儿了，他大声说要进得去，怂恿所有人进苑家祖茔，他会有什么好心？乘着少林寺方丈和气大师的话头，他一鼓而入，要的自然不是弄清苑老爷子是不是真的救过人，是不是真的滥杀无辜.....

铁当心暗下决心，到了苑家祖茔内，如是有人想乘机劫财，他一定把那人打成肉酱！

苑家祖茔的侧面是千万块巨石，那些巨石都有些怪异，全都是像放在笼屉里的馒头，一个个摆得整整齐齐，只是远远看去，大小不均就是了。这些馒头大的似山，小的似筐，丛丛总总，看去无边。

铁子英道：“这些巨石好生怕人。”

说完，他身子一纵，便飞上了一块巨石。

随着他身后，铁当心也勉力一提，身子一带，飞上了巨石。只是到了巨石上，脚下踩着那青苔，一滑几乎跌倒，被铁子英一扯扯住。那后面的龙十八一见，微微一笑，身子一带，也轻轻纵上了巨石。这一块巨石却选得好，原来铁子英在下面早就看得明白，这一块巨石不大不小，正有丈余高，上面的青苔也少，足以立人。

但他与铁当心、龙十八三人站在那里，便站得满满，再也站不下人了。

后面的人一见，哪甘示弱，再看着旁边有一块大石，其形也与铁子英站立的大石几近，便嘿地一声，提气高纵，跳至那大石上。

那人是黑道梟雄段自立。他一到了那块大石上，身子便沉，直落下来。脚一踩到了那石面，心一实，便欲停住。哪料得那巨石委实很滑，上面长满了青苔，又有湿气，怎么能站得实？脚下一滑，便直掉下去。

人影儿不见，让在场的江湖人笑他不已。

只见那人再纵身提气，却由原来石下跳上，此次身体也立得稳了，叫道：“笑什么？还不过来！”

铁子英一叹，江湖风气如此，都是一些良莠不齐的人物，如是让他们进得那苑家祖茔，怎么了得？

后面的人见他丢脸，也怕自己现丑，便慢慢拣个小些的、近些的石块去跃，到了所有的二十一人，都跃上了石块，铁子英方才一叹。

龙十八傲慢极了，他昂头问道：“铁老英雄，不知道所叹何事？”

铁子英叹道：“我想说的是，这里的巨石足有成千上万块，要进得苑家祖茔，并非易事。我刚才看了诸位纵跃功夫，有的也实在有限，想进得苑家祖茔，那是太难了。”

人有的低下了头，本来一哄而起，想跟着去拣一点儿便宜，可人家一出手，你便不及了，这便宜怎么去拣？想到此处，便有人心灰意冷。

铁子英说道：“龙老大，不知道你意下如何？”

龙十八哈哈一笑，说道：“有的人也备了东西，要进得苑家祖茔，岂能轻易得进？”

当下便有人拿出那铁抓钩来，抓钩的尽头系一条长长的绳子，向上一丢，抓住那巨石的棱角，便可爬上去。可惜那巨石都是馒头一般，很少有可抓之处。便丢上去，一抓便滑，滑下来再丢上去。

铁子英回头看看，心里不耐，说道：“似这般，几时可能进得祖茔？”

龙十八沉吟道：“我们共有二十二人，不如能走的先走，后者追来，可好？”

铁子英大声道：“好了，我们先进去，你等后赶上来好了。”那些在巨石下的人恨不能骂他八辈祖宗，但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巨石上纵跳，向前走了。

走了铁子英十一个人，剩下的都是二流角色，他们索性坐在巨石下歇息。

一人说：“他们这下子可好了，赶上进了苑家祖茔，说不定所有的金银珠宝都入了他们的腰包。”

另一人道：“我们赶快，能进得去，也赶得上拣一点儿东西。”十个人恍惚间似看到铁子英与那两路人会合，到了苑家祖茔。一人恨恨地大骂：“铁子英什么东西！他敢丢下老子不管！”

“那个少林方丈也不是什么好物，他要在前面走，要我们走这石山，谁走得进去？！”

“不如跟着慕容公子，这些人里，只有慕容公子还算是个好人！”他说慕容青是好人，他自己也不相信，只是他觉得似乎是跟着慕容青会更好些，说不定会先到了那苑家祖茔。

正说时，忽听得有人叫道：“你们想进苑家祖茔做什么？”

人都一愣，听得出声音是从馒头巨石上传来的，抬头一看，在巨石上坐着一个人，他的脸面蒙着纱，头上罩着布，看不清是什么人。几人一齐吼道：“你是谁？”

那人悠然道：“看坟人。”

看坟人？几人面面相觑，几曾听说过苑家祖茔有看坟人？

一人喝道：“既是苑家祖茔的看坟人，你必是知道苑家祖茔的入口了？”

那人一笑，说：“当然。”

众人一阵喝彩。

如果有人指路，他们必会进得苑家祖茔。

那人说道：“你们想进苑家祖茔做什么？”

一人大笑，笑他呆傻：“苑家祖茔有什么？我们进那里去，自是找宝！”

那人微微冷笑：“找宝？那里有什么宝物，要你们去找？”

人听他说话，似是十分悠闲，不由着急，大叫道：“快带我们去苑家祖茔！晚去了，被那两伙人占了先，哪里有什么好？”

再有人叫：“不是两伙，而是三伙！”

那人气哼一声道：“急什么，早去早死，晚去晚死。”

有人喝道：“胡说，我们进苑家祖茔，怎么会死？”

那人说道：“我是最早进苑家祖茔的，你们看一看！”

众人看他坐在那巨石上，像是轻若无物，若一片漂叶，在上面浮着。知道他的功夫诡异，绝是一流。只见他挽起袖子，让人看他的手臂。

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手臂，任是这些人都是刀头舔血，再是胆大，也不由得惊叫一声。

他的手臂太吓人了，那不是人的手臂，只是虬筋暴突，结成一块块的大疙瘩。无肉的手臂只有突出的虬筋，在那些如古树盘绕的虬筋中暴出一块块肉结。

看这支手臂，人都欲呕。

鬼一般的手臂，只有在传说的鬼域里才会有这种手！被鬼用阎罗殿里的刀锯割过的手！

那人不人、鬼不鬼的家伙说道：“你们想进苑家祖茔，是不是？”众人不知他说此话意，但人心自贪，他们想进去，而且有些迫不及待，要知道铁子英他们一伙、慕容青他们一伙、还有少林方丈和气大师带一伙人，都差不多走在他们前面。就是苑家祖茔里有千车万斛珍宝，他们去晚了，还不是两手空空？

那人身子一掠，便从空中到了馒头石下，扯起一人，说道：“我带你们去！”

那人怕他，看他脸面看不到，但那一双手臂就叫人胆战心惊，忙闭上眼不看他。

那人上了巨石，似乎带着一人进入苑家祖茔也不费力，他说道：“你愿意不愿意去苑家祖茔？”

那人虽说是仍闭着眼，但口里却忙答道：“愿意，愿意！”

那人狞笑，说道：“你愿意还不看我一眼？”

那人听他说话，知自己在他手里，是砧上肉，不敢不看他，就张开眼，看他脸面。

那人道：“看我的手！”

天哪，怎么看他的手，他的手不是人手，看去让人胆战心惊，怎么能看？但那人说

话阴森恐怖，不由得从不。

那人说道：“我的手好看不好看？”

这人心道：就是这种鬼样子，别说是人，就是来了鬼，也会被你吓死。但他不敢说不好看，便道：“好看，好看！”

咔一声，那人一出手，捏住了他的喉核，叫道：“你骗我，你骗我！”

众人惊叫，只是一瞬间，那人的喉核便被捏碎，眼见得是不活了。

众人在下面吓得胆战，哪里还有一个人敢再出声？

只听得那人扑通扔下尸体，说道：“这人这么不济事儿，能不能有一个能行一点儿
的来，我带他去！”

十人中转眼便死一人，人人兔死狐悲。

那人倏忽往还，再抓住一人，飞上巨石。

那人吓得直叫饶命，但这魔鬼不理，只是扯住了他，吓得他身子都抖，只怕那一捏。

那人再问道：“你看我的手好看不好看？”

那人哪里敢再说他的手臂好看，只是叫道：“不好看，不好看！”这魔鬼叹息道：“不
好看，我天天看它，想丢都丢不掉，你怎么说它不好看？”

那人不敢再吐声，咕哝几声说不出话来。

这魔鬼更怒，叫道：“我杀了你，看你说话不说！”

他两指卡入那人喉间，只是一挑，便把那一根喉管挑出。

下面的人再也看不惯，叫道：“你转眼间连害两命，我杀了你！”两人吼叫，使用暗
器射去！

人只有几丈，又不便动弹，几枚暗器都射在他身上，听得噗噗有声。

这人吼道：“我射中他了，我射中他了！”

真是射中了，但那魔鬼不倒，只是怒目圆睁，看他道：“射中又怎么样？”

暗器是有毒的，待得过了一会儿，那魔鬼仍是站在那里，怒目而视。这人也知道不好，转身要向后躲，可惜他忘了无处可逃，一转身便正撞上那块巨石，鼻子流血，眼也花了。

那魔鬼道：“这些破烂玩艺儿拿来对付我？”

他从身上扯出那暗器，原来是两枚飞刀。他狞笑道：“这种下三滥的玩艺儿也拿来，上得苑家祖茔么？”

他再一掷，那人正后背对他，一心想从那巨石后逃走，怎料得他出手？只听得破风嘶嘶，那一枚飞刀直刺入他的后颈，噗一声响，透颈而入，竟再从前头透出！那人眼见得不活了。

这时，想入苑家祖茔的人后悔了，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发财，只会丢了命。

他们想逃。

但那人笑了，狞笑阵阵，在巨石来回盘旋，他飞来飞去，喊道：“想入苑家祖茔的，别走！”

两人想回头，一剑一刀直对着魔鬼！他手只一分，那刀砍在剑客的头上，剑刺在刀客的胸前！

一声怒吼，倒毙两人！

再扑上去，抓住两人的头，恶狠狠道：“想要珍宝，还是要秘籍？”

那两人忙说道：“不要，什么都不要了！”

魔鬼放声大笑：“好笑，好笑，既是什么都不要，你来到这里做什么，莫非是寻死么？”

咔地一声，两人的头相撞，竟是撞出一个大响来。

眼见得血从七窍流出，人再也不活了。

只剩下三个人，想逃不能逃，想躲无处躲，只好硬着头皮，回头与他动手。

一个使鞭，一个使勾子，一个使锥。

那人大笑：“都是奇门兵刃，只是拿在你们手里，玩物一般！”他劈手夺过那使鞭人的鞭，叭地抽在他的脸上，叫道：“看怎么使鞭！”

一鞭抽开了那人的脸，血绽成花！那人的脸再也不会是一张了，只是两片。

那个使勾子的人看他身子来得近，知道是机会，一勾子便抓他天灵盖！

他劈手再去夺。本来夺不到的，手不到位置，偏偏他出手，手就到地方了，一夺抓在手里，叫道：“劈在这里，岂不正好？”

一勾子抓在那人的肩头！这一勾子劈得太狠，透肩而入，抓在他胸内。人再怎么活，只是双手抱着勾子，像抱着情人，不舍地躺下。另一个看呆了，只剩下他自己，他看看那魔鬼，再看看一地血腥，他吼道：“别过来，别过来！”

他回头一锥，噗地刺入了自己的体内。

他斜斜倒下，道：“我不用你杀我！”

一地血腥，那个魔鬼看着地上的死尸，他站在巨石上，吐了一口气，说道：“只死了十个人，都是些小人物！”

他一纵一跳，瞬眼无踪。

铁子英带着铁当心等十一人，纵跳而行，看在眼里的千百石头，再也不是石块，恍惚如海，再怎么走，也走不出去。

铁子英道：“歇歇再行。”

众人也都是累了，便都在一块巨石上歇息，远远听得有人惨声而叫。

铁子英道：“莫不是他们出了事儿？”

铁当心说道：“爹爹，我回去看看。”

铁子英再听，又无叫声，只是呼呼风响。他说道：“就是真的有人死了，我们也顾不上他了，只能再向前走。”

众人无心歇息，便再向前行。

看看到了前面，真是没了馒头巨石，只有一条溪水，沿着溪水，便是一道悬崖。

那悬崖上写着血红的三个字：断命崖。

铁子英说道：“不知道是如何断命的，我上！”

旁边有一人，厉声喝道：“不劳铁老英雄去，我去！”

那是一个剽悍汉子，他是龙十八的副手，身子一纵，便飞至那悬崖下。他的身手很是敏捷，只是一会儿，便爬上了那悬崖。

在那悬崖中间，有一道裂缝。那人爬到了裂缝，忽地叫道：“好！”身子一斜，便飘然而下。众人在下面喊道：“小心，小心！”

可惜他自己不小心，一头栽下来，正是头冲着那巨石，叭地一声便跌碎了头。

第十九章 快三刀

望月笑咪咪，对着快三刀说道：“大嫂，你知道他是你丈夫么？”快三刀眼一翻，说道：“我怎么不知道他是我丈夫？”

望月再是抿嘴一乐：“他是你丈夫，我想知道的是，你平时叫他什么？”

快三刀心里也诧异，看来这女孩子有些本事，但就是她知道了自己叫卢傻子什么，又能怎么样？她得意地说道：“我平时叫他是该死的……倒大霉的，瘟大灾的，你怎么叫他？”

望月看看承生道长，再看看非人。那承生道长看她，竟是摇头。非人看她，脸红得低下头去。

望月说道：“那我就叫了，我要是叫对了，你肯不肯告诉我们承道道长的去向？”

那快三刀说道：“好啊，只要你叫得我听了顺心，我便告诉你。”望月回头，抿一抿

她的鬓发，叫道：“不该死的！不倒霉的！不遭灾的！”

叫完了，望月自己也不觉好笑，弯下腰去，哈哈大笑起来。

那个快三刀先是脸上一脸惊愕，就是也弯下了腰，她也在笑，笑得比望月还狂，比她更泼辣。

待得两人笑完了，望月一揖道：“多谢大嫂！”

快三刀愕然：“谢我什么？”

望月笑说道：“我叫完了，你得告诉我承道道长的下落，我怎么能不谢你？”

快三刀虽是面恶，但她心直，说道：“好，算你叫得好，我告诉你，你过来！”

望月扭着身子过去，那快三刀在她的耳旁嘀咕了一阵，笑说道：“你去吧，找他好了。”

望月的脸色一变，她对着快三刀说道：“多谢了。”

回头就走。

两人跟着，一直走下了崂山，也不曾听得望月有一句话。非人急不过，问道：“夫人，她告诉你什么？”

望月说道：“承道道长去了一个地方，我们不方便去。”

承生道长大声道：“有什么地方我们不能去的？莫非是你苑家祖莹的无花谷么？”

望月低下了头，说道：“正是。”

哪里能猜得到真的是无花谷？

承生道长想着要望月跟着他们走，但他是正派名门，也算是江湖上有名人物，怎么开这个口？

望月说道：“我想去少林，去探一探我的姐妹们是不是真的有几个人在少林，如果是，我要救她们。”

要知道，苑家的百人侍妾是天下武林人争夺的宝物，如果少林寺真心想得她们，她

们的性命便很危险。

非人一见她要去少林，不由得焦急，叫道：“你别去少林，要去了少林，你也……”

他实在不忍心说出来，少林寺的和尚如今都是花心和尚，他们更狠，想要那个钟思凡做天下第一人，去斗苑九，这是疯子的主意。

非人道：“少林寺的和尚都……都……”

望月道：“你说呀，莫非你的舌头被人割了？”

非人说道：“少林寺的和尚都出来了，达摩堂的几位高僧到处找苑九的女人，如果给他们找到了，就带回少林寺去。你要去了，有性命之忧。”

望月一笑，说道：“我们姐妹情如手足，我不去救她们，她们怎么能脱险？”

承生道长说道：“我要是你，我就不去。你这一去，如羊入虎口，哪里有再活的理？”

望月笑笑，说道：“我的姐妹金丝也被他们带去少林，我得去一趟，救她们。”

非人见说不动她，便说道：“我……我……”

望月要走开了，忽地回过头来，望着承生道长，说道：“承生道长，我知道你们武当派也想要我们这些女人，如果你要杀我，我不会动手的。”

承生道长的脸上满是凄伤，他说道：“我不会杀你，你走好了，只是珍重。”

望月走了，非人看着师叔笑，他笑得很开心。承生看他，心里一松，笑喝道：“小子，笑什么？”

非人道：“我们要救师父，得想办法，不用找苑九的女人，我们一定会有法儿救师父的，你说是不是？”

承生大笑，说道：“好，好，我们去找你师父！”

快三刀看着卢傻子，卢傻子也看着快三刀，两人面面相觑。忽地跳起来，叫道：“快，快！”

揭开盖板，就从下面弄上来一个人，那人正是怒目圆睁的承道道长。

卢傻子大声道：“你瞪眼干什么？你的师弟与徒弟是傻瓜，干我什么事？”

快三刀大笑，说道：“你快告诉我，你在苑家祖茔见到了什么？我便放了你。”

承道道长的嘴嘟哝着什么，那快三刀说道：“他说了，他说了，让他说。”

揭下了他嘴上的包布，承道道长透出一口长气，大声道：“我什么也没见到。”

卢傻子坐在承道道长的对面地上，他盘腿大坐，问道：“你说，卢傻子傻不傻？”

承道道长怕他两人再来折磨自己，便答道：“卢傻子不傻。”卢傻子大笑，说道：“你吃了卢傻子的、药，病好了没好？”承道道长说道：“好了。”

快三刀冷笑：“他是挨了我的几刀，才好的，怎么会是吃你的药好的？”

卢傻子问道：“你说你发现了武林的大秘密，你发现了什么？谁的宝藏？还是哪一本秘籍？”

承道道长的脸忽地沉下来了，他冷冷道：“我发现了什么，你不必知道。”

快三刀拿出一片小小的刀儿来，她笑眯眯道：“承道道长，饶是你武功高强，你也强不过我的这一片小刀。你知道我的刀多少刀能割死一个人？”

承道道长沉声说：“我不怕死，你就是杀死我，我也不会说。”快三刀厉声道：“你告诉我，不然我用三百零九刀，让你刀刀掉肉，让你临死没一点儿肉，还心扑扑跳，你信不信？”

承道道长不理他，说道：“我只是胡说！”

卢傻子揪扯住他的衣领，叫道：“你当我卢傻子傻？你一个堂堂的武当派的掌门，看到那事便疯了，你看人便说，你见到了武林大秘辛！你说，你看到了什么？”

承道道长的眼神恍然了，他说道：“我什么都没看到。”

快三刀大声道：“像他这种人，你不杀死他，他怎么会说话？看我的！”

卢傻子扯住了她，对承道道长说道：“你不要被她用刀割了，她会只剩下你那一串玩艺儿是好的，别的一切玩艺都没了，流尽了血，你也死不了。”

承道道长不理他。快三刀说道：“你是武当掌门，救了你的命，你告诉我们秘密，谁也不欠谁的。你说不说？”

承道道长说道：“你给我下了毒，让我武功尽失，我不会告诉你什么的。”

那快三刀说道：“好啊，我给你几刀，看你说不说？”

卢傻子坐在承道道长的对面，神色很焦急：“你怕不怕她手里的小刀？我都怕，你不能不怕啊？”

承道道长不理他，只是闭眼养神。

卢傻子说道：“老婆，你别杀了他，我再劝他，好不好？”

快三刀拿起刀来，用手指甲一挡那刀尖，唰地斩落下一片手指甲，她惊叫起来：“哎呀，十指连心啊，我疼，我疼，老公，你给我吹一吹，好不好？”

卢傻子呆呆看她，忽地说道：“你要我吹，我不给你吹，你是自己割的，我怎么会给你吹？”

快三刀扭着屁股，到了承道道长眼前，说道：“老道，我要不嫁与你算了，你看他是一个傻子，我与他在一起，没什么乐趣儿。”

卢傻子忽地打起那承道道长的嘴巴，叫道：“你要找我的老婆，我杀了你，我杀了你！”

叭叭几声脆响，再看承道道长的脸，就好看了，肿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他咬紧了牙关，不再吱声。

承道道长闭着眼，一由他们耍弄。

卢傻子忽地哭了，他叫道：“别打他啊，他是武当派的掌门，你惹不起他的。”

快三刀有些怒气，说道：“他偏偏不给你老婆脸面，我杀了他也不解恨！”

她再拿出那一把小小的刀来，对着承道道长说道：“我猜你看到的，是与那无花谷里的苑九有关，你说不说？”

事关苑九，自是大事。但承道道长看着他，目光有一些漠然，像是不认得卢傻子与快三刀。

快三刀说道：“我再告诉你，你要不说，我要用刀了！”

承道道长当然知道那刀落在背上的滋味儿，但他咬牙不讲。快三刀知道他不惧，便刀一落，血光溅！

那刀在他的背上一咬，咬出一片血光来！

承道道长再是刚强，也不禁大叫一声。

快三刀得意道：“别叫，别叫，你还是学那个阴阳鬼，他死时叫也叫得喉咙哑了，那是何苦？不如我割你一刀，你只是哼一声。我便知道你疼了，你说好不好？”

快三刀的小刀快，便血在那肉落后才现，但血光一闪，便流得滴滴更浓，快三刀说道：“我要你刀刀见血，只是你不能哼，像我对你不好似的。”

她落下一刀，承道道长的背便一紧，哆嗦一下。

快三刀笑说：“承道道长，你的背能经我几十刀，可你人就死了，只有一死，你看这肉……”

快三刀扯起一条肉，她的刀法竟是高妙，能在人背上削下一条长长的肉，扯着那一条肉，拿与承道道长看。

承道道长大骂：“恶泼妇，看我不杀了你！”

快三刀大声道：“你怎么能杀死我啊？你再一见了我，那些没被我剔净的肉都吓得哆嗦，你怎么能杀我？”

承道道长只觉得他的血要流尽，只是瞪圆了双眼看她，恶声道：“恶泼妇，我恨不能剥了你的皮，抽你的筋！”

快三刀看看卢傻子，说道：“你看他会不会死？”

卢傻子慢吞吞道：“你要能把他的肉削净，我就能让他生出肉来，我用我的药能让

他再生一些肉，那肉还白白胖胖的，不跟原来的肉一样，只是肉是软的，他会像一个软骨筋一样，再也不能拿剑了。就是拿一双筷子来，也是流汗。”

快三刀一听得卢傻子说，心里恨恨道：“好，我便抽尽了他的肉，让他再不说出那无花谷的秘密，如果他说出来，我就放了他。”

卢傻子大笑，说道：“我还不知道你，就是他告诉了你，你也不会放过他的。”

快三刀虽说是满面恶相，但还装作懂风情，对他嫣然一笑，说道：“好啊，你就放过他好了，我也不拿刀来削他，好不好？”

两个看看承道道长昏迷了，大是没趣儿，便坐下来商量。

快三刀道：“他一定是去了无花谷，进了苑家祖茔，不然还有世上的什么大秘密能让他看到？”

卢傻子说道：“莫非他真的是去了无花谷，我看也未必。能入无花谷的人，肯定是一死。他没死，且身上无伤，看上去只是疯狂了，他怎么会去过无花谷？”

快三刀说道：“亏你是一个医生，你是一个医生也是有些笨，他去过无花谷，知道了那苑九的大秘密，才疯了的。谁知道武当派的掌门人会疯？他们来救他，都想知道那苑家祖茔的秘密，我看只有他才知道。”

卢傻子说道：“听说有许多人进去了，他们去寻找苑家祖茔的宝物了。”

快三刀冷冷一笑，说道：“我看他们都像是一群死人……”

卢傻子装傻：“他们都活蹦乱跳的，怎么会是死人？”

快三刀拍手道：“他们怎么不是死人？他们都得死在苑家祖茔，苑家祖茔要是好进的，当年岂不是有百八十人进去了？”

卢傻子忽地说道：“我想起了一个主意，我们带着他，去苑家祖茔！”

快三刀道：“不行，他到了那苑家祖茔，说我们夫妻对他不好，你拿刀削他，我们怎么办？”

快三刀大声道：“你是个笨人，怎么不能给他用药，让他说不出话来，让他只知道有事，但说不出来。我们带着他，看他到了苑家祖茔的神态，便知道他是不是进去过。”

卢傻子大声道：“好，我们就带他去苑家祖茔！”

卢傻子拿出一只药壶来，煮了一些药，拿来给承道道长喝。

承道道长此时刚才从昏厥中醒来，不愿意喝他的药。

卢傻子说道：“承道道长，你的身体可是亏大了，她把你的肉都削没了，我要不给你喝一点儿药，你只会一死……”

承道道长怒喝道：“我死不死，与你何干！？”

那卢傻子咧开了嘴：“你死了，与我是无干哪，但与我老婆有干，便也算是与我有干了。你说对不对？”

承道道长闭上眼，再不理他。

卢傻子说道：“说我是傻子，你比我还傻。你看到了什么，告诉他就是。你疯疯狂狂，还不敢让武当派的人知道……”

承道道长一叹道：“要叫武当派的人知道了，你们两个便去害武当了。”

快三刀拍手道：“看哪，看人家承道道长，真个是高风亮节，对武当派的大事，情愿一手担承，我要是有个这样的男人有多好？”

快三刀一句话，惹来卢傻子的怒吼：“你有男人的，你知道不知道？”

他拿起那药壶来，对着快三刀吼。

快三刀笑咪咪，说道：“好，好，你是我男人，是不是？”

卢傻子似有些疯癫，他说道：“我不是你男人，谁是你男人？”快三刀说道：“好，你是我男人，你就得听我的。”

卢傻子说道：“别说了，只是救了承道道长，再说别的，我会听你。”

他拿起壶来，给承道道长灌药，承道道长本来不想喝他的药，但卢傻子低声道：“你

得吃药，你去一次苑家祖茔，你到了那里，会见到一群人，他们都是去发财的，你愿意不愿意去发财？”

承道道长一抬头，他的眼里满是惊讶：“你说的，苑家祖茔有许多的人？”

卢傻子大笑：“当然有许多，我告诉你，有少林的和气大师，有江南的慕容青公子，有夤缘最好的铁子英铁大侠，有黄河水路的龙十八，还有一些人，都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人物，我们带你去，说不定会遇上你的故人呢。”

承道道长的眼里有一滴泪，他的泪水盘桓在眼圈不去。

快三刀说道：“好了，好了，你再弄得道长伤心，背上的伤也会坏的。”

她笑吟吟说道：“我们一齐去，看到了你熟悉的地方，你说不定会记起来什么的。”

卢傻子一说完，承道道长便说道：“拿药来，我喝，我喝！”

他仰头一灌，把半罐子药全都灌入嘴里。

卢傻子拿出了药，给承道道长喝，喝过了，再扶着他走出门去，他们走在树林里，一直向前走。

第二十章 风流少年

少林寺不是要钟思凡只奸那九个女人便罢休了的，他们要造就一代神人，属意钟思凡。

这一日，来了两个少林高僧，带钟思凡出殿，来到回廊，走来绕去，到了一间废弃不用的神殿。

神殿内已有两位更高寿的少林僧，一个细细如条，一个矮矮如钟。他两人端坐在神殿蒲团上，眉也不抬。

待得两位和字辈少林僧带着钟思凡到了神殿内，一揖道：“师叔在上，钟施主带来了。”

钟思凡看他两人，心内惊讶，原来他两人虽说是其貌不扬，可是少林寺硕果仅存的先辈。

两人一个叫无果，一个叫无形。

应是那细细的叫无果，胖胖的叫无形，可恰恰相反，那细细的叫无形，胖胖的反叫无果。

无果大师道：“钟施主，我想问你，如果你成了天下第一人，不知你要做什么？”

“救人拯世。”

无形大师头也不曾抬：“你怎么救人拯世？”

钟思凡大声道：“凡有所溺，皆救援其自水火中；凡有背世者，皆可杀之。见义勇为，见利不取，仁者之行。立事信，守诺言，君子之美。”

无形大师看看他，忽地说道：“钟施主，你如是奸了苑九的九个女人，此生便犯了奸淫大罪，再怎么洗你罪衍？”

钟思凡忽地想到了左樱，这几日与左樱一同到了少林，且有那几番谈话，左樱在他眼里，不光是女人，也不光是想像中的苑九的女人，而是活色生香的美人，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美女，要他去淫人美色，怕他难做。

无果看他犹豫，心里知他是好人，便一叹道：“当年佛祖肉身成圣，也曾风流一时，佛祖肉身，是王子，自是风流倜傥，不类常人。小施主何必在意细节？”

钟思凡心内嘀咕：你不在意细节，你怎么不做？少林寺不在意细节，怎么不拿你寺内的和尚去奸人家美色？偏偏这种事，要我来做？如果我做了，天下的恶事岂不是又集我一身？

无形大师说道：“佛经说，观自在者，自有形，有体，有色，有心。方才称自在。

但得一体载之，何必形，何必果？施主明白这佛经的大意么？”

钟思凡是有慧根的人，听得大师讲说，心内豁然：我在劫中，我不入劫，谁来入劫？要我入劫，便不讲求修身，不讲求来世，只求一劫而已。

钟思凡说道：“大师所言，我皆记在心。只是我做下那种事，也只有一条路。如苑九是一个恶人，我出去与他一斗，虽是一死，也无憾意。若苑九不是恶人，我出去后，必是会悔。那时但愿少林给我一条路，允我皈依佛祖座下，守青灯百年。”

无形大师诵一声佛号，说道：“施主好心，我答应了。如是施主真的不必与苑九相争，天下自是没劫难了。但依老僧看来，这劫数是有的，不必推托了。”

钟思凡心道：看他模样，真是高深，也许少林能预知武林未来，也未可知。少林寺能出此大计，看来苑九是难对付，只是要我对付苑九，岂不是笑话？

钟思凡说道：“大任托与我，小子愧领了。只是我心内无数，我本事有限，怎么能对付得了苑九？要是对付不了苑九，岂不误了大事？”

无形大师说道：“少林寺僧都下山去，也为赴难。到时当不是你一个人与苑九相争。我夜观天象，看得出武林劫难已至，只怕天下不宁了。”

钟思凡看着两位少林高僧，心内惊惧，想着武林劫难，会有几许规模？无形大师道：“钟思凡，少林寺大事，全托在你身，不可松懈。”

钟思凡应是，便出了殿。

两位少林高僧不再说话，只是把钟思凡带入另一座殿内，看这一座殿，却是新修的，小小的楼阁，一角飞檐，八角窗口，煞是威风。门前有匾，上书三个大字：皆自在。钟思凡看着两位高僧，问道：“不知道这殿名是什么意思？”

那和神大师笑笑，说道：“我少林寺为这一次劫难，抢修此殿。这是自在殿，是施主所在的地方。”

钟思凡恍然，原来他少林怕奸淫害人，神佛震怒，竟在少林修下一殿，专要他用？

钟思凡的心内也不知是什么滋味儿，只是瞪眼看着和神大师。大师道：“神佛殿堂，清静之地，不能犯科。我等出家人，还是修一明所为好。”

钟思凡说道：“这块地方不清净，修了它，就可以作恶了么？”和神大师说道：“如是此事做得错了，在这一殿内，我少林怕不有十几位高僧与施主一同坐化，那时就会净我佛祖圣地了。”

钟思凡虽说是早就知道了少林寺的心思，但听说要他与几位甚至十几位少林高僧一起在这里坐化，他就心内不是滋味儿，心道：原来我要死在这里，我答应他少林，要救武林劫难，只是我一时血勇，哪里想得到会死在这里？如果那个苑九不是一个坏人，我岂不是只有一死？我奸他九个女人，也算是天下大恶了。只是我得了他那五百多年的功力，又有什么用处？但我不做，看来也逃不出少林。只好答应他们了，到时再说。想想自己是名门正派的弟子，又想到了父亲，想到了父亲既是荣光又是心痛的模样，不由得心里悲伤上来，泪水便止抑不住。

和神大师说道：“如此，请钟施主坐浴。”

钟思凡坐在那一个簇新的木桶里，桶里漂着槐花，漂出一股清新的香气。他想到：这是待我如上宾了。只是不知后来我的命如何？如果苑九是坏人，我会死在他手下。如果苑九不是坏人，我只能自杀，随这些和尚一齐死，让苑九看着我死。那样也算不错了。想到此处，竟也心内爽然若失，有些不知所以。要知道他一向是重名节，守规矩的名门子弟，他父亲钟非禹又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他便十分在意名节。此时想来想去，都是父亲在他死后的悲伤与自豪，心内的痛苦便少了许多。

两个小和尚只有十几岁，一个个眉目清秀，侍候他洗浴完了，给他擦净身子，再请他躺在那榻上。钟思凡看着藻井，心内道：要来的，就要它来好了，时辰一久，自是勇气全消，再与那苑九的女人相交，他怎么能够？忽地他坐起来，说道：“好了，让她们来好了。”竟是月明静宵，无人时辰。

听得衣裳轻响，便闻到了一股香气。

苑九的女人的香气。

他看到了一个美女，一个美艳娇小的女人。

她的脸像是一个娃娃，身材却是玲珑，她蹙着眉头，看着钟思凡，说道：“你是少林寺的恩人？为什么要我做那种事？”

钟思凡想着，凡是来这里的苑九的侍妾，都会大叫大嚷，骂他是牲畜，但没想到会有一个女女人轻声细语地问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钟思凡一愣，说道：“也许是为了别人。”

那女人一笑，说道：“我们有九个姐妹，都被用药制住，专供你享用了。从前听人说，历代的苑九公子都曾遇过风险，但没有一个人能拿住苑九公子的九位侍妾，你想做什么？”

钟思凡不想与她细说，他忽地跳起来，扑向那个小女人！

小女人虽说是使不出功夫，但她一躲，身子极灵，叫道：“慢！”她有何话说，要他慢一下，是想她死得晚一点儿，还是想说服他？那娇小的美女细声说道：“我叫金丝，我的姐姐有一个叫左樱的，她要我告诉你一句话。”

钟思凡一听说左樱，便住手了，他停在地上，问道：“你姐姐要你告诉我什么？”

金丝说道：“她说过，如果你能先让她来侍候你，我们姐妹九个会好好寻死，侍候公子一回，也算是能体味一回温柔滋味。但如果公子不愿，我们宁死不从。”

钟思凡心道：又是左樱，她总是出些稀奇古怪的主意来，不知道她此回是怎么一个心思？

他叫道：“来人哪！”

本来那大殿是从外反锁，那两个小小和尚奉命远远听声，如有叫声，方可来应命。他们虽是无知，但也纳闷，怎么只这么一会儿就完事了？

两个到了殿前，叫道：“钟公子，要我进来么？”

钟思凡笑道：“进来好了，带她回去，再带那个左樱来见我。”钟思凡所料不错，左樱不曾来，那个和风大师来了。

他对着钟思凡一揖，说道：“有劳钟施主了，老衲有礼了！”钟思凡大声道：“我要先与那个左樱相交，这件事还望大师成全！”和风大师一想，九个女人都得死在他手上，先与哪一个相交有何干系？只是不知他心思，为何要先与那左樱相交？

钟思凡说道：“我与她.....我与她.....”

和风再是迟钝，也明白钟思凡对那左樱美人有些心意了，他心道：他要媾苑九的九个女人，竟是先叫左樱，看来几日的行走坐卧，使他对左樱有些好感。只是他能对那左樱下手么？依和风大师的心意，钟思凡要女人，应是先要他不熟的，再最后者才是左樱，怎么能先叫左樱？和风大师不懂得男人的心思，也许钟思凡是想先叫左樱，有了左樱后再有其他女人，方才能免去羞涩吧？

左樱来了，她的脸绯红，她不知道钟思凡想什么。

钟思凡说道：“我求过和风大师，只是一件事，就是我每一夜与你们一个女人在一起，你.....”

左樱恨毒地看他，大声道：“好啊，你想杀我们姐妹，便杀好了，你再去害苑九公子，你不是人，你不是人！”

钟思凡大声道：“你的苑九就那么好？我不信！”

左樱冷哼一声，说道：“你当然不信，你怎么会相信？要是你信，你再也不能欺负我们了，你怎么能一下子欺负九个苑九公子的女人？”

钟思凡一脸羞愧，他知道他不愿意做，但有少林寺的高僧支持他，他怎么能不做？

钟思凡说道：“江湖险恶，我听你说苑九公子的事，我有许多疑惑，不知道夫人能不能告诉我？”

左樱愣一愣，她不知道钟思凡虽说是钟非禹的儿子，但他心细，绝非钟非禹能比。他听过左樱的话，总是有许多的疑虑，说不出来。他会问些什么？

左樱轻声道：“何必再问？你要害我们，自是害我们好了。”钟思凡问道：“左夫人，你跟着苑九老爷子在江湖上走动，有没有一次有人会危及你的性命？”

左樱冷笑：“你以为有谁敢么？只要我们跟着公子，必是会一路顺风，除非哪一个人不要命，他才敢动手。”

钟思凡笑了：“这么说，没有人敢对你们不敬？”

左樱一笑，所有的江湖人，只要见了苑老爷子，总是毕恭毕敬的，哪一个敢对苑九老爷子不敬？

钟思凡再问：“你们与苑九老爷子相交，是在任何地方都可，还是在苑九老爷子的家里？做那种事时，是在黑夜，还是不分白天黑夜？”

左樱忽地声音高起来：“你想害我，就害好了，我无奈，只能听你摆布，可你不必再羞辱我，我怎么能对你讲苑公子的事儿？”

钟思凡抱着她的腰，左樱一哆嗦，显是不惯于这种亲热的举动。钟思凡说道：“你们与苑九老爷子相交后，心情如何？”

左樱显出神往，她们与苑九相交后，那心境是任何人无法得知的，在空中交接，显是奇妙无比，非言语所能形容。

钟思凡说道：“过后时，你身子是很兴奋，还是很困倦？”

左樱惊讶地看他，他问这些做什么？

左樱说道：“过后自是困倦万分，一直到天亮，还是昏睡。”她的脸面一红，千娇百媚，让他心神也荡，真是少见的美人。

“所有的美女都是困倦么？苑九老爷子一次能与几人交欢？”左樱笑笑，显是看他不起，说道：“你以为苑九公子是凡人不成？他像那《黄帝内经》所说，能夜御十女，

每一次交接，必是百人都尽欢，否则怎么会百名姐妹都是喜欢他？”

钟思凡说道：“过后有没有睡不着觉的？”

左樱若有所思地看他一眼，说道：“其中滋味，你不必得知，就是告诉你，你也不会知晓，只是徒增烦恼。你不是女人，哪里知道女人的滋味儿？”

让左樱斥了一顿，钟思凡反是有些高兴，他笑对左樱说道：“夫人，不知道你与苑九公子每一月要在一起交接几次？”

左樱叹一口气，说道：“在公子活时，我们每一天都是欢乐，哪里记着那次数？”

钟思凡心道：看来那个苑九老爷子真是神仙了，他能天天与这些美女交欢，乐此不疲，不是神仙是什么？只是他能每一天与百名美侍相交，这是一种神奇，看来他确是神仙无疑，我疑他有什么用？左樱冷冷一叹，说道：“我知道公子是聪明人，但苑九公子不是人，他只是神，你怎么能理会得了他的举止？还是莫要猜了。据我所知，苑九公子在世上活了几辈，都是活得好好的，每一代都有人想算计他，想杀他。但没人能杀得了他，没人能算计了他。算来苑九公子只是在六十岁那一次死是最可怕，如今他已是二百八十二岁了，是最后一次假死，你能治得了苑九公子，你也是神仙了。”

钟思凡知道左樱是委婉劝他，怕他真个算计苑九。但苑九真的是刀枪不入么？他真的没有瑕疵？或许天下武林人的垂涎只是一场梦，苑九终是苑九，任何人也撼不动他？

钟思凡说道：“左夫人，能不能让我想一想，一会儿我再请你来？”

左樱叹一口气，说道：“人生只有五六十岁，真是白驹过隙，比起公子来，我们的性命怕只是一根烛。”

左樱走了，钟思凡的头脑里一片空白，他总是在想着那苑九，苑九是神，苑九是仙，他怎么还在尘世逗留？他怎么不升天而去？像淮南王刘安，鸡犬升天而去，岂不是真正神仙所为？可他留恋尘世，竟是不去，这是怎么回事？

他正在沉思，忽地看到眼前站了几个人。

他们是少林寺的高僧，和风大师等人。

和风大师问道：“小施主，莫非你的心软了？”

钟思凡说道：“不是，只是大师得容我一些时间。”

和风一叹，说道：“时间无多，苑九住进了苑家祖塋，只有月余，便会出来，那时便是你与他争雄的日子。”

钟思凡想到他竟要与苑九动手，不由得心跳，他说道：“我问一下左姑娘，有许多事还不清楚，我不知道怎么办。”

和风大师道：“做大事者，不能疑于小狱，还是要决断些好。”钟思凡说道：“好，只是请大师办到一点，我与哪一位夫人相交，便由得我。再就是相交后，她如死时，由我去埋她。把她葬在少林的后山，好不好？”

和风大师一脸慈悲，说道：“好，既是小施主有情，便请小施主办好了。要不要派几个少林僧人帮你？”

钟思凡说道：“不必了，我与哪一位美女相交，你便把棺材准备好，放在门外，我等得她死，便把她埋了，请和风大师谅我，务必要少林少一些人知道此事。”

和风大师心道：原来他也怕苑九，怕后来有事，苑九不会轻饶他。这也好，凡事后来都是少林担当，与他何干？但他怕事，也只好应他了。

钟思凡所要求事，和风大师一一答应。

第二十一章 亡命树林

慕容青带着十五人走入树林。

树林很暗，风吼，树摇。

从树间发出一股啸哨，似倒海翻江。

所有的人都心怀疑惧，他们是不是能走得入去苑家祖茔？树与树间或近或远，或紧或疏，看得出是一个阵势。

慕容霜紧紧跟着慕容青，走向神秘。

她想说，苑家祖茔或许只有死人，或许只有一些骷髅，去找什么？但她不敢说，有哥哥在，她什么话也说不出。

哥哥自小便是能人，有哥哥在时，她几乎不知道做什么，或是怎么做。

有哥哥教她，她紧跟着哥哥就是了。

风嘶吼，所有的人都手持兵刃，他们怕，东张西望，怕遇上鬼。树林暗下来了，空中的云积厚，树林在风吼声中似在摇荡，荡一阵阵涛声。

慕容青走在前面，后面跟着十五个人。

如果是在路上劫镖，这十五个人一出现在路上，无论是什么人，都会把镖乖乖双手奉上，而且会很纳闷：这一十五个人都是武林俊彦，怎么会小题大作，一起来劫一镖货？如果是在比武场上，这一十五个人便是一场擂台赛，足以霸武林一方。

可他们都怕，这里不是别处，是苑家祖茔，在这里出没，他们的性命会不会保住？

慕容青突地说道：“记住，这里是八卦阵，随我走便是。”

后面的人哪有他那学识，看是阵图，却不知如何走出，便跟着慕容公子亦步亦趋地走。

看看走到树林深处。忽地有人惨声一叫。那叫声来自身后，慕容青叫道：“不好！”

他飞身而行，人向后飘。

赶到了最后，果然看到地上有一个人。

他浑身浴血，躺在树下。

这是江洋大盗霍依平。

慕容青喝道：“霍兄，怎么回事？”

霍依平瞅着慕容青，说道：“慕容……公子，不可入墓，不可入墓……入墓者死！”

霍依平费尽全力说出这一番话，便死去了。

慕容青脸色发青，他厉声道：“谁走在霍兄身边？”

挺身而出的是一个壮汉：“是我。”他是“夫妻门”的苏风尘。慕容青一叹，“夫妻门”本来武功就差，苏风尘一定不会知道霍依平是怎么死的。果然苏风尘一脸泪水，说道：“我与霍兄皆在后面，是霍兄说他不愿意走在前头，让我走在前面的。我听得到一声低哼，等我回头，什么也看不到了。”

岂止是什么也看不到了，待得苏风尘看到后面没了霍依平，不由得心里大大畏惧，忙向前再跑，一直跑到了前面人的身旁，还吓得心扑扑乱跳。他怎么能知道是谁杀了霍依平？

慕容青长叹一声，看看苏风尘，看得苏风尘低下了头。

鱼龙混杂，说不定是这一十四个人里哪一个杀了霍依平，更说不定是苑家祖茔里出没无常的杀手。

慕容青看着苏风尘，看得他低下头，恨不能有一条暗缝让他钻进去，再也不出来。

慕容青说道：“如果是我，就会回头看一看身后的人，他是不是跟上来了。”

慕容霜见哥哥凶巴巴地对苏风尘，心里不忍，扯一扯他。慕容青假作不知，对苏风尘笑：“不知道‘夫妻门’的苏掌门以为如何？”苏风尘突然抬起了头，说道：“我知道是我不对，但我不愿意再跟着慕容公子去苑家祖茔了，我要回去了。”

众人都是吃惊，皆看着苏风尘。

苏风尘说道：“江湖人做事，理不直气不壮，去苑家祖茔看什么苑老爷子是不是活着，是不是作过恶，都是假话，谁不知道苑家祖茔里有些什么？谁不知道进那里去要做什么？如果苑老爷子是死人，你们会再补他几刀几剑，甚至会拿他的尸体大大屠戮。因

为你们想的是他祖茔里的一切宝物！”

听得苏风尘慷慨陈辞，慕容青只是冷笑，他冷冷地看着苏风尘，双手一拍，叫道：“是啊，难道苏掌门跟着我们，不是去看看苑家祖茔传说千年的风光么？难道苏大掌门那么战战兢兢地走进来，只是要申张江湖正义么？”

苏风尘大声道：“我不想进去，我只想回去，我知道我来错了，我不该来。我也一时起了贪心，我不该进苑家祖茔！”

苏风尘最后几句是喊出来的，他声嘶力竭地喊叫，瞪着慕容青，像看贼人。众人看着苏风尘，心里也在迟疑。他说得也对，苑老爷子岂是能轻易撼得动的？他们想入苑家祖茔，那只是一场梦，一场不得实现的梦。他们能走出树林，只是过了一关，再过几关，才能到那个人人垂涎的苑家祖茔？

苏风尘大叫道：“我后悔了，当时听了你慕容公子的话，听来也是有理，可我忘了，有欲才有野心，没有野心，怎么会冒险进苑家祖茔？我也有了野心，我想，我进了苑家祖茔，能得珠宝是其次，我想得一点儿上乘的武功，好光大我们‘夫妻门’，可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或许我会把‘夫妻门’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我好悔啊！”

众人看他，都在心里盘算，他是一时鬼迷心窍，我是不是鬼迷心窍？听和气方丈所说，再信慕容公子蛊惑，一时起贪心，进了苑家祖茔。或许这一次去，再也不会复出，江湖上便少了自己这一号人物了。

一时心里七上八下，患得患失，一会儿脸色苍白，一会儿脸儿又通红，沉吟不语。

慕容青心里暗恨这个胡乱搅事的苏风尘。他算个什么东西，“夫妻门”在江湖上只是一个再也不能小的门派，只是慕容公子看也不看的下三滥门派，他凭什么在这里多话？

看慕容青的脸色一沉，苏风尘也知自己的话逆耳，便说道：“祝各位去苑家祖茔如愿，我回去了。”

慕容青看着他要走，心下明白，如果他走了，便会使许多人迟疑不前。他笑道：“苏大哥错了，我想苏大哥走了，一定会后悔。”苏风尘看看众人，毅然道：“我不会后悔，就是听到诸位找到了什么宝物，我也不后悔，非我份内所得，我不愿取。”

慕容青一叹，说道：“如果苏大哥看我是一个势利小人，我也不分辩。可惜啊可惜！”

苏风尘看他一脸莫测高深的样儿，便问：“慕容公子，不知为什么要说可惜？”

慕容青厉声道：“我可惜了少林和气大师的一片苦心，可惜了霍依平霍大哥的一片真心。他们来苑家祖茔干什么？他们不是江湖上的小混混儿，他们都是不贪不取的高人。你想少林方丈会贪人家的财物么？你想着霍依平甘心跟在你身后，他是想抢苑家祖茔的东西么？他只是想保着你苏大哥，他的命没了，你苏大哥反而吓跑了，霍大哥九泉之下怎么能瞑目？”

慕容青看苏风尘低头不语，说道：“诸位，进苑家祖茔，不光你们怕，我是江南慕容家的公子，我也怕。但怕不行，只能一心前行。一是前面有两路人已是进入了苑家祖茔。看树林内的风险，他们怕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如是他们遇上了风险，我们或可救助他们。如果我们怕了，走回去，来日如何面对少林寺？如何面对江湖朋友？”苏风尘听得汗颜，看来他是怕了，并不是一时心里醒悟，他低声道：“那好，我就跟着慕容公子，进苑家祖茔便了。”

慕容青再说道：“我对诸位也说好一句话，到了苑家祖茔，如是真如江湖人所说，苑九老爷子仍在棺内假死。我愿意奉陪苑老爷子，看护他。至于苏大哥你们，可各取所需。”

苏风尘大声道：“慕容公子，你这话让我汗颜，我怎么会做那种不仁不义的事儿？！”

慕容青突地仰天大笑，笑得众人都是愣了。

他再说道：“诸位以为我说的是假话么？我说的是真。你们不必不服我的话，且听我来说个分明。”

慕容青侃侃而谈：“苑九老爷子的祖茔里真个如江湖人传言，便是宝物无尽。想如今江湖人所需，实是太多。但人不可太贪，如是墓里有练内家真气的法门，我想余兄该得一部，以为‘大阳三掌’之助。”他看着那个余刚，对那人点头，看那人心有所动，却不出声。“如是墓内有‘阴阳八法’的练法，苏大哥一定要带走它，那时你‘夫妻门’便可一跃成为江湖上的一大门派，怎么不拿？再有徐兄那一招‘梅开九度’本来不是这样的招式，我想它是失传后后人附会的，原招怎么能不与前一招相合？徐兄找到你的‘九梅手’自是大事。想那‘九梅手’是你徐家家传，如是在苑家祖茔看到，你怎么能不拿？原来就是你自家的东西，只是被一代一代的苑九拿走，不拿回来你怎么甘心？”

众人看着慕容青，原来的犹豫全被他一番话说没了。慕容青再说道：“当年或许是苑九一声令下，杀了你们的人。或许是他夺走了你们的绝招。苑九的招数如今在江湖已成绝响，不是他有如何高深，而是他得了天下所有门派的绝技，才成就了他苑九的无敌。你们能拿回自己的东西，为什么不拿？如果我看到了那苑九的墓里有我慕容家族的东西，我一定会拿走，我会对你们大家说，那是我江南慕容氏的财产，你们不要动。莫非你们要学苑九么？”

徐学威问道：“慕容公子，听你一说，我们去闯苑家祖茔，似是有理？”

慕容青大笑：“为什么没理？只是没胆罢了。如是你知道苑九比你还差，你去抢他，自是心安理得。如今要看苑九是什么样的人，如是他是一个暗里做尽了坏事，表面还尽是仁义道德的人，不待他起来，我就杀了他！”

众人想着慕容青的话，真是不无道理。但想想苑九，还是有些怕。有人说道：“怕就怕苑九……”

慕容青大笑，说道：“我们江湖人，哪一个不是在刀头舔血，哪一天不是在生生死死里度日？如是遇上了值得一赌性命的大事，一腔血赌上，又能怎样？莫非诸位都是唯唯诺诺的小女子不成？”

一番话说得众人释然，他们愿意去，如其天天在醉酒时说苑九，莫如去苑家祖塋看一看。

他们是江湖人，该行江湖事。

所有的人都出发了，他们跟着慕容青，他们此时心里一定认定，慕容青才是他们的主人，如果万事听从慕容青的，或许他们会得到大大的好处。

慕容霜心里好生佩服她的哥哥，刚才那一席话，若不是她的哥哥，谁还能说服他们这一盘散沙？谁还能带着他们进苑家祖塋？她知道，她哥哥的本事很大，或许他真的会替代苑九，成为武林天下第一人？树渐渐稀了，再走上前，便无树了，只看到一个小小的山坳。在山坳旁，立一块大大石碑。石碑上写着几个大大的六分字：苑氏祖塋。

看到了这几个字，众人悲喜交集，要知道他们一心想着苑氏祖塋，一心想着巴望着能看一看苑氏祖塋，此时见到了石碑，心里真个百感交集。

慕容青说道：“慢着！”

有人要上去抚摸那石碑，得他一喝，顿时站住。

慕容青说道：“苑家祖塋，无一处不是险恶，还是不要輕易动手的好。”

众人不再凑近那石碑，只听着慕容青吩咐。

慕容青道：“前面的山坳，看去平坦，也可能很险恶，如是平平常常，哪里能百年千年无人敢近？诸位还是小心些好。”

众人小心翼翼走去，忽地一声惨叫，一个壮汉跌入洞里，慕容青疾步一趁，想扯住他，只是扯下了他的一块衣襟。

那大汉直跌到底，更一声吼叫，便再无声。

众人看时，原来那是一个暗井，井里满是扎枪，那大汉已是被扎得透透，无一点儿气息了。

慕容青说道：“再向里走，必更惊险，请随我身后，我自先行。”

众人随着慕容青走，再来到了一个小小院落。

院是苏式小院，幽雅清静，且很是安静。慕容青在院前门外，高声一喝：“江南慕容青与众豪杰齐来拜苑老爷子！”

只听得回声，不见有人。

慕容青一闪身，便来到了院内。

小院不像是有人住。但院还干净，又像是有人打扫。

慕容青看看石桌，忽地笑了，说道：“你看！”

石桌上有壶，有杯，显然不久前还有人在这里喝酒。

慕容青看着那酒，忽地说道：“别动！”

他以衣袖裹起酒杯，拿至鼻前嗅嗅，说道：“这不是苑九喝的。”为什么不是苑九喝的？

慕容青看出了众人眼里的疑团，说道：“苑九只喝一种酒，就是陈酿的女儿红。”

是啊，怎么忘了，苑九的一切，在江湖上人人皆知的。到了这苑家祖茔，他们怎么事事时时得慕容公子提醒？慕容青说道：“看来这是苑九祖茔的后院，一定有人在这里守着，大家小心才是。”

众人应诺。

他们找了许久，也没有找到一个人。

看来那人是出去了，慕容青说道：“我们再向前走，就会到苑家的祖茔内院了，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那里更是凶险。”

众人都惕然小心，跟着慕容青走。

看看出了小院，到了一座大大的石门前。

石门上画着狰狞的兽像，看去不像是狮，不像是虎，不像是豹，也不像是麒麟。慕容青对着那石兽突地扬声叫道：“好，果然看到了苑九的墓！”

众人惊问原因，慕容青说道：“这里便是墓地了，这是地狱里的六形兽，原来是地藏王菩萨的坐骑。如是讲明这里是地藏王菩萨的地狱，便一定是苑九安葬之所了。”

众人都跟着进去，推那扇石门，石门很沉，得六七个人方才能推得动。

只听得石门吱吱嘎嘎地响，一直开了，便从里射出一股股毒水来。慕容青叫道：“躲开！”

他扯开了两人，但还有两人不慎，着了那毒水。

那两人中便有苏风尘。他两人倒地上，滚来滚去，叫疼不已。只是须臾，便化成了一滩水。

连慕容青也呆呆看着，惊惧不已。

门开了，里面很阴冷，从里面透出一阵阵冷气来。

只是他们都不敢进去，不知道再下一步，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他们有没有那么幸运，能进了苑九的祖茔，仍然是一个活人？

第二十二章 九重门

慕容青带人进了石门，入了那院，再向前走，便看到了另一扇石门。这石门比前有所不同，石门很是小巧，就是慕容青所带的人，哪一人也推得开它。慕容青看着那门上的匾字，上书：九重门。

慕容青吟道：“帝王宫门深九重，一重门内一重天，看来这九重门内一定是帝王宫了。”

众人一想那帝王宫，必是金玉满堂、满阶珠宝的宫殿，不由得也是垂涎，心里早就忘了刚才苏风尘死时那恐惧。

便由那徐学威说道：“待我上前推开这门。”

吱呀一声，门推开了，一进了门，便见正中是一扇大大的屏风，上书一个武字。在两旁立着几个书架，那书架上满是书。

慕容青说道：“慢着！”

他止住了众人，说道：“从前有许多时，人入了宝室，一抢便至残杀。我想在我带领下的人不该如此，你们听命于我便罢，如不能听我的，我此时便出手，叫你们全都成为死人！”

众人心下骇然，莫非慕容公子此时露出了凶相不成？徐学威说道：“依公子怎么说？”

慕容青说道：“苑九一天两日也不会醒来，这里如是没人，还不是我们的天下？你们都站在一旁，去两人看书，念与我听。”

众人依他主意，便去两人，一个是徐学威，一个是那庞大坝。一个念道：“阴阳八法！”

慕容青神色肃然，他说道：“这一部秘籍，徐兄可拿着了。但徐兄得依我一句话，出去时将此书送与苏夫人，待得她习得好，传与‘夫妻门’的后人，她才会自尽寻夫。”

众人知道“夫妻门”是有此说，如是夫妻双在，便算是完美。如是其中丧一人，另一人必不独活。如今苏风尘死了，他的妻子也不会再独自活下去。

徐学威听得慕容公子吩咐，真个有理，便肃然道：“就依公子所说，我去办好了。”

庞大坝叫道：“九折鞭法！”

慕容青看着那一个脸红不已的祖痴，说道：“祖兄请了，这鞭法只有祖兄一人得了好。”

再徐学威叫一声：“阴阳内功！”

慕容青大笑，说道：“这一部给与余刚兄好了。来日大阳三掌更是光大，也不枉此

行了。”

余刚笑滋滋揣起了那一本小小的薄书。

再叫一声：“九梅手！”

慕容青叹息道：“好，好，果然徐兄也不白来，这一部书是徐兄的了！”

看看众人得了许多的书，慕容霜听着哥哥的调度，心里更是自豪：哥哥一心为武林人着想，让他们各取所需，只是他没什么要的，这也是大仁胸怀。她越发依在哥哥的身旁，看着他，听他说话。

只是一会儿，这第九重门的武功秘籍便分过了，再无一本书在。慕容青大笑，说道：“苑九真个是痴，怎么不知道把所有的书分与武林中人，弄一个皆大欢喜，岂不是更好？”

慕容青大笑后，说道：“不知和气方丈他们那一拨人哪里去了，他们是不是进来了？”

众人忽地省悟，他们才想到，除了他们，还有两拨人没有到墓内。或许他们到了前面，正在抢苑九老爷子的珍宝？

只知道前面那一道门是什么？

眼看着这一道门，众人的眼里闪出期盼神色。

这道门与前面的门一模一样，只是门上写的字不同：八重门。

慕容青心下盘算：看来这里是第八重门，只是不知里面是苑九的尸体，还仍是那些武功秘籍？再不就是那些金银珍宝？

慕容青说道：“这是第八重门，谁去打开它？”

有一个人自告奋勇：“我去！”

他推开了门。

门内仍无暗箭。

都进了第八道门。

门内仍是书柜，但只有一面墙前有。

书柜上摆的仍是书，只是少了许多。

慕容青再说道：“你们如是听我的，还是不要动，这是第八重，自是有许多更好的武功秘籍。你们不动，不相残杀，武功秘籍还是你们的！”

众人听信慕容青，听他调度，自是合适，有什么不服？

慕容青叫徐学威和那个庞大坝把所有的书分开，分给众人。

众人自是喜孜孜地揣起了那些书。

他们得到了最好的武功秘籍。如果此时要他们走开，他们也会走的。只是……只是，还有七重门，那里面是什么？再说，那个苑九还没找到，如果他再活过来，找到了他们名下，他们岂不是只有一死？如今他们有了两三部武功秘籍，会终生受用不尽，怎么能死？他们心下揣度，如果他们不死，那就只有一个人该死，那个人就是老也不死的苑九！

苑九真是个老不死的家伙，他凭什么暴殄天物，把那么多的武功秘籍都放在这祖茔里，让它生生烂掉？

看这些秘籍，几乎都因年代久远，看也看不太清了。他暴殄天物，真是该死！

徐学威突地问道：“慕容公子，你怎么不拿一部武功秘籍，莫非你真的看不上眼么？”

慕容青一叹，说道：“哪里，我怎么会看不上眼？这里的每一部秘籍，到了江湖上，都是难得一见。只我一向只在意我慕容家的绝技，除非在这里找得到我家久已失传的‘借力打力’秘技，不然我什么也不会带走。”

刚才还在讥讽慕容青的人都是大大赞扬他，慕容公子是一尘不染的人，他是武林中的龙凤。只有他这种不贪不迷的大智，方才是武林翘楚。看来日天下，武林第一人，非慕容公子莫属。

慕容青听着他们的话，只是微微而笑，却是不说一句。

慕容霜在一旁，大大为哥哥骄傲，只有她的哥哥，只有慕容青才称得起这赞誉，她

快乐极了。

再打开了第六重门。

看来重重门都是书籍，都是武功秘籍。此扇门内的书只有十几本，都放在一个大大的书案上。

慕容青说道：“到了这里，都是武林里较为重要的秘籍了。你们看一看，也好长长见识。”

徐学威与庞大坝还要依样上去，被慕容青喝止了：“住手！”两人不动了，看着慕容青，等他吩咐。

慕容青说道：“要是想得秘籍，还得看你得到的是什么，你如果得到的秘籍，不足以自保，性命便没了，要秘籍有什么用？”

庞大坝不明白慕容公子的话，问道：“公子的意思，要我们不拿这些秘籍？”

慕容青一叹，说道：“我看你们眼里的贪婪，便知道你们非拿不可。但拿了这秘籍，保不住命，你还拿它么？”

众人看着他，眼里都是不信，慕容青说道：“如果你们拿了一些不重要的秘籍，到了江湖上，那些绝顶高手绝不会追杀你，因为你的‘九折梅’他根本就不看在眼里。但如是你拿了真正的绝技秘本，你一生只好任人家追杀了。”

徐学威道：“慕容公子，你有一身本事，自是不用这秘籍。但我等都是在武林中不能称雄的人，如是得了秘籍，岂不是可以修得一身功力，好处无穷么？”

慕容青说道：“你们去看一看，再决定你们能不能拿它好了。”看那十几部书，竟然都是江湖不传之秘：武当派的内功心法、少林寺的达摩易筋经、北溟派的修为心法、大侠萧啸的心剑剑法.....都是江湖人垂涎已久的武功秘籍。

徐学威对慕容青说道：“慕容公子，我们想.....”

谁不明白他们的心思，他们一心想得到这些武功秘籍，想异日到了江湖称雄称霸。

慕容青笑笑，说道：“你们想做什么，尽管做好了，我不拦你们。只是我想告诉你们，贪心者不会有好下场！”

哪里听他再说什么，人人只听得他说出的一句：“你们想要什么，只管要好了。”

众人一哄而上，抢那十几部秘籍。

哇——有人的腰中了一剑。

原来是身后的人看中了那一部北溟神功，看他来拿，急中生智，一剑刺他后背！

那人回头，大叫道：“慕容公子，慕容公……子！”

慕容青看着那人，叹息道：“到了苑家祖茔，没法儿不抢！只要一抢，必是满地尸首！”

几个人都是拿出了剑刀，他们瞠目而视，谁也不敢再拿书案上的秘籍。

慕容青叹息后，扯着慕容霜再向前走。

前面便是第五重门。

慕容青与慕容霜两人合力，才好不容易打开了这第五重门。

进了门内，只见桌上有一张琴，有一柄剑。

慕容青对着那剑、那琴一拜。

慕容霜叫道：“哥哥，你对着那剑、那琴拜什么？”

慕容青笑笑，说道：“如果是逍遥子的琴，东方玉的剑，你拜不拜？”

传说中武林的两大瑰宝？

慕容霜笑说：“哥哥，你别骗我，我不信，这琴明明是一张古琴，没什么特别处。那剑也是一柄锈剑，有什么好的？”

慕容青笑说：“你还小，自是不明白了。这一柄剑是东方玉拿来杀了他妻子的，他妻子海珠是一个娇美人，只爱他一人。但因他中了邪，便出手杀了自己的妻子，他发现杀错了人，便自尽了。这一柄剑如是发现有两情相悦的人走近，便不会鸣声。但如是你

我两兄妹走近，或是哪一个心里想盗它的人走近，它会长鸣。”

慕容霜玩心好重，也不相信哥哥的话，便扯着他走近。忽地听到一阵子轻轻鸣响，原来那剑真个会鸣叫，而且嘶鸣不已。

再听得那琴，似有琴音从中透出，一声声，古静悠远。

慕容青说道：“这一张琴，能预知人生死，能得天下大利。你如是会用，利益无穷呢。”

慕容霜说道：“哥哥，我们拿走它。”

慕容青大笑，说道：“苑家祖茔里有的是古物，哪一件不是稀奇古怪、价值连城，你拿得动么？”

慕容霜想想也是，就笑笑释然。

两人再进了第四重门。

这一重门内，只有一间圆圆的大厅，看去空空荡荡的，没什么东西。看看天棚的藻井，似有画在那里。慕容霜看那画图，心里有些诧异，怎么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那几幅画在上头画着？慕容青此时最是钦敬，他看着上面的那画，忽说道：“找到了，我们从前慕容家的‘借力打力’，是一种参悟世上百千奇功方才悟得的一种妙法儿，后来至太祖慕容复便失传了。我们今天在这里找到了它。”

慕容青一纵，人如一只轻燕，直落在那藻井上。

他看着那画，说道：“好，我能记住，一共是七十六式。你记一下。”

慕容霜也是一个奇女子，自是过目不忘。她听着哥哥说，一句一句记，待得慕容青说完了两遍，她也都记住了。

两人记住了慕容世家的绝技，慕容青忽地跳上藻井，大力一挥，藻井上的那画便被它拂碎，哗哗啦啦掉下来一地碎木屑。

木屑一落，那藻井上的画便看不完全了。慕容青大笑，说道：“好，好，我们记着

慕容氏的‘借力打力’，当年我家祖先用此功夫，在江湖上确是称雄一时呢。”

突然哗地冲进来了那一群人，他们看着慕容青与慕容霜，忽地抬头看看藻井，徐学威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慕容公子，你毁了那藻井上的画？”

慕容青说道：“不错。”

庞大坝冷冷道：“不知道公子为什么要这样做？”

慕容青大笑，说道：“告诉你们也不要紧，这里是我家的功夫，传世几代的慕容氏秘籍‘借力打力’，我与妹妹不能让家技落入人手，也算是能告慰慕容氏祖先了。”

徐学威脸色更是难看：“怎么知道是你慕容氏的功夫，而不是别的什么好功夫？”

慕容青笑笑，说道：“我与妹妹都是知道，也都是背得熟而能详，怎么不是我家的功夫？”

庞大坝忽地冷笑：“公子背一下，让慕容姑娘也同时一背，如是不对，我们再对公子说话。”

慕容青冷冷一笑，他才不怕这群家伙，如是可能，就让他出手，杀了这一群人也不足惜。他们都是忘恩负义的家伙，死不足惜。但如是真个杀了他们，会不会影响他在苑家祖茔的搜寻？

他哈哈一笑，说道：“霜儿，你与我一齐背诵，好不好？”

慕容霜看定哥哥，忽地张口背诵：“张飞摘果、背风屋檐、孔明扬帆、比干摘心……”

她声音脆清清，而慕容青也同她一样，不紧不慢地背诵，一字不差。

慕容青忽地停住，大声道：“是不是要把那七十六式全都背下来？”

徐学威此时已是满面笑意，知道那上面的画真的是七十六式，他大笑道：“我们同慕容公子说笑，公子多心了。”

慕容青笑笑，说道：“不是我们多心，怕是徐兄多心了。”

他说话的声音冷冰冰，似乎不是那个对人热情的慕容公子。众人的心里忐忑，十分

不安，心道：看来慕容公子是动了真怒了，如是让他记仇，怕对自己不利。只是怎么能说上几句，挽回这尴尬才好？但看着慕容青的冷冰冰面孔，一时无话，怎么说也说不清，能怎么说？慕容青说道：“看来诸位是有许多的收获了？”

他看看那几个人，他们的怀里揣得满满的，胸前有的还露出那些武功秘籍。他冷笑道：“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还有少林寺和气大师、铁子英大侠他们两伙人，如是他们见到了你们，你们的那些秘籍就得拿出来了吧？”

徐学威忽地大叫：“我不，我不拿出来，我就是死也不拿出来！我千辛万苦弄来的，怎么会拿给他！？ ”

慕容青说道：“江湖道义，怎能不为？他们从前面千辛万苦走进来，也许一路死伤人更多，如是在第一重门与我们会合，你们的秘籍必是得拿出来，你们谁敢与铁子英动手，谁敢与和气方丈动手？他们如果敢与和气方丈、铁子英动手，那一定是死路一条。”

徐学威的脸色忽紫忽青，他问道：“慕容公子，你不会帮我们吧？”

慕容青说道：“我不会。”

也是，他怎么会得罪和气方丈，怎么会得罪铁子英？为他们这些人得罪少林，得罪铁子英，真是太不值得了。他江南慕容氏的长公子怎么会做这种傻事？慕容青朗声道：

“我是江南慕容氏的公子，自是得维护我慕容氏的尊严，如果不是看到了我慕容家的绝技，我决不会垂涎的，就是再好的武功，也与我无缘。只是各位拿了那许多的武功秘籍，怎么对江湖上的人说？你不拿出来，怎么面对江湖？依我看，各位还是走吧，已是知道了来路，从这条路上走回去，躲起来不见人，练你的功夫，一直到你练成，千万不要出来见人。”

徐学威忽地扬声道：“慕容公子，依你说，我们就不要看一看苑家祖莹还有什么宝物了？”

慕容青叹息一声：“如果去看，也没什么，就是前面三重门都是江湖第一的武功秘

籍，试问你们谁能拿得走？再问你们一声，到了与铁子英、和气方丈会合，就是有世上难得一见的珠宝，你们能怎么样？难不成还会有你们的不成？人心再贪，只会一死。没听说过匹夫无罪怀玉其罪的道理么？”

庞大坝忽地一揖，说道：“好，就依公子所说，我们走了，愿公子不再说出我们。”

慕容青看着他们走开，忽地叫道：“且慢！”

十个人站住了。

慕容青说道：“如果你们十个人走出去，个个无恙的话，我便放过你们，再也不来追究，如是你们中间有人被害，且夺去了他怀里的武功秘籍，我一定不放过你们大家，所有的人都是一死！”

徐学威一听，犹豫道：“公子，我们出去，也是凶多吉少，真个遇上了敌手，我们都是一死。万一谁侥幸走出去，他得了所有的秘籍，你会不会错怪我们中的一个？”

慕容青朗声一笑，说道：“诸位都拿着自己的兵器，如果真是出了不幸，便对着自己的手腕来上一下，我便知道你是死得冤屈了，那时我一定替你报仇雪恨！”

十个人一听，便对着慕容青一揖，说道：“如此最好，公子别过！”

慕容霜大是惊奇，她不知道哥哥有这等本事，竟是能领袖群雄。她看着哥哥，问道：“哥哥，为什么不带他们去第一重门？”

慕容青笑笑，说道：“他们没有那福气，能进得那一重门，说不定对他们有杀身之祸。”

慕容青笑笑，也不愿对妹妹多说，只是扯着她，再迈入第三重门内。

第二十三章 一幅画

第三重门不像前几重，这门是木制的，看来很容易推开。但慕容青对着门施了一礼，说道：“苑老爷子，如有缘，还望开门。”他轻轻一推，门开了。

进去一看，这里只是一间大厅，厅内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是光光的一间大厅。

慕容青看着大厅，自言自语道：“这里不应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一定有些东西在。”

慕容霜看着墙上，忽地叫道：“哥哥，你看！”

说完了一个看字，她脸刷地红了。原来那墙上的图不堪入目，看去像是春宫图。但看来看去，却也不像，原来像那唐时的“韩熙载夜宴图”一样，满目琳琅，都是骄奢淫侈，投怀送抱，钟玉鼎食，完全是大家气派。

慕容霜心里羞涩，便对哥哥道：“那是些坏人画的画儿，不能看的！”

慕容青扯住她的手，用劲扯了一下，说道：“好，不看不看。”话是这般说，但眼光却一时也不离开那壁上的画。看着看着，他的眼光变得贪婪起来，迷离起来。

慕容霜不敢看墙上的画，只是看着哥哥，她看着慕容青的神色，竟是慢慢沉浸入去，像是不再有他。她怕了，哥哥从未对什么事如此专注，莫非他是着了魔么？他的脸上的肌肉在抽搐，一动一动地抽搐，只有父亲去世时哥哥的脸才有过那么一次抽搐，平时他都是喜怒不形于色的。此时看哥哥的神色最是怕人，脸肌抽搐，眼神呆滞，定定地瞅准了墙，像是看到了鬼。

墙上有什么？

慕容霜不敢看，她看一眼时，那可怕让她不敢再瞅一眼。她扯一扯慕容青，叫道：

“哥哥，哥哥！”

岂料得慕容青忽地搂住了她，急急说道：“你看，你看，那是神仙伴侣！那是神仙伴侣！”

说时竟扯着她，欲对她非礼。

慕容霜大惊，她急急抬头看，究竟是什么能使一向定力最强的哥哥也迷离？她不看还罢，一看便眼光也沉入了墙壁的画中了。

漫漫云天。有蓝天白天，天是湛蓝的，飘拂着一片片白云。

云下，有树，看去很是熟悉，原来正是从后坡来的树林，在树林上有许多的美女。她们或站或伫，或停或倚，或偎栏或临桥，全都是天下绝色。但那一幅图上，总有一个中心，那是一个男人，全图中唯一的一个男人，他临渊而立，在他的身前身后有什么？几个美女，但她们怎么……怎么竟飘拂在空中，那神态像是飞天的美女，美妙姿态，真个无比。慕容青看着，眼里闪光，他看到了音乐，看到了琴声，看到了美妙无比的快乐。他的脸有些红，他似有些沉醉，他的眼睛再也离不开那幅图画，他盯住了那些美艳无比的美女在桥边的那一个略胖的美女仪态万方，她临桥不语，手拈一朵花儿，似笑非笑，那神态真个是神仙中人。再看在男人身前的那个美女，她的身体在空中飘拂，一过时留给那男人无限韵味。他盯着那美女，脸上有会心的微笑。在他的身后，另一个美女也飞天姿势，只用手里的一朵花儿拂他的背。那该是香艳无比的一拂。他虽然站得很直，但感受到了，不然他怎么会抬起右手，很是快意地略伸他的手？在他的身前，有一个美女低徊在他的脚下，谁见过女人可以头在下，而身子绕缠了他半圈儿？那美女的头微抬着，看着他，像是风一般拂透了他的身躯，拂过了他的心神。他笑着，只有他，才是美女的主人，只有他，才是这幅图画里的神仙。

慕容青抓住慕容霜的手，他的心在咚咚跳，跳得很厉害。他找到了，他要找的就是这幅图，就是这一幅百岁图。

传说中，苑九能活三百岁，他的生命都是在美艳无比的百名侍妾的簇拥下度过的。他的日子无限美好，他的心态很是自由。单是看他这一幅图，便知道他的日子很美了。

慕容青看呆了，他是江南慕容家的公子，江湖数风流人物，怎么数也该数得上他慕

容公子。但看着苑九的行乐图，他顿时心如死灰。做人一生，能如苑九者稀！但就是这稀者，也该是他慕容公子，天下风流公子第一者，该是慕容青，不是苑九！

他的心被贪婪咬噬着，久久不平。

慕容青的心渐渐浸入那图画中去了，仿佛他已进入了那画中。暖风习习，野草青青。蓝天白云，绿树美人。他徜徉于美艳香气之中，似有无限沉醉。美女在喊：“风筝，风筝！”

飞上蓝天的是一只风筝，一只蜈蚣风筝，风筝扯在美人的手，美人咯咯而笑，扯不住风筝，便几个美人斜斜歪歪去扯。风筝欲挣脱而去，偏偏美人不愿放手。

那风筝便俏俏地嘶叫着，与美人争风。

他站在那里看着，百名美艳，都是天下绝色，哪一个都是他的心头肉，她们不会争宠，不会拈酸吃醋，只是一心照应他，呵护他。因只有他才是美人的快乐，只有他才是美人的主人。

风习习而吹，吹掀开了美人的衣裾，从衣裾处可见美人的腿，那是美艳无比的，如云般白，如草般熟，如风般轻。他呵呵笑着，在他的周围，突然升绕起几个美人来，她们是来奉承他的，她们是来陪他的。音乐便响起来，人在他身前身后飞，带给他一阵阵激动，一阵阵快乐。

慕容霜看着哥哥，她知道哥哥已进入那画中去了，她再三叫他，也叫不应。她不敢再看那画，只要一看那画，不知道怎么只是想起那个并不相熟的钟思凡。她想着钟思凡扯着她的手，两人走在桥上，桥下的水是响的，而且那水是清亮亮的，从那水里能看出戏水的鱼儿来。鱼是一双一对的，游得快，一阵阵喋喋声，是鱼在戏水，是鱼在寻欢。

她的心也有些迷茫了，是不是所有的人看过了这画，都是心神不定？是不是它是一张魔画？哥哥，你别看了，你别看了……

慕容青突然坐下来了，他的腿有些软，像是爬过了千山万水，像脱了力似的。他的

腿很软，人也很困。他低下了头，看着他的衣衫，他头一次有些自惭形秽，他喃喃道：“我要做神仙，我要做神仙！”怎么做神仙，他就知道了，只是知道他的精神快守不住了，他会流泄而死。

突地，他抱住了妹妹慕容霜，说道：“美人，美人，绿草，蓝天，小桥，美人……”他死死去解慕容霜的衣领，他的手抖着，急不可耐。

眼看一场悲剧必将发生！忽地，在墙壁的一旁，轧轧响出了一排排“景儿”。

说是景儿，是因为看去像是真的，却都是假的人，假的风景，假的云雾。从那云雾里走出了人，都是美艳的美女。她们的身子忽地飘起来了，在空中来来去去，徐徐不停。

慕容青此时已是沉迷，他抓住了妹妹的胸，抓得她很疼，她叫道：“哥哥，哥哥，我是霜儿啊。”

只是她的叫声在慕容青听来恍若不闻，似乎再也没有人能将慕容青从那美色迷幻中扯回来。他已经扯开了慕容霜的衣衫，听到了慕容霜的哭喊，看到了慕容霜的挣扎，他似乎不闻不见，他痴迷住了么？所有的美女都在他身前身后飞，她们就是他的侍妾，她们就是他的百名侍妾。想起了古时的帝王和当今的圣上，他们是不是都坐在皇宫里，等着晚上的美夜，那是以消永夜的美好。当值太监端来了牙牌盒子，跪请圣上提签。你可以漫不经心地提，因为只要你一提，就会有一个美艳无比的少女成为你的今夜新娘。她是你的，她是头一次经受男人，她一生中只能有这头一次。而后她将永远是你的，直至老死，就是你再也不去找她，你再也不给她恩泽，她也是你的了。眼前的美女就是慕容青的人，她们低首奉迎，为的就是讨他慕容青的喜欢。

他乐了，嘴张大了乐。

慕容霜看他盯着那出来的假人，便心里一愣：原来哥哥真个痴了，怎么能救得了他，难道真个今天会出一场乱伦大祸么？莫非哥哥真个痴迷了，再也不会清醒么？

慕容霜扯着哥哥，哭出泪来，想不到临事镇定每逢大事有静气的哥哥竟是痴迷于美

色，痴迷于墙上的画。

眼看慕容霜就要毁在亲哥哥的手下。

忽地，慕容青大叫起来：“来了，她来了！”

他扑上去，抱住一个美女就亲。

那美女的身形飘忽，像慕容青一样的好身手，竟也捉她不住。她的身影在慕容青扑到了眼前时忽地一移，就让他扑了一个空。

慕容青的眼里闪着痴迷，说道：“梦里情知多少，花落不须扫。至清明雨后，看嫩面粉娇。”他不知是在吟哪一首诗篇，不知是在想哪一场绮靡美梦。那美女在他身侧，他就是扑不到。慕容霜看着哥哥，忽地疑道：依哥哥的身手，他扑这个假美人，不会扑不到的。他的步法是天下惊人的“阎罗鬼步”，怎么会扑不到一个假人？但慕容青就是扑不到，且一会儿更是气喘起来，看着那美人，满脸的无奈，他说道：“我是不是不能得到美人的青睐，美人不愿眷顾我？如果美人不顾我，我慕容青还有什么风采？”

他依依不舍地看着那美人，忽地在他身后再闪过一个美人，那美人比起在身前的这一位来，更是千娇百媚。在慕容青看来，这些假美人就是真的，一个个都是鲜活，在眼前来来去去。像墙上的画儿一般，活灵活现。

慕容霜想扯着哥哥走开，但她扯不动。忽地有一个美女凑在了慕容青的眼前，她的眸子盯牢慕容青，那眼似能语，那手似传情，使得慕容青直直地盯住了她，不能说一句话出来。慕容霜忽地叫道：“哥哥，我们走吧，我们走吧！”她再也无法劝得动她的哥哥了，她忽地叫道：“苑九，苑九，我就是苑九！”

奇怪，瞬间那些美女都不动了，一个个呆若木鸡。

是不是她触动了什么机关，使得那些美女再也不能动了？还是她的喊声使哪一个人动了恻隐之心，不再对她兄妹两个使计？轧轧一阵子响后，那些美女都退到了墙后去了，只仍是看着墙壁上的那画。慕容青低下了头，他闭目好久，方才说道：“妹妹，我

睡着了么？”

慕容霜赶快系好她的衣领，不让哥哥看到，既是他记不得什么了，她何必再说？她只是低声说道：“你睡着了，作梦了吧？”

慕容青大声道：“好一个可怕的梦！”

他再站起来，竟是无力的。他站了一会儿，调整自己的呼吸，说道：“我梦到了苑九，我梦到了我……嗨，我梦到了我是苑九。”

慕容霜心道：这一间房里好诡异，我怕这是一间鬼屋，我喊，我哭，我叫，都不管用。只是我叫出一声我是苑九，那些假人都没了，她们都到哪里去了？是不是一听到了苑九的名字便吓得消失了？我可是害怕，我怕这鬼气阴森的苑家祖茔。她怯生生地对慕容青说道：“哥，我们走吧，不进苑家祖茔了，好不好？”

慕容青看看她，忽地眉头紧皱，说道：“霜儿，我看你有些糊涂了，你怎么不系紧你的衣服？虽说是你与我在一起，但你我毕竟只是兄妹，怎么能这么随便？就是你来日嫁了男人，也不该这么随便，那样会被你的男人看轻的。你知道不知道？”

慕容霜一向最听哥哥的话，从前哥哥说她，她都是只是答应，从来不曾违背过哥哥的心意。这一次怎么了？慕容青对她不答话很是不满，问道：“我说你呢，你听到了没有？”

慕容霜心头百感交集，她说道：“刚才在那大厅里，我有些热，才……”

慕容青大声道：“热，热就能这么衣衫不整么？我也热，但你看我，我就不曾衣衫不整，衣衫不整，就是说你没有定性。”

慕容霜低下了头，低声说道：“是，哥哥。”

她说话间眼里竟是充满了泪水，她决心再也不想这件事，因为哥哥只是一时痴迷，毕竟慕容家的长公子是有定力的，是江湖上少见的俊彦，谁能比得了他？

慕容青再说道：“好了，好了，我们再去看看那第二间是什么。”慕容霜怕了，如是

第二间再比第三间更厉害，她与慕容青的命便会葬送这里，她还去做什么？她扯住了慕容青，说道：“哥哥，我们找回了慕容家的‘借力打力’，实属侥幸，回去好了，我们不再看了。”

慕容青训她道：“哎，怎么会不再看了，我教他们那些人回去，便是要好好看一看。你以为我的欲望会有止境？我只是要他们不再跟着我就是了。我要自己看一看，如果能拿，我就自己去拿。”

慕容霜看着哥哥，才知道哥哥的心思，原来他不是为了那些人，他说得好听，是为了那些人的性命，让他们保有那些秘籍。他既是这么想，一定是因为那些秘籍都不十分重要，他才故意放他们拿走的。她轻声说道：“哥哥让他们走了，他们会习得一种好武功，后来会酬报知己的。”

慕容青看看她，像是看一个陌生人似的，忽地仰头大笑起来。他笑毕说道：“我告诉你，妹妹，我要他们走，不是因为他们手里的秘籍对我无用，而是他们就是练上十年八年，我要找上他们，他们还不得把那几本秘籍拱手相让？如果他们不让与我，我就杀了他们！”

一时，慕容青露出了凶相，原来他还有此等心思，怪不得他一再怂恿那些人拿了武林秘籍赶忙走开。原来哥哥知道了他们谁拿了什么秘籍，如是需要，他会去找那些人，从那些人手里抢回秘籍！

慕容霜噎住了，她如骨鲠在喉，不能一吐。

她的哥哥再也不是顶天立地的汉子了，他也是一个一心算计别人的小人，如果给他机会，他会把天下武林所有的秘籍都弄到他手里，会把天下所有的美女都弄到他身旁。

慕容霜忽地没了气力，她说道：“哥哥，我不去了，我再也不去看苑家祖茔了，我对他的祖茔不感兴趣！”

慕容青笑道：“傻孩子，你看都来不及，怎么不愿看？在江湖武林中，关于苑九的

传说有多少？你听了多少，如今你能一观，最是万幸，你怎么能不看？你说，那个第二重门里是什么？”

慕容霜随着他的心思，想了一想，说道：“我想该不会是那种飞天的手法吧？”

慕容青的眼睛亮了，他拍手笑道：“好啊，妹妹，你真个是聪明人，我想也是，一定是苑九的飞天手法。他那手法不刻在这里，还能往哪里刻？”

他扯着慕容霜，说道：“走！”

他们推开了第二重门。

想不到门内是一个水世界。那里面满是水晶的墙壁，从四外看去，都是水，水里有许多的鱼在游。那些鱼都很大，一条条悠闲自在地游，看着他们的鱼眼也淡漠。

慕容霜大声道：“好看啊，好看！哥哥，你看，那一条鱼！”她从未看过这么大的鱼，也从未在水底看鱼，此时看那鱼悠闲自在，她的心里好生羡慕。

在这一间室内，正当中有一池泉水，那水是热的，正在冒热气。慕容青说道：“看来是热泉，能在这里看到热泉，肯定有神奇效用。”慕容霜说道：“不如我们便去洗上一洗。”

慕容青看着泉水，突地笑道：“只怕不好看。”

慕容霜问道：“怎么不好看？”

慕容青只是一笑，再不答她。

他想到了少林的方丈和气大师，再想到了铁子英，他们两伙人如是进了祖茔，怕早早晚晚也会到这热泉来。让他们看到了他与慕容霜两人在洗热泉，怎么也是大煞风景。

他不愿对慕容霜细说，只是扯住了她，来到了那泉旁。看着那泉旁的两个血红大字：迷泉。心里纳闷：为什么叫迷泉？是迷上了苑九的神仙方术，还是迷上了这里的景色？更可能是迷上了这里的美艳佳人。

慕容青说道：“妹妹，我们走，去前面的第一间去，看看苑九的第一重门内是什么？”

慕容霜也很是好奇，她说道：“哥哥，我看也不外是什么兵器书什么的，还会有什么？”

慕容青叹息道：“我也不知道。世上事儿，我很少有猜不到的，只是这个苑九做事，我很少猜得到。”

两人到了第一重门前，他们两个看那门，上面画了许多的飞天美女，那美女画好再被凸刻在门上，乳是乳，胸是胸。慕容霜看着，心内害羞，说道：“哥哥，好难看。”

慕容青说道：“依我看来，却是不难看。你看她难看，是你不愿意看就是了。”

他笑一笑，说道：“这门推不开，不知道是怎么一个消息？”慕容霜看着门，她也小心地试着推了推，推不开，她说道：“莫不是有机关才能打开？再不就是我们两人的气力不够。”

慕容青大笑，说道：“这个苑九的脾气我也知晓了，他是越到了紧要处，越不愿意让许多的人知道，这门一定是一个人就可以打开的。我们试一试好了。”

慕容霜羞死了，哪里敢像是慕容青那样，一点点儿去摸女人的脸，摸那门上女人的乳，摸那门上女人的胸？她只是低着头，问道：“能打开么？”

传来了慕容青的快活声音：“好了，开了！”

门吱吱响打开了，闪出一道光芒来。

第二十四章 恶修罗

大雄宝殿。

香烟缭绕，众僧礼佛。

正中间坐着和风大师，方丈的主持位置空着，但群僧都身穿法衣，肃然而坐。他们

在作法课。

和风大师道：“佛云，礼者信，仁者智，阿修罗礼佛，多制恶，邪恶为女身，不义。阿修罗制邪，辟阴。”

众僧皆口诵佛偈：“佛云多事，不必在心；佛云多行，不必在身。”香烟中，和风大师说道：“方丈带寺僧去苑家祖茔，只是一心制恶。我等在寺众僧，必不能疲惫。该做善事，以警世人。”

众僧皆应诺。

和风大师说道：“和神师弟，那九位苑家女施主怎么样了？”和神的神气有些尴尬：“师兄，她们不知以身侍佛，该是无罪得福，对她们怎么说，都是不行。”

和风大师说道：“好，带路去，我与她们分说。”

和神大师一听说师兄去与那几个女魔头分说，脸上不由得现出一丝惊喜，要知道少林寺中，除了方丈和气大师，就数着和风大师的修为高深了，他能去劝那几个女魔头，或许能让她们开化些。

几僧在前，和神大师开路，到了那后山。后山坡上，漫淫处有一避风石壁，壁下有一洞，洞内便是那九个苑九的女人了。

能找得到她们九个，也是少林寺的本事，除了少林寺，放眼天下，无人能一时找到九个苑九的女人。

一旦苑九死去，他的女人便如沙入林海，一无踪影，哪里寻得到她们的身影？但到了一个月后，她们会慢慢出现，再去做苑九的女人。苑九的女人，一生不死不休，誓死跟着苑九。

只因为她们一生中最快意的就是在苑九的身旁，当她们与苑九在空中交接的时候，那快乐是俗世女人永世也享受不到的。

当和风大师来到山洞时，他看到了洞内的九个女人，她们或倚或靠，或躺或立，闲

得百无聊赖。

和风大师对她们一揖，说道：“老衲有礼了！”

左樱一笑，说道：“老和尚又来了，莫非今天要拿我们去死么？”和风大师颇有些尴尬，他笑道：“女施主，生生死死，自是人生一途，女施主何必认真？”

左樱笑说道：“和风大师，听你说来，你似乎不怕死？”

和风昂然道：“我不怕死，只是丢了一副臭皮囊，有什么了得？”

左樱大笑，说道：“你老了，皮也松了，人也垮了，自是一副臭皮囊，我们可不是，我看我们姐妹，哪一个不正是如花似玉的年纪？怎么能轻易言死？”

和风大师说道：“女施主错了，当年佛主在西域，看到无数美相，竟也参悟了玄机，生死皮相，不可看旺，便是这个道理了。”

左樱说道：“老和尚，不知道你还有什么话，直说好了。”

和风大师说道：“既为苑九，也为天下，劝几位女施主舍了性命。”

金丝冷笑：“说得好听，劝我们舍了性命，成全你狗和尚，是不是？”

和风大师笑笑：“保天下苍生！”

左樱大笑，说道：“好啊，那就保好了，何必问我？”

和风大师说道：“舍几位性命，为天下苍生，虽说是必行的好事，但几位可得委屈一下了。”

左樱说道：“不必废话，如是要杀我们，便杀好了。待得公子出来祖茔，你们少林寺必会被夷为平地！”

和风大师惨然道：“就是如此，我少林也不得不做。”

左樱大叫道：“做好了，你怎么不做？”

待得和风大师带人走开，左樱说道：“姐妹们，看来我们的性命快要完了。”

她几个人原来只是被点了穴道，如今在这里，却是被少林寺的和尚废去了武功，人

人无法自保。

金丝道：“只要是死，自尽就是了，何必要他们来凌辱我们？”左樱一笑，她笑得很伤心，如今她们就想自尽，也没本事了。她对众姐妹说道：“他们少林寺的鬼主意，是要那个钟思凡来与我们相交，待得我们真的与他交媾后，必是会一一死亡。那时他就成了天下第一高手。他想对付的是九公子。”

金丝气哼哼道：“他想得美，我们就死在他眼前，让他不能得逞。”

左樱惨笑道：“我们连死也死不得，只好眼看着他做了。只盼着公子能胜了他，替我们出一口气，我们也不算白死！”

学瑟低头道：“莫不如真就如秦莺，当公子一入了祖茔，便一死了之，岂不是省事？”

左樱说道：“我等也是想等着公子出来，再图一个白头到老，恩恩爱爱，谁知道会这样？”

金丝痛骂少林：“什么名门正派，只是一窝臭和尚，没一个好货！他们花心，自己不做恶事，让一个臭小子来做，也是一样！”

左樱说道：“少林草创一个殿堂，专门让那个钟思凡来做这种事，看来我姐妹的末日不远了。”

秋诗说道：“我们也不必忙，再过十几年，公子反正也是会来阴间与我们相会的，我们怕什么？”

想着与公子的情爱，想着那快快乐乐的时光，她们哭了，都流泪了。

左樱说道：“我们姐妹一场，此时也说个明白，到了奈何桥上，一齐去阴间，对阎罗王说知我们对九公子的情意，让他放我们一马，我们执意与公子相亲，他怎么能不放过我们？”

说来说去，都是伤心，一场泪水是不免的，再讲到了公子，牵肠挂肚，真个是有些割舍不下，但想来想去，没有什么好法儿。

金丝说道：“公子也是狠心，抛下我们不管，一个人去了祖莹。我们死在外面，到时候不知道公子有多难受？”

想着苑九平时，她们百名侍妾有一个人生病死亡，他都是泫泪而哭，闷闷不乐，一连多少日不曾释然。如今死了九个他的好侍妾，他怎么会不痛哭？金丝说道：“那一天公子与我在一起，他执我的手，教我写字，我的心扑扑跳，那字怎么写也写不好。公子哈哈大笑，笑得我脸都红了。”

秋诗说道：“还说呢，公子有闲时，就来教我读诗，我读诗读得不好，他便笑，说道秋诗不读诗，枉取了这一个好名字。我便听公子的，好生用功。”

秋诗的眼里有泪，想着与公子曾是唱和了几首诗，那骨子里都是浓浓的情意。那一天公子还执着她的手，对她说过：“我的侍妾里，秋诗最聪明。”如今想来，真个是恍如隔世了。

左樱说道：“对了，我与那个书呆了再说一次，要他不干，他不奸我们，少林岂不是妄想？”

金丝低声道：“他不做，也得人做。叫那些可怕的老和尚来，莫如这一个钟公子。”

是啊，如是钟公子来与她们在一处，还算是一个人样。要是给她们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和尚，岂不是更叫委屈？

修罗神殿，只有钟思凡一个人。

他听着钟声，少林寺的钟声也透着一丝凄凉。

老和尚来了，三位少林高僧带来了一个女人。

她是左樱，依他的心意，他们带来了左樱。

和风大师说道：“钟施主，别忘了武林天下，别忘了普渡众生。”和尚都退下去了，他看着左樱。

逃亡中的左樱虽说狼狈，但她眉目姣好，一脸的笑意，她说道：“钟公子，你要能

得我功力，我是最乐意。因为你父亲是得九公子的恩惠的，他对九公子最是感恩。你不会害九公子的。”

钟思凡此时正是如梦如痴，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儿，想到此事，大是荒唐。但荒唐事已是发生，至今夜他就得做那个荒唐主人了，他怎么办？

左樱看着他，忽地说道：“我相信你，你做什么，我听你的好了。”

左樱说完，她便来到了那神殿的大床上。说来也怪，本来是少林寺新修的神殿，偏偏在殿上放一张大大的床，那床像是僧床，旁边吊无数流苏，却是悬旌种种。床前，有钟思凡坐在薄团上。

钟思凡说道：“左夫人真个信我？”

左樱说道：“几日与公子言谈，我知公子是一个正人，如是公子愿得我的功力，便拿去好了。”

静夜少林，竟在禅室里有一夜春光。

钟思凡看着左樱，左樱说道：“在我记忆中，从来不曾有过狂欢，也不曾有过与男人相交的事儿，我不懂，你随便吧。”

说罢，她躺在床上，把她自己的衣服慌忙脱下，丢在一旁。

钟思凡竟真个是一个狼，看她竟是目光不定，问道：“你们与苑九公子在一起时，总是不脱衣服的？”

左樱说道：“不错，只有在迷泉里，我们方才洗浴时脱衣，迷泉洗浴总是在那相交后，无力无神，洗浴时总是睡着，到了最后，总要有婆婆把我们抱出来，放在床上，一至晨时方醒。”

钟思凡说道：“好，好。”

为什么他的眼里有闪光，他有什么快乐？莫非他知道了苑九公子的快乐如今也被他夺去了，他才快乐么？

左樱很是紧张，她看着钟思凡，说道：“我从来不曾与男人相交，你如是动我，可怜些个。”

钟思凡的脸上有一丝羞愧，但眨眼间便淡了，再无一点儿羞色，他说道：“左姑娘，如是得罪，还望恕罪。”

左樱轻轻一笑，凄凉地说道：“还有什么得罪不得罪？你与我相交，我便是一死。到了那时，你肯定会得到功力的，是不是？只是你休去与公子为敌，我在九泉下也不怨你。”

钟思凡心一荡，左樱如今还是一心挂念苑九，如果他不与苑九为敌，她们竟是死也无憾。看来苑九的恩情是她们一生一世难以忘怀的了。

床很大，左樱也闭上了眼睛。钟思凡看着左樱，说道：“从来人伦之乐，也是大同，不知道夫人从未经过。我从前曾娶过一妻，后来只有月余，她便病死了。我看守她，一天一夜，一天一夜，直至她死去。生离死别的滋味，我最是知道。左夫人你放心，我不会对你施暴的，我会很小心.....”

左樱的身体在床上放着，像是放着祭祀的牺牲。钟思凡抚摸着她的身体，左樱一阵子战战兢兢，她受不住这个，不禁放声呻吟起来。钟思凡说道：“男人女人，便是由相近而知亲，不相近便不知亲。不知道夫人与苑九公子哪里来的那知近？”

左樱说道：“相亲，相近，相亲，相近.....”

钟思凡忽地点了她的穴道。

神殿里，没有任何神像。只有钟思凡跪在地上，对着冥冥上苍祈求，也不知他祈求什么，只是喃喃求告，他的嘴角有一丝笑意，是微笑。

少林寺的夜，没有罪愆，没有血债，应是少林寺僧的平和，应是少林寺僧的福祉，如今他们在睡梦里也突然睁开眼，他们睡不着了，钟思凡与那九个女人一连九夜里都要相交，这是他们做下的恶事。如果苑九不是恶人，他们便做下了大恶，那时他们就是死

在武林人面前，也难洗罪过！

少林寺的十几位高僧都睁着眼，看着佛像前昏暗了许多的灯光。忽地听到了一声呻吟，那是女人的呻吟，是七情六欲的呼喊。再听听，无声了，只有静夜，无数个少林寺的静夜，与往常并无二致的静夜。

钟思凡拿出了药，他喂了左樱一粒药，要知道大力神钟非禹与医隐卢傻子同为江湖两大名医，虽说是钟非禹不像卢傻子那样有名，但救人非大力神不可。

钟思凡说道：“左夫人，你吃下了这一粒药，痛苦就会少了许多，你再死去，定不会想到有什么痛苦。”

左樱看着他，像看着一个怪物，她说道：“好，我吃，我吃。”反正是一死，莫不如先就昏迷过去，不再知道自己是如何变颜的。据说经过男人相交的苑九侍妾，一个个先是头发雪白，再是鸡皮鹤颜，最后头发脱落，直至老死。只在一瞬间，便由一个美艳无比的美人变成一个枯颜槁面的老太婆，让人如何受得住？

左樱吞下了钟思凡的药，真个意志渐渐模糊，她说道：“钟公子，我相信你，你不要害苑九……公子，别害公子！”

天亮了，十几个少林高僧都是一夜不曾睡好，他们来到了修罗神殿，如果钟思凡真与左樱相交了，他的功力便提高了许多。那个左樱也只是一个死人了。

他们进了神殿，看到了正在打坐的钟思凡。和神大师说道：“钟施主，你怎么样？”

钟思凡抬起头来，几位大师看他，确是面皮红润，像是得了许多功力，但看他那神色，却又不像。

和风大师说道：“不知道所言是不是非虚？公子得了左夫人的功力了么？”

钟思凡的嗓子有些喑哑，他说道：“你们看她吧。”

揭开了棺盖，看到了里面确是左樱。她变了，真个是变了一个人。她死得很惨，脸面是苍白的，她的脸皮成了皱，像一个老太婆。

和风大师再是镇定，也不能细看，他诵了一声佛号，说道：“果然是她！”

和神大师等人不走近来，他们不愿意看左夫人的死相。和风大师说道：“不知道公子的气力增了多少？”

钟思凡大声道：“我来带她去后山，我要亲手葬了她。”

他说完了话，手臂一抄，便抄起了棺材，起身就走。

一直走到了后山，钟思凡说道：“在哪里葬左姑娘？”

和风大师说道：“就在这里。”

钟思凡笑笑，说道：“好，就在这里。”

他轻轻放下那棺材，说道：“诸位大师回避一下，我与左姑娘有话要说。”

和风大师知他心疚，说道：“如此老衲与师弟们走开，待得施主葬过了她，再来相会不迟。”

几位少林寺僧走开了，钟思凡长吁了一口气，对着棺材说道：“你死了，还有人要看一看，真的看呢。夫人，你害了我啦。”

他慢慢在棺材前放好几块石块，石块垒成坟墓形，再在棺材后面压上土，只有棺材头露出来，然后他说：“夫人安息，我会送你们九姐妹一齐来的。”

说完了，他竟落下了几滴泪水来，他看着山下，在少林寺的大雄宝殿后面，那临时搭起来的神殿是那么碍眼，他冷冷一笑，说道：“只是一时，不是一世，谁想一世，真个糊涂！”

他慢慢下山去了，在山下，还有十几位少林高僧在等他。

第二十五章 傲雪天龙

和风大师双目圆睁，直盯住钟思凡。

他在审视钟思凡，看他吸了左樱的功力后会有如何变化。但从钟思凡的脸上看，只是略红润些，精完气足，看不出什么来。

和风大师小心翼翼说道：“施主得了大成？”

钟思凡略一沉吟，说道：“也是未必，我只是觉得气息比原来更充实些，没什么大的感觉。”

和风大师心里一愣，难道那传闻都是假的？原来苑九的女人不曾有过那六十年的功力，就是与她真个相交，也不过是一场春梦而已？要是如此，那就不妙了，看来苑九的所做所为，传言都不一定可靠。苑九的女人没功力，那苑九的九死九生是不是也只是传言？

和风大师说道：“放信鸽，告诉方丈这事。”

一个老僧急急而去。

和风大师道：“钟施主，看来苑九公子的事未必是真。只是要试一试，我方才知道，钟施主让老衲讨教一下。”

和风大师站定，只是轻轻出掌，一推钟思凡。钟思凡应声而起，随即退了几步。和风大师色变，说道：“果然错了。”

如是苑九的女人没什么功力，岂不是说苑九的一切都有假了？和风大师问道：“钟施主，依施主说，那苑九的女人是不是一个未经男人的女孩子？”

众僧都知道问此事尴尬，但不得不问，也知道此一问最是重要，都眼巴巴地看着钟思凡。

钟思凡一叹，说道：“她不是一个女孩子，她是一个与男人在一起很久的女人。”

与男人在一起很久了，意味着什么？她或许与许多男人在一起？还是与那个神秘莫测的苑九在一起？和风大师想想说道：“钟施主，累你做此等事，真个不好意思，只是如今山中没有女辈，还望钟施主能出手，看一看那几个女孩子，是不是真的都是经过世事的女人，我少林寺好再定夺。”

钟思凡悠悠看着和风大师：“大师不觉得此事有些难为么？”和风大师语塞，他知道钟思凡一旦知道了左樱不是与苑九只在空中相交，便知此事有些蹊跷，但那八位苑九的女人是不是如此？或许是传言有假，苑九的女人与苑九确系在空中相交，但她也能与别的男人相爱，那样岂不是左樱的事也有另一说法？

但钟思凡说道：“我与左夫人交谈过，她一心情系苑九公子，虽九死也不悔。看来她真的是钟情于苑九公子了，只是我不明白，她口口声声与苑九只在空中相交，可她的身体却又与男人相亲过，这是怎么回事？”

和风大师说道：“还望钟施主成全，与那几位女人一谈。”

钟思凡摇头，说道：“我知道谈不得，如果我再与她们谈，一旦说及苑九公子，她们哪一个不是眉飞色舞，说起九公子的好处，真是谈也谈不尽，像我只是一个呆子。我看她们都是为情所迷，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

和风大师沉吟道：“自古而来，人无寿长者，传言彭祖寿有八千，谁见到来？再传言齐翁寿止五百，也是传说，未必可信。人活百岁，必有一死，自古皆然。我看苑九的事，大有文章。”

钟思凡想说什么，但忍了一忍，不再说话。

和风大师说道：“此事拜托钟施主了，我知道钟施主家传医术通神，如能知道那几位女人情形，苑九事当是明白了八九，还望钟施主留心。”

仍是那个修罗神殿，也许钟思凡只是一个修罗恶魔，不是什么真正好人。他沉坐在蒲团上，双眼若睁若闭，若无所视。金丝已经进来许久了，她瞪着眼看着钟思凡，骂他，

骂他祖宗八代，一直骂不绝口。

想不到她一个娇美如斯的美女竟能口出恶言，而且滔滔不绝。钟思凡若老僧入定，只任她骂，却不吐口一字。

金丝大声骂道：“王八蛋，你怎么不出声，你拿我左樱姐姐做饵，得了六十年功力，是不是？你如今成了江湖一流高手，对不对？”

钟思凡倏地站起，说道：“你再骂，我就真拿你来增加功力，有何不可？”

他说话间便欲动手，一直扑向金丝。金丝左躲右躲，实在躲不过，她仰天而呼：“九公子，我死在贼子手里，实心不甘！”金丝竟是号啕大哭。

钟思凡此时反是停住了手，他满面笑意看着金丝，她只是一个小女人，一个很是娇小玲珑的小女人。看她哭态，确是有趣。

金丝忽地住了哭声，说道：“你怎么不碰我了？”

她眼珠子滚圆，滴滴碌碌转，看着钟思凡，似乎忘了她的伤心。钟思凡觉得好笑，他说道：“我看你哭，看得出神，想得到当年孟姜女哭长城，真个是波涛汹涌的，把长城哭倒了，也不足为奇。”金丝一听得他出语恶毒，不由得再落下泪来，说道：“我与左樱姐姐一向交好，你杀了她。如今还要杀了我，我就是做了鬼，也不放过你！”

钟思凡大笑，说道：“你也如此说，左樱也如此说，莫非你两人一定要嫁我么？那可不妙，两个女人服侍一个男人，非拈酸吃醋不可。”

金丝一撇嘴，说道：“臭美你，就凭你，还想我姐妹两个侍候你，你只能用强，杀了我们姐妹，要让我们与你在一起，那实比登天还难。”

钟思凡想道：看她说话，真是不知苑九是不是神人，她一味以为苑九能与她们在空中交接，那感觉却是相同，这件事是奇事，他问道：“听说苑九公子与你们快意相交，人飞若唐时的飞天，不知是真是假？”

金丝冷冷一笑，说道：“真事假事，关你什么事？”

钟思凡说道：“每逢与人说起苑九事，我便心生羡慕。做人能如苑九，有几多快意？此生恨不能生逢那快事耳！只是我从不曾与苑九老爷子相见，想就是见了，他也不会看我在眼里。”

金丝说道：“你要与苑九公子相见，也不算难，你放了我们姐妹八人，我便引见苑九公子与你。”

钟思凡大是欢喜，想想忽地又是懊悔，说道：“不对，不对，你说得不对。如果苑九公子知道我杀了你左樱姐姐，我怎么再有脸见他？不行，不行！”

金丝的脸上有一丝幸灾乐祸：“你杀了我左樱姐姐，你奸了她，你要苑九公子戴了绿帽子，他一定会杀了你，你就是做了鬼，也逃不过去！”

钟思凡一脸的惊恐，说道：“如此说来，我只好再杀了你们八位姐妹了？”

金丝扑扑心跳，心里怨自己多言，她改口道：“只是苑九公子大人大量，如果你救了我八位姐妹，我八姐妹为你求情，九公子一定会放了你。”

钟思凡沉吟道：“不对啊不对，你们八位再有如花妙舌，也不能使九公子那嫉恶如火的性情变了，他一听说我污了他的侍妾，杀我还来不及，怎么会放过我？不行，不行！”

金丝再怎么说明，钟思凡只是说不行。金丝赌气道：“那你只好再害我们姐妹八个好了。”

她坐在床旁，说道：“好了，我坐好了，你害我好了。”

钟思凡看她竟是不知道男人如何害女人，看她赌气坐在床上，如等被杀的模样，不禁噗哧一笑，这一笑笑得金丝更恼了，她恶声道：“臭男人，狗男人，你想什么，快做好了，我再也没时间陪你缠，你杀我好了！”

她等了许久，不见钟思凡有动静，抬头来看，却见钟思凡躺在床上，一双眼睛从下盯着她看。

她脸一绯红，心里道：我本来应该恨这个狗男人的，谁知道我却不恨他？我与苑九公子相交，都是在空中，而且每一次都是那么激动，像是梦幻中一般，哪里有与他在一起这般清醒？她心里有种异样滋味在心头，忽地脸红了，胀红着脸，看也不敢看钟思凡，像是思春的少女一般。

钟思凡虽早经过女人，但也不解她何以忽地脸红，只当她身体不爽，问道：“你不舒服么？”

她嫣然一笑，说道：“活见了鬼了，我怎么会不舒服，我只是……”

只是什么，她也说不清。

钟思凡看着金丝，想道苑九的一生，确是艳福。像金丝这样的女人，得一就是福份，他竟能得百名侍妾，一生光彩，可想而知。但他带着上百侍妾，怎么行动？他问道：“他带着你们，你们天天跟他四处跑么？”

金丝笑笑，说道：“告诉你也好。苑九公子自是能做，千百里路，他只须一日便至。他能日在洛阳，晚至长安，我们有时是二十五人跟着公子，侍奉他起居。有时是五十人跟着公子，但从来不少于二十五人。”

钟思凡一脸的沉思，吐吐舌道：“果然好本事，听说苑九公子能与百名侍妾相交而不疲惫，看来他真的是神人了。”

金丝笑笑，不以为然道：“说与你也不信，九公子每每与我们相交，隔日再来，那身体的欢悦还不曾过去呢。”

钟思凡一脸的沉思，看来苑九真个是谜了。他怎么能使那百名侍妾一个个甘心跟他，宁死不悔？他一定有本事，精力过人。

钟思凡说道：“苑九公子对你们怎么说？”

金丝说道：“他很少对我们说话。”

钟思凡大笑，他说道：“我不信，只是与女人相交，再是与女人吃饭？从不与女人

交谈，要我可是做不到，岂不是得活活闷死？”

金丝说道：“九公子如是想与我们说话，便由他的手下对我们说，他从不对我们说什么的。”

钟思凡一脸的天真：“真是怪人，他若与你们亲如一人，怎么能不与你们说话？”

金丝说道：“听得那下人说，九公子若与我们交谈，阴阳气息一交，便不再能在空中交接了。我们也怕，便不与公子说话。”

钟思凡问：“九公子是不是与别人说话？”

金丝说道：“他不与别人说话，只是整日不语，若有所示，也由下人发出。”

钟思凡点头，这就是了，看来苑九的古怪，定不止此。

他再说道：“如果你们有人死了，九公子一定会去送葬？”

金丝点头。

钟思凡再问：“九公子天天与你们在一起，他与你们凑得很近么？”

金丝不以为然：“怎么能凑近？如是他近了自己的女人，再怎么能与她空中相交？”

钟思凡再看金丝，她是一个大家闺秀，只是怎么成了苑九的女人，就不得而知了。

钟思凡说道：“我不想与你再生别事，只是想与你谈谈，你与我谈一谈，好不好？”

金丝忽地流泪，她嚤嚤而哭，泪水一淌，极是伤心。

钟思凡不明她何以忽地又流泪了，便再问道：“金夫人，你怎么再流泪？”

金丝说道：“别叫我金夫人，你叫我金丝好了。”

原来金丝却不像那左樱，一身侠气的样子，她只是一个大家闺秀，生在贵家，又自小熟读经书，颇知人情滋味儿。得与苑九相近，也是高兴，但时常也是怅怅，不知道那在诗书里所讲的情爱几时会落至自家头上。像她夜里所思，一个天真无邪的爱郎，他两鬓头发长长的，来对自己求婚，有血有肉，有情有义，与自己谈笑风生，晚归时相携相依，早起时相偎相守，像唐明皇与杨玉环，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可她生

来便不懂情爱，只算嫁与苑九，也不算是嫁与他，只是做了苑九公子的侍妾。她哪里寻得那快慰？如今她依在钟思凡身旁，真是有些心绪不宁，心如波涛起伏，只是不定。看着钟思凡，忽地又哭又笑，又是脸红，又是害羞，作足了女儿态，这一切心态，让钟思凡哪里想得到？

偏少林寺里，总是晨钟暮鼓，听得咚咚鼓响，恰如敲在她的心房里一般，金丝说道：“钟公子，我虽说是嫁与了苑九公子，但也未尝到小男女的儿女情态，就是那种快意空中相交的滋味，也是过后怅然若失，不知如何。我如能像人家女儿家，寻一个平常丈夫，有他嘘寒问暖，心思足了。”

钟思凡说道：“人与人相交，必是肌肤相亲，方才有火生出，那时方才有阴阳调和，万物滋生。我不信能空中交接，使人万分快意，从此乐不思蜀。那样的好事，只有神仙才能做。”

金丝说道：“九公子便是神仙，可惜我不是神仙。”

钟思凡说道：“你如是苑九公子的侍妾，便是神仙眷属了。”

金丝冷冷一笑，说道：“我不知左樱姐与你如何，她在临死时那神态是快乐，还是悲伤？还是既不快乐，也不悲伤？”

钟思凡不愿再说左樱，他说道：“人已去了，何必再说她？”金丝看钟思凡，他的脸上闪出一丝悲哀来，她心道：是了，看来这男人不算是一个绝情的人，他与左姐姐有这段情事，她虽说是死了，但总算没让他一下子就忘怀了。他提起了左姐姐，那一份伤感，就是掩也掩不住，想他是一个情义男儿。

金丝与她的姐妹们平时虽说是富贵无比，但在私下也总是在嘀咕，与男人肌肤相亲是什么滋味儿。此时她看着钟思凡，心里想道：我与众姐妹在苑九公子那里，总是学到了一些道家的真谛，我知道人生幻灭，本属正常，何必大伤大悲？我既是必死，死在这一个男人怀里，总比死在那些少林寺如枯木槁形的老和尚手下好些。那些老和尚一个个

身有怪味儿，他们如是碰我，我生不如死。也罢，就叫他来碰我一回，我总算死前知道了做平常女人的滋味儿。”

一想至此，她竟是一会儿脸红，一会儿悲哀，弄得钟思凡只是看她，不知道她失神想什么。

夜已深了，已是魂魄飘渺时。

金丝忽地抬起头来，对钟思凡说道：“我虽说是苑九公子的侍妾，但于人道，却不知如何做来。公子既是想要我，便要我好了。只是请公子多担戴些，勿太粗暴。”

钟思凡拿出一瓶药来，说道：“金夫人，左夫人便是吃下了这药，便昏而睡的，她死时并无痛苦。

如果你愿意吃，也可吃下它，我保你无痛苦，便会死去。”

金丝的眼睛发亮，她看着钟思凡，说道：“我若嫁人，也想选一个如钟公子般的年青公子去嫁，如是必死，我为什么不看着公子与我相亲，我何必在昏睡过去，不体验一番个中滋味儿呢？”

她一番话说得钟思凡无话可说，他只是呆呆地看着金丝，看着这个看去很是娇小的女人。

金丝在脱衣，她很镇定，把她的衣服脱下来，对钟思凡说道：“听说人若死时，衣服是很难穿的，麻烦公子了，到我死后，再为我穿衣，勿使我赤身露体去阴世间才好。”

说完了，她便长吁了一口气，躺到了床上，双眼瞪得大大的，看着钟思凡，看他如何动她。

第二十六章 正门

少林方丈带的这一拨人最多，有三十二个人。

他们想像的苑家祖茔定是风采过人，十分风光的样子，至少像是唐代几位唐皇的明陵。可他们看到的却是一块大大的石壁，石壁上画着飞天形象。那是十几个女人在盘旋飞绕，回绕着一个男人。

那男人一定就是苑九了。

和气方丈诵一声佛号，说道：“走吧。”

再向里走，便是一个大大的石穴，看石穴像是一人高的大洞，洞门修得齐齐整整，很是气派。

和气方丈说道：“按理说，这里该是从前人说的那来侵墓者的尸骨了，怎么不见那尸骨？”

“啊——”一声惨叫，原来是随行的人看到了门上吊着的骨头，随风咯嘎作响的尸骨。那尸骨也怪，全都是无缺的，吊着成形的一架骨骼。随风咯吱吱地响。

和气方丈叹一声：“都是一副枯骨，你我死时，也同他是一样的。”

众人壮着胆子看那骨骼，竟是白白的，像是用药洗过。在那骨骼的正中，用黑黑的字写着“徐无特”。

徐无特，不就是传说中的那个黑道的唯一高手么？听得铁子英说过，就是这个徐无特，险些把他全家都杀死，后来他败在苑九手下。咯咯吱吱响着的，还有几具尸骨，细看看，有的写着“楚天笑”，真的也有楚天笑！？

再有的写着“路一笔”，闻名天下的一笔路一笔！

人都静静站在那几具尸骨前。

他们的本事，比起这几个死去的人不知要差上多少倍，那几个人闯了苑家祖茔，也

死得惨极，何况他们？

和气大师猜知他们的心意，扬声道：“如今苑九在里面，已是死人。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苑九是不是真是恶人。如果他是恶人，我们便杀了他！”

众人一拥而入，进入了那石洞内。

原以为洞内是黑黑的，谁料得洞里点着灯，且明烛高烧，看洞里正面有一个兵器架，上面挂着几件兵器。

众人不禁肃然。

谁能有如此荣耀，把天下最有名的兵器全都摆在这里？

只有苑九，只有天下第一的苑九才有这资格。

放在上面的是徐无特的“鬼爪”；第二件兵器是名震天下的“心剑”，传说中大侠萧啸使心剑剑法，曾败天下英雄。第三件兵器是“失心拐”，传说使用它的人是一个失心疯的老人，他曾用这拐杀败武当十七剑，胜过少林大罗汉阵。第四件兵器是寂寞剑，传说中大侠米离用他胜过许多有名英雄，后来那剑传与鱼漂儿，又引出故事来，都是缠绵悱恻的情事。

和气方丈说道：“天下名器，都尽在此了，如果谁得了这几件兵器，他必是武林霸主无异。”

众人上前去，有人便要拿那剑与拐。唐思忽地说道：“慢着！”众人听他一叫，便住手了。

唐思说道：“多次听得人说，一入宝窟，便生贪心，最后便是残杀，胜者能出宝窟，也是奄奄一息了。我不愿意这样，能不能听从一人号令，让谁来做什么便做？”

人都赞成，他们心里也自有主意，但看来看去，知道不能在此时露出自己的私心来。众人都推说少林方丈和气大师是一个不贪之人，请他主事最好。

和气方丈一叹，说道：“何必说自己不贪，若是不贪，也不会到这里来了。”

但众人一辞，都赞成他主事，和气方丈说道：“如此就是了，请唐思唐公子拿那一柄心剑。”

唐思神色肃然，他慢慢上去，一拜那剑，再捧它下来。

和气方丈再请常玉、常维两兄弟去拿那拐，两兄弟也如唐思一般，十分恭敬，请下了那拐。再着人拿下了徐无特的鬼爪，和气方丈说道：“示人以尸，再示人以兵，如是不再理睬，该是杀招了。诸位仔细了。”

众人随着和气大师向里走，忽地有人惨叫一声，啊地大叫。

众人一回头，原来有一人的腰身被洞侧的矛刺穿，正刺个对穿，他才啊地惨叫。

众人急再看时，两侧哪里还有什么矛在？

可他们总得战战兢兢，谁知道何时会再有矛从那洞侧刺出？

忽地，有人大叫：“不好！”

众人急看，从洞侧真个刺出无数矛来，那矛个个尖利，直刺出来。和气方丈一吼，叫道：“快走！”

众人疾退。

只有两人在中间退不出来，和气方丈看他们两人，却是狼狈，两手血流如注，却拿两手抓着那矛，不肯放手。

和气方丈一出手，抓住那矛，喝道：“快退！”

那两人刚刚退出，矛便咔咔响折，和气方丈一振而起，双脚一踏，脚下的矛便全都折断。

众人心内犹是惊惧不已。

和气方丈道：“这里便是洞内，一入得洞去，便危机四伏，还望诸位小心些好。”

唐思说道：“一切都听方丈作主。”

和气方丈说道：“不如我与唐公子先走，如遇上埋伏，或可挡上一阵。”

众人此时自是听和气大师的，便由和气方丈在前，一直向前走去。

到了那洞内，再叭叭射出一阵矛来，和气方丈大喝一声，反手一击，那矛被击落几根，未被击落的，直射向和气大师的身上。众人都是惊叫，谁料得那矛射在他身上，却是无事。一旁的唐思却是不敢让矛射在身上，一挥心剑，叭叭矛折。两人再向前走，到了另一拐弯处，看看亮起来，却是灯更多了，都吊挂在壁上，照如白昼。

和气方丈道：“这里便是苑家祖茔的第一室了。”看看这一室，却是不凡，凡壁上光明处，皆有夜明珠照耀，珠大如鸡卵，悬吊百余粒。若在平时，得一粒怕不视为稀世珍宝，谁想在这里却满壁皆是？和气方丈说道：“看来我们是寻到苑家祖茔的珠宝室了。”

众人一哄而上，抢那壁上的珠宝。和气方丈叫道：“休要哄抢！小心，小心！”

叭——一声响，一个刚刚拿到壁上珠子的人眼睛上长了一根刺芒。那刺芒是刚刚长上的，他抢到了珠子，心里大喜，不由得意忘形，哪料得到壁间突出一刺，直刺双目？！

他大叫声声，倒在地上。

更有人抓挖那珠子，珠子如生在壁上，嵌得很严，他挖时用兵器。嘭地一振，兵器横飞，直砸向他脸面，打得人脸面模糊，尽是鲜血！和气方丈叫道：“小心！小心！”

哪里有人肯听他，只有唐思站在他身后，冷冷看着众人，像是看猴子耍戏。

和气方丈叹息道：“人心贪婪，不易祛除，唐公子，你为什么不抢那一粒珠子？”

唐思笑笑，不语。

和气方丈看众人，此时已有人得手，高呼道：“我拿到了一粒珠子了，我拿到了一粒珠子！”

得意欣喜，若忘其形。

和气方丈说道：“我们再向里去吧。”

后面的人本来想多揭几粒珠子，但知道苑家祖茔处处有宝，怕误了大事，便紧紧跟

随。

再弯过一处，更有一间大大的石室，此处比别处宽上许多倍，方方正正，在室正中，放有一个大大的石龟，龟上驮着一个大碑。碑旁放着金叶子，在洞里闪光。

众人惊呆了，从未看到过这么多的金叶子，而且是放在一座大大的石碑前。

石碑后，有许多的石匣，匣里装着的是银子、金子，好多的金子银子。

有人轻声一叹，说道：“我保过这么多年的镖，头一回见过这么多的金银！”

说话的是龙威镖局的局主西门寿。

很多人见财起意，他们不由自主地走过去，抓起了那金叶子。金叶子薄薄的，正好收藏，他们便慢慢往怀里放。

和气方丈看着，一叹道：“心不可贪，一旦贪心，性命不保！”轰一声，一个正抱着石匣的家伙被从上面落下来的石棺砸住，只剩下了他的头和一只手在外面，他叫道：

“方丈救我！方……丈……”他垂下了头，奄奄一息了，可他的手里还抓着一把金叶子！

和气方丈大喝道：“小心！”

但此时不如刚才了，一开始时，众人拿金叶子毕竟还有些害羞，但此时一见别人拿了，更有人拿了金叶子死在那石棺盖下，更叫他们无所顾忌，他们大把大把抓着金叶子，把那金叶子塞入胸前，更有的脱下衣服，把金叶子包在衣服里，再把那衣服扎在外面背好。

只是一会儿，便没有了一片金叶子。

和气方丈看着四周，再诵佛号：“阿弥陀佛，佛祖慈悲！”

他不愿看这些人的野心，但又无法阻止，只好闭眼不瞧。

只有蜀中唐门的唐思跟着方丈，一声不吭地看着众人抢掠。

和气方丈说道：“我们是来找苑九的，不是找金银的，诸位施主还望自重些。”

有人高声笑道：“老方丈，你想知道苑九的事，我们自是帮你弄清苑九的所在，拿

他一点儿东西有什么？难道他是自己生出来的金银不成？”

和气方丈听他说话，也情知是实，苑九的金银珠宝，皆是来自世间，虽说苑九广有贤名，但看他洞内的珠宝，便知道他所得不菲，他的贤名便也可疑了。

再向里走，到了另一处，只听得流水潺潺，有一些箱子在洞内，看看散在洞里的箱子，众人再也不须向方丈问什么，人人扑过去抢开了。

少林方丈和气大师看不过眼去，喝道：“住手！”

他一出掌，一阵旋风刮去，使几人停了手，那几个人回头，看着和气方丈，眼里如有血丝：“和气大师，那么多人在抢，你怎么偏和我过不去？！”

看着那人的眼光，像是用眼光便足以把和气大师杀死，唐思大声喝道：“我们是来找苑九的，不是来抢东西的，你们放下！”

更没有人肯听唐思的。

和气大师说道：“污者自污，浊者自浊，你想要他清，哪里能够？”

他与唐思看着洞内，看内洞犹有重重，只是不知那个苑九在哪里，能不能找得到他死去的重地？

和气大师对唐思说道：“唐公子，你来一次，要空手而回了。”唐思说道：“我听祖父说过，这里是何等样子，我从小就想着它的样子，很想看一看。如今我看到了，很好！”

唐思很少讲话，他头一次讲这么多，只是一个很好，便轻描淡写地揭过了他的心态。做为千年武林第一人，苑九的祖茔内有许多的秘密，有用不完的珍宝，这也不足为奇。但看唐思的神态，真个是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人，让和气大师暗暗佩服。

众人还在抢，和气大师与唐思向里走，他们两个走过了一层桥。那桥是轻的，吊桥悠悠颤颤，直通里面。

和气大师正与唐思过去，听得有人叫道：“等等我！”

回头一看，正是一个满面虬须的壮汉，全身都裹着金叶子、带着珠宝，上了吊桥。

他一上吊桥，因为身子沉重，忽地从吊桥下射出箭来！冷箭簇簇！

直射得那人像是一只刺猬，被射得透透的，叫声：“救我！”人便跌下去了。

后面来的人叫叫嚷嚷，叫道：“方丈，等等我们！”

过来的是十几个人，他们想抢上吊桥，一见有人被射穿，便不敢再上，只是在对面吵吵嚷嚷，不敢出头上桥。

唐思叫道：“扔下你们的金叶子，扔下珍宝，再上桥来！”

有一个人大笑，说道：“好，好，果然是好！”

他扔下身上的珍宝，再扔下金叶子，最后身上只有一件兵器。他使的兵器是一柄大刀，泼风大刀，十分沉重。

和气方丈说道：“怕那柄大刀沉重，施主小心了！”

那人大笑：“我的刀也不算是武林中的名器，我就放下它，还能怎么样？”

那人小心翼翼上了桥。忽地桥中间一歪，那个被射得浑身箭簇的人扑通一声跌下去了。他慢慢走过了桥。

众人一阵欢呼，原来只要扔下金叶子，扔下珠宝便可上桥。

有人说道：“我身子轻，我如是上去，怕什么？”

看他确是身轻，且轻功过人，他慢慢上了桥。但和气方丈忽地脸色大变，叫道：“小心！”

那人刚刚要跳，忽地从下面射上一阵箭簇！箭射时他一跳，射过了几支，但仍有几支射在他的脚踝上！

他跌在桥上，扑通一声，叫道：“救我！”

方丈刚想上桥，唐思扯住了他：“不行，你上去一样是死！”

看来像是有人在冥冥中看顾他们，只要他的怀里有金银珠宝，不管他是不是身轻如燕，也终是躲不过这一劫去。

有人为难了，他们不愿意放下怀里的金叶子，更不愿意放弃拿来的珠宝，在那桥边犹豫不舍，不想过来。但性命攸关，他们不放弃怎么行？

唐思喝道：“我与方丈只等一刻，如是不愿放弃珠宝者，便不必再来了！”

一听得唐思断喝，人都心内寻思：珠宝可恋，但听得苑家祖茔内有武林秘籍，有更多的好东西，我怎么能不去拿？一想到此，便轻轻把那珠宝放下，再——过桥。

也是奇怪，等得他身上无一点儿宝物了，便过得桥来。一直到了这边，看看竟是只有二十八人了。

看来不光是有人死在前头洞内，也有人得了珠宝，想法溜了。和气方丈说道：“我们再走，去找苑九，我要找的是死去的苑九，只是不知道他死在哪里。”

唐思说道：“看这洞内，就是有千八百人，也容得下。不会只有一个苑九在的。”

和气方丈一叹说道：“是，定要小心。”

众人再走，向前走，便到了一间大大的石室。

看这间石室内，却是让众人看得呆了：这里有许许多多的乐器，其中不乏古物，埙、琴、箏、瑟、笙、篪，一切古器，应有尽有。和气大师忽地一揖，说道：“如是苑九真个是性情中人，或可他不会是一个恶人。”

一、个最喜乐音的人，性情不会极是残暴。

但苑九会是喜欢那乐音的人么？

他们看着，有人忽地说道：“这编钟是金的！”

只是一句话，眨眼间十六只编钟都被抢光。

他们忘了那一处洞中之桥了，把编钟提在手里的也有，揣在怀里的也有，只是可笑一个大汉，抢一只最大的编钟，拿在手里，另一只手提刀，看去十分笨滞。

唐思看他，心里冷笑，看来他的性命也快没了。

和气方丈说道：“这里是乐室，如有有礼，该不拿此处古物。”但人哪里肯听他？到

了此处，和气方丈再也不是什么人物，人听着他说话，像是不曾听见一般。

再向里走，看看便有了十数处亭阁，看那亭阁，都是用石头雕就，便显得笨重或小巧。石桌上有石器，都是鼎炉之类。和气方丈与唐思先行，一径走至亭上，看着那亭上石碑，写着几个大字：苑九饮宴处。

看着那石桌，和气方丈说道：“苑九毕竟是豪杰，我就拜他一拜！”

就罢，和气方丈走到了石桌前，对着石桌，拜上了两拜。

一当和气方丈拜那石桌，有人在一旁讥笑：“既是拿他的珠宝，毁了他的祖茔，他就是九泉下有知，也必不饶你。你拜他做什么？”但听得石桌轧轧响，一眨眼间便露出一个大大的洞来。

众人皆是惊讶，注目着这洞，不再言语。

第二十七章 六个苑九

和气方丈带着人进了那石洞，洞是弯弯曲曲的，一直拐来拐去，不知所终。走了许久，方才看到了一扇大大的石门，那上面写着“苑家祖茔”四个大字。左右各有楹联，左联的字是“生生八次多”，右联是“死死九回少”。和气方丈肃然道：“如是我猜得不错，这里便是苑九长生之所了。”

众人虽说是入了苑家祖茔，但心里总是忐忑，如同入了人家的房舍，大抢大劫一番，竟连主人的面儿也没见到。此时要见到了主人，他们的心里咚咚直敲鼓，苑九是不是真个躺在那床上，他是睡着了一般又死去一次？依以往的惯例，苑九会死在这里，再过近月，他会再生，那时天下豪杰任谁也不是他的对手。

众人一齐来推石门，奈那石门沉重，无法推开。推了许久，也推不动。和气方丈说

道：“看来这里并不是推的，好好看上一看，有没有什么机窍？”

众人看来看去，都看不出有什么机窍。是不是苑九本来力大，只有他才能推得开那石门？他们这些凡夫俗子都与那石门后的神秘无缘？他们眼瞪着，看着那道石门。

突地，和气方丈叫一声：“惭愧！”

他想到，那苑九决不会自己一个人进去那石门，传说中的苑九每逢到了苑家祖茔内，都如病入膏肓，无法精完气足，怎么能推得动这一扇重重的石门？定是有一机关在，和气方丈道：“是了。”

他站起身来，去那楹联处摸。

他是摸哪一个字好？

和气方丈正在犹豫，忽地有一人大声道：“就是这里了，只有这么几个字，还不容易？！”不待和气方丈说话，他上来便摸。

先是摸到了那“八”字，正摸间，忽地射出一阵子疾雨般的铁疾藜，直射向那大汉！和气方丈一见不妙，大喝道：“让开！”一推那大汉，想让他逃开性命。但他手不及那铁疾藜快，那大汉身上已是身中了十几枚铁疾藜！

大汉看着唐思，唐思扯住了他的身子，他腿软，但唐思不让他躺下。

唐思叫道：“你等等，我给你解药！”

如果是唐门的铁疾藜，一定有法解毒。

但大汉只是叫一声：“救我……”不待唐思伸手拿药，便溘然而逝。

唐思的脸色有些不好看。

即便是唐门的毒器，也是最霸道的一种。

和气方丈问道：“是不是你唐门的毒器？”

唐思说道：“自从我先祖接手唐门，一次误中了朋友，无救后，唐门的毒药便改进了，如要你中毒，也是能救。这毒是无救的，让你去袋里掏解药都来不及，看来十分霸

道。”

和气方丈一叹，说道：“既是如此，一定是早于你先祖时的唐门人所为了。”

唐思的脸色一变，就是和气方丈对他提及唐门的不足，他也是心中不快，冷冷说道：“唐门的解药在我手里，他自命短，我有什么法儿？”

众人一见那大汉须臾便死于非命，不由得暗暗心惊，看着大汉，不敢再稍有异动。

唐思走上来，说道：“方丈，让我来动。”

和气方丈摇摇头，说道：“我来找它试试看。”

和气方丈看着那几个字。字是用刀刻下的，看去便凹凸不平，只是摸哪一个字是生，摸哪一个字是死，心里还是无数。旁边有清闲剑客，他笑说道：“唐公子，还是让我来！”

他远远地一纵，剑击在那几个字上。

他的剑击在那“生生次多”四个字上，咯咯咯咯一连四下，竟听不到那石门有一丝开启消息。嗖嗖嗖在他眼前飞过数十支弩箭！那清闲剑客的剑飞快地拨几下，把剑拨开。但有一支箭扑地射在他的腿上，他哎地一声扑通坠地。

清闲剑客这一下子丢了人，他的脸胀得通红。

和气方丈说道：“剑客此一试，功莫大焉，看来这一左楹联并无要用的字了。”

唐思大声道：“我来试试右边的一联。”

和气方丈说道：“唐公子小心！”

他叭叭几击，也不见他的暗器是如何出手的，但见那字叭叭直闪，右面的几个字都击过了，也不见有动静。

所有的人都犯了难。

忽地，和气方丈笑道：“我明白了。”

他走上去，左手摸着那“生”字，右手摸住那个“死”字，说道：“我只是不知道是不是一齐生一齐死？”

只听得轧轧响声，那石门哗哗而响，石门渐开。

这一间厅室更大，阴冷阴冷的，不知道从哪里吹出来的冷风，一直吹到了人的心底！

和气方丈扬声而呼：“苑九先生，少林和气偕武林同道三十人来访！”

只听得和气方丈的声音在石室里嗡嗡阵响，久久未有回音。

和气方丈说道：“看来里面是没有人了，我们进去看一看。”

三十来人全都进去了。

石室很大，在空旷的石室里，竟然什么都没有。看来看去，忽地有人叫道：“看墙上！”

墙上有六个大大的洞窟，洞窟如敦煌石窟一般，深深凿进去，里面放着一尊尊人像。突地有人喊道：“那就是苑九！”

真的是苑九么？他或许喊的对，那个坐在石窟里的人或许真是苑九。看那石窟竟是左右成对，左边的有三个，右面的有三个。众人的心噗通通跳，有人轻声问：“他们都是死人么？”

没人敢回答。如果这六个人里有一个是活的，他必会杀尽所有进去苑家祖塋的人。

只是他们怎么办才能看到哪一个屹然不动的人是活着的苑九？想当初苑九死时，一定是坐在这里的，六个人似乎一模一样的坐姿，他们都想得到，一定是苑九了。

和气方丈傲然说道：“苑九施主，我等是少林和气，偕江湖同道三十人来拜！”

没有回音，只有和气方丈的尾音在石室空荡荡地响。和气方丈说道：“好，我们看一看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苑九。”

忽地有人厉声喝道：“如今也看明白了，真的苑九也好，假的苑九也好，岂不是都坐在这里？我们做什么放过他们？我们此时不杀了他，待得他二十几天后，他就会杀了我们！”

人都附和他，如是真让苑九再活转来，他们哪里还有命在？

江湖人的行止决瞒不住苑九，江湖人的命也都掌握在苑九手里！和气方丈大声合什道：“不可！我们找苑施主，只是要看一看他是不是一个恶人，他如是恶人，我等便杀了他，不让他再出江湖。如果他不是一个恶人，我们不能动他。”

一个虬须大汉冷哼道：“方丈，我们不是为宝物而来，我们专是为苑九而来！”

同他一齐拥来的是四个人，他们围住了和气方丈。

大汉说道：“你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就是定山五鬼！”

和气方丈一叹，说道：“你们是徐无特的徒弟？”

大汉冷冷道：“不错，我就是焦实，他是孟死，那一个瘦的叫竹竿，这一个叫史聪，那一个叫肖依。”

和气方丈心里一沉，他心道：我忘了这些人原本就是良莠不齐，我带他们入苑家祖茔。如苑九不是一个恶人，我的罪过大了。只是我如今怎么对付过去？”

他回头看看唐思，唐思看着他，笑道：“和气方丈，就看你的了。”唐思这一句话是说，他不便于帮他，还是他愿意帮和气方丈？和气方丈的身后有两个少林的长老，但他们三人之力，决不是徐无特的五个徒弟的对手。焦实大声喊道：“你们听着，到了苑家祖茔，愿意拿什么便拿什么，苑家祖茔的珍宝有的是，你们拿上一件两件，一辈子都吃穿不愁了！”

众人哄地一声叫起来，听去好是愿意。焦实大笑，对和气方丈说道：“你以为你是谁？你是苑九么？我要杀的就是苑九，当年我师父在时，好好的天下奇才，他竟把我师父弄成了废人。要不是师父教了我们五人，师父的仇何时能报？”

孟死阴恻恻地说道：“如今我们的仇能报了，我们五兄妹都能去师父的墓前了，我们放声大哭一场，再拿苑九的头祭我师父！”

和气方丈大喝道：“焦实，你等想趁机害苑九，休想！”

焦实大笑，扬头四顾，说道：“你们听着，如果谁与我们动手，我们便杀了谁！可

谁要抢苑九的东西，我们却管不着了。”

一直不声响的肖依邪邪地笑了，说道：“他不是傻子，就知道要自己的命，还要苑九的珍宝！”

焦实指着那上面的六个人说道：“这就是六个苑九，他们中有一个就是我师父的死敌，不管哪一个是，他们全都得碎尸万段，方才能称我心！”

和气方丈正在思忖如何对付他们五人，忽听得那众人中有人叫道：“和气方丈，既是我们进来了苑家祖茔，要再出去，也是不难。只是我们出去后，苑九老爷子再醒来，我们怎么办？岂不是做了他的掌下冤鬼？还望和气方丈三思，要他们杀了苑九的好！”

和气方丈毅然道：“不行，我要找的是苑九的恶行，如是苑九不作恶，我们不能在他的祖茔内撒野！”

焦实大笑，说道：“和气和尚，你也不必再说，我们兄妹五人，对你们三个，看你们胜不胜得我们！”

和气方丈回头看看两位长老，两位长老点头，看来势已如此，只好一拚了。

唐思忽地说道：“和气方丈，我看他们说对，要他们对付苑九，我们去找苑九的恶行，也差不哪里去。”

和气方丈一叹，说道：“错了，错了，佛祖会严惩我的，我想了许久，还是不曾去了我的私心，看来这一次是武林的大劫了。”

和气方丈三人鼎立，成倚足之势，让那五个人看了，也是不敢轻觑。焦实喝道：“师弟们，他是少林寺的第一高手，小心些了！”

五个人围着三人，成箕斗状地转。

焦实说道：“我们杀了三个老和尚，余人不会与他一起寻死的。”孟死大吼，声唤如鬼，他一吼出声来，便声音尖厉，如磨如蹭，其声不类人声。周围的人忽地觉得耳旁似有无数厉声在磨，如刺如针，痛不欲生。和气方丈知道这是徐无特的阴鬼啸，此时众人

大多不耐他这一吼，都是躲在一旁，离他们远远的，有的甚至退到了石门外。和气方丈忽地一踏，脚下成步，踏踏有声，他与那两个老和尚都是发出狮子吼，此时他们的狮子吼与孟死的阴鬼啸一唱一和，竟使人无法从那啸声中脱逸。和气方丈向前踏进一步，那孟死与焦实也踏出一步，两下对峙，竟是相持不下。只见老和尚的三件僧袍都是胀满，像鼓翼的风帆，一涨如鼓。那对面的焦实与孟死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脸如死灰，只是瞪着两只蛤蟆眼死死盯住三个老和尚。

孟死与焦实的身后那三位师妹师弟都是出手撑着他们的后背，一齐出力对付三位老僧。人在一旁看得分明，他们八个人如今正是箭在弦上，不得松弛，如是谁松弛，定是粉身碎骨。

那唐思忽地笑了，他看着八个人，说道：“人在一旁，都是死的，为死人而斗，多不值得？”

他再对身后的那些江湖人说道：“到了苑家祖茔，你们就只会呆着么？”

看和气方丈与那焦实五个动手，实在是惊心动魄，让他们看也看呆了，哪里还有心再去想其他的？但此时唐思一说，他们的心便活了，一个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忽地有人大叫道：“上啊！”

便有人奔那第一个苑九的尸体而去了。

苑九的六具尸体都在石壁上，那壁上的石窟也有九丈高，看去极高，就是江湖上再好的高手，也无法能纵得上去。有人说道：“怎么上去看一看他是谁，是不是死人？”

另有人说道：“能凿出阶梯来最好。”

有人应道：“放你妈的屁，要能造出一道宫殿石阶来，更好了。”有人喝道：“别斗嘴，要是让那几位少林老和尚得闲出手来，你休想上去。”

众人闹闹哄哄的，找法儿上去看苑九。更有人悄悄地奔里去，从那几个拐门去找财。

蓦地，有人厉声一喝道：“找死！”

叭地一枚铁蒺藜打在他的背上，钉得死死的，其他几人都站住了，他们不敢再动。唐思的声音如冰般冷：“要再动，就是一死！”

那背上钉着铁疾藜的人忙回头来，对着唐思下跪，说道：“唐公子，唐公子，是我一时贪心，想占苑九祖茔的珍宝，你饶过我吧，你饶过我吧！”

唐思说道：“要是众人都到了那里，你有什么本事，便拿什么好了，可你想先去，你是作梦！”

那人唯唯连声，哭道：“公子，你给我解.....药.....”

话不等说完，人便栽倒在地，唐思的暗器如此剧毒，让在场的人也都惧怕，他们只是慢慢退回石厅内，看三位少林老僧与那焦实五人斗。

唐思看那人也快死了，就抓起他来，喂他一粒药，看他脸上的黑气慢慢在褪，保住了命，方才再有了神志，对着唐思拜说道：“多谢唐公子！”

但这话说得便没有刚才求饶时那低声下气了，他的语气恨恨的，像是与唐思的仇不死不休。唐思也不在乎他，只是冷哼了一声，再不理他。

此时，场上的一斗已是剑拔弩张，三位老僧的头上有了汗珠，那焦实与孟死也都极焦躁，依他们师父的话，在江湖上很少有人会是他们的敌手了，可他们一出山便遇上了这三位老和尚，他们与三位老和尚竟是不分高下，他们怎么能不焦躁？焦实厉声喝道：“杀了他们！”

五个人都出招凌厉，但他们再怎么出招，也都被和气方丈三人一一化解。

唐思说道：“你们听着！”

和气方丈心里想着：看来唐思是有好主意了，他看我们胜焦实五人不过，一定会想出招儿来帮我们。

不料得唐思却是在说别的：“你们听着，他们八个人死缠烂打，一天一夜也打不完，莫非我们就在这里看他们斗么？”

有人说道：“不知道公子有什么主意？”

那唐思说道：“清闲剑客的剑此时会用得上的。”

众人一听得他说到了清闲剑客，才想起了他，回头都看着他。清闲剑客暗暗叫苦，他心里早就有了主意，不管少林寺的高僧与定山五鬼如何拚争，他也不愿再出头了。此时被唐思一叫，脸早就胀得通红，说道：“不知道唐公子有什么吩咐？”唐思装作看不见他在发窘，说道：“据我所知，清闲剑客有三支剑，是不是？”

清闲剑客心里咚咚乱跳，说道：“是，在下是有三支剑。”

唐思说道：“流花女人谷的低峡你都去得，这一条石壁难不住你的。”

众目睽睽下，清闲剑客暗叫一声狗东西，他再也不能装下去了，说道：“好，我便上去看看。”

他从怀里掏出一支小小匕首，一下子插在石上。那匕首便立在石上。他再拔出匕首，插上另一支短剑，再攀上去，脚踏着那一柄短剑。待得他上去了，再用那一支匕首扎在石上，用那一支长剑插在石缝里。这一次看去便不那么容易了，长剑插在石缝里，看去晃晃荡荡，根本像是擎不住人。但那清闲剑客的轻功看来不弱，他只是拔出短剑，身子一带，便立在那长剑上。如此用三柄剑，只是一个时辰，清闲剑客便上了那第一个石窟里。清闲剑客到了那石窟里，唐思便叫道：“别打了，再打那个苑九就没有一个全尸了！”

一听得他叫，再一看真是有人到了石窟上，八个人便不再斗了。和气方丈叫道：“清闲剑客，你要动一下那苑施主，少林与你不死不休！”

和气方丈一叫，让在场的人都是一凛，少林一生寻谁的仇，他的日子也决不会好过。但清闲剑客在上面可是不愿意了，他恨声道：“和气方丈，莫非你是威胁在下么？”

和气方丈说道：“善恶有报，还望施主好自为之了。”

清闲剑客犹豫一下，唐思忽地说道：“不管怎么样，你总得弄清那个苑九是什么人才好。”

和气方丈一听得他说得有理，便也不再出声，只是看着清闲剑客，看他怎么动那人。

初初一看，那个苑九竟是一身道装，他的衣着装束像是汉代人。只是在他身上看也看不出什么，他身上竟是没有点儿东西。

清闲剑客在上面看，来来去去地看那苑九，众人在下面瞪大了眼睛看着，看他一举一动。清闲剑客叫道：“他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

和气方丈忽地说道：“你看看他的身上，是不是有佩玉一类的东西？”

清闲剑客再找一找，叫道：“没有。”

和气方丈说道：“看他的尸体，看他的牙。”

清闲剑客看那人的牙，黑黑的，像是结成了一块，他叫道：“那人死了许久了，他的牙板结成一块了！”

和气方丈说道：“他至少死了几百年了。”

清闲剑客忽地说道：“不对，他的衣服像是没有那么久。”

和气方丈说道：“看他的衣服，有没有用药浸过？”

清闲剑客说道：“看不出！”

唐思忽地说道：“你用这药滴在那衣服上，如是化成了灰，就告诉我。”唐思丢上来一个小小的瓶子，清闲剑客接过了瓶子，把药滴在那人的衣服上，忽地那衣服化成了灰，成片片灰尘落在地上。清闲剑客叫道：“那衣服化成了灰，那衣服化成了灰！”

唐思低下了头，趴在地上看那一片灰，说道：“他死了最少有一千三百多年了。”

那么说，他就是第一代的苑九了？！

第二十八章 上下两千年

得那清闲剑客的鼓动，其余的人早就动手了，他们也搭兵器，弄人梯，也上去了两处石窟。到了上面，仍是问和气方丈与唐思，方才知那两个苑九也不是刚刚死去的。他们找到了一个苑九是唐装的，他的身上有一块佩玉，那玉上有四个字“风清树静”，就连和气方丈也不知道他这玉上的四个字想说什么意思。

再一个苑九是个一身道装的苑九，身上的衣着很是华美，看去像是晚唐时的人。只有他一个人身着那么多的衣服，足足有四五件，像是俗人大殓时的装束。上面的人一边报说他的衣着，一边也知道他是晚唐的人了，有人叫道：“他的怀里有一件香炉。”

那香炉也是宝物，看着的人拿下来，扔向和气方丈，方丈不得不接着，递与旁边的和尚，说道：“暂且保管着，待得出洞去再作处置。”老和尚毕恭毕敬地拿着那一件宝物，应了一声诺。

看来那六个苑九不是按先后死时的次序排定的，如是那样，右面的第三人应是刚刚死去的苑九。

不是那个苑九，还有三个人，怎么也能找得到他。

和气方丈说道：“如是找到了他，把他带下去，看他究竟是不是那个杀人的恶人。”

众人此时倒也没什么反对的，都是再去那三个石窟找苑九，爬上了那三个苑九的石窟，看到了那三个人，第一个是死在那个先看的苑九之后，所以他的衣服用唐思的药一解，也化成了片片蝶飞。第二个是唐初的死人，他的身上有一块玉，是太宗亲笔赐写的，上书两字，友棋。看来他是太宗皇帝的棋友，也是太宗皇帝的臣子了。

只有中间的那一个，就是右面的第二个死人，方才可能是苑九。底下的焦实忽地大呼道：“放下他来，放下他来！”

和气方丈喝道：“你休想动他一动！”

但他喝斥过了，那五人仍是目眦尽裂，叫道：“他拿我师父的骨殖放在他祖茔前晾风，我不碎尸万段，难消我恨！”和气方丈说道：“五位施主，得饶人处且饶人，不知道施主知不知佛心广大？”

焦实冷笑道：“我不放火烧了他的这狗屁祖茔，我就不是师父的弟子！”

唐思说道：“你们且先让那几人把苑九老爷子放下来！”

众人先把那一个衣着尚新的苑九放下来，唐思看着他道：“是了，他就是苑九，就是那个还能再活下去的苑九！”

一语既出，众人哗然。

焦实叫道：“杀了他！”

他扑上来，要杀苑九！

他身后的四个也扑上来，但和气方丈早在一旁等着他，迎面便接他一掌。扑通通他退了三步，和气方丈也退了三步。

看来两人是锱铢相当。后面的四个人抢上来，与两个老和尚动手。唐思忽地叫道：“住手！”

众人跳开，听他再说。

唐思说道：“你们也知道，蜀中唐门对于江湖事，从来都不落人后。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唐门的人在这里并不是我一个人。”

那还有谁是唐门的人？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如是他唐门的人对众人来一次暗器偷袭，岂不是让众人大大吃亏？

就有人说道：“不知道唐公子要说什么？”

唐思笑笑，说道：“少林寺这一次来趟这浑水，想必是方丈起了贪心。说是有公心，但趁人死来抢墓，君子不为啊。方丈，我看，你还是让他们动手，杀了苑九的好！”

唐思的手里握着暗器，人都看清了，他的手上早就戴好了鹿皮手套。还有哪一个人

是唐门的人？如果你不小心，被唐门的暗器钉在了身上，就没刚才那人的幸运了，说不定唐思不会理你，让你痛苦，在地上打着滚，一直到死。

和气方丈大声道：“唐思，我看错了你，你敢让他们杀人？”

唐思大笑，仰头道：“还有谁能拦住我？天下有唐门，就不该有什么苑九，苑九是什么人？听说他不畏我们唐门的暗器，能百战不死。我就没碰上他，如果碰上他，我就与他动手，看他会不会死？”

暗中有人轻声道：“如果你碰上了活着的苑九，你早就是一个死人了，还会有这里耍威风么？”

唐思暴跳如雷：“谁，是谁？站出来我看看你！”

没人应声，那人只是在暗中说说而已，谁来惹这个唐门的大虫？和气方丈叹息道：“苑九，苑九，我不该来，我这一来，岂不是害了你？”

唐思大声道：“动手！”

忽地有人高声叫道：“谁敢动手碰苑九老爷子一下，看我宰了他！”

从门外冲过来了人，他们是铁子英一伙。

铁子英带着铁当心，心里暗暗庆幸，看来再晚来一步，苑九老爷子就只能是尸体一具了。

他对着唐思说道：“别看你是蜀中唐门的第一高手，我也不怕你。”

铁子英是内外兼修的好手，自是不怕唐思，不等唐思一出手暗器，他的身上就中了铁子英的一拳了。

唐思没想到此时会来了铁子英一伙，他心内暗叫糟糕，如是早些动手，苑老爷子只是一具尸体，那时他铁子英能奈何得了他么？唐思笑笑，说道：“铁大侠，我知道你是大侠，只是你也逃不了干系，到时他再爬起来，你也只是一死！”

众人听信他的话，如是苑老爷子再活过来，他们进入坟墓的人都得一死，苑九决不

会放过一个进来的人。焦实恨声道：“我师父生前杀不了你一家，你还到处讲，我要你死在我手！”

铁子英愕然道：“你师父是谁？”

孟死大声道：“我师父是谁？你讲来讲去，我恨不能在你讲时就杀了你！你还不知道我师父是谁？”

铁子英豁然道：“原来你们就是徐无特那老鬼的手下，好，我一会儿成全你们！”

焦实大笑，说道：“凭你也配也我们动手？我要杀你，易如反掌！”

两下正在争竞，和气方丈说道：“阿弥陀佛，老衲错了，苑施主，老衲错了。”

和气方丈对着苑九施礼。

死去的苑九仍是笑模笑样，他的皮肤已是发黑，只是像他这样子，应是死得透透的了，怎么还能再活转来？和气方丈这一拜，惹得那些受过苑九恩惠的人都是跪下来，给苑九叩头。

铁当心叫道：“苑老爷子，你醒来吧，看一看这些贪心的鬼，他们有的是少林和尚，有的是江湖正派，没有一个是好人！”铁当心说着，竟是哭出声来。

他知道今日凭他与父亲两人之力，根本无法制止得那些人的野心，他们要杀苑九。他们杀苑九的心思，不在于他是一个好人，或是一个恶人。只因为苑九有一个祖茔，而苑九的祖茔里的珍宝秘籍，哪一样都是武林人垂涎已久的。

众人在僵持，他们有的要动苑九，有的不想动。

铁子英与儿子护持在苑九的身前。他们心里也知，要想护住苑九，凭他们父子的本事，绝无可能。但他们怎么办？决不能让他们碎了苑老爷子的尸首！

和气方丈说道：“如果你们信我，还是去找苑家祖茔的珍宝，我想，慕容青公子从后面来，他一定找到了什么！”

焦实一听，也心内盘算：他这么说，只是想让人放弃那苑九的尸体。是啊，苑九只

在这里，他没法儿再活过来。就是他再活过来，也得在二十几天后，我们急什么？我们不如让他看着苑九好了，他们也不敢轻易动一下苑九，我们再去找东西，找到了东西再来与他们算账，苑九能跑掉不成？

焦实大叫道：“对啊，兄弟，走啊！”

焦实一带头走，后面的人便心慌了，刚才他们在这里停滞，忘了还有一个慕容青，还有他带着的那一千人。如果他们在这里看守着一具死尸，慕容青拿走了苑九的东西，他们岂不成了一群傻子？众人一哄走光了。

只剩下了铁子英与铁当心，还有一个袖手站在一旁的唐思。铁子英对着唐思说道：“据我所知，唐门的人对于财宝是很动心的，你为什么不走？”

唐思笑笑，说道：“我最喜欢的财宝，就是这一件。”

他用嘴努一下，直指着苑九的尸体。

铁当心失声叫道：“莫非你想往苑老爷子的身上招呼暗器？”唐思郁郁地说道：“不是，我只是想碎了他的尸体！”

铁子英厉声道：“苑老爷子与你蜀中唐门有什么仇恨，你非得碎尸？！”

唐思笑笑，说道：“没有仇恨，只是他的名声太大了，你不觉得他的名声太大了么？”

铁子英盯住了唐思，他看着唐思的手，唐思的手里有暗器，唐思是蜀中唐门的第一高手。

如果是唐门的老爷子唐六来了，他们还有得救，铁子英与唐六有一段情谊。

但唐思不是唐六，他不讲情面，他会出手杀了铁子英父子。唐思慢慢说道：“他只是一具死尸，他不会看得到你救了他！”铁子英高声叫道：“胡说，他没死，再过二十天，他会再活过来，他还是那个叱咤风云的老爷子！”

唐思说道：“他不会是了，有我唐思在，他只是一具死尸！”两人对峙，看来谁也不肯相让。

唐思说道：“你真是一个傻子，世上还有谁肯为死人的情而与活生生的人结怨？而且是不死不休的唐门？”

铁子英说道：“你也不是唐门，你只是唐门的一个晚辈而已！”唐思突然对铁子英施了一礼，说道：“对不起了，如是得罪了长辈，我将来回唐门自会请罪！”

他念铁子英是他的长辈，此时得罪了铁子英，大是不该。但他一心要得苑老爷子的尸体，一定要对铁子英出手。

铁子英大喝一声：“好，我来了！”

如风雷一动，雷霆大起！

铁当心在他父亲一动时，想着在他身后掩过去，但他不待得动，忽地身子滞住了，他的身子如被钉子钉在了当场！

铁子英一扑不成，唐思说道：“你的儿子要完了，你看看他好了。”

铁子英大惊，他回头，看到了满目是泪水的铁当心。

中了唐门的“泪水倾盆”，铁当心如遇上了人世间最愁最惨的情事，他泪流满面。

铁子英叫道：“当心，你怎么了？”

铁当心没法答他，他说不出话来。

唐思说道：“我没出手，有人出手了。”

铁子英抬起了头，他看到了一个老头子，一个蹒跚而行的老头子，他就是唐门的掌门人唐六！

唐六亲自对铁当心出手！

铁子英此时最伤心，他与唐六是最要好的朋友，但此时对他儿子出手的是他最要好的朋友。

唐六说：“对不住，老朋友，你的儿子要完了，如果你再想动手，他会比苑九还早死！”

唐思忽地抬头说道：“铁老伯，你看一看，他们都是见利忘义之徒，甚至像少林的方丈和气都是，你何必为苑九送死？”

铁子英恨声道：“不用你教我！”

唐六说道：“老朋友，如果你放弃，我便给你解药！”

铁子英看着铁当心，心内在呼唤：当心，当心，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当他再扑向那苑九时，唐六便笑着迎他，用手里的烟锅砸向铁子英！他叫道：“我就知道你儿子也不要了！”

铁子英心里千般转念，想着当初苑九救他儿子时的情景，此时怎么能忘了苑九的恩情，他只能在心里叫：当心，当心，我顾不了你了！他扑向唐六时，大施杀手！

唐六大叫道：“铁老头子，你疯了，你疯了！”铁子英不顾他说，只是一味出拳。他的拳法来自苑九，那拳是怪状百出，只是几拳，唐六便中了拳。

唐六叫道：“你再不管你儿子，再有一炷香时辰，他便是死尸了！”

铁子英含泪喝道：“我的儿子是死尸，我也不会放过你！”

唐六与他动手，左支右绌，显是不愿与他拚命，他叫道：“你疯了，你是不是疯了！”

唐思说道：“六爹，杀了他，让他成一个大侠，有什么不好？”此时铁子英一心只想杀人，他扑向唐六，招招杀手。唐六叫道：“唐思，你快来！”

不是唐六不能与铁子英动手，是唐六与铁子英是多年好友，怎么能与他硬拚？

唐思扑向了他，替过了唐六。

铁子英呼喊：“你杀了我，唐六，你连我也杀了好了！”

唐六在铁子英与唐思动手时，他来到了苑九的面前，叹息道：“苑九，苑九，不是蜀中唐门与你有仇，只是你成了英雄，让我们怎么活？”

唐六上前去，拔出剑来，嚓地削去了苑九的首级！

铁子英一屁股坐在地上。

唐思上前，去给铁当心服药。铁当心此时已是不省人事，得唐思撬开他的牙齿，方才能把那药喂入他口中。

再过了一会儿，就见铁当心哇哇地吐起来，直吐得气力也无。

他慢慢站起来，看着无头的苑九，咚地跪下了，叫道：“苑老爷子，苑老爷子，我父子对不住你，我父子对不住你！”

他扑过去，抱住了铁子英老人痛哭，他叫道：“爹，爹，要不是我，你一定不会让他们杀了苑老爷子，一定不会让他们杀了苑老爷子！”唐六抬起头来，看一看那石窟里的另外五个苑九，他问道：“唐思，你弄明白了，就是这一个？”

唐思朗声道：“六爹，就是这一个，剩下的那几个都衣服也灰败了。”

唐六拿过苑九的首级，大是开心，看着破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首级，大笑道：“苑九，苑九，你再也不是蜀中唐门不敢出川的威胁了，你死了，你死了，哈哈哈哈！”

唐六扬头大笑，他对着铁子英道：“老朋友，你又有儿子，如是你再对我出手，你儿子还会没的！”

说罢，扔下铁子英父子呆在当场，两人扬长而去。只剩下了铁子英父子，铁子英说道：“当心，父亲不能救你，你恨不恨我？”

铁当心说道：“父亲，只是我没用，我要是有本事，杀败了这个唐六，杀了那个唐思，也不会让他们砍了苑九老爷子的头！”铁子英灰心丧气，他说道：“儿子，我们来苑家祖塋，不是来杀人的，我们是想来救人，可惜，我们救不了苑老爷子，只好我们爷俩几个回去了。”

当下，两人跪下，给历代的苑九叩头，铁子英与铁当心说道：“苑九爷子英灵不远，但愿保佑我们父子，我们帮不了苑老爷子，此生回去，再不出江湖！”

铁子英灰心丧气，扯着铁当心，两人顺原路回去，他们要出去，不再过问江湖。

第二十九章 桃花劫

钟思凡不料得少林寺的十几位高僧都在大殿上等他。

和风大师看着他，说道：“钟施主，有劳你了。”

钟思凡看不透老和尚的心思，只是答礼道：“不劳，不劳，原说好的，我得功力，自是我去与那个苑九动手，俗话说，拿人钱财，为人消灾，对不对？”

和风大师说道：“钟施主，你看！”

他从后背拿出手来，让钟思凡看他手里的鸽子。

一只鸽子，只不过是一只死鸽子，有什么好看的？

和风大师说道：“施主记得我放了一只鸽子，给方丈他们的，如今这鸽子回来了，只不过不是方丈放回来的。我奇怪的是，如果不是遇上了我少林寺的人，它不会飞下去送了它的性命。那个放它飞回来的人竟在它的脚上系了一个字条，上写：桃花劫，不知道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

和风大师看着钟思凡。

钟思凡大笑，说道：“是了，一定是说你们的人遇上了美人，他动心了，所以才有一劫之说。”

和风大师朗声道：“施主胡说！”

钟思凡头一次看到和风大师声色疾厉，他吓了一跳，问道：“大师生气了么？”

和风大师也有些不好意思，他说道：“我想说的是，那一定是一个少林寺的僧人，他懂得唤它之法。”

但那人是谁，他为什么放回了鸽子，说那是一场桃花劫呢？和风大师说道：“钟施主是一个有情人，我看此事大不简单，如果按原先办法，钟施主得再有八天方能出关，与我们一齐去那苑家祖茔。如今看来事已急迫，不能再拖时间了，只好麻烦钟施主一日

与两女相交，到了四天后，我们便去苑家祖茔。”

钟思凡大声道：“我四天后不能去，我不能一天与两女相交。”和风身后的和神大师忽地说道：“你能行的，皇上一日也不知与几位娘娘交欢，他也能行，你怎么不行？”和神有些愚呆，他以为钟思凡说他不能做下来，但不知钟思凡是不愿做。钟思凡大声道：“我不干，把那么好好的一个个美貌如仙的美人都弄死了，我于心何忍？”

和风大师说道：“如果你不做，只好少林寺出一个僧人，把那八个女人都.....”

钟思凡大声道：“不要啊，你们少林寺的和尚都是出家人，怎么能干这种事儿？！”

和风冷冷道：“如果你不干，我们只好自己去做。”

钟思凡说道：“你们一个个老和尚凡心不减，竟想害人家美貌女人？不行，不行！”

和风说道：“你吃下了少林寺的药，你便得做。我告诉你，少林寺的那药方里有狼虫虎药，你要不做，不听我们的，早晚会毒火攻心而死。”

钟思凡大声道：“少林寺的和尚害人，少林寺的和尚害人！”

和风冷然道：“你再叫也没用。如果你不做，今天便是施主圆寂的日子。”

钟思凡叫道：“你要我死？我怎么能死？我不能死，我不死！”和神大师说道：“要不死也不难，你只是与那八个女人相交，我们带你去苑家祖茔。”

钟思凡心道：原来他们知道，那与女人相交，并不曾使我增长功力，他们还为什么要我再做？对了，他们一定是想让我担那奸了苑九九个女人的责任，到时他们一推一说，便与他们无关了。看来害一个也是害，害九个也是害，少林寺不想让自己担此责任。如是带自己到了苑家祖茔，他们会把那恶行推到自己身上，不管自己是不是长了功力，面对着苑九就只能是一死。他们的狠心，看来也不像是名门正派所为啊。

钟思凡是一个不怕事的，他忽地跳起来，大声说道：“看来你们是不死心的，是不是？要我奸过了那八个女人，再看一看我是不是一下子长了几百年的功力，对不对？你们还是要我对付苑九？如果苑九找不到，你们就怕他怕得不行了，一定要到时我去才

行，对不对？”几个少林寺僧都是高僧，虽说不得已出了此计，但毕竟还知廉耻，只是瞪着眼看他，却不吱一声。

钟思凡大声说道：“好，好啊，我便来奸了她们，然后——把她们埋了，那时再看还有什么法儿，反正干一件坏事也是干，干十件坏事也是干，我做好了。”

众僧看着他摇摇晃晃走回那修罗神殿。

他进了殿后，和风大师叹了一口气。和神大师说道：“师兄，这个钟施主会做么？”

和风大师一叹，说道：“他看得出我们的用心，他不耻我们的为人。”

和神不语，少林寺僧不愿做此事，可苑九如是活着，便像是一个巨神，压在他们的心头，他们怎么能不为少林寺担忧？入夜，仍是神殿内。

香炉上的香在缭绕，人在神殿上来来去去地走。

他抬起了头，看到了神殿外的月亮，月亮已经不那么圆了，如今是二十，还是二十一了？父亲与铁子英他们在苑家祖茔怎么样了，他们的性命是不是有碍？如果是去别的地方，他完全不必为父亲担忧，江湖人不会怎么样他的。但父亲是去苑家祖茔，生死不测的险地啊。他看着月亮，心里着实堪忧。

金丝看着他，冷道：“看来钟公子真个是人中龙凤啊，就是玩弄别人的女人，心内也是很坦然。照说苑九公子在世时，立志要杀尽天下邪恶，他怎么没杀死你，真是他的失误！”

钟思凡说道：“我从前只是一个小小童子，苑九老爷子是一个高人，天下独一无二的高人，他杀我做什么？”

金丝恨恨道：“你再也不是一个平常的人了，你奸了我左樱姐姐，得了她的六十年功力，你如今已是世上少有的高手了。”

钟思凡忽地怔住了，像是忘了他如今在做什么，他慢慢说道：“是么？我是天下少有的高手了么？我怎么能是天下少有的高手？”

金丝大声道：“你别装傻了，你得了我左樱姐姐的功力，你再可得我们姐妹八个的功力，就能与九公子动手了。但你再怎么行，你也不是九公子的对手，你只能死在九公子的手下！”

钟思凡皱起了眉，他看着金丝，看她气得不行，手脚都哆嗦，笑道：“你怎么知道我不是苑九的对手，我如果得了你们九个人的功力，我便有足足五百多年的功力，就是我使出一半来，苑九也不是我的对手了。”

金丝叫道：“你臭美！你以为吸了人家的功力，便会都成了你自己的？你别想得那么美！”

钟思凡笑得仍是那么淡淡的，他说道：“人家都如此说，莫非你不相信苑九公子的神力？”

金丝流泪了，她一流泪时，是那么无助，那么软弱，她低下了头，说道：“我们怕，我们是九公子的女人，我们不能死，我们一死，他再出来，会伤心的。他每一次让我们都是那么渴望，每一天都渴望那种事，他与我们在一起时，天天尽是欢乐……”钟思凡说道：“你说那只是一场梦，有什么欢乐可言？”

金丝大声道：“你不懂，你一个凡夫俗子，怎么知道神人的欢乐？你也不是神仙！”

钟思凡说道：“你是神仙么？如果是神仙，你说说，苑九公子现今是死是活？”

钟思凡说完了，金丝脸上显出惊惧，她说道：“你别……你别吓我，你就是杀了我们九位姐妹也不要紧，你别说九公子……好不好？”

这娇小可爱的女人竟为了苑九，不敢再提他的名字。

钟思凡抱住了金丝，金丝本来恨他的，但不知怎么一遇上了他，竟是再也不动了。在男人的怀里好温暖，她生这么大，从来没有在男人的怀里呆过。她心里想：怪不得世上的女人都愿意依偎在男人的怀里，原来男人的怀里这么温暖，这么可靠？

她像是要睡着了。

钟思凡说道：“金丝，你愿意还回去么？”

金丝流泪，说道：“如果公子还活着，我们当然愿意回去，如果公子死了，我们不愿独生。”

钟思凡说道：“好了，好了，我喂你一粒药，你睡着了，一直睡着了，好不好？”

金丝说道：“你抱着我，你抱着我睡。”

钟思凡说道：“好。”

他拿出了一粒药，喂给金丝，金丝喃喃说道：“只羡鸳鸯不羡仙。”

金丝睡着了，钟思凡把她放在床上。

他忽地听到了什么动静，莫非是有人？

他忽地大悟，是少林寺的老和尚在看他。

他们不放心他，还是想看一看那旖旎风光？

钟思凡心里恨恨，恨老和尚不放心自己，但他不能叫破，便把金丝放在床上，自己也慢慢解开衣服，他知道外面的人着急。但他不着急，只是依在金丝的身旁，拿着金丝的被角，一吻再吻，他说道：“得罪了，得罪了！”

他与金丝有了肌肤之亲。

门外看的人掩住了眼睛，他们急急走开，一边走还一边直念佛祖慈悲，他们走远了，钟思凡方才笑一笑，说道：“金丝，我不得不如此，但愿你饶过我……”

他真的忍不住，亲了金丝的嘴唇，那是夺人魂魄的香唇啊。

金丝的心乱了，她从未与男人这般亲近过，她与男人在一起时，都是在梦中，她在梦里恍惚看到了男人，当然那男人不光是与她吻，甚至与她过狂热的肌肤之亲，她对姐妹们也说过，她们都有与自己一般的感受。或许她们都是与自己一样的，明明只能与苑九公子空中相交，偏偏生出一种旖念来，想与他再一步有相近相亲的感受，贪心不足啊。但姐妹们都说，她们时常有那梦，时常在梦里有那感受，而且她们的身子醒来后与平时

不一样。有大胆的姐妹问过九公子，九公子只笑不语，仍是在九公子身旁的那人解说，公子在空中与你们能交接，自然在梦里也能与你们巫山一会，有什么稀奇？而且公子与你们在空中交接时不能使你们有孕，可平时公子神游时，总会让你们有孕的。可是怪异得很，就是她们感到有孕，也不会生下孩子，因为苑九公子的孩子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他二百八十二岁时的孩子，那个孩子将在他活够了三百岁时走出来，自称他就是苑九的儿子，那时老的苑九老爷子必死，新的苑九重生，他再是一个新苑九！

十八岁的苑九继承苑九老爷子的一切，包括他的女人，上百名侍妾。这在她们眼里看也算不得什么稀奇，因为他们本来就像是一个人，虽说他们是父子，但他们身上的血是流得一般快，流得一样浓。他就是苑九，新的苑九！

金丝寻找到了她的梦，只是这一次，她与钟思凡是实实在在的，她的感受再也不是梦一般了，她感受到了他的呼吸，感受到了他的手，感受到了他的眼光，那手足可以使人销魂，那眼光足可以把她杀死一千遍一万遍。

金丝说道：“怪不得，怪不得……”

怪不得什么，她没有说。但她的眼光在说，她的眼睛在说，怪不得俗人都不愿做什么神仙，原来神仙没有这种切身的体验，他们只是高高在上，决没有汗水与心田里的甜泉一起流的体验。

金丝哭了，她伏在钟思凡的身上哭。

钟思凡问她：“哭什么？”

她抽泣说：“我想你，我会死，我再过一会儿就会死，我会想你的，就是做了鬼魂也会想你，我怎么办？”

钟思凡说道：“如果我告诉你，你不是经过我一个男人，你会怎么说？”

金丝回手对她自己的头上拍掌下去！

钟思凡急急地抓住了她的手，说道：“你听我说。”

还说什么？他做了她的男人，而且是第一个与她有肌肤之亲的男人，他竟说她不是第一次与男人相亲，他说这话是不是污辱她？她宁可自尽，也不要他这么说。

钟思凡说道：“你记着，我告诉你，你不是与我第一次亲近，我从前娶过妻子……”

金丝哦了一声，她明白了，她心里酸酸的，他是娶过妻子的，他是娶过妻子的……

她只是想着这一件事，钟思凡再对她说些什么，她根本就听不见。

原来他是这样的男人，他第一次碰了金丝，除了苑九公子外，他是第一个男人，而且是苑九也不曾碰过的女人，给他享用了。

他竟是说一句“你不是经过我一个男人”？

金丝哭了，钟思凡扯着她的手，说道：“你不必哭，你想想，你在梦里的男人都是什么样子？”

她噤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要她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说自己的梦，而且是那么荒唐不羁的梦，她怎么好说得出口？

她是一个女人，是一个娇小的女人，这种娇小的女人做人家的妻子时常要男人的怜爱，让男人爱得心疼，不舍得让她受一丁点儿委屈。他怎么能这样？

钟思凡说道：“如果你不愿说，我替你说了好不好？你在梦里时常梦到不是一个男人，而且那男人时常有各种各样的习好……”

不待他再说，金丝哇地一声哭出声来，她的拳头如雨点儿般落在他的背上，她哭着说：“你怎么知道，你莫非是魔鬼么？”

钟思凡再也无话，他慢慢走到了窗前，他想通了一件事，想通了一件久久不曾想通的事儿，他不知要不要对和风大师说。

他回头看着金丝，她哭得很悲伤，梨花带雨，那神态让他十分爱怜，他说道：“我的妻子，她去世了，她去世了两年多了，我也在梦里与她时常见面，总是在梦里很亲

热.....”

还要再说么？

金丝笑了，她破涕为笑了。

夜色里，金丝抱着钟思凡，她亲热地说：“我在梦里时常梦见一些可怕的事儿，那些人总是给我欺凌，我不敢对我的姐妹们说，她们也不敢对我说。我想她们梦到的也许比我更可怕，不然她们为什么不说？但我们一见到公子，梦里的情景便没了，公子温文尔雅，总是笑着对我们说话。我们一与他说话心就扑扑乱跳，毕竟公子有上百的侍妾，我只是其中的一个。如果说出什么话来，让公子笑话我，我也没脸儿啊。”

钟思凡咬着牙，他看着金丝，抱着她说：“好了，好了，你别再说了，我们有一个夜晚，是不是？”

金丝悄悄告诉他：“我不怕死，有了与你这一夜，记得好清楚的一夜，我死也无憾！”

第三十章 忠贞的女人

钟思凡说道：“金丝，你觉不觉得你好生可怜？”

金丝眉头一皱，问道：“我哪里可怜？你觉得我好可怜，我怎么可怜了？”

钟思凡一叹，说道：“自古帝王多妻妾，苑九只是一个公子，便有上百个侍妾，你们百个人，争宠也争不到的，就是他想抱着你，也只是在梦里，你可怜不可怜？”

金丝想了一想，说道：“我那一日在街上，看到了他，我的心就扑扑乱跳，我问过所有的姐妹，她们都是如我一样的，不是公子想要我们，而是我们一见了公子，远远地看着不愿再走。姐妹们都说，当时的情景是一样的，看到了公子，心跳得厉害了，人也软了，看着他，像是看着亲人。那时公子就对我们笑上一笑。一笑便迷住了我们。我们

恨不能当时就跟了他去。后来便是来人请我们，家人不愿意，但奈何不了我们，我们自己寻死寻活，不见到他，日夜不寐。”

钟思凡抚着她的手，她的手很软很小，在他的手里不盈一握。

金丝说道：“钟公子，我就要死了，死后我不知是保佑你，还是保佑我们公子。”

钟思凡一叹，说道：“苑九公子有那么多的人保佑，你还是保佑着我的好。”

金丝说道：“我觉得无力，你能不能扶我躺一会儿？”

钟思凡躺在她的身旁，摸着她的头发，深情无限。

金丝是一个小女人，她真的是一个好女人，只是给那个苑九做侍妾，枉她一片痴情。

钟思凡想对她说上几句话，但是欲语又止。

金丝说道：“我与苑九公子在一起，是他的人了，但我又与你有这种情事，该是一死了之。只是我如今心里乱得很，不知道我与你在一起很甜蜜，与苑九公子在一起很有趣。我真的不知道与你们哪一个男人在一起最好。”

钟思凡说道：“你该记住……”

他挑起了金丝的下巴，她的下巴尖尖的，又很甜润，让他好生心疼，“你是我的女人，我是你的第一个男人。”

金丝语如细丝：“我曾是苑九公子的侍妾。”

钟思凡大笑，说道：“胡说，你说你只是一个女孩子，你未与他在一起有过肌肤之亲，你怎么会是他的人？”

金丝说道：“我与他在梦中相会，我们在空中交接。”

钟思凡笑笑，说道：“你好好想一想，你与他在一起时清醒，还是与我在一起时清醒？”

金丝破涕为笑了，她低声说道：“我与他在一时足有上百次，但每一次都是那么朦胧的，与你在一起，我清楚得很。”

她的声音越说越低，显是她心里并不平静，方才能那么低语细声对他说自己的心事。

钟思凡想着金丝，眼前竟是再出现了左樱的模样，她们两个是春兰秋菊，各擅胜场的。

此时的金丝一双眼儿媚媚的，双鬓斜挑，鼻尖儿清清，直瞪眼看着钟思凡，像要把他整个儿吞下肚去，他看了怎么不怜？

钟思凡说道：“金丝，我与你有情意，决非你与那个苑九间的那种情……”

金丝一双小小的手儿来捂住了他的嘴，悄声说：“我知道。”

她看着钟思凡，说道：“本来我与九公子在一起，是决心什么都不想的，可我……一依偎在你的怀里，便再也不能禁情，我是不是一个坏女人？”

她抬起了头，眼泪巴巴地看着钟思凡。

钟思凡笑了，他悄声道：“你是我喜欢的唯一的小女人。”

金丝想问他，他与左樱姐姐刚刚还缱绻过，怎么还对她说她是他唯一的女人？

但她没说，她心内想道：我只要再过一两个时辰，便是死尸一具了，我怎么还要吃左樱姐姐的酸醋？可她只是心内想着，久久不能排斥这酸劲儿。她心内暗暗吃惊：从前我与苑九公子在一起时，那么多的姐妹同时侍奉九公子，我也不曾有过醋意，这一次怎么了，我怎么吃起我左樱姐姐的醋来了？她想着左樱与她最是要好，平时两人总是睡在一处，到了与九公子相交时，她两个也是坐在一起，看着空中飞舞的姐妹，知道她两人携手也能飞在空中，与九公子相交。

夜交二更了，不知不觉已是半个缠绵夜。

钟思凡搂着金丝，说道：“金丝，你睡一会儿，好不好？”

金丝说道：“我睡着了，便再像与九公子一样了，那在空中交接都如梦如幻，再怎么体味他的甜蜜？我不睡，你不要劝我睡。”

钟思凡笑一笑，看着她，不再言语。

忽地，金丝叫道：“不好！”

她跳起来，直抱住了钟思凡，说道：“我会一点儿一点儿衰老，是不是？我的头发先白么？我还是脸上先有了皱纹？”

钟思凡不语，他只是爱怜地看着金丝，不说话。

金丝流泪了，哆嗦道：“我不愿，我不愿意！”

她怕那情形，怕被钟思凡看到她那衰老的模样，宁可让他看到她死时的美貌模样，也决不让他看到一个丑陋的老太婆！

她对着钟思凡说道：“钟公子，我是不是你最喜欢的女人，你喜欢不喜欢我？”

钟思凡看着她，看她泪流满面的样儿，也是心痛，但看看门外，他再不说话。

金丝说道：“你杀了我吧，你先杀了我！”

钟思凡不能制止她乱动，他喝道：“慢点儿，你一动，会死得更快！”

金丝哪里管他，只是要跳起来，依她心意，就是此时冲出去，死在荒郊野外，也强似死在钟思凡的怀里。

但钟思凡不放过她，强搂住她。

她嘤嘤哭泣，哭得十分伤心。

钟思凡劝解了金丝半天，说他会不会嫌弃她，但金丝恨恨地说，她不愿意让钟思凡看到她的模样，她要先死。钟思凡拿出一粒药来，对她说道：“这是我钟家的药，你要吃下了，会像你左樱姐姐一样，先死过去，那样你就会保持美貌了。”

金丝流泪说道：“钟公子，你深知我心，拿来我吃。”

她拿着那一粒药，说道：“自从知道我嫁与苑九公子，对于世事便不那么在意了，生生死死，又有什么关系？我只要快活就是，我原以为我很快乐，但遇到了你，我才后悔，我原先要嫁人就好了，嫁一个平平常常的男人，依偎在男人的怀里，真好！”

钟思凡搂着金丝，悄声说道：“我拿药来给你吃，好不好？”

金丝笑了：“急什么，怕我不死么？”

此时的金丝不比平常女子，她对死很是淡漠，看着钟思凡，说道：“我要死了，下一辈子还嫁你！”她搂住了钟思凡，叫道：“我吃药，我吃药！”

她再也不看钟公子，心里怕再一看他，更是难舍。她此时知道，如是与一个男人相亲相近，那滋味儿真个是好受。

钟思凡拿那药给金丝吃了，他慢慢看着金丝闭上了双眼，对他喃喃说道：“别.....忘了我！”

当和风大师与几位少林高僧走近钟思凡时，他们看到了一个跪在金丝床前的男人。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钟思凡此时泪水如泉，只是看着金丝，金丝的脸色那么好看，她的头发也依旧，她的模样像鲜润的花朵一般。

和风大师说道：“钟施主，你还是节哀的好。”

钟思凡一听得他说话，便跳起来，对和风大师吼道：“我不干了，你们只是要我一个个摧残人命，哪里有什么功力可得？说不定你们是同苑九一样，玩弄腻了这些可怜的女孩子，便要她们一个个都死！我不干了，我不干了，你们自己去干好了！”

和风大师看着他，脸上满是不快，他冷冷道：“你不想做，也得再做，这哪由得你！”

钟思凡大声喝道：“怎么不由得我？我就不干，你能怎么样？最多是杀了我！”

和风大师说道：“如果你从那几个女人身上得不到功力，苑九的传说就一定是虚。如果苑九的传说是虚，他一定是世上最大的奸恶之徒，我们少林决心弄清他的面目，除掉他！”

钟思凡大笑，说道：“我听说少林的几本秘籍在苑九手上，那是多年前少林失却的，是不是？”

和风大师毕竟是出家人，不善说诳，他的脸色不那么好看，合什道：“施主还是不

要固执的好。”

钟思凡说道：“我不干，你们放了我吧！”

和风大师说道：“这几个女人必是一死，如是你不与她们媾合，我们也会杀了她们。待得明日，我们杀了她们，就会带你去苑家祖茔了。”

和神大师忽说道：“如果你与她们在一起，她们会一个个死在你手，但得三天后，你愿意怎么做，就依你的主意好了。”

钟思凡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他想不到少林寺也这么利令智昏，一心想着苑家祖茔里的秘籍，看来此次苑九是不免一劫了，连少林、武当这样的两大派都要图他，他怎么能不死？钟思凡站起来，他慢慢凑向金丝，亲吻了她一下。

当面这么吻金丝，让和风大师等人甚是尴尬，他们忙低头不看，注目别处。

钟思凡低语道：“金丝，我不光不能送你一人，我还得送你的七位姐妹，让她们死在我手，你恨我吧。”

他抱起了金丝，把她抱到了那一具棺材里。

和神大师忽地一笑，说道：“施主想明白了，还是我来！”

他上前去，伸出瘦骨筋筋的手来，伸手至棺底，一托那棺便起来了，他说道：“我去埋了她。”

钟思凡迈步想出去，和风大师拦他，示意他不必跟随了。

钟思凡大喝道：“和风大师，先已说好了的，我必是送她们的终，不然我不会做！”

和风大师一扬手，让他走出去。

从山坡后埋过金丝，钟思凡回来，又是一人坐在那修罗神殿上，他看着那一张床，恨恨地一拍，拍得那床几欲碎裂。

他不能再做了，但他还不得不做。他想着左樱，一个果敢硬气的女人，再想着金丝，一个缠绵柔情的小女人，两人性情不同，但都被他弄死。

他低头好久，再抬起头来，看到了和神大师。

和神大师说道：“长痛不如短痛，施主为什么不再送走一个女孩子？”

真的送来又一个女孩子。

她眉目清秀，怎么看怎么只像是一个大孩子，不像是一个女人。她怎么被苑九看中的？

钟思凡问道：“你几岁了？”

她低头说道：“十五岁。”

钟思凡苦笑，她只是一个孩子，怎么也做了苑九的侍妾？难道苑九也像那个隋炀帝一样，爱与小孩子嬉戏？

钟思凡再问：“你叫什么名字？”

那女孩子抬起头来，说道：“我叫秋诗。”

秋诗，好名字，但看她模样，眉头紧皱，似有无限心事，她看也不敢看钟思凡，只是低头。

她的身子很是纤小，看着她的肩头，只是那么一点点儿。她的脸也圆圆的，像是娃娃儿脸。她的脸面很清秀，胸也小些，只是看去像一朵未绽开的花朵。

钟思凡心里忽地恨恨：苑九啊苑九，你是不是想占尽天下美色？！秋诗坐在那里，久久不语，她像是不敢与男人接语，使空气凝冷，两人不言，时光飞逝。

终是她吐出了一句话：“左樱姐姐、金丝姐姐都……走了？”

钟思凡点头。

秋诗忽地扑过来，扯住钟思凡的手，叫道：“你放了我吧，你放了我吧，我不愿意死，我不愿意死！”

钟思凡说道：“我问你话，你好好答我，好不好？”

秋诗看着他，看得他眼也不敢看她。她恍悟地说：“是了，你不愿意，你得了我金

丝姐姐的功力，你得了我左樱姐姐的功力，你的功力大增了，你已是有了百多年的功力了。你得的全不费功夫，是不是？你想没想到，得到这些功力，你变成了一个杀人狂？你杀了天下最好看的左樱姐姐，你杀了最和气的金丝姐姐，你说话啊！”

她扑上来掐住钟思凡的脖子，恨不能掐死他！

但她不能，她的气力不够，她只有那么一点点儿气力，她掐不死钟思凡。

钟思凡忽地对她有了兴趣，他问道：“你也与苑九在一起有过空中交接？”

秋诗大声说道：“是，不错，我也是九公子的侍妾，我怎么能不与他交接？”

钟思凡忽地像是疯了似的，扯着她的手，叫道：“你才只有十五岁，你怎么能与他做那种事？”

秋诗说道：“九公子说得好，他说，我与他只是在空中交接，我的年岁大小没有什么关系，而且他说……他说……”

钟思凡不敢看她，她一脸纯真的模样，让他看了忍不住要哭，他尽量装作不在意地问：“是苑九公子他与你亲自说的么？”

她柔柔道：“九公子他不愿意对我们说话，代他说话的都是一个黑衣人，他一直站在九公子的身后。”

钟思凡说道：“他不是九公子，怎么会知道九公子的心意？”

秋诗脸红了，说道：“我不是你，我这时也知道你的心意。”

钟思凡说道：“我的心意是什么？”

秋诗说道：“你想成为苑九。”

如果是在前些时日，如是有人问他愿意不愿意成为苑九，钟思凡一定会说他愿意，但如今他不愿意了，他再也不愿意做那个苑九。

他大声说道：“我不愿意做什么苑九，我只是钟思凡。”

他看着秋诗，说道：“你时常与那九公子谈诗？”

秋诗忽地脸通红，她悄声说：“九公子与我比众姐妹更近，他时常看我念诗，他指点我。”

钟思凡心道：看来这个苑九是一个懂得诗文的人了，只是他是什么样的人，我见他的面也未必能识。秋诗再说道：“公子教我读诗，如我再生父母一般，我看他时，心里好快乐。”

钟思凡看着她，忽地她站起来，指着钟思凡，说道：“你只能杀了我，你想占了我的身子，你是休想！我只是九公子的人，我死也是九公子的鬼，你休想占我便宜！”

钟思凡看着她，怅怅地说：“你的九公子就那么好？”

秋诗大声道：“当然，我那一日谈诗，在廊下，九公子看着我，他笑着看我，他眼神，你死也想不到……”

小小秋诗竟是如此痴情，让钟思凡大是吃惊，他慢慢站起来，走到了窗前。

秋诗问道：“你说，左姐姐与金丝姐姐都死了么？”

钟思凡说道：“是，她们都死了。”

秋诗忽地落泪了，她轻声说：“我也只求一死，我求你了，钟公子。”

说罢，她款款地跪下来，对着钟思凡叩头。

第三十一章 杀人狂魔

钟思凡正想对秋诗一吐衷肠，忽地听到有人厉声高喝：“站住！”喝斥声就在耳旁，像是在门外一声呼喊。

钟思凡不语了，他慢慢去扶秋诗。秋诗哪里肯站起来，她哀声道：“钟公子，你成全了我吧，你保我一个清白，我去地下等着九公子，他还有十八年，就会到地下来与我

相会的，我那时会好好的谢公子。”钟思凡叹气，说道：“你看，来人了！”

秋诗一听说来了人，不由得不起来。

进来的是和风大师，他恨恨地看着钟思凡，说道：“钟公子，你刚才做什么了？”

钟思凡很是悠闲，看着秋诗，说道：“我正与秋诗姑娘谈情啊。”和风大师恨意不已，他脸色极是难看，说道：“抬进来！”

两人抬进来一个死人，那死人平躺在一张榻上，榻是木榻，显是刚刚从哪里抬出来的。木榻上躺的是和神大师。

和神大师已是死了，他的胸口塌陷，脸上失色。看来他必是看到一个他很信任的人，那人杀了他，他的脸色是惊疑与不信。

钟思凡问道：“和神大师怎么死了？”

和风大师恨声道：“和神师弟怎么死的，你知道。”

钟思凡咦了一声，问道：“我怎么会知道和神大师怎么死的？”和风大师说道：“我让和神师弟在门外听你们的话，非是我不信你，只因关系重大，但你手再辣，也不必对少林先下手啊。”

钟思凡大声道：“等一下，你待下再说，你说是我杀死了和神大师？”

和风大师说道：“不错。”

钟思凡看看和风大师，再看看秋诗，他忽地说道：“我只是与秋诗在一起，我们两人在这里说情，秋诗，你说是不是？”

秋诗忽地抬起了头，像是下了极大决心，她说道：“钟公子，你不必说谎了，我刚才看到你出了门，我再就听到了那一声叫，你再进来时，刚好和风大师晚来了一步。”

钟思凡看着秋诗，他从来没有想到，一个像是小女孩子般的秋诗会说谎，她说起谎来很是认真，让那些看她的老和尚更相信了钟思凡就是杀死和神大师的凶手。和风大师说道：“钟公子，是老衲看错你了。”

钟思凡大叫道：“我没杀人，我没杀人，我真的没杀人！”

和风大师说道：“你如今是杀了人，也不肯认了。你有本事，虽说你吃下了少林寺的毒药，但你的功力大增，说不定那毒对你再无作用。你也不必怕少林了，你会无所顾忌。”

钟思凡大声说道：“是啊，我无所顾忌，我与少林寺一齐去害人，对了，我害了谁？”

秋诗嘴很尖，她尖声道：“你杀了我左姐姐和金丝姐姐！”

和风大师说道：“对了，钟公子，我们也不敢与你动手，你还是走开的好。我们不愿意再与你一齐去苑家祖茔了。”

钟思凡瞪圆了眼：“我要去，我要与你们一起去，你们不能让我背一个杀人的黑锅。”

和风大师说道：“这女孩子亲眼所见，还会有假么？我少林受了一劫，你走好了，我们自去与苑九一斗。”

看看秋诗，再看看和风大师，钟思凡忽地大笑了，他笑得很开心。

和风大师不动，高僧自有过人的肚量，他笑他的，与和尚何干？但秋诗可就没那好耐性了，她问道：“你笑什么？”

钟思凡大笑，说道：“好了，我走了，我走了，我得走了，我不走，再呆下去，少林寺还会死人，我怎么呆？”

钟思凡在夜里踽踽独行，他来到了后坡上，来到了那左樱与金丝的坟前，他喃喃说道：“我与你们有过肌肤相亲，不管是不是人逼我做的，我是做过了，对不对？我得带你们回那个苑家祖茔去，让你们看一看那个苑九，你们一定很愿意看苑九的。”

他说罢，便把两具棺材抬上了马车，自己赶着一辆，再后面跟着一辆，车摇摇晃晃地走了。

和风大师看看床上，他的脸色阴晴不定，他摇摇头，再点点头，正要再走出去，忽地那秋诗冷笑了，说道：“他没杀人。”

和风大师问道：“你怎么知道他没杀人？”

秋诗笑笑，说道：“我在这里，眼也不眨地看着他，他正对我用情，怎么会有功夫出去杀人？”

和风大师说道：“你看！”

和神大师的胸前被印上了一掌，那一掌很重，掌隐隐发红，像是被火烙过。和风大师说道：“这种掌法，叫做悲风掌，从前一位高人传下的，如今在江湖上久已失传了。再说，有此种掌力的人世上已是没有几人。不是他，还会是谁？我少林寺虽说有上千僧人，但能一掌至此的，一个也无。”

秋诗忽地大声说道：“你以为他是谁？他就是九公子，是九公子来了，九公子来救我了，他打了那个老和尚一掌，要惩戒你们！”

和风一听得苑九，也是失色，他大声道：“你胡说！苑九死了，刚刚接到了方丈的传书，苑九在祖茔里被徐无特的徒弟砍去了头。”

秋诗大声哭道：“你胡说，你胡说，是公子杀了他，是九公子杀了他的！”

她此时宁可是苑九杀了人，也怕人说的是实。如果他说得对，九公子的头被那个徐无特的徒弟砍去了，她们岂不是都做了未亡人？

和风大师说道：“如是苑九来了，也算是我们少林该受一劫。”他叹了一口气，说道：“女施主，你还是与那几位女人在一起好了。”他让两个和尚带着秋诗去与学瑟她们在一处。和风大师慢慢走出来，对和雨大师说道：“当初，我劝方丈多带些人去，去寻找少林至宝，但方丈不愿。我知方丈心意，知道那是罪恶之地，不宜多沾，只是方丈带着两位师弟履险，让人担忧。”

和雨大师说道：“我去看看方丈，顺便带此处消息给方丈。”

和风大师说道：“也好，你去就是，无花谷也不算远，你到了那里，再来一信，我小心寺内，如果真是苑九，该让方丈他们回来。”

和雨大师一走，和风便令人更小心，监寺看门，日夜不眠，以防那个苑九突袭。如是真的是苑九来袭少林，怕少林寺的劫难大了。

秋诗一进了那禅房，忽地抱头大哭，学瑟几人都是叫她：“秋诗，秋诗，你怎么了？”

秋诗哇哇大哭道：“他们说，方丈传来信儿，说是公子死了！”学瑟扯住了秋诗的胸衣，叫道：“你胡说，你胡说！”

她们全都泪如雨下，想着平时公子的好处，此时更是心疼，无法不悲伤。

几个女人便嘤嘤哭泣。

学瑟突地叫道：“别哭了，我心都让你们哭乱了。”

一向不多言语的风尘说道：“依我看来，八成是真的了，公子在坟墓里，与他们无法一斗，他们杀了公子，他们杀了公子！”

学瑟跺脚道：“我恨不能杀了他们所有的江湖人，是他们害了公子，他们害了公子啊！”

平时她们养尊处优，就是皇上的妃子，也不如她们的日子过得好。此时想起九公子的一片真情，不由得个个泪流满面。

学瑟说道：“我们当初不如就去苑家祖茔，与公子一起，要死死在一起，要活活在一处，也强似如此。”

风尘叹息道：“公子不让我们去，我想他的忧虑也有理，如是江湖人冲入了祖茔，公子也保不住我们。我们在那里，只是带累了公子。”

七个女人抱头痛哭，哭成了一团。

待一会儿，学瑟说道：“姐妹们，再哭下去，也哭不活公子。我们得去祖茔，看看公子，如是他们杀了公子，我们宁可在祖茔上自尽，跟公子去地下。”

众女人赞同，她们想逃离少林寺。只是那些僧人看守着她们，如何能逃得出去？

学瑟说道：“我们得出去，想什么法儿也得出去。”

少林寺的大雄宝殿，只有和风大师一个人跪在那里，喃喃告祝，他要告祝，求佛祖保佑少林，逢凶化吉，渡过此劫。

忽地，佛祖的眼里流泪了，他大惊，抬头看着佛祖，佛祖的金身在飘缈的香烟中竟有了泪水。那泪水流着流着，竟是变成了血泪。

他大惊，叫道：“来人哪，来人哪！”

他忽地觉得他的身子很沉，慢慢地再也站不起来了，他跪在那里，哀恳地看着佛祖，像是哀告：“佛祖，弟子罪孽深重，只是请求佛祖宽……”

他再说不出一个字来，只是瞪眼看着佛祖，看着佛祖流泪。

少林寺的弟子在殿外守候的有两人，他们听到了一声极弱的叫喊声。

是谁在叫喊？是殿里出了什么事儿么？他们再看看殿内，和风大师仍在那里跪着，在那里为少林寺祈告佛祖，没什么事，只是听错了。再过了一会儿，他们再看，和风大师仍在跪求，直到过了几个时辰，还见大师跪在那里，他们隐隐觉得不妙，出去一人报与和雨大师。

和雨大师来了，他对和风大师说道：“师兄，你跪求了一天了，佛祖也会保你的，你歇息一会儿吧？”

但和风大师没有动静。和雨大师脸色忽变，他去扶一下和风大师，和风大师的身子一歪，便倒在了蒲团上。

和风大师也殁了，少林寺更是一片惊慌，和雨大师说道：“如今只能再请师叔两人出面了。”

他来到了后山，到了思过崖，朗声道：“师叔，和雨求见！”

只听得崖后有人懒懒地说道：“你们想求的事美着呢，来找我们两个老不死的做什么？”

和雨大师说道：“少林有难了。”

两人哦了一声，看来虽说是生气，但总不能对少林难事也不在意。

有一个声音微哑的老人问道：“和雨，上次你们执意要做那事，想夺回少林的宝书，不知道你们做得怎么样了？那个少年人是不是能行？”

和雨大师说道：“那一天在修罗殿外，正是和神师兄监守，忽地他死在殿外，和风师兄以为是那个钟思凡所为，便把他赶走了。”老和尚一笑，说道：“好，赶得好，我看那小子也不像是一个能修得正果的人。”

另一个老尚笑笑，说道：“他不对你的心思，你自是说他修不成正果了。”

这老和尚再怒道：“他对了你的心思，是不是？他是什么东西，只是那个大力神的儿子，他有什么正果可修？”

和雨知道，他两人一争起来，便是一天一夜也会争吵不休，他来此处可不是要听他们争吵的，他重重地咳了一声。

洞内有人一叹：“和雨，你也是一个不能清静的人，你咳什么，谁不知道你在？你进来好了。”

和雨进去洞内，看着两个师叔，一个正吊在一个悬垂的石条上，头冲下。那矮胖的身子像一只熊般挂在那里。那是无形大师。一旁坐在一块尖利如锥的尖石上的，瘦瘦削削的正是无果大师。无形大师问道：“和神是怎么死的？”

和雨讲了和神的死状，两位互看一眼，真是心内沉重。看来少林要有一劫了，那样狠的一掌是谁所发？可是和雨再讲下去，让他们更是心惊不已：“昨夜和风师兄在殿内祷告，到了晚上，才发现师兄也死了，他只是眼里有泪，那泪像是有血。”

无形大惊，他跳起来，扯住了和雨的衣襟：“你说他流的泪中有血？”

无果也大惊，他跳下来，对和雨说道：“他死时没人看见？”

和雨说道：“没人，只是师兄的眼里都是惊疑。看去是像和神师兄一般，看到了什么秘事，那震惊是从来未有的。”

无形叹息，说道：“你们师兄弟中，和风是一个最有悟性的人，他也去了，可惜，可惜！”

无果大笑，说道：“可惜什么？如果我猜得不错，少林这一次劫难大了，如是想不受劫，也是不可。我与你也得去一次了。”

说罢，两位老僧不等得和雨再说话，便飘然出洞了。

待得和雨到了少林寺的禅房内，正看到两位老僧看和风的尸身。看了和风的尸身，再看看那和神的尸身，他们的神色更是沉重，叹息道：“厉害，厉害！”

和雨说道：“师叔，那个害师兄的人是谁？”

无形说道：“说不清，说不清。”

无果低头叹气，说道：“从前有人看过血泪，那是三百年前……”和雨也一抖，对了，少林寺在三百年前有过一场大劫，险些整寺无存。

那一次就是佛祖的眼里流血泪，方丈大石也是眼里流着血泪而死。

莫非是旧事再来？

无形与无果两人走出来，他们说道：“去那个修罗神殿看上一看。”

和雨大师不知道师叔是什么意思，但他愿意去那神殿，便去看好了。他说道：“方丈一决心入世，便与我等师兄弟商量，修下这一神殿，说是怕亵了佛祖，如今这神殿也没用了，那个钟思凡走了，我们用不着这神殿了。”

无果与无形也不理他，只是进了那神殿。

两僧坐下，他两人坐在地上，静静而视。

内视床，无邪，无怪，有欲，有心。

无形僧道：“儒子可教也。”

无果僧道：“他有欲无心，看不出大器。”

无形僧道：“他与几个女人交接？”

和雨说到此事，也是羞愧，他回师叔话道：“两个女人。”

无形说道：“此殿内无死气，并无人死在这里。”

无果大师道：“他走了么？”

和雨大师更是羞愧，说道：“我与和风师兄一发现那相交并无增长功力一说，便想放他走了，只是想来想去，怕……”

无形大喝一声：“做下此等恶事，还能说得出来么？”

和雨大师再无话说了，他只是低首，宁可听着师叔教训。

第三十二章 无形无果

无形无果两僧来到了禅房，他们听说了一件奇事：那七位女子全都脱下了衣服，只剩下了身上很少的衣着，足以让少林寺的千余和尚乱性的身着，站那禅房前，要与方丈谈话。

无形无果两僧站到了七位女人面前。除了两位老和尚，其余的和尚包括和雨和思大师都是低头不敢看，她们身上着的衣缕太少了。这等穿着，别说是在少林寺，就是走下山去，也不敢让世人看上一眼。

看她们一眼的人，不是他是疯子，便是认定她们全都是疯子！

无形说道：“七位怎么能这样，莫非山上太热么？”

学瑟大声道：“少林寺的僧人都听着，我们是苑九公子的女人，我们的九公子听你们少林寺的僧人说是被人害了，我们要去苑家祖塋吊祭公子，陪公子一死。你们要是识相的，早些让开，让我们下山。如是不识相，我们便宁可与你们一拚，能下得山去，让你们也看看苑九女人的本事！”

少林寺的僧人哑然。

如是她们几乎赤裸着身子死拚，他们怎么能与她们动手？再说看她们一个个头上吊着孝带，身上系着麻绦，几乎是一死了之的神气，怎么能对她们动手？

无形说道：“我看诸位还是不必去了，依我看苑九并没死。”

一句话像是扔入了井里大石，顿使几个女人大是恐慌。

本来以为苑九公子死了，她们才不顾一切，孤注一掷。如是九公子没死，她们怎么能赤身裸体来面对着这些臭和尚。不管怎么说，他们也是一些臭男人，一些满身世俗气的臭男人，比起那能在空中曼妙无比地相交的苑九公子，他们这些人简直就不算是男人，他们只是一些人样子罢了。

学瑟大声道：“别上他们的当！他们说得清清楚楚，是那个徐无特的徒弟杀了九公子的！”

无果说道：“你听着，苑九没有死，如是他原就不曾死，此时自然不会死，只怕他早就死了，那他怎么能再活三百年？我告诉你，人活最大年纪的，就是我师父，他活了二百一十一岁，他就是世上最长寿的人了，再怎么会有比他更长寿的人？你说说看？活三百年，那是作梦！”

学瑟恨声道：“老和尚，你只是井底之蛙，自然不懂得什么是神仙，自是不知道什么是神人，九公子就是神人，我们跟着九公子，一生一世别提多快乐了！你怎么能懂得这些？”

无果忽地说道：“我要告诉你们，如果那个苑九没死，你们这样赤身露体，怕他不会愿意吧？”

学瑟看着无果，大叫道：“老和尚，你是一个无耻之徒，你看什么看？”

无果笑哈哈：“你不知道我叫什么？我叫无果，无果便是无终，我看也是白看，有什么结果？你何必在意呢？”

那些少林寺的和尚听着老和尚与那女人斗嘴，心里暗笑，有的便把那笑浮在脸上。

无形大声道：“丫头，我告诉你们，你们都是有男人的人，但你们与他们在一起，并不是在什么空中的……呃，呃……”

他再说不下去，当着这些小和尚的面儿，让他再说得细些，真个是难为了这狂放不羁的老和尚。

忽地，那风尘叫道：“老和尚，你说什么，你说好了，莫吞吞吐吐的，做什么缩头乌龟？”

无果大声道：“说就说好了，佛祖也要直言，我就告诉你们，你们别自己骗自己了，你们哪一个也不是纯真女孩儿，你们都是小妇人了！”

无果大叫完，便对着地呸呸地吐，叫道：“佛祖慈悲，佛祖慈悲！”

顿时无话，好久不曾有人再说一句。

像是在梦里一般，那学瑟看着老僧，她慢慢一字一句地问：“你说的都是真的？”

无果叫了一句，哪敢再说话？只是闭着眼，一劲儿地念佛。一旁的无形叹息一声，说道：“我们都能看得清人身，你们真的是那样。”

学瑟忽地大叫道：“骗人，骗人！你骗人的，你怎么知道？你骗人！”

风尘忽地颤抖着声音问：“大师，你说说看，怎么会知道我们不是女孩儿？我们从未与男人相碰的，就是让男人摸一下手也不曾。我们怎么会不是女孩儿？”

她声音颤抖，她的心尖在流血。

在众女孩子中，风尘是最细心的，她发现有许多处不对，但也说不出哪里不对，此时听得无果一说，必是要问一个清楚。

学瑟大声道：“对啊，你说出来，如果我真的是一个不干不净的人，我马上在你眼前自尽！”

无形看看无果，无果也看看无形。

两人再看和雨大师。

和雨大师明白，此时要所有的僧人都躲开，让师叔对这几个不知进退的女人说话。

少林僧人退出去了，只剩下了无形无果两僧。

风尘忽地对无形一拜：“大师，请指点一下。”

依几个女人心意，她们知道她们是苑九的女人，她们虽说是喜欢苑九，愿意一生一世跟着苑九，但她们从未与苑九有过肌肤之亲，她们的身上有一种花纹，那花纹证明她们是与苑九公子在空中相交的神仙眷属，怎么能说她们是有过男人的？

无果说来也难，他说道：“我与师兄修成了天眼，我们能看得出，你们都是小妇人了。”

风尘扯住了要发作的学瑟，问道：“怎么知道？”

无果气得大叫：“知道就是知道，怎么还问？莫非还要我们再细说么？再怎么说才行？”

无形一笑，说道：“姑娘，我与师弟出家前都是俗世人，我们都是成过亲，也有过家。”

有家那又怎么样？成过亲，那又怎么样？他怎么不说了，真个是急死人了。

忽地风尘也低下了头，她慢慢说道：“多谢大师！”

她明白了，那无形说道：“好，有一个明白了就好。”

众姐妹看着风尘，她们仍是不明白。风尘说道：“姐妹们，你们穿好衣服，我们自与大师说话。”

众人也不知道她说此话是什么意思，只是得听她的，慢慢穿好衣服，再听风尘与无果大师说话。

风尘问道：“我们怎么办？”

无形大师忽地一笑：“悟了便是悟了，你能知道过去，还怕不知道未来么？”

风尘一揖道：“好，多谢大师。”

几位女人走出了少林寺。风尘昂着头，像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后面跟着几个女人，她们悄没声儿地跟着风尘，心里直是纳闷，风尘怎么不再与无形无果说话了，他们怎么会放过她们几人？不是抓她们来，要她们死在少林么？怎么放她们了？

下了山，到了一个小小的酒店前，学瑟嘟着嘴说：“闷死了，闷死了，你再不说，我也不走了。”

风尘看看众姐妹，说道：“借一步说话。”

七个人到了树林旁，风尘说道：“我要对你们说一句，对不起，我从前曾有过男人。”

学瑟大声道：“怪不得，怪不得那个臭和尚一直看着你，原来你是不干净的呀！”

众姐妹看着风尘，怪她原来不说，只是她们心内也奇异：公子不是说，她们都是玉洁冰清的女孩儿么？怎么风尘反不是一个纯真的女孩子了？风尘说道：“我从前与我的表哥有过亲情，那是很久前的事儿了。”

众姐妹怎么说她？学瑟忽地大叫道：“你贪男人，你贪臭男人，你丢了我们的脸，怪不得那个老和尚一个劲儿地看你！原来你是一个臭女人！”

此时学瑟最恨的就是风尘了。她恨恨地看着风尘，恨不能一下子把她掐死。

但风尘低下了头，说道：“对不起，我是在夜里，被我的表哥给强行污辱了。”

众人默然，原来如此。就是学瑟也再说不出话来。

风尘的声音很是轻：“我被表哥污辱后，几次寻死，都被他救了。他有妻子，要我不声张，我不敢声张，到了夜里，他来我屋里。我自小便没爹娘，一直住在表哥的家里。”

学瑟的咽喉里有什么东西在滚，想说什么，但说不出。

几姐妹都看着风尘，听她说话。风尘说道：“那一日在街上，我遇上了苑九公子，九公子说我是玉洁冰清的女孩子，我没出声。我不愿出声，因为我要说我不是，我就不能逃出表哥的魔掌，我知道那个苑九公子是天下最有本事的人，我宁可做他的丫头，也

不愿再在表哥家里。”

众姐妹有人流泪了，悄悄擦泪。

风尘说道：“我知道，如果给人知道了，我不是一个女孩子，苑九公子一定会让我走，或许会杀死我。”

众姐妹疑惑地看她，苑九公子待她们恩重如山，他会么？

风尘说道：“我知道男人，男人都是那样，一心要占有一个女人，或是几个女人，他们不会对我们真心那么好。”

学瑟脸通红，再叫道：“你胡说！”

风尘不理她，只是顾自说：“我知道九公子与我们曾有过肌肤之亲，我知道。”

几个人都是吓了一跳，她们从来不曾与九公子相亲过，他也说过，她们只是与他在空中相交，才能一生快乐，风尘怎么会说九公子与她们肌肤之亲？

风尘说道：“你们是不是总有梦一般的幻觉？像是有男人与你们在一起？”

众姐妹都是脸红，一个看一个。

点头，点头，再点头，最后看到了学瑟，她也只好很艰难地点头。

风尘停了一停，说道：“我从前在表哥家里，他来总是在夜里，每逢他来，我但如梦，我一先以为是我在作梦，后来才知道，他给我喝的茶里有药，我总是迷糊时，他才来犯我。”

几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那么说，在那些夜里，那一场场梦，都是真的？莫非她们真个是有过男人？

风尘说道：“我知道九公子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放在一个独处的屋内，让我们不要相遇，说过如果夜里我们在一起，便会阴气相聚，对身体并无好处。但我想着表哥，他可是那样，每夜来时，如是只有一人，那梦怕是真的了。想一想，我在梦里并没梦见与姐妹们在一起，也没有姐妹一起同九公子欢乐的时候……”

几人越来越怕，莫非风尘说的是真的？

如果她说的话是真的，她们就落在一个可怕的恶魔手里，她们哪里还是什么神仙眷属，她们只是一个恶人的淫妇！

学瑟哭了，她大叫道：“不对，不对！你说得不对，你污辱九公子，你不是人！”

她一哭栽倒，哭昏过去了。

几个人怀疑地看着风尘，她们不信她的话，她原先就不是一个女孩子，她的话不可信。

风尘说道：“我知道你们不会信我，我就一死，你们好自为之！”叭地一鞭打在她的手上，卷走了她的短剑。

众人一看，都是失声惊呼：“望月，是你！”

在望月的身后，还有两个人，那两个人是非人与承生道长。

望月对着风尘，说道：“你说得对，怎么还要死？”

众姐妹看着望月，望月在她们姐妹中是武功较高的，她们凡事也愿意依赖望月。

望月说道：“我也与他在一起了，你们看看，就是这么个人，还是武当派的人呢。他说是为了救他的师父，要从我身上得六十年功力。他师侄两个一心坏我，结果我成了他的人。”

望月是武林中人，说话也直，便把一件恶事平平淡淡说了出来。众姐妹看着那非人，看得他恨不能找一个鼠洞钻进去。

望月说道：“他坏了我的名声，但却让我知道了，我从前就不是一个冰清玉洁的女孩子，我也没有六十年的功力能给他。看来，一切九公子的故事都是假的。”

众姐妹的心咯噔一下，莫非那个九公子也是假的？

望月说道：“看来世事不像我们所料，也许那个九公子只是一个假的，每一天到我们屋里来的都不是一个人。”

学瑟哇地大哭，她叫道：“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

想到了此处，她真是伤心欲绝。

几个女人也悲声而哭。

望月大声道：“我们总得知道那个男人是谁？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我们要杀了他，到了那时，仇也报了，冤也伸了，我们再死也不迟！”

风尘扯住了学瑟，说道：“妹妹，我们去看看，看看那个武林人人称道的苑家祖茔是什么样子，看看我们的那个九公子，他真的是没了头，还是没死？”

十个人要一齐出发，他们这一次要去苑家祖茔，他们去的心思与前面的人不一样了，他们要光明正大地去，要找到苑九公子的秘密，看他是不是一个恶魔。

无形与无果两僧对和雨说道：“你说那个钟思凡污辱了两个女孩子？”

和雨点头，说道：“师兄说过，也许有误，方才让他再试一次的。”

无形大骂：“臭和尚，和风狗屁，不通情理，怎么看了一个，还不醒悟？”

无果说道：“去看看，她们埋在哪里？”

和雨说道：“在后坡。”

他们到了后山坡上，看着和雨呆若木鸡的样儿，无形大乐，拍手道：“好，好，一个后生小子耍了你少林一寺！”

真的没了金丝的尸体，没有左樱的尸体，连那棺材都没了。地上只有那两个墓坑。

无形与无果说道：“看来苑家祖茔有热闹了，你与我去不去看一看？”

无果大笑：“面壁面壁，我都思过一百多年了，也没什么长进，再面壁能怎么样？不如去看热闹，去看去看！”

两僧也不理后面的和雨，自顾自去下山。和雨急急跟随，一边走一边吩咐身后的知客僧，要他告知寺内的十八罗汉、藏经堂的师兄师弟，要他们都下山去，去苑家祖茔相会。

待得和雨吩咐完了，再回头看时，只见两位师叔大袖飘飘，已是要下山去了，他急得高叫：“师叔，你等等我！”

只听得那无形大笑，无果叫道：“你这等愚人，我等你，也坏了我的兴头，莫不如你自己去吧。你去时正能赶上看热闹呢。”

和雨赶下了山，再看师叔，已是没了踪影。

第三十三章 再无噍类

徐学威与庞大坝那十人一齐走出苑家祖茔。他们很庆幸，如果有人能像他们一样聪明，他们也会得好处，也会长寿。

进了苑家祖茔，他们会得什么好处？如果有好处，那一定是慕容青公子的，再就是那少林方丈和气大师的，更可能是那个一进了门便失踪了的大力神钟非禹的，还可能是那铁子英父子的，哪里能轮到他们？

他们得赶快逃走，如果没人顾到他们，他们会在江湖中销声匿迹十年，待得他们再出来时，一个个都是高手了。

他们急着逃走。

苑老爷子如果此时有知，他不会顾到他们，他要顾的第一伙人是少林方丈和气大师他们，第二伙人是铁子英父子，第三伙人是慕容青兄妹，哪里有闲心来管顾他们？

他们会安全地逃出这树林。

他们到了树林前。

原来跟着慕容青，竟是不知有危险，像是有了主心骨。此时到了树林，竟是心生忐忑，庞大坝道：“如今没了慕容公子，我等的功力有限，大家都要小心！”

此时十个人都在怀里至少揣了两种武功秘籍，且怀里揣了苑家祖莹的珍宝，一心想逃出去，怎么能不急？徐学威道：“庞兄说得有理，我等应相互照应，待得出了苑家祖莹，便无危险了。”

八个人点头称是，至于心内是怎么想的，又有谁知道？

十个人进了树林。

树林很阴森，与来时全然不同。看去每一株树，每一块石都像是埋伏。庞大坝道：“小心些，照应些！”

众人应是。

眼睛盯着树木，看它形若鬼魅！

再看那石块，块块狰狞若兵！

十个人有先后，徐学威打头，庞大坝断后。

每一个人都心不在焉，他们惦念着怀里的东西，那些如今已是属于他们的东西！

他们在想，在想着如何用它，如何做一个既富有又有功夫的人。他们有的人已经飘飘欲仙了。

蓦地，有人大声惊叫，那叫声凄惨！

“啊——”叫的人只叫了一声，人便没了。

众人回头，忙问是谁？

后头的庞大坝仍在，他的眼前只是一花，便没了一个人。人哪里去了？看是他向旁飞去，那飞速度极快，像是有人扯着他飞起来一样。他们赶过去，看到了人——树上吊着一个人，他的舌头仍有活气，眼睛在哀求，像要哀求他们救他下来。他说：“他杀我，他杀了我……他……”

嘎然止住，再无一点儿生气。

看他时，九个人的脊梁骨里冒出凉气：他的衣服没了，只剩下了丝丝缕缕。眼睛上

面有一层皮吊着，像是被狡猾的利爪抓破，一撕到了他的眼皮上。从头骨一直到眼皮上方，扯下一块大大的皮来！在他的身上，再也找不到他的秘籍，没有他的那珍宝。

按说，他刚刚叫了一声，待得众人一回头的工夫，只是那么一瞬眼，怎么会……

庞大坝的咽喉有些紧，他想说话，想拚命多说话，说那个人并不可怕，说那个人其实只是侥幸得了手。但他的咽喉发紧，声音也极难听：“他……他……”

徐学威问道：“庞兄，你看到人没有？他是谁？”

庞大坝哪里看到了人？他只是觉得眼前都是树，他怕，心噗噗乱跳，急着逃出去。只是觉得眼前一闪，人便没了，哪里看到了人？他说：“我没看到，我没……”他们心里一时想到了慕容青，是不是他？

庞大坝说道：“不会是慕容公子，他正忙着，他去找苑老爷子的墓，不会有闲暇来的。”

那会是谁？

树林很密，树丛看去风雨不透，如是看过去，只能看去几层树，便再也看不清什么了。

九个人都不知不觉地把他们的手伸在怀里，手指僵硬地握住那珍宝与秘籍，要有风吹草动，他们宁可不要性命了，也要保住这些！

庞大坝说道：“人跟紧些，看着点儿，别让人一个个杀了我们！”

他的声音嘶哑，看来他也是极怕，怕那个看也未看到的人。

风吹树响，哗哗啦啦，哗哗啦啦……人眼睛盯着树，看着石坡，再看看人，彼此知道，他们怕，怕那个面也未见的人。

徐学威道：“庞兄，我看我们还是回去，在苑家祖茔门前等着慕容公子，好不好？”

有人赞成，没了慕容青，他们像是没了主心骨，不知道何去何从。

庞大坝冷笑，说道：“你以为那个慕容公子是一个好人？”

徐学威愕然，说道：“怎么不是好人，慕容公子让我们拿走苑家祖莹的秘籍与珍宝，他动也不曾动，真是一个正人君子！”

庞大坝仰头大笑，笑了一阵子，忽地想起来树林里还有那个神秘莫测的人，他四外再看看，说道：“慕容青才没那么好心，如果我猜得不错，我们就是冲出去，早晚他也会找上我们。”

徐学威说道：“那怎么会？要是他想图我们，在苑家祖莹里不是机会么？”

庞大坝说道：“慕容青看人时，眼光一扫，那眼光是要把我们全都看清。”

庞大坝一笑，笑得极是阴森，他大声道：“慕容公子不会跟我们来，他想得苑家祖莹的珍宝，怎么会来找我们？只是过了这时，他不会放过我们的！”

徐学威心里凛栗，说道：“那怎么办？”

庞大坝冷笑：“他是个聪明人，难不成我们全是傻瓜？我们藏起来，叫他再也找不到我们。”

他喝道：“我们还有九个人，分成三伙，让那个找我们的人顾不上，天可怜见，总有一伙人会逃开。”

九个人分成了三伙，庞大坝带两人先走，他们从树林的前头冲过去。

虽说那样走最危险，但他们是从那来路走来的，此时也想从那路回去。

徐学威带着两个人，向左绕行，他们要斜穿树林，再走回到那前面的路。

第三伙人只是远远跟着庞大坝，他们要看着庞大坝三人冲出了苑家祖莹，他们便也会逃出去。

风吹树响，吱吱嘎嘎地叫，风很大，呼哨着，哨声尖厉。

庞大坝嘴里咬着刀，喊道：“冲！”

他哗哗拨开树叶，向前冲去。

先前那个脸上满是怯意的庞大坝不见了，他咬牙向前冲。

后面的两个人跟着，一个提着剑，另一个手里握着一把暗器。如果有人冲出来，他先得挨上庞大坝几刀，再受那第二人三剑，加上满身都钉满暗器！没人，一直没人。

后面的徐学威看着庞大坝不顾性命，横冲直撞，叹了一口气，忽地说道：“我们不从那斜路走，我们只是远远地跟着他。”

那两人会意，悄悄跟着庞大坝。

到了树林密集处，再向前走，便是树林尽头了。忽地，一个人叫道：“我的脚，我的脚……”

低头一看，他的脚没了，只有一条腿在，另一条腿下没了脚踝。他的脚踝哪里去了，他竟没看住自己的脚，这是怎么回事？那人呻吟着，叫道：“我的脚！”

他要哭出声来了，哀声对后面的那人道：“清泉弟，你带我出去。我的秘籍与珍宝都给你。”

那人说道：“我背你！”

那个人背着这失脚的人，踉踉跄跄在徐学威身后走。忽地他一声惨叫，身子直通通抛出去。

他的腿也没了，不知道是什么人，一剑或是一刀，把他的腿全都扫断。只剩下了半截股骨，身子仍向前冲，扑地倒在地上。

他大声呻吟：“我不行了，我的腿，我的腿全都没了。”

那个叫他清泉弟的人看着他，忽地说道：“徐兄，你走好了，我们完了，完了！”

徐学威四外转圈，嘶声吼叫：“出来，出来呀，你！你出来！”可哪里有人？

那个清泉弟对那失去一只脚的說道：“大哥，你先走好了，这些给你！”

他掏出怀里的秘籍与珍宝，说道：“你能走出去，把这些带给我儿子。”

他双腿皆断，用伤药去裹腿，血冲去了伤药。要是再不止血，他会死在这里。

徐学威四顾无人，回头道：“你们看到了那个人没有？”

两人都摇头，没有人走出来，只是在暗处下手。

清泉道：“我先走一步了，大哥，保重！”

他一挥刀，刀砍在自己的头上，砍起了一片血光！

那个大哥流泪，说道：“我要走，要带着那些秘籍走，我要把它交与清泉弟的儿子！”

他拿起那把大刀，也不顾刀把上血迹模糊，去砍下一根树枝，用衣服包裹着，缠在他腿上，忽地扬声大笑，说道：“徐兄，我们走！”他用那一条好腿带着，拐拐着走。

走到了树林边上了，徐学威说道：“终于走出来了。”

他叹了一口气，忽听得扑通一声，是那用一条腿走路的人扑倒了。徐学威回头，叫道：“老兄，我来扶你！”

他手伸出去，再也拿不回来了。

他看到了一个死人，那人早就死了，在他的后背上，插着一根尖尖的树枝！他何以连叫也不曾叫出一声？

徐学威再也不顾身上的珍宝与秘籍了，拔腿便跑！

只要跑下这山坡，便是一条小路，再过了小路，便到了山道上。那里有群豪留在那里的马匹，他可以骑上任何一匹快马，直奔他的家！只跑出一步，两步，三步……

忽地他看到了他的一只脚飞出去了，那是他的脚，从他的腿上飞出去，只觉得腿一痛，像是扎得很疼，扑通一声便栽倒了。

他看到了人，看到了那个在暗中杀人的人，他的眼睛睁得很大，从来不曾想到，会是他杀了人。

徐学威说道：“你一进苑家祖塋，人便没影了，原来你在等着杀人？”

那人笑一笑，说道：“你们都会死。”

他像是在掏自己的东西，来徐学威怀里掏，把他怀里的秘籍都掏出来，笑一笑，说道：“这些不属于你，你拿他有什么用？”

徐学威说道：“习武之人，见猎心喜……”

那人再笑笑，把一粒粒夜明珠揣入怀里，说道：“珠子也不是你的，你还不如什么都不拿。”

徐学威挣扎着，说：“我什么也不……拿……你会放过我？”

那人笑一笑，说道：“不会，凡是进入了苑家祖茔的人，都得一死！”

徐学威说道：“那还不如拿，多拿一些的……”

他头一歪，死了。

那人默默撩起徐学威的衣襟，手一挥，那片衣襟便如一叶蝴蝶，飞离了徐学威的尸体，他用那一叶衣襟盖在徐学威的脸上。风吹来了，那一片衣襟吹掉了。

那人有些恼怒，对那不知时务的风恼怒，他抓来那一片衣襟，啪地拍在徐学威的脸上。

脸拍烂了，血渍出来了，血糊住了那一片衣襟，风再也吹不掉它了。

跟着庞大坝的三个人远远跟着，他们心里暗自庆幸，庆幸他们想出了这么一个好主意，如果庞大坝他们遇害，三个人还可再逃。如是前面的人顺利走出树林，他们岂不是也逃得了活命？他们紧跟着，远远地跟着庞大坝。

庞大坝拚命的架势，一直冲出林子去！

眼看着他们要冲出树林了，后面的三个人心咚咚直跳，他们要成功了，他们能逃出去了。

可惜，他们中间的一个忽地头一歪，说道：“我不行了，我……”他的手血糊糊的，像是扎成了血葫芦。他抬起了眼，说道：“他杀了我，他杀了我……”

两人扳起了他的肩，看他的后背上，竟是插满了树枝！

血糊满了他的后背，两人急问：“是谁？你看到了他没有？”后背在抽搐，他断断续续地说：“我只觉得后背疼，疼得厉害，回头一看，一看……”

“哇——”一声惨叫，这人大叫一声，胸前一顿，便萎倒人怀里，再无声息。

两人来看，才发现根细细的树枝插在他的心脏处，正对着他的心脏。不知是谁，刚才在他二人急问时，竟又出手了，一根树枝做武器，直插在他心脏上！

两人站起来，眼睛盯着对方的眼睛。眼里闪着恐惧，他们的性命一直在那个人的手上，但他们连那个人是谁都没看到。

那人喜欢暗杀，他出手时很准，只是一次，或是两次，像猫戏老鼠，一会儿杀他们一人。

徐学威他们也看不到影子了，也许他们都遭了那人的毒手。两人急急站起来，这一会儿，恐惧像是毒，一阵阵弥漫了他们全身心。忽地，两人拔腿就跑，如果没有人拦住他们，他们会一直跑下去，一直跑到他们的心炸烂了为止。

他们看到了人，一面铁墙似的人，那是大力神钟非禹。钟非禹看着他们，眼里闪着诚挚的光：“你们跑什么？”

两人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人，有人，杀了人！”

钟非禹说道：“他追来了么？”

两人此时才想起来，那人是不是追杀他们了，一回头，树林里毫无动静。待得他两人再回头时，蓦地一拳击来，打在一个人的头上！头开了花，血炸开了！他只来得及看到他的眼前的血花一炸，便扑通倒地。另一个人大声道：“你做什么？”

他看着钟非禹的拳头，只听说过钟非禹的拳头像是神话，打什么也打得穿。从来不曾见过，这一次看见了，他看到了那一只拳头像是小钵大小，直砸过来，砸在他的头上！也听得一声闷响，是他的头骨裂了，裂得很委屈，噗地一声，便一阵疼痛，像是撕扯着全身心疼，他的腿一软，倒在地上。他只来得及看到钟非禹从他的怀里掏东西，掏出那武功秘籍，再掏出珠子，钟非禹把秘籍揣在怀里，把珠子小心地放在袖子里。

他死了，没看到钟非禹向前大步走，连头也不再回一次。

三个人眼珠子都是红的了，他想起了一句古话，想那一句话的时候，不禁血脉贲张，还有些悲壮：“壮士断臂，不怕一死”！但他们还活着，一直冲出了树林，他们仍活着。

他们大笑，三个人互相看一看，大笑出声，看来那鬼也怕不要命的。

他们忽地看到了一个人，那个人站在面前。

他是大力神钟非禹。

钟非禹随他们一起进去的，但走着走着，忽地没了这个人。这一会儿他再出来，显是不怀好意。

三个人看着他，他们决不是钟非禹的对手。

尤其是他们看着钟非禹，看到了他的衣襟上有血，一片血渍，还有泥，他的靴子上满是泥泞时，他们的心抖了。

钟非禹是杀人凶手！

钟非禹的手在动，那只一动便要人命的手在动，这一次是在掏东西。

他把一本本书掏出来，书页上有血渍，放在地上。再掏，掏出一些珠宝，也放在地上。

他不厌其烦地掏，一直在掏。面前都摆满了，一小堆是苑家祖茔里的秘籍，一小堆是苑家祖茔里的珠宝。

“哇——”有人吐了，他弯下了身子，一直在吐，吐到了再也直不起腰，他怕了，怕得要命。

他慢慢爬似的直蹭过去，蹭到了那堆前，掏啊掏的，也从怀里掏出一本薄薄的小书，放在那堆上。再看看钟非禹那没有一丝笑意的脸。他再掏，掏出一把珠宝来，轻轻放在那堆上。

他再往回爬，一直爬到了同伴的身旁。

这一位早就呆了，他忘了同伙的那做法，也想不起来是学他呢，还是逃。只是呆若

木鸡地站着，看着钟非禹。

钟非禹走近来，拍着他的手臂，说道：“你累了，你得歇一歇。”就听着他的臂骨在咯咯响，他的手臂折了，他想叫，却又怕，冷汗直冒出来，瞪着钟非禹，一直到他倒下。

只剩下了庞大坝，他看着钟非禹，忽地叫道：“你是武林正派中人，为什么乱杀人？”

钟非禹说道：“我只是看守，我只看着苑家祖茔，有谁从那里拿走一草一木，我就把那东西送回去。”

庞大坝嗷一声喊，他扑向钟非禹，刀子一飞，在钟非禹的身上一刺！没有反响，那刀子落在钟非禹的身上，扎在臂上。他让庞大坝扎了一刀，说道：“我也得出点儿血，不然不公平。”

他再一夺，那一柄刀落在他手里，他回手一刺，一刀扎得猛，便插在庞大坝的嘴里，从他的颈后刺出来！

第三十四章 慕容公子

推开了门，慕容青与慕容霜都是愣了，在那一间大大的厅室里，竟阒无一人。那间石室很大，只在正中放着一张桌子，桌上摆着一块玉牌。

那玉牌上有两个字，正反两面各有一字，两个字“正”“邪”。慕容青拿起这一面玉牌，沉吟有间，忽地失声道：“我们错了。”慕容霜一向很是佩服她的哥哥，此时看他大惊失色，心道：我哥哥一向沉着，此时怎么会大惊失色？要不是有什么大事发生，他绝不会这样。

她急问道：“哥哥，你说我们怎么错了？”

慕容青四外看看，这一间石室仍是空空荡荡，让人生恐怖之心。他慢慢说道：“我

从前便疑那个苑九，以为他不是真有。如是有人在世上能活三百年，他岂不是做了陆地神仙？我如今看他苑家祖茔，便明白了，苑九并不是一个人。”

慕容霜心噗噗乱跳，她急问道：“哥哥，你怎么知道苑九不是一个人？”

慕容青说道：“我时常听说苑九的故事，便以为他真的是一个神仙，但听来听去，知道有时他并不对人说话，更有时只是手下的高手杀人。我想他不屑于杀人，但后来知道，苑九也时常对人出手，只是与人交手，不说多少话。看来苑九是一个不愿意说话的人了？不是，我想来想去，才想通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有一个组织，他们在一起，称叫苑九，他们的秘密巢穴就是苑家祖茔。”

慕容霜听得惊心，她失声问道：“哥哥，你说苑九是一个组织，他们要杀江湖人，可听来苑九杀的人都是该死的人，那么说他是维护江湖正义的了，既然是维护江湖正义，他们也不必藏头缩尾的，就说明他们是谁，有什么不好？”

慕容青叹一口气，说道：“你哪里知道江湖中事，有时听来那人是正义之士，有谁知道他是鸡鸣狗盗之徒？要杀死他，江湖非议你，有人报复你，麻烦无穷。但如有苑九出面，杀了一个人，就没那么多的麻烦。”

慕容霜听得认真，她轻声说道：“那么说，谁是苑九？”

慕容青在玩弄着那一块玉牌，说道：“谁是苑九？他可能是我，也可能是你。”

慕容霜听得云山雾罩，不知道哥哥说些什么。她心道：哥哥说可能是他，那是觉得那个人弄不准，可能是我，那就说可能是一个女人。苑九能是一个女人么？如果苑九真是一个女人的话，岂不是那些侍妾的事儿都是假的？

慕容霜急问道：“哥哥，那些苑九老爷子的侍妾足有上百个，她们怎么能不认得苑九？”

慕容青笑说道：“正是因为有那些侍妾，我才知道苑九这人是假的。你想一想，美女艳姬，只有体味那美色，方才是至味，苑九是一个解人，他怎么会不去与那些美人肌

肤相亲呢？如不是他有毛病，就一定是那些女人有毛病。听说那上百个侍妾都是千中选一的美人，她们怎么会有毛病？那就是苑九有毛病了。我一想他必是不敢让人太过凑近他，以免露了马脚。”

慕容霜问道：“露什么马脚？”

慕容青说道：“他不是一个人，要近那些女人，岂不是早晚必会被那些女人看出来？所以他用一个障眼法儿，说是他可以空中交接……”

慕容霜忽道：“哥哥，你错了，她们如不是能空中交接，便也不会对苑九那么忠心耿耿，她们在危难时宁可自己死了，也不愿出卖苑九老爷子，看来那是真情，是假不得的。”慕容青大笑，说道：“那是，那是，如是用什么药迷住了她们，让她们在梦里尽情体味男欢女爱的滋味儿，她们的身体岂不是也做了一次女人？那样她们全在清醒时也会相信苑九老爷子，宁可在梦中与他空中交接，只是我尚未弄明白那空中交接的情形，只是一种怪诞而已。”

慕容霜玩弄着那块玉牌，说道：“哥哥所说，像是有理，只是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了这面玉牌，便知道那一切都是假的了？”

慕容青说道：“我觉得苑九做事，亦正亦邪，脾气不定，有时做的，恰是武林中最大的好事。有时所为，却又是那么令人称道的了。不是有许多的人做这个苑九，怎么会有此种情形？如今我看了这面玉牌，忽地想到，如是苑九做事，只是亦正亦邪，那就对了。那就是一个真正的苑九，就是那个苑九！”

慕容霜正在说话，忽听得室内嗡嗡响，一阵巨响后，有人哈哈大笑，说道：“慕容公子冰雪聪明，只是到了这里，你有活命出去么？你就是知道了苑九的秘密，你再能怎么样？”

慕容青提起神来，惕然四顾，说道：“你就是来那四壁的声音嗡嗡响，也听不出是人在哪里。只凭一猜，毕竟无准。慕容霜四外瞧，一心想找出那个讲话的人。

那人一叹，说道：“江南慕容氏，如果不是那么有名，你或许也会是一个苑九呢。”

听那人说话，似是有一种闲愁，做了天下第一人苑九，他还有时，声音竟是十分中肯：“你怎么知道我不愿意做天下第一人的苑九？你怎么知道我只愿意做那个江南慕容氏的公子？我愿意做苑九，只要苑九皇上一样的日子，我心甘情愿！”

慕容霜想，放着名闻天下的慕容公子不做，做什么苑九？但她的手被慕容青一攥，知道哥哥不要她说话，她便把吐在口里的话吞了下去，听哥哥再与那人说话。

只听得那人冷冷道：“江南慕容氏，所得盛名，非是容易，公子可是想清楚了，你愿意不愿意？可莫要到时再后悔。”

慕容青说道：“你出来，我想你一定是有名的江湖名宿，你是谁？可不可道出你的名字？”

那人声音轻轻：“苑九！”

他真的出来了，原来那闪光的石块后面竟有秘道，他从那里一钻便出，站在慕容青面前。

慕容青看他，看他的脸面，真的是那个传说中的苑九，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模样，只是他的脸上有一种平和，一种淡然。

慕容青忽地问道：“我明白了。只是我想知道你从前是什么人。”那苑九笑一笑，说道：“从前我是人，如今我是苑九。人是苑九，苑九也是人。你何必多问？”

慕容青忽地失声笑了，他说道：“别人猜不出你是谁，我只要三猜，便一定知道了你是谁。”

那人愣一愣，说道：“你真有这等本事？”

看那人一身打扮，分明是那个江湖人传人言人见人畏的苑九老爷子，但慕容青竟能说出他是谁来，那可真是本事了。慕容霜扯着哥哥的手，想听他细说。

慕容青抬起头来，说道：“老爷子在江湖上一定是极有名的人物了。”

那人一笑，说道：“这句话算是没说。”

他很矜持，看来对他自己的名头颇是赞许。

慕容青说道：“你是江湖中的人，你的本事……”

忽地，慕容青放开了慕容霜的手，冲上去对着那人便下杀手。一连三招，是慕容氏的剑法“问剑苍天”、“君子把盏”、“杀津口”。

那人急匆匆回了三招，这三招却是不一样了，一招是道家的“徐知玄机”，再一招是平门刀法的“披风刀”，最后一招是少林寺金刚掌法的一招“佛知心事”。

依慕容霜看来，哥哥三招用得错了，这三招虽说是能造成攻势，但三招颇不连贯，不知怎么能对人如何攻法？

但哥哥笑了，他说道：“你是武当派掌门承道道长？”

因为武当派的掌门承道道长是失踪江湖，传说也被苑九杀了，武当派深以为耻，一心寻苑九报仇，他要是武当派的人，必是承道道长无疑。

那人一声冷哼，说道：“我不是承道道长。”

听他说他不是承道道长，慕容霜心里一沉，看来哥哥所猜，已是错了。

那人说道：“慕容公子，三次机会，如果你说对了，我便放过你。”

慕容青忽地仰头大笑，笑得十二分的得意，他说道：“江南慕容氏的名声岂是轻易得的？你以为慕容家的公子都是草包么？”

那人愕然，说道：“慕容公子，你说。”

慕容青大声道：“你是少林寺的和心大师。”

那个苑九的脸上没有表情，他只是呆呆看着慕容青，像是看着一个鬼。

慕容青大笑，说道：“我猜对了，你就是和心大师。你是从少林失踪以来，便做了苑九。我也由你得知，凡是做了苑九的，一定是心甘情愿的。但我不知道的是一件事，你对苑九的女人也不感兴趣，你对苑九的珠宝也不会动心，你愿意做苑九，是什么让你

动心？”

那人一叹，说道：“我不会动心，我不会动心……”说话时，似已在自言自语。

慕容青此时心内已无恐惧，如果你已经得知了一个最大秘密，你对这天大神秘处苑家祖茔便不那么畏惧了。

慕容青说道：“我已知道了你是谁，你不想杀我么？”

那苑九一叹，说道：“我答应了你，你说得出我是谁，我便不杀你。”

看来这个苑九是一个诚信君子，他说到便可做到，他身子一隐，极快地隐没了。

慕容青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慕容霜问道：“哥哥怎么那么怕他？如果他真的是和心大师，他的功夫绝对不是哥哥的对手。”

慕容青苦笑道：“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和心大师，只是心里隐隐猜得他是。从前的和心大师绝对不是我的对手，但如今他比我强上许多了，我根本就不敌他。”

慕容霜心里一沉，她知道，哥哥一向自尊，很少肯认他在江湖上不是谁的手，若不是与那人差上许多，哥哥怎么会说这种话？如是哥哥真的不是那个苑九的对手，看来江湖人此次来苑九祖茔的做法真是太孟浪了，他们会都死在这里么？也许苑九会因为哥哥知道了他的秘密，便杀了哥哥，杀了所有来苑家祖茔的人。

慕容霜忽地失声道：“哥哥，我们来这里，真是太危险了，你还不走？！”

她扯着慕容青，要他急退。慕容青看着她，理理她的鬓发，说道：“傻瓜，你以为我们一开始就不危险？我告诉你，如是我猜得不错的话，他们一定是早就想杀光我们。”

慕容霜说道：“可惜和气大师他们还不知道，这个苑九就是和心大师。他们进了苑家祖茔，一定会吃亏的。”

慕容青说道：“也是未必，他们中也有聪明人，怎么会看不破这种事？”

慕容青说得淡淡，但慕容霜可就不那么看了，她心里想道：他们在前面冲进去，一

旦进了苑家祖茔，说不定就会危机重重，可能会死许多的人，但少林寺出身的和心大师不应该杀了他的同门，更何况这里有他的师兄和气方丈？但说他们都聪明过人，那可就不对了，就说那个钟思凡吧，他一心想仗义执言，正义行江湖，竟在少林寺做那种可笑的事儿，奸那一个个苑九的女人。如果哥哥说得对，他只是奸了那九个女人，他真的不会得什么功力。那传说中能奸苑九的一个女人，便得六十年的功力的说法，看来真是错了。但苑九为什么要这么传言？他是想让江湖中的人对他的侍妾注意，凡是奸了他的侍妾的人，江湖人便会找他的麻烦，他也会活不长了。可恨那个钟思凡，他为什么要答应少林寺？如果他不答应少林寺，岂不是可以与慕容兄妹一齐来苑家祖茔了？可是他与一个苑九的女人在一起了，他便会知道那事儿是虚了，他会不会放过那八个女人？如果他不放过那八个女人，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蛋！一想到钟思凡，慕容霜不由得脸面通红，颜色大变，她心里嘀咕：如是钟思凡做了那坏事，自己再理是不理他呢？如果理他，就太不对了，他是一个坏蛋，理他做什么？但不理他，不理他，自己怎么办？

少女的心，一时如浮萍，七上八下。

慕容青此时看着妹妹的脸，心里猜道：看来她是沉迷在情字里了，听她说那个钟思凡，那个大力神钟非禹的儿子，一定是一个好公子。此时她心系那个公子，定是知道了苑九的秘密，便心里记挂着那人了。慕容青心里对妹妹是既爱且怜，他轻声说道：“妹妹，我们去看一看后面吧。”

慕容霜心一悟，便脸更红了，她低声道：“好。”

再到了一扇门，他们两人合力一推，那门应声而开。他们进了门，一看便是呆住了。

这里已是狼藉不堪。地上有死人，有一个无头的死人。在墙上，有几个死人七歪八斜地坐在那里，他们全都是那个苑九差不许多的模样。只是地上的这一个的衣服有些新鲜，他的头却没了。旁边地上还有血，但没别人，那些和气方丈带来的人，他们是不是来过这里？

慕容青说道：“他们中计了。”

他说话时，声音不高不低，也不喜不悲。

慕容霜问道：“哥哥，他们怎么中计了？”

慕容青说道：“至少我们还看到了一个苑九，他们怎么能不中计？他们以为杀死了那个人，便是正在假死的苑九，此时便可放心大胆地进去了。他们中计了，依我看，他们必是会自相残杀，或是在争夺苑九坟墓里的宝物时死人。”

慕容霜大声道：“那怎么办？我们快去看看他们。”

慕容青反是不急，他看着那几个死去的苑九，忽地笑了，说道：“依我看，苑九只能有几十年的寿命，怎么会有三百岁的苑九？真是奇谈，可惜一时我也被迷住，总想不透。”

慕容青此时的心里很是明白，他想明白了，此地放如此多的苑九尸体，便是那些在江湖上一代代走动的苑九了。只是怎么会只在五六十年里有一个苑九，那就是一个谜了。

他对慕容霜说道：“如果他们都是贪心的人，这一次他们一定会度过一劫。”

他慢慢地坐下来了，慕容霜急道：“哥哥，我们去救他们去啊。”慕容青一看她，问道：“怎么救？”慕容霜说道：“告诉他们，苑九没有死。”

慕容青问她：“你当他们会信，他们如今已利令智昏，眼里只有苑家祖莹的珍宝，看来他们大多数人不会有性命了。”

慕容霜说道：“我们怎么办？”

慕容青说道：“等待，他们弄完了所有的事，便会想到这些苑九，他们会再来看一看苑家祖莹的主人的。”

会么？慕容霜不知道，但哥哥一向料事如神，他说得必是有理。她也坐下，等待那些人再来。

第三十五章 铁家父子

铁子英与铁当心冲出来，再循旧路，回到了山坡上。

铁子英不由得一叹，回头看那苑家祖茔，看看便流下泪来。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叫道：“苑九爷，铁子英无脸再见你了！”

铁当心看着老父满面是泪，不由得也是心痛，他说道：“爹，我们回去吧。以后我们便依着苑老爷子的做人，好好做事。他们都是疯子，他们会害了苑老爷子，他们会不得好死的！”

他恨恨地咒骂了一顿，心内好生解气，但一想到了苑九，想到那个被人砍了头的苑九，心里便一阵阵痛。

铁子英心内一阵悲怆，他心道：我老了，苑九爷的仇不定能报，但我儿子还是年轻，他必是会替苑九爷报仇的。

铁子英道：“当心，你知道，是那五个人杀了苑九爷的。”

铁当心答道：“我知道，爹。”

铁子英说道：“他们是徐无特的徒弟，你如今的本事不能杀得了他们，但你要答应我，替苑九爷报仇！”

铁当心跪在地上，说道：“爹，你放心，我会替苑九爷报仇的。”父子两人坐在坡上，看着苑九的祖茔，曾几何时，江湖人看在眼里尤如神圣地的苑家祖茔，如今成了江湖人的鹰吻之物，他们此时在那祖茔里，正为争夺财宝秘籍大打出手呢。

忽地，有人问道：“铁老英雄，你错了。”

铁子英忽地一跳，他再无疲惫之色，喝道：“你是谁？”

那人一叹，说道：“局外人。”

局外人，就是说他不是那些在苑家祖茔抢劫的江湖人了。

铁子英问道：“我错在哪里？”

那人说道：“江湖人都有廉耻之心，但到了苑家祖茔，人人忘了廉耻二字，那是为什么？因为苑家祖茔里的东西太过诱人了。秘籍能养人一世，以至百世。珠宝能活人无数，使人立成豪富。你铁老英雄怎么退出来了，既是苑九已死，你抢他的东西，他也不会九泉下恨你。就算你不抢他的东西，他也不会九泉下感谢你一样。既是如此，你怎么不抢？你抢了苑九的东西，你就会是一个一夜暴富的人，你会成为江湖上的第一人。你想好了没有？”

铁子英问道：“我想什么？”

那人悠悠道：“如果你想抢苑九的东西，我会告诉你苑九还有什么最珍贵的珍宝在哪里，你会拿得到。他们谁也拿不到的。”

铁子英忽地说道：“你既是知道，为什么你不抢？”

那人一怔，像是奇怪他们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一会儿才答道：“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

铁子英朗声道：“莫非你以为你做得得到，我们父子做不到？”

那人笑笑，说道：“你知道我是谁？”

铁子英问：“你是谁？愿赐大名。”

那人一笑：“名字，粪土耳！我只是苑九坟墓的看墓人。”铁子英突地恨声：“你是苑九爷的看墓人，他们在墓里抢劫，你怎么不去管？”

那人说道：“我是疯子，才会看守苑九的墓。他们都是疯子，他们才会抢苑九的墓！我一个疯子，怎么能敌得他们那一群疯子？”铁子英看不到那人，他心道：那人看守苑九爷的坟墓，他也无奈那些抢墓藏的人，我铁子英更是无法了。看来苑九爷的坟墓是该

有此一劫了。

那人说道：“既是你恨那些抢苑九爷的秘籍的人，你为什么不替苑九爷报仇？”

铁当心急道：“我们怎么报仇？他们每一个的武功都不差。”那人笑笑：“你去拿苑九的秘籍，拿那些最上乘的武功，你练好了，便可替苑九爷报仇了。”

铁子英叹息道：“我与儿子一时心如死灰，我们不愿再理江湖是非了，我们想退隐江湖。”

那人正色道：“苑九爷已死，如果没有人替代得了苑九爷，你想他会怎么样？”

那人一句话，顿时惊呆了铁子英父子，两人一时无话。

过了好久，才听得那铁子英问道：“你是说，我们能替得了苑九爷？”

那人笑笑，说道：“不错。你就是苑九爷，只要你愿意。”

铁子英思前想后，他想着，如是他做了苑九爷，替苑九爷报仇的机会，必是不少。他也可入了苑九的祖塋，去拿苑九的珍藏。那样他便不算是盗取苑九的东西了。他能做那个天下第一的苑九么？铁当心大声道：“爹！”

他心里也十分担忧，怕爹会陷入一种困境。

那人慢慢说道：“苑九爷已死，但苑九爷人还在，他们没有苑九爷，便会成一盘散沙。你为什么不做？”

铁子英说道：“我怎么能做得了？我不行！”

那人一笑，淡然道：“我说你行，你便能行。你愿意不愿意？你要是愿意，我便出来见你，你不愿意，我见你也白见。你不答应，我便走了。”

说罢那人便欲走，忽地失了声音，他走了，走得远了么？铁子英看看铁当心，铁当心看看铁子英，他们知道，那件大事会在他父子间发生。忽地铁子英叫道：“前辈，留步！”

那人的声音在耳旁响起来：“你想好了？”

铁子英声音很是惊奇：“你没走？”

那人说道：“我从来没有听说有人不愿意做苑九的。”

铁子英说道：“好，我愿意做。只是怎么做，还望前辈赐教。”那人大笑，说道：“你看看我，便知道我是谁了。”

此时铁子英忽地觉出身后有人，他一回身，看到一人。

他不是苑九么？他的模样，正是救过铁子英，救他一家性命的苑九苑老爷子！铁子英大喜过望，他与铁当心都趴在地上，给苑老爷子叩头，说道：“原来老爷子无恙，这就放心了。”

他两人此时心意，是想着，苑九老爷子不在那坟中。看来那个苑九是假的了，原来苑老爷子对江湖人的恶心早就有防备，这一次他们真的是白费了心机了。

一时喜极，铁子英父子竟是悲声而泣。那苑九笑道：“我知道你父子的心意，多谢了。”

一个谢字从苑老爷子的口中说出，竟有多重？他们父子深知此情此意，感动极了，再拜致谢。

苑九说道：“你愿意做一个苑九么？”

铁子英说道：“老爷子说笑了，苑老爷子是世代相传的，我怎么能做得了老爷子？”

那苑九笑道：“世事有真有假，我苑九也有真的，也有假的，只要在上，能匡扶正义，便是真的了。”

铁子英此时已是完全信了那人，他问道：“我与前辈要去哪里？”

那人说道：“你先与儿子分手，然后才能去做苑九。”

他再正色对铁当心说道：“如是你父亲做了苑九，此生你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不能对人说起此事。你自己知道苑九就是你父亲，那就是了。”

铁当心看着父亲，眼中不由流出泪来，他跪在尘埃，对铁子英道：“父亲保重！”

铁子英也知父子彼此再无亲近，他说道：“你也当心！”

铁当心眼中流泪，但想着父亲从此便是威名震天下的苑九，便也减了一些悲伤，说道：“父亲，我走了。”

铁当心走在路上，两人一直看他走远。

那人说道：“铁子英，从今你再也不是铁子英了，你也得忘了你的本来拳法。你从今便是苑九，你做得越像，那些人越是在江湖上不敢横行，如是你能做足苑九爷子，天下的坏事便会少了许多。”铁子英此时豪气满胸，他说道：“好，我便来做做看。”

两人如飞似地去了。

铁当心走下了山坡，迎面看到了两个女人，她们正向山上走。

铁当心认得其中一人，那是医隐卢傻子的老婆子快三刀。

他正要低头过去，那快三刀叫道：“站住，站住！”

铁当心只好站住了。

快三刀像是看要宰杀的小鸡，前看看后看看，看够了铁当心，问道：“你进了苑老爷子的祖茔？”

铁当心不会扯谎，他答道：“是。”

那快三刀拍拍手，说道：“你看，我说不找他了，不找他了，你偏要找。来晚了，看不到好景儿了。喂，小子，你拿到了什么好东西？”

铁当心看到了她身旁的那姑娘光艳逼人，十分美丽，更是不敢抬头来看，他说道：“我没拿什么东西，我与父亲一齐走出来，我们拦不住他们，他们在那里抢东西。”

快三刀大声道：“小子，你没拿东西，说死了我也不信。你让我翻翻看！”

平时的铁当心最是不怕人说，此时他心里作怪，想着怕这两人冤他，便说道：“你不信，便翻一翻看！”

他真个等着那快三刀翻他。

快三刀咯咯笑着，不怀好意地看着那望月，再看看他，说道：“我怎么翻你一个大男人，你自己拿出来看看吧。有什么，拿出来看看，有珠宝，我们也不要，只是看看，好不好？”

铁当心说得十分诚挚：“我真的什么也没拿，我只是与父亲出来了，我们拦不住他们，我们不拿，他们拿他们的好了。”

望月看他，那目光十分倾慕。快三刀看在眼里，她笑说道：“对啊，望月姑娘，我怎么就不信世上人的一句句谎话？你翻一翻他，好不好？”

望月一听得快三刀让她去翻铁当心，不由得心头鹿撞，低头说道：“我信他，你让他走好了。”

快三刀大声道：“你怎么能信他？他是你什么人，你这么相信他？他说，他父子两人，对了，你父亲拿那珠宝走了，你一个人走，对不对？”

铁当心大声道：“你休污辱我父亲！他是好人！”

快三刀冷笑道：“你怎么知道他是好人？你说他是好人，便是好人了么？”

铁当心此时恨不能让快三刀快滚，他说道：“我不与你说，我要走了。”

快三刀说道：“你走不了，你做了坏事，还不肯认，你不是一个诚信君子！”

望月此时忽扯住了快三刀，说道：“你放了他，让他走好了。”铁当心慢慢走开了，他一步一步走下山去，心情灰黯得很。他心想道：我不是那种人，我让快三刀看我是个坏人，那还不要紧，可我让那个美艳的女孩子看我是个坏人，我怎么甘心？

快三刀忽地笑了，她看着那个走下山去的铁当心，对望月说道：“他不愿意让你看他是个坏人，他一定会回来，对你再说的。”

望月心不在焉地说：“你怎么知道？”

果然那个铁当心慢慢蹇回来了，他对快三刀说道：“我想让你知道，我不是一个坏人。”

他慢慢脱下了长衣，再脱下了中衣，最后只剩下了一件衣服，他问道：“你看，我身上什么都没有。你看清了么？”

那快三刀失笑道：“你走好了，你再怎么说，我也不会信你。”铁当心说道：“我只是不想让人冤枉我，你不信我，我便来告诉你。”

铁当心虽说是快三刀说话，但他眼睛只是瞅着望月。

望月本来是一个快言快语的女孩子，此时竟也脸色羞红，不敢看那铁当心。她心道：我是苑老爷子的侍妾，我怎么能对这种凡夫俗子有心？只是我看他好笑罢了，我便笑他，看他好玩，我才看他。不然在江湖上，看到像他一样的男人，我才不屑一顾呢。

但说是说，想是想，她的眼还是不断地一瞥那铁当心，看他那魁梧的身子，心在乱跳。

快三刀说道：“好，好，你走好了，我信你了。”

铁当心对她二人道：“你们要去苑家祖茔么，还是别去的好。”望月忽地说道：“苑家祖茔怎么去不得么？”

铁当心一听得她说话，顿时心慌意乱，她的声音如莺啼燕语，叫他心里慌乱，他忙说道：“我去过那里，此时他们正在抢东西，你们去，多有不便。”

快三刀冷笑，说道：“我们去，也抢一点儿东西，那样才好。”快三刀扯着望月，一直向苑家祖茔而去，临走时，望月再三看铁当心，心里有些不舍。

铁当心走下了坡，他忽地遇上了钟非禹，看到了钟非禹，他非常快乐，叫道：“钟大叔，你怎么在这里？”

钟非禹说道：“我看那些人贪心不足，一味去夺苑家祖茔的珍宝，我看不惯，便下山来了。”

铁当心说道：“钟大叔，你的话真合我意，我与父亲也是看不惯他们，便下山来了，他们此时还在那里抢东西呢。”

钟非禹看了铁当心几眼，说道：“你父亲在哪里？”

铁当心有口不说，便吱唔了一下，钟非禹看在眼里，心道：原来这小子还有心思，怕他们父子也不是好人。

铁当心说道：“我父亲留在苑家祖茔，他有事要做。”

钟非禹心道：看来铁家父子的良心也是坏的，他父子两人是从苑家祖茔来的，不拿一些珍宝，怎么会轻易下山？

他笑道：“好，我与你走，我们下山去好了。”

两人默默而行，一直向山下走去。钟非禹突然问道：“你父亲是不是离开了苑家祖茔？”

铁当心说道：“他走了，我不知他去了哪里。”

钟非禹一笑，再不言语，突然他伸手出来，一把抓住铁当心，一劈便把他劈倒。

铁当心哪里料得他会这样？他大叫道：“钟大叔，你何苦害我？”

钟非禹冷笑，说道：“你去了苑家祖茔，你再离开，只能是一个死人。凡是与苑老爷子为敌的人，都得一死！”

看他掌劈要落，铁当心的眼前忽地闪出那个与快三刀在一起的姑娘来，他心道：你要知道，我因为到过苑家祖茔，便要被他杀死了。你知道我死了，不知会不会为我一掬同情之泪？

他忽地扬声道：“钟大叔，我冤枉！”

钟非禹蓦地停住，他冷冷问道：“你有什么冤枉，说出来听听！”铁当心大声道：“我父亲他……”

钟非禹冷笑：“你吞吞吐吐，一定是你父亲拿了苑家祖茔里的至宝，逃走了。”

铁当心大声道：“他不曾拿苑家祖茔里的至宝，他如今已是苑家的人了，怎么会拿那些宝物？”

钟非禹看了铁当心一眼，很是奇怪地看他，忽地说道：“你说明白，如是你说不明白，我便杀死你！”

他掐住铁当心的脖子，恶狠狠地用力！

铁当心正想告诉他，父亲已是当今的苑九，因苑九已死，父亲便决心替代他，父亲与那个看守苑家祖茔的人一齐走了，从今后再有一个纵横江湖的苑九，那个人便是他父亲了。但他话到了喉头，突然吞咽了回去。他知道钟非禹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告诉他这些秘密？

第三十六章 贪劫

和气方丈与那些人来到了那清泉石室。看那股泉，清冽盈盈的，十分清澈，竟像是一股好泉。

和气方丈大声道：“莫非这里便是苑九洗身的美泉？”

众人不知苑九有洗身的美泉，都听和气方丈说话。和气方丈说道：“传说中苑九能腾飞高举，都因他功力高强，这美泉的洗毛伐髓之功，怕是第一了。”

那焦实大声道：“好，我便下去洗一洗。”

孟死大声道：“对啊，对啊，我也下去洗上一洗！”

忽地竹竿大笑，说道：“你们去洗，看他们敢动一动，如是你洗完了，他们就得一死！”

和气方丈一叹，原来有唐思，还有他的两个师弟，再加上铁子英父子、西门寿等人，或可与那徐无特的五个徒弟一较生死，如今剩下这些人，怕不是那五个人的对手！

焦实说道：“我是大哥，我先下去，洗过了，你们再下去洗。”说罢，他也不脱衣服，

径直下去水里，伏在水面上，说道：“好热，好热！”

眼看着他的脸上便是汗珠滚滚，看来那是一股热泉了，只知道功用如何。

和气方丈看他下了池子，忽地一叹道：“我忘了告诉你，如是你真的近过女人，你会中毒，你会身体一烂不止，一直到你死！”

那焦实正在水里泡得舒服，听到了这话，腾地一声跳起来，大叫道：“老和尚，你害我！”

他浑身水淋淋的，一直跳上来，便来拿和气方丈！

和气方丈看他的手到了眼前，忽地再说一句：“你如是中了毒，只有我能解毒！”

焦实的脸上那凶神恶煞样儿不见了，浮上了一脸尴尬的笑意，说道：“对不住，对不住！”

那史聪与肖依便身子一飘，飘到了和气方丈的身后，把他围了起来。

孟死说道：“你知道，我们五个除了师妹肖依外，哪一个也不曾缺了女人，你不是害了我们？”

和气方丈说道：“我怎么知道你们都是非近女色不可的人？”

和气方丈说道：“你等乖乖听我的，我便会替你们师兄一治，不然我不会管他！”

四个看看，再看看和气方丈，似是不信他。但他是少林寺的方丈，想来不会说谎，他说是有毒，必是真个有毒。肖依说道：“听他说！”四个都听和气方丈说话。原来他们师兄弟四个时常地一起打架，谁也不会服谁，但到了紧要关头，却都听师妹的话，肖依一说，他们四人都是点头。

忽地有人扬声大笑，那笑声在石室里飘动，来来去去，一会儿三匝。

蓦地人停住了，原来是两个人，一个是蜀中唐门的掌门人唐六，另一个是唐门的第一高手唐思。

西门寿嘀咕道：“我以为他去了哪里，原来他才过来。”

忽地众人看到了他的手里提着的一只血布口袋，莫非.....

想到了苑九必是会死，也知道一定会死在群雄之手，但没有人会想得到苑九会死在自己手里。他们还是怕，怕苑九的手下，怕苑九的余党。但如今有人不怕，他拿了苑九的首级！

他就是蜀中唐门的掌门人唐六。

唐六手里的烟袋在燃着，他慢条斯理地说：“我不明白，何以少林方丈和和气大师不取苑九的首级，反是婆婆妈妈地去洗什么温泉？如今我明白了，和气方丈是想杀人！”

孟死大声道：“你是谁？你怎么知道和气方丈是想杀人？”

唐六说道：“和气方丈此次来苑家祖茔，是有备而来，少林寺想得苑家祖茔的一部秘籍，那是《达摩古解》，那一部书才是苑家祖茔的珍宝，你当他是真来找什么正义的么？”

和气方丈淡淡说道：“唐六，你老了，话太多了。”

唐六大声道：“你们听着，不管你们是谁，你们得知道，苑九死了，他死在我手里！”

他提着那布包，叫道：“我蜀中唐门杀了苑九，你们都得死在这里，我蜀中唐门才是天下第一大派！”

和气方丈大声道：“唐六，凭你的本事，你也杀不死这许多的人！”

西门寿突地叫道：“你能杀了我，我便算你是天下第一大门派！”

唐思冷笑，说道：“杀你有什么难处？你数几个数儿，只待你数到了九，你便得死！你数一时，你的臂有一点儿麻，再数二时，你的头嗡一响，你数到了三时，如蚊子在你的心口叮上了一下，再往下数，你是感到头晕，眼热，心跳，等到你数到了九，你就没救了。那时你就中了唐门的毒了。”

西门寿刚才敢直言挑战，原是因为他站在和气方丈的身后，他才不怕唐六与唐思。如是他站在前面，怕的是唐六与唐思给他下毒。如今他们岂能隔着和气方丈便给他下了

毒，那样他岂不是太有本事了？

西门寿看看周围的人，恶声大叫道：“我就不怕你下毒，一、二、三、四、五……”

突地，他顿住了，面如死灰。

他真的有些症候，数一的时候他的臂真是有一点儿麻，再数下去，头嗡地一响，再往下数，如蚊子在心口上叮了一下，他再敢往下数么？

唐思说道：“西门寿，你的命到头了，你得倒下了！”

随着唐思的话，西门寿真的倒下了。

众人一片哗然。

只知道蜀中唐门的下毒本事天下无双，但也没见过他投毒。此时见他们隔着和气方丈竟能给西门寿下毒，不知不觉便毒死一人，众人不由得都是惊惧不已。

忽地，和气方丈大声说道：“唐思，你真个卑鄙，原来你在搬弄那苑九的尸体时便下了毒。”

众人心下恍然，想起来刚才唐思与人在那石壁上搬弄尸体时，就给人下了毒。人忽恍悟，唐思给他下了毒，自己是不是也中了毒？唐思哈哈大笑，说道：“你们都是中了毒了，当你们来看那尸体时，我便下了毒。那尸体也有一种怪味儿，你们便不觉得中毒，你们都中了毒，还不听我的，躺下在地，方能活命！”

众人都恨恨地看他，但有人知道自己本事低微，不躺下听命，便会像那个西门寿一样而死，便听他的，躺下不语。

唐思说道：“对啊，记着，你得躺下，没有贪念，一心想着唐门，心里只有感激，方才能活命。你要恨唐门，你就不得好死！”

有人心想：唐门毒了我，我怎么能想着他的好处！我恨死他还来不及，我怎么想着他好？当下便想着如何有机会杀死唐思，正想着，嗷地一声叫喊，鼻孔里便流出血来。

唐思大声道：“你想害我，便不得好死！”

那人叫道：“唐公子，我怎么能好？”

唐思喂他一粒药，说道：“你先得好好想着，唐门是你的恩人，你没有我，便会死。你的心便平和了，是不是？”

那人连声应是，要想活命，不听唐思的，怎么能行？

便有人叫道：“把你的药拿来，我也吃一粒！”

叫的是那个焦实，他也心里不安，怕中了毒。

但唐思冷冷道：“你们五个都得一死！”

肖依冷笑道：“就凭你，能杀了我们五人！”

唐六大声道：“你们就是徐无特的徒弟，又能怎么样？我要杀你，就会杀了你！”

焦实大吼道：“气死我了，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

他扑上去，对着唐六便下毒手！唐六封住他的掌，叫道：“你想死，也是容易！”

唐六与焦实真的动手，两人来去十几个回合，忽地焦实大声哇地吐血，那血喷一天血花！

孟死叫道：“大哥，你记着老和尚说的话，不能用力！”

焦实说道：“只是说些废话，你来杀了他，方消我恨！”

孟死扑上去，喝道：“看我杀他！”

噗噗噗，唐六射出六枚铁疾藜！

孟死大叫道：“杀死我了，杀死我了！”

没想到那六枚铁疾藜在他身后一闪，便无踪影。

肖依叫道：“杀死他！”

她扑向那唐六！

依她心思，五师兄妹先杀了那个唐六，再去杀唐思，那是最好。但唐思不等扑到唐六的眼前，便出手了！

两枚暗器呜呜叫着，直扑她而来！那是唐门的铁相思刺，不死不休的铁相思刺！

肖依当然知道那铁相思刺也厉害，不能硬接，她闪身躲过，但身后再射来的是六枚铁疾藜，那铁疾藜有的疾，有的徐，有的直射，有的绕弯，吱吱叫着，直射向她！

身旁的史聪一出手，扑下了两枚铁相思刺！

但那六枚铁疾藜射向史聪，噗的一声，射入了他的肩头！

他大叫一声，眼睛便红了，看着那唐思，叫道：“我杀了你！”他扑到了唐思眼前，正欲对着他狠狠打上一棒，但他忽地肩头软软地垂下来了，他的头耷着，说道：“我好……冷。”

身子一软，唐思便把他的剑直直插在那史聪的胸前！

史聪大叫一声，人便死去。

焦实大叫道：“他杀了四弟了，他杀了四弟了！”

他目眦尽裂，大叫扑上来，此时的他眼里流血，哪里顾上他自己的性命！他扑向唐六，叫道：“杀了你个老不死的！”

唐六本事虽说不差，但顾不及他兄妹几人一扑，唐思为他接下那肖依，但兄弟三人扑来，便有些手忙脚乱。

再加上那群豪看不起唐思下毒，便无人帮他。嗤地一声，他的衣襟破了，叭地一响，他的肩头被打碎了。那个焦实在他的肩头上抓了一爪，抓得他一声嗷地吼叫。

再扑上来的竹竿用手里的套子套在他的头上，哇地一声怪叫，勒得他喘不上气来，只是叫一声：“唐思！”

他便无声了。

唐思大叫道：“放开掌门，不然我唐门发誓血洗你全家！”

唐思虽在叫，但那四人根本不听他的，勒倒了唐六，便过来一齐对付他。

唐思的手里有剑，但他敌不得那四个人，他叫道：“和气大师，你不帮我，我唐门

与你少林终生为敌!”

和气方丈不想听他，只是闭着眼睛。

那焦实吼道：“谁帮他，我便杀谁!”

他不敢说他要杀死和气方丈，但他敢对那些人说。

孟死、肖依、竹竿都围住那唐思，竹竿喝道：“唐思，让你与你的掌门人一齐去死!”

唐思冷笑，他忽地叫道：“和气大师，你们都中了我的毒，如果你们不帮我，全都得死!”

和气大师忽地睁开了眼，说道：“帮他杀人!”

他身旁的和灵、和玄两大师扑向焦实，和玄叭地一掌，正击在那焦实胸前！怒吼一声：“狗和尚!”

他再扑上来，那和玄大师回手一击，正与他对掌。

啪地一声大响，两人都是趑趄退步，如是平时，和玄大师也不是那焦实的对手，但此时的焦实在热泉里洗浴，已是中了毒，只觉得腿极软，不敢使力，便败与那和玄大师。

和玄大师心内本来畏惧他的功力，一与他对掌，发觉焦实也不过如此，顿时心内增了信心，大吼道：“杀!”

和玄大师的掌一拍在焦实的身上，焦实便叫了一声，血喷得狂！他退了几步，叫道：“杀了他!”

孟死在一旁，突地出拳，啪地击在和玄大师的后背上。和玄大师一向前栽，便欲倒下。

和气大师一出手，架住了他。和气大师说道：“你们是徐无特的余孽，这一次你们死定了，别再想超生!”

他向焦实击出一掌！

这一掌更是大力，焦实哇地吐血，哇哇直吐不止。

他弯下身子，叫道：“我不行了！报仇！”

不待师弟们答他，便委顿在地，再无一点儿声息。

唐思乘着那和玄大师与和气大师几人冲上来，他便欲溜走，忽地有人拿剑指向他。

那是清闲剑客。

清闲剑客说道：“你别看我小腿受伤，要杀了你，还是容易！”唐思冷笑，说道：“清闲剑客，你是第一个受我毒的人，你也敢来逼我？！”

他放声一笑，清闲剑客一怔，身子一松便欲倒下。

和气方丈在远处，却是看得明白，叫道：“你要放了他，便是你死！”

清闲剑客心时一怔，知道和气方丈说得有理，大叫一声，扑向唐思。

唐思手里的暗器丢光了，再要掏暗器来，却哪里有那空闲？清闲剑客的剑如虹如练，直扑他来！

唐思忙出剑抵对。

但他晚了，清闲剑客的剑刺在他的臂上，他仆地跪倒，那清闲剑客意在取他性命，和气方丈叫道：“放了他！”

清闲剑客上来要点他的穴道，唐思叫道：“你想死，我便一齐死！”

他扑上去，咬住清闲剑客的脖子，说道：“你与我一起死，我与你执手上奈何桥！”

清闲剑客知道他浑身是毒，但一时解不开他，只能任他咬住。而那些一旁观看的人都不敢上前，知道万一那唐思再拿出毒来，岂不是也跟着一死。

唐思咬过了清闲剑客的脖子，忽地仰头大笑，说道：“我让掌门人死在这里，我也得一死，我也得一死，我回不了蜀中了，我回不去了。”

他面带微笑，带着诡异的微笑，一笑而瞑。

众人看着唐思死了，忽地想到了他怀里的解药，便扑过来抢。和气方丈喝道：“先杀了这定山五鬼！”

那些人便不敢再扑过来，知道那药在唐思怀里，但哪些是解药，哪些是毒药，除非和气方丈认出，不然他们哪里敢再试？他们看着和气方丈与他们的师弟与孟死几个在斗，在犹豫是不是帮他们。忽听得那孟死叫道：“杀了他，杀了他老和尚！”

肖依与竹竿两人合力围住和气方丈，孟死突然吼叫起来，这是阴鬼一哭。

众人只觉气血翻涌，极是难受，身子不由得退出几步，再不敢凑向前去。肖依与竹竿合力，对和气方丈下手！

噗，一抓抓在和气方丈的前胸上。和气方丈大吼一声，生生挺住了。

那竹竿忽地从袖里射出几支怒箭，直射向和气方丈！和玄一见，大叫道：“师兄留心！”

他扑上去，身体正迎在那箭上，一箭正射在他的心窝，他委顿而死。

和气大师一见师弟当场身亡，不由大是伤感，他叫道：“师弟，师弟！”

可和玄再也不会答他，只是委顿在地，一声不吭，看来已是魂去西方了。

和气大师怒吼一声，他抓向那肖依，生生一抓，便抓在肖依的臂上。

肖依一声惨叫，叫疼了那竹竿与孟死，他两人扑上来，对着和气方丈痛下杀手！

第三十七章 石阵杀人

和气方丈不知道这师兄弟四人都是对肖依有情，此时见肖依有难，两人不惜性命相扑。和气方丈退了一步，让过了那孟死与竹竿，但他也失了先机，想再杀死肖依，已是难能了。

肖依与孟死、竹竿聚在一处，她流泪道：“二师兄，大师兄死了，三师兄也死了。”

本来朝夕相处的五位师兄妹，一旦与人动手，便是死亡两人，顿叫他们神伤。

竹竿大叫道：“杀了那个老秃驴，给大师兄报仇！”

肖依扯住了他，突地叫道：“师兄！”

她抛出暗器，炸出一片烟雾，扯着两位师兄走了。

只剩下了和气方丈，还有二十余江湖人。

和气方丈道：“大家小心，如今虽说是到了苑家祖茔的重地，但一直不曾遇到过苑家的人，我想一定有人在这坟墓里，不然这里不会如此干净。”

众人都手持兵器，一直搜下去。

再也没人敢去那热泉里试试了，他们只是心有余悸地看着那热泉。

有好东西，奈无法享用，你有什么办法？

过了这间石室，忽地到了一处乱石丛。这里很是奇怪，按说在石室里，该再不会有乱石丛了，每一间石室都是苑九的禁地，怎么会在石室深地里有这一片乱石丛？

和气方丈说道：“大家小心，这片乱石丛像有玄机，埋伏在内，有逼人的杀气，不可不防。”

一说完，众人便再也无人敢直冲入去，只是在石丛外面徘徊。和灵大师说道：“师兄，我入去看一看。”

和气方丈叹一口气，说道：“好，你去吧，只要小心。”

和灵大师一敛前衽便大步而入。

人都看着和灵大师，看他在那石丛里走入去，慢慢看不到他的身影了。

和气大师坐下，说道：“等师弟一下，不知结果若何。”

众人也呆站在那里，等和灵大师探过那石丛。

和灵入去，只见那石丛密密，一块联一块，一块接一块，没边没沿，他心道：只是一些死石头，有什么可怕。看来师兄是过虑了。他再走入去，蓦地当头扑面而来的是一块尖尖的巨石。那石头让他眼热心跳，再细一看，它旁边的另一块巨石也面目狰狞，看

它嶙峋可怕。

和灵哇一声叫出声来。

外面的人听得清清楚楚，只听得和灵大师一声惊叫，便再阒无声息了。不知道和灵大师在那里如何，便有人叫道：“和灵大师，和灵大师！”

和气方丈大喝一声：“噤声，和灵师弟在内，丛生幻相，你再声张，将致他于死地！”听得和气方丈如此说，众人赶忙噤声。只待和灵大师的消息。

和灵看着那些石块，块块都是狰狞怕人，块块扑面而来。他急急坐下，凝定心神，对自己说道：“我是少林僧人，不怕幻相，你能奈我何？”

但他不敢再睁眼睛，如是一睁眼看，怕那石块扑面而来，受不住那狰狞。

但忽地身旁有石块飞起，乱纷纷的石块如雨，落在和灵大师的身上。和灵大师忙运功抵住。他挥袖击落那些石块。但他臂力再强，也无法将如雨石块全都击落，只能将一些石块击飞，另有一些石块落在他身上，砸得他脸面出血。

和灵大师心道：这便是从前所说的石阵了，如诸葛先生所布的石阵，我看来去都是幻兵，我再奔来奔去，只是徒劳。但我不能不走，我如不走，怎么能带师兄他们闯阵？和灵大师忍痛起身，再伏在石块上，向前奔走。越走越见幻影，越走越深入，便见巨石嶙峋，没一块不伏杀机。

和灵大师忽地震怒了，他大袖一挥，高叫道：“你们有什么了不得？什么苑家祖塋，在我少林寺僧看来不过是儿戏，我就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和灵大师臂力甚强，大臂一挥，叭叭打在那石块上。他以为那石块是敌手，见它坚执不去，更是大怒，喝道：“贼子辈，敢小觑我？”再叭叭击它，只见那石块叭叭震飞起无数石屑，石屑在空中飞，划破了和灵大师的身体，血便流出。和灵大师全然不顾，只当他是面对着无数敌手，喝道：“莫走近我，我要杀了你！”

和灵大师一声声吼叫，在外面的人都是听得到，便有几个人对和气方丈说道：“方

丈，我们进去，帮大师一下，他是遇上了敌手，正与人激战呢。”

和气方丈听着，有些不信，说道：“幻由心生，看来和灵师弟有些麻烦了。”

他点头，只是说道：“各位施主，这石阵非同小可，谁要进去，只看造化了。如是福缘深厚，方可保无虞。哪一位愿意进去，便去好了。”

听得和气方丈一说，倒是有许多的人不敢再去了，但也有几人不怕死，他们心道：到了苑家祖茔，每一事都是少林寺僧先去，倒让人不好意思。

如今这石阵再强，也终强不过面遇苑九，苑九都死了，苑家祖茔里有看守的巡守人，也不过是江湖平常高手，何惧他来？如果有一个像苑九一般的天下第一绝顶高手，岂能让人把苑九的头也割去？看来他是看到来了这许多的人，便怕了，躲起来了，也说不定。石阵里再是凶险，只是一个死阵，怕它做什么？

想来想去，这几个人全说道：“我愿意去。”

和气方丈叹一口气，说道：“但愿能平安出来。”

进去的一共是五个人，他们一个挨着一个，走入去。和气方丈说道：“须要记着，到了石阵里，你要稳，不能急。只是看着，慢慢走出去，方才是妙策。不能动怒，一旦怒气冲天，便不妙了。”

众人唯唯，看来并不曾把和气方丈的话记在心上。

五个人进去了，他们先是见石则绕，过了一会儿，有一个人说道：“不对了，走这么久，一定该看到和灵大师了。”

另一个说道：“和灵大师走得远了，我们走得不对，便看不到他。我们叫一叫他，好不好！”

五个人便以为然，皆大声叫起来：“和灵大师，和灵大师！”

他们叫了一会儿，也没听到和灵有应声，五个人无奈，便说道：“再走好了，走一走或许会看到他。”

便再走，一直走入去。走着走着，走得脚也软了，还是不见石丛有减，忽地有人叫道：“不对，不对，要是这么走，怕不走出山坡下去了，无花谷也走了两个来回了，怎么还没走出石丛？”

另一个道：“石丛很大，我们在外面，也看不到边，你怎么能说走得出去？”

再没话说，就再走。

再走一走，还是那样的石丛。忽地有一人叫道：“又走回来了。”四人忙问他，只见他指着一块小小石头，说道：“那一块石头是我摆在上面的。”

一个说道：“不对，你记得清么？”

那人冷笑：“我夜里去皇宫，也不会错了一条路。”

有人讥讽他说道：“可惜你走不出石阵。”

那人怒道：“胡说，你怎么知我走不出石阵？你四人要是听我，我便带你们走出去！”

这人冷笑：“凭什么听你？我们听石头的，也不会听你。”

那人怒道：“好，我们各走各的，我自己走。”

他起身便走，一直走入去，在石丛里不见了身影。

有人一叹，说道：“你不该惹他，我们五人，还数他有本事，或许他能走出石阵。”

那人也深有悔意，但嘴上却不肯认账，说道：“好了，好了，我不信，我们四个人，还不及他一个夜鬼？”

四个人再走，走得累了，忽觉得像是走了许久，便说道：“我们坐一坐。”

四个人便坐地，待得坐下，忽听得有人叫他们，像是叫自己的名字，那声音若有若无。

忽地站起来一人，说道：“有人叫，有人叫，在叫我们的名字，你听到了么？”

另一个也兴奋道：“不错，我也听到了，是叫我们的名字！”

两人忙扑出去，只是扑在一块巨石上，碰得面上血流。

他叫道：“怎么了？我怎么了？”

另一个人叫道：“有人叫我，他一定知道如何出去，我得找他，我一定要找到他！”

他扑过来再扑过去，身子不停，在石块间来来回回，竟是扑了十几个来回。

再看他时，竟是满脸都是血，血流在脸上，糊住了他的眼睛，他叫道：“谁敢拦我，我是飞鹰方隼，你来吧，试试我的手段！”

他扑向一块石头，石头尖厉，他竟以手里的刀去砍那石块。只听得铮铮一响，石块崩飞，石屑更是击在他的脸上，划破他的脸，血流不止。

他更是面目吓人，叫道：“有什么了不得，出来，我与你动手！”一旁的人看他有些昏迷，冲上去抓他。

他大喝一声，把刀刺入那人肚腹，叫道：“看我不杀了你！”那人本来想救助他，不料得他真能出手杀人，便不曾防备，这一刀实实在在直扎在他的肚腹里，他叫道：“鹰兄，是我.....是我！”他委顿倒地。

飞鹰大叫道：“谁再拦我，我便杀他！”

他雀跃而去，在石丛里一跳一跳，直至没了身影。

只剩下了两人，两人面面相觑，看来石块里确是凶险得很，杀机重重。如是他们两人死在这里，岂不是大大冤枉？

两人再看那肚腹中了一刀的人，待得刚才那飞鹰拔刀出来，这人便气息断了，此时已没了一口气。他两人长叹一声，便再寻路去走。如是呆在此处，再呆下去，怕也是一死。

那个急急自走的夜鸟匆匆而行，他急急对自己说道：“我自己走，怎么走不出去？我就是在皇宫里，也来去自如，我怎么走不出这一条路，真是笑话！”

他自言自语，直扑向前。见路就走，一直走得飞快。直到他揣摸已是走了足足有十几里路时，方才站住了，说道：“这会儿，我会走出来了，要是走不出来，也快到了头。”

忽地，他大叫一声，他看到一个死人，一个伏在石块脚下的死人。

那人是飞鹰的朋友，他怎么死了，他的肚腹里流出了肠子，看来他得极惨。他叫道：“赫及，赫及！”

那人哪里还有回声，只有石丛里的阵阵鬼哭一般的石响。原来这石阵的石块分布极密，在风声里便响得异常，像是有人在鬼吹哨，一阵阵徐，一阵阵疾。听去像是有人在那阵里漫不经心地吹哨一般。他忽地大叫：“站住，你等等我，你等等我！”

他有些后悔，莫不如与那几个人一齐走，还可以互相照料，只知道他们死了一个人，莫非他们都死了，他们真的都死了么？他叫道：“喂，有人么？你们在哪里？”

没人应声，仍是那鬼哭一般的石啸。

他急了，急急扑奔向前，他要跑，就是跑死，他也不站住，他不愿意停。如是运气好，会在他有气力的时候冲出这石阵。

他跑了许久，觉得脚也站不稳了，他的气也不够用了，便扑倒在地，他叫道：“有人么？我跑不动了，我跑不动了。”

他再抬起头来，看到了许多的人，他们站在他的面前，面目狰狞，看着他，想扑上来杀了他，他大吼一声：“我宰了你！”

他扑出去，暗器与刀都出手了！这是致命的一击！

但他撞在一块巨石上，他的肚腹正刺在一根石刺上！

他觉得很疼痛，但也很舒服，他喝道：“我杀不了你……你就杀我……”

他再也无声了，那吓得人心也颤抖的风啸哨声再也没了，他的脸上浮现出笑意，说道：“我杀死了你！”

他的脸上有笑意。

飞鹰在石阵里趑趄地走，他看到了许多的人，他们都看着他，他像是在清晨里，要去与人比刀。他的刀磨得很快，他背着刀，一直走在众人的议论声里。他们在议论，这

一次是飞鹰赢，还是他的对手赢？他们的议论当着飞鹰的面，像是不怕他听到了不高兴。

他也没什么不高兴，只要他能赢得那个人的剑，他会再在江湖上闯下不小的名头。

他是一个江湖高手，除了少林寺的和气方丈，除了武当派的承道道长，再除了慕容青公子、大力神钟非禹、大侠铁子英，还有那个天下人见人惧的苑九，还有几个人能像他飞鹰一样，在江湖上赢得那么多人的敬重？

他走在风里，他看着对方，看到了对手的剑，他的手很白，握剑的手有些紧张。只有像飞鹰这样的高手才看得出对手的紧张，他知道他能杀了对手，在他拔出剑来，对着飞鹰使出不到三十招时，他必会死在飞鹰之手！

飞鹰叫道：“我一定要杀了他！”

他扑过去，一刀砍在那剑客的头上！

当——原来是砍在石丛的石头上，那刀被震回，大力一震，飞鹰的刀也震飞了。

他大声喝道：“我怎么杀不了你，我怎么杀不了你！？”

他的身子在空中一飞，再一顿落在地上。他爬向那石丛，说道：“我的刀呢？我的刀呢？”

他找不到他的刀了。

那是一把大刀，刀把上满是血渍，血渍淹得刀把都成了一块硬硬的非布非钢的硬块了。

他杀了多少人？他用这把刀杀了多少人？

他怒吼道：“我一定能杀了你，我一定能杀了你！”

他双拳一震，向石丛一击！

两拳击在石丛上，花去他的全身力道！

他的拳头碎了，手骨都碎了，再也握不起刀来了，他在空中一落，忽地看到了地上。

那不是一把刀么？那是他的刀，他的刀！

他去拣起那把刀，他就又是飞鹰了。

爬过去，用手拣那一把刀。但他忘了，他的手已经不是人手了，骨头碎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的，再也握不住那刀了。

他流泪了，他再也不是江湖上得意非凡的飞鹰了，他只是一个没有手的残废，他是一个废人。他用两脚挟住刀，脖子向那刀一抹，顿时血光一迸，他倒下去。

临死时，他叹息了一声：“我杀死了你，我杀死.....你.....”

和灵大师稳坐在石阵内，他想起了师兄的话，他要困在这石阵里了，原来谁也看不起的石阵也能杀死人，他要坐在这里，如是师兄有法儿救他，他就会出去，不然他就会死在这里。

和灵大师念诵《金刚经》，他一念诵经文，心内顿时空明，不再焦虑，出去不出去，只是他的皮囊，有什么要紧？

忽地有人叫他：“和灵，和灵！”

和灵大师这一次确认，不是风声，而是真的有人在叫他，他抬起了头，顿时大吃一惊：这人不是苑九么？风采依旧的苑九，他站在和灵的面前，就站在一块巨石下，对着和灵大师冷笑。

第三十八章 苑九

看到了这人，和灵大师十分震惊，他喝问道：“你是谁，苑九已死，你何必假扮苑九？”

那人冷冷一哼，听他声音，却是对和灵大师的这句话十分不屑，他说道：“我便

是苑九。”

和灵大师一惊，问道：“苑九已死，想必你不知道，在前面的石室内，一个正在假死的苑九被唐思斩了首级，你难道不知？”

那人冷哼一声，说道：“苑家祖茔，机关无数，难道你们一入了祖茔里，就能看到苑九不成？”

和灵大师心里也惴惴，他想：如是眼前的人是苑九，他必是会震怒于江湖人士闯苑家祖茔，他会杀人，杀死所有的人。

他说道：“你要是苑九，我与你动手，也是无益，你就杀了我好了。”

说罢，和灵大师坐在石块下，脸面虽说是有许多鲜血，但心头澄澈，十分平静，便也无惧生死，他说道：“你动手吧。”

他听了一会儿，只听得风声仍是呼呼响，但那人还是不曾动手，他怎么不动手杀了自己？既是他是苑九，就一定对进了苑家祖茔的人恨之入骨，杀死他们都不解恨，怎么会放过和灵大师？

但他再睁眼时，看到眼前无人。只听得有人说道：“和灵，你走好了，你告诉和气方丈，苑家祖茔的事，非是你少林能管得了的，而且苑家祖茔里并无你少林寺传说那一部易筋洗髓经的注文，你莫要忘了！”

那告诫声不绝于耳，但人转眼已杳。

和灵大师如梦如幻，他想不明白，既是苑九出现，何不杀了自己？他为什么不杀人，只是告诫自己，要告诉少林方丈收手？

和灵大师半是疑惑，半是信实，他心道：我要出去，我要把看到了苑九的消息告诉方丈，说不定方丈会有新的主意，我要出去，我回去也好。当下想定，便再回头，慢慢向回走。

那两人在石阵里冲，他们看到一个人，在他们对面。

此时见到了鬼，也是亲的，他们叫道：“老兄，能不能告诉一下，我们怎么走，能走出石阵？”

那人叹息一声，说道：“只怕你们永远走不出石阵了。”

两人看着那人，忽地心头起了一阵寒颤：他是谁，他的打扮怎么那么眼熟？

他们忘了，他们忘了，苑九就是这个打扮。但忽地他们想起来了，他们想起来了这人是誰！

“不会是他，不会是他！”

那人冷哼一声，说道：“你知道我是谁？”

两人结巴，不愿意说出来，但那人说道：“你要知道我是谁，我或许会带你们走出去。”

两人相信，只因为这人太有名了，在武林中，只有这一个人说话，你不能不信。

他们说：“你是苑九！”

苑九笑了，他笑得很冷，他说：“你们会死在我的祖茔里，你们也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在苑氏祖茔里走出去。”

两人看着苑九，他不是苑九，苑九不是死在唐思的手里么？他在睡梦里，在他二百八十二岁的一死里被唐思杀了，他再也醒不来了，怎么会在这里？

一个人高叫道：“你不是苑九，苑九已经死了，他死在唐思的手里！”

他高声叫着，要向自己证实，他说得对，眼前的人绝对不是苑九。苑九说道：“我要是那么容易死，早就死了，哪里能度得九次劫难？你们也太看轻我了。”

两人心里一惊，是啊，如是他们那么容易就杀得了苑九，苑九还算是天下第一，还算什么陆地神仙？他定是有许多的方法，能不让武林中人杀了他。如今的苑九怕才是真正的苑九，唐思杀的那个人说不定是什么人呢。

苑九走近来，他对两人轻声说道：“要不要我出手？”

两人看看苑九，再看看对方，忽地一股后悔从心底冲出，他们何必来贪苑九的宝物？如果他们不来，在他们的家里，还会有很温馨的时刻，还会有江湖人的欢呼跟随着他们，他们只要不碰上像苑九一样的死神就是了。

两人低声说道：“你真是苑九么？”

苑九看看他们，忽地伸手出去，他的手落在那石头上。

那是尖厉的石头，划得他们血流不止的石头，但苑九的手落在上面，忽地那石头变了，变得像是粉尘一样，扑簌簌从他手里落下。两人绝望了，他们互看一眼，便齐声大叫，把自己的兵器刺在对方的胸前！

两人对面喘息，再慢慢坐下，只是瞪着眼，看对方，并无一句话。

他们听到了苑九的一句话：“好了。”

传说中的苑九是睚怨必报的，但如是你自裁自尽，他会放过你那一派或是你的家人。

苑九低着头，在呼呼风声中看着两人，他流下了一滴泪，他低声说道：“阿弥陀佛！”便起身走了，再不回头。

和灵大师从那石头阵里慢慢走，他想走回那石室去。现在他知道，这石阵远远更比那石室可怕，他不愿意再呆在这石阵里了，如能回去，他愿与方丈在一起。

忽地，他看到了一块石头上有一个爪印。

这是少林大力金刚掌的掌印，只是轻轻印在那石头上。

是方丈，他吼叫起来：“师兄，师兄！”

没有声响，原来这风声有一个讨厌之处，你如是陷入石阵，外面的人只能远远听到风声，绝听不到你的求救呼唤。你就是死在阵里，也无人知晓。那些听来似乎是人叫声的动静，再细听一听，原来只是石阵里的风声。

和灵大师看一看那石头上的掌印，他知道他有救了。既是方丈在石阵里出没过，他

一定会走出去的。他找到了第二个掌印，再找到了第三个.....

苑九从石阵走出来，他闷闷不乐，他没出手，便逼死了两人，他也不乐。

忽地他听到了一个人的声音，这人的声音是他最不愿意听到的：“你走出来了，我看你还是成不了苑九，你只是你。”

苑九看着那人，他认得那人，武林中人很少有人认得他的，他是医隐卢傻子。

卢傻子真是傻，江湖中人都知道，如果没有他老婆快三刀，他就会死过一百次了。

说他傻，他真是傻，他救过自己的煞星徐无特。他在江湖上屡次出错，总是糊涂弄错，有时连救人的大事也弄错了。

江湖人与他在一起，总是怕他疯疯癫癫的，如果你有急事找到了卢傻子，正赶上他清醒，你就算是烧了高香，他会好好救了你。如果他正糊涂，那样你就倒了大霉啦，他会把你的胳膊弄残，让你误服了毒药，从此不再清醒。

可就是这样，天下武林人对卢傻子还是很客气，因为卢傻子清醒时会救人，而且救人的本事天下少有。

医隐卢傻子是一个矮矮的胖子，见人辄笑，一脸笑眯眯的模样，让人看了心里很暖和。

可此时的卢傻子并不笑，他看着那苑九，说道：“你得忘了你是谁。”

那人一叹，说道：“我真的忘了我是谁。”

卢傻子说道：“你没忘，你忘了，便不会在石阵里留下记号，让少林寺的那个老和尚走出阵去。”

那个苑九低下了头，他不再言语。

卢傻子大声说道：“世上有人比我卢傻子更傻，这种人我从来没看到过。”

他想走了，但苑九叫住了他。

苑九说道：“我不会忘了我的诺言。”

卢傻子大笑，说道：“你当然不会忘了，你就是真的忘了，也有人会提醒你，是不是？你自己会提醒你自己的。”

卢傻子哈哈笑着，走了。只剩下了一个孤零零的苑九在那里，他很孤单。

和气方丈看着那石阵，他忽地说道：“我们只好进那石阵了，但愿……”

一语未竟，忽地从石阵里冲出来一人，那人满面是血，浑身浴血，衣袍都撕扯得烂烂的，嘶声叫道：“师兄，师兄！”

和气方丈大惊，原来那人正是和灵大师。他跌倒在地，看着和气方丈，说道：“师兄，多谢你救我。”

和气方丈诧异道：“我怎么会救你？”和灵大师说道：“我在石阵里，本来已是绝望，但忽然看到了师兄你刻在石块上的掌印，我才一步步走出来的。”

和气方丈与周围的人都看着他，目光十分诧异。和气方丈惊问道：“我不曾离开这里一步，我怕你走不回来，便在这里等待，哪里去过那阵中？”

和灵大师头嗡地一响，他说道：“莫非我见了鬼了？我明明在阵里看到了大力金刚掌的掌印，而且……”

他蓦地脸色苍白，说道：“莫非是和心师兄……”

和气方丈也是脸色一变，他低声道：“和心早就失踪，他不会出现在这里。如是我猜不错，他早就被那个苑九杀了。”

和灵大师说道：“苑九在江湖上是一个亦正亦邪的人物，但他与少林也无宿怨，怎么会杀和心师兄？我看这件事还是要再好好寻寻原由的好。”和气方丈一叹，心道：原来江湖人都以为我来苑家祖塋，只是要贪他的秘籍，不知道我还要找和心，和心一失踪，少林的声望哪里去了？我找他，寻一个着落，也算是对全寺有一个交代。可谁知道我的苦心？他叹息一声，说道：“你看到了那掌印，确是我少林派的不传之秘？”

和灵此时更是认真，满面虔诚，说道：“我在石阵里正困着，无处寻路，忽地看到

在石上有一条掌印，细看一看，原来是大力金刚掌的掌印。那掌印虽轻，但也是有心人一下子拍在上面的。我想想少林寺只有方丈与和心师兄两人有这等功夫，我便认做是方丈的掌印，再去找它。果然在后面再找到了一处，一处一处，遍觅得掌印，我方才走出了石阵。”

和气方丈叹息道：“我知道，苑九也有这等本事，看来或许是苑九不想让你死，方才让你走出来的。”

众人听了方丈这一句话，心里却是不信，原来那个唐思已经提了苑九的头颅，怎么会再出来一个苑九？再说苑九对于走进他的祖茔的人，恨不能立时便杀，怎么能让他再走出石阵？

和灵大师忽地说道：“好教师兄得知，僧人已然见过苑九了。”众人更是惊讶。和灵大师说道：“我在石阵里，正困在那里，只好依方丈法旨，在那里静坐待机。忽地来了一个人，那人模样，正是苑九。我虽说不曾见过，但他那气度、那举止不是苑九，又是何人？我问过他，他也不否认，只是要我告诉方丈，苑家祖茔并没有少林寺的达摩易筋洗髓经的注文，他要方丈早日离开这苑家祖茔，以免玉石俱焚！”

和气方丈听得心惊，他自言自语道：“依我看，那具死尸定是苑九，原因是他刚死不久，唐思杀了他，可见苑九从此在江湖上消失了。可你却说再遇上了苑九，莫非这一个假的不成？”

众人哄地一声，各自说开了。如是苑九死了，他们一个个都是心无畏惧，可以放心大胆在苑家祖茔行劫，但苑九还活着，他们的命便会没了。

苑九对于敢于进他祖茔的人，必杀无赦！

苑九还活着，他不会放过这些人的。

和气方丈一见众人都是怕了，便说道：“阿弥陀佛，我们既来之，则安之，就是遇见了苑九，也是命该有此一劫，有何怕处？”

虽说是如此说，但众人无一不怕苑九。

有人说道：“莫不如我们就不进这石阵了，在石阵里遇到了苑九，岂不都是一个死？再说除了和灵大师外，进去了几个人，他们都没了，岂不是都被苑九杀了？”

那人的意思，众人也听得明白，不是和灵大师你有什么本事，而是苑九想借你的口，让你告诉和气大师这一番话，方才放过了你。不然你此时也是死尸一具了。

众人再不听和气方丈的话，一哄便走，他们再回到那石室里，过了那间有热泉的石室，再回到了那间有几具苑九死尸的石室里。石室里此时只有慕容兄妹，他们看到来了人，一个个都不吃惊。慕容霜说道：“哥哥猜到你们必会回来。”

有人惊问何故，慕容青只是一笑置之，他起身说道：“我猜你们定会回来看一看苑九的死尸，因为你们可能已遇到了一个苑九。”

一语惊人，和气方丈问道：“慕容公子，不知你何故如此说？怎么会猜我们遇到了苑九？”

慕容青大笑，指着那些死尸，说道：“这些苑九都是假的，必是会有一个真的苑九在，你们不遇见他，怎么可能？”

和气方丈示意和灵大师，把遇到苑九的情形说了一遍。慕容青笑笑，说道：“既是那个苑九对少林寺没有恶意，我们便跟着和气方丈，一定有些福缘。”

和气方丈说道：“慕容公子所来一路，一定有些收获了？”

慕容青笑笑，说道：“一共有几间石室，里面不外是珍宝、秘籍，全都被我们拿了。”

众人一听得他拿了那珍宝、秘籍，不由得脸也发烧，盯盯地瞧他，像要看出他脸上的花来。慕容霜急得叫道：“我与哥哥什么都没有拿，只是那些人拿了，他们都拿走了，下山去了。”

一语惊得众人直叫，有人叫道：“我们在这里寻险，他却在那里拿了东西，我们找他们去！”

另有人叫道：“慕容青不是一个寻常人，他怎么会不拿东西，慕容青，你说，你拿了什么？”

慕容霜心里后悔，刚才不吐口出来，他们不会逼哥哥，要哥哥拿出东西来。

慕容霜急着叫道：“你们不要逼哥哥，他什么都没拿！”

但谁信她，有人凑近了慕容青，逼向他。手里的暗器、兵器都指向慕容青。

慕容霜护着哥哥，她大叫道：“哥哥手里什么都没有，你们逼他也没用！”

有人冷笑：“见了珍宝不拿，见了秘籍不拿，你进苑家祖塋来做什么？”

慕容青对着那一群人，竟是若无其事，他冷冷道：“我只是想来看一看，苑家祖塋里有没有什么怪事。”

和气方丈说道：“不知你看没看到什么怪事？”

慕容青大笑，拍手道：“我看到了，你看一看，便知道有多怪了。”

他手里指的是那些苑九，那些死去的苑九。

第三十九章 怪事连连

和气方丈与那些人看看死去的苑九，一共有八个死去的苑九，看去都是那么灰败，倚在墙边。

和气大师看了一眼，也看不出什么来，便问道：“请慕容公子道其详情。”

慕容青看看众豪，看他们都是刀丛里打滚的人物，竟是也看不出这八个苑九有什么不同来，不由得大笑，说道：“看来只有我慕容青看他奇怪了。”

有人看不惯慕容青那骄横模样，喝道：“你别讲怪事，你拿了苑家祖塋的东西，还不曾交出，快说！”

慕容青看那人一眼，叹息道：“像你这种人，竟也能来苑家祖茔，岂不是咄咄怪事？”

那人不解慕容青对他的蔑视，喝叫道：“我为什么来不了苑家祖茔？”

慕容青傲然四顾：“在苑家祖茔，明里看去没有什么危险，暗地里却处处是杀机，像你这种不知进退的人，怎么会有活路？”

那人正想再喝斥慕容青，听得和气方丈叫道：“慕容公子，不知道这几位苑九有什么不同？”

慕容青说道：“你们好好看一看，这几位苑九有些不同。”

众人再细看看，只见第一位苑九的脸是黑黑的，看来他是服毒自尽的。再看第四个人，他也是服毒自尽的。其他几位，便看不出是如何死的了。慕容青看看第一人，说道：“你们看一看，这一个苑九是死于毒，他牙是黑的，舌尖是胖的，显然是死于鹤顶红一类的毒，而且看来他死了不足三十年。”

众人一惊，不明白慕容公子何以说那个看去像是死了一千几百年的人是死于三十年前。

慕容青说道：“这人的手里有一块伤，那伤口我看过了，他是被一种阴气掌法杀伤，他显然是伤于那个阴鬼徐无特。”听得慕容青一说，众人都是大惊，如果他是伤于阴鬼徐无特，那么他只能是六十岁前后的人了。他会是谁？

慕容青再说道：“他的手伤过，当年与徐无特能一较生死的人，也不算是太多，我猜他是大猛鲸路生。”

何以猜他是大猛鲸路生，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人？

慕容青再说道：“服了鹤顶红，他的尸身便不会腐烂，我才会猜他是大猛鲸，你们看一看，他的脚趾一定是分开的，大猛鲸是海上一霸，其身长大，脚趾分开，怕是他的一大特征了。”

众人看着慕容青去拔下那苑九的靴子来，便见到那个苑九的脚趾果然是分开的，五

根脚趾都是分开的，一根根都是分丫着。明眼人都看得明白，海上的人走海，脚趾站在船上，分得开开的，能站得稳。这人真的是大猛鲸？

和气方丈问道：“只是他的衣服是上千年前的，这是唐思验过的。”

慕容青笑笑，说道：“他骗得了唐思，却是骗不了我。这种衣服是制做出来的，只要在药水里浸泡过几遍，你的衣服也会像是古人的。”

众人再看第二具尸体，那个人看去像一个灰败的死尸，虽说在石室里，无尘无风，却也有些干败了。而且那人的脸相也同第一个人一样，看去像是亲兄弟。

和气方丈说道：“他也是一个苑九了。”

慕容青说道：“这人的身体虽说看不出什么，但他不幸的是，在他的身上有一个钱，那个钱是唐时的钱，却在钱上有一道划痕，这划痕便不对了。”

众人看那一枚“贞观通宝”，看得纳闷，它真的是唐时的制钱，怎么会看得出毛病？

慕容青再说道：“你看这一枚钱，本来看这人的钱，像是唐时的人，但一想，唐时的人怎么会拿唐时的钱为重，就是愿意吊一枚钱做衣饰，也决不会拿当朝的钱来做。一定是拿古钱来做的，那样才显得有些身份。他拿这一枚唐时的钱做衣饰还不要紧，竟然划一道痕，看出有漏洞了。这钱一划，便见出那钱有砂眼儿，里面是空的。那人显是看这枚钱轻，便看它特别。再不就是看它制得怪，竟然四周都是钱眼，只在外边看来完美无缺。须知他又弄错了，在唐太宗的贞观年间，用宰相房玄龄铸钱，这一位房玄龄最是古板，所有铸币都得验看，没有一枚错币坏币流通。他怎么会让一枚坏币出来？可能是这人看一枚古币是坏的，便以为稀奇，却不知这币根本就不是唐时的制钱，而是宋人拿它铸来玩的。”

众人看他侃侃而谈，说出来那币是假的，既是那币也是假的，人自然也真不了。那人拿的是宋人制作的假币，他一定是宋人无疑了。众人此时最是信服了慕容青，便来看这第三个人。

此人没有什么特别，身上的衣饰明显是晚唐的装束，他的束发也是晚唐人的高髻束顶。看不出他有什么不对处。

但和气方丈突然说道：“这人也不是唐人。”

慕容青看着和气方丈，一笑说道：“不错，方丈也看出来了。”两人相对不语，他们都听不懂他两人的话语，怎么看出他不是唐人？

和气方丈忽地说道：“慕容公子，依你看，这八个人都不是唐时的人，他们都是死在三四十年内的？”

慕容青笑笑说道：“不错。他们都是本朝人。”

众人看去，虽说是看不明白，但心里也恍然，如是慕容公子所说不错，那么苑九有几代一说便是错的了，只有一个苑九是真的，那么那传说是何时传的呢，苑九又怎么会有那升空与女人交接的本事？

和气方丈说道：“慕容公子来墓室内，都看到了什么秘籍？”

和气方丈也在猜想，如有世上绝珍的武林秘籍，慕容青也不会放过，他岂不是早就拿到手里，怎么会叫他人染指？

慕容青也看出他的心意，只微微一笑说道：“只怕那传说也是不确，如是那传说是假，只不知苑九要做些什么，如此大肆渲染？”和气方丈也看着那几个人，他忽地说道：“慕容公子，有一件事，老衲却是看不明白。”

听得少林寺的住持也对他如此恭敬，让慕容青也大是开心，他说道：“不知道大师何处不明，不妨告诉我。”

和气方丈说道：“我看这些人，都是一模一样的，看样子他们像是苑九，听说苑九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便有相像之处，你看他们，全都长相一样，岂不是他们都是真的苑九？”

慕容青沉吟道：“这也是我不明白处，我只是看他们都长得一模一样，便知道他们

都是苑九。但如何能长得一样，那就怪了。我听得父亲说过，那个大猛鲸是父辈高手，生就的一副暴烈脾气，他的模样，必不是这般温和，想他怎么会成了苑九，这就是一个谜了。”

有人突地插嘴道：“会不会易了容？”

慕容青说道：“不会，我细看了看他的脸皮，都是生就的样子，不像是易过容的。”

众人细看看那苑九，看来看去真个是相像，没一个不像的。忽地那和灵大师也说道：“他也那样，长得也差不许多。”

慕容青抬头问道：“你说的是谁？”

和灵大师便把在那石阵里的遭遇对他说上一遍，只听得慕容青低头不语。

钟思凡驱车急赶，他要赶到苑家祖茔，待到了苑家祖茔，他会找到父亲，他要告诉父亲一个大秘密。

马车一共有两辆，两车飞驰，一直奔向苑家祖茔。钟思凡但愿父亲与那些江湖客不会出事，他们如是没有发现苑家祖茔的秘密，便不会出事，如是他们知道了苑九的秘密，一定会全都死在苑家祖茔里，再无一人能出来。

他很惦念他的父亲。

他坐在前一辆车上，后一辆车是拉着两口棺材，棺材里躺着的是金丝与左樱。

待得天至中午了，人赶到了一个小小的酒馆。那赶车人叫道：“公子，公子！你这么走，就是人能走，马也得死，不如歇一歇再走吧？”钟思凡说道：“好。”

他下了马，走到了那小酒馆里，坐下喝酒，喝得差不多了，便站起来，对那车夫说道：“你坐这里，我去看看。”

车夫不知道他要看什么，只见他去了那车里，掀开那棺材看看，竟对着那棺材说道：“你该起来了。”

像是中了魔咒一般，棺材里的女人立时便起来了，她从棺材里探出身子来，对钟思

凡说道：“钟公子，你只带我一个人出来了么？那几位姐妹呢？”

钟思凡说道：“你看看，我没本事，只能带两口棺材，所以便把你与金丝带来了。”

他再去掀开另一口棺材，从棺材里爬出来一个女人，她微微一笑，说道：“好睡。”

众目睽睽之下，竟看到有两个绝世美人从棺材里爬出来，直到酒店里。左樱坐下，说道：“公子要带我们去哪里？”

钟思凡笑笑，说道：“我知道你们不愿意，但我也得告诉你们，我要带你们去苑家祖塋，到了那里，如果你们还是愿意跟着那个苑九，便跟着他好了。如果你们不愿意，那时再说。”

左樱笑一笑，说道：“多谢公子。我们愿意再跟着苑九公子。”她有些吃惊，因为看到金丝不说话，只是时时拿眼瞥一下钟思凡，那神色有些古怪。

左樱忽地说道：“金丝妹妹，我告诉过你，你不能与平常男人相处，如有过一次，你只能一死。”

钟思凡装作听不见，但金丝低下了头，说道：“左樱姐姐，我以为你也知道，谁知道你……”

左樱剑眉一竖，问道：“我知道什么？”

金丝刚想说话，但脸色一红，让她一个女人说出她与钟思凡那一夜风流，她怎么说得出口？但要她不说，怎么对得起亲如姐妹的左樱？她拿眼光示意钟思凡，要他对左樱说。

但钟思凡偏偏此时不解情意，只是假作糊涂，装作根本不懂她的眼光。要他对一个女人说起他与另一个女人的亲热，他再脸大，也是难说。

他只是咳：“咳……咳……哎，我说，我……”

他像是说不出话来。

左樱忽地掣出一支小小匕首来，喝道：“金丝，你要不说，我便杀了你！”

钟思凡哪里肯让她杀了金丝，他嗫嚅道：“别，别，我告诉你，我告诉你。”

他伏头低语，讲了好一会儿，方才把那一件事讲完。

待得他讲完，左樱只是瞪圆眼睛，瞪着他看。

莫非左樱是气糊涂了？再不就是左樱听不进他的话，没听明白？

金丝低声道：“左樱姐姐，你听钟公子说了没有？他根本没动过你，只是说他用药使你昏迷，再带你去找苑九公子，谁知道公子只是假的？他们有许多的人，他们与我们.....”

左樱忽地喝道：“住口！”

她忽站起，用匕首指着金丝，说道：“亏公子对你那么疼爱，你一向不忠于公子，难怪会迷上这个大色魔！”

她恨恨对钟思凡道：“你住嘴！苑九公子是何等样人，他是凤凰，你只是一只乌鸦；他是麒麟，你只是一只兔子；你拿什么跟苑九公子比？比不过苑九公子，你便说九公子是假的！你也是一个荡妇，你是九公子的人，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我信了他，是因为他告诉我，他会带我去找九公子。如今他说九公子的坏话，你竟也信？”

金丝低声说：“左樱姐姐，我知道我不对。但钟公子所说，也是事实，九公子也许没有空中交接的本事，那一切或许都是假的。”

左樱泣涕而言：“就是公子的事都是假的，我们也是公子的人，怎么能再与男人相交？你做了那种事，本来该是死的，但你不思自己去死，反而对我说这种话，你有心无心？你算不算是公子的人？”

金丝再无话说，可钟思凡偏不知趣：“左樱姑娘，我知道你不快乐，但你受骗了，他不是能在空中与你交接的神仙，他只是一个凡人，或许只是一个坏人。”

左樱笑一笑，说道：“能与九公子在空中交接，只是我们身受，你一个臭男人，懂得什么？也可能我们再与男人交接，不会死人，也不会给那人功力。但那有什么，那只

是传闻而已，九公子也没亲自对我们说，我们何必相信？只是金丝，你背叛公子，再也不是我的姐妹了。”

说完话，左樱不顾两人拦劝，她拿那一支匕首一挥，袖口便飘飞了一片衣袖，她轻声说道：“我生是公子的人，死是公子的鬼，你个臭男人休想再占有我，我是苑九的女人。”

在众人注目下，左樱慢慢走下去，她向着苑家祖茔走去，远远看去，她大袖飘飘，一直向前移荡。

钟思凡问道：“金丝，你们学功夫，是向哪一个人学？”

金丝说道：“有一个蒙面人，在苑家祖茔里，或是在别处，都是他教我们功夫。有时是少林功夫，有时是道家功夫，功夫很杂，却也不难学。只是从来不知道师父是谁。”

钟思凡笑一笑，心道：看来那少林寺的几位姐妹也会再来的，他们一旦发现那坟里不过是空的，没有金丝与左樱的尸体，他们一定会赶来。那时几个女人也一定会一齐来，只是在苑家祖茔的人怎么样了，他们发现了苑九么？苑九是什么人，他长什么模样，竟值得左樱那么倾心？

钟思凡大声喝道：“快走，快走！”

那个车夫看着钟思凡，神情愣怔：“公子，我还赶着车跟你么？棺材还拉着么？”

钟思凡笑笑，掏出银子扔给他，说道：“你回去吧。拉着棺材，早晚看见哪一个愿意要，便送与他好了。这是车钱，你这一辆车卖与我了。”

那车夫一见是五十两大银，十分高兴，连声道：“好，好，公子用车好了，小人回去，再买一辆新车也足够了。”

车夫高高兴兴走了，钟思凡扯着金丝的手，要扯她再走，金丝低头说道：“公子，你放开手，你……”

看她羞怯模样，钟思凡大声道：“你有什么羞处？你如今做了我的妻子，我要娶你，

我要告诉父亲，我娶你做我的妻子，看别人谁再敢看不起你！”

他眼睛瞪瞪着，看那些坐在小酒馆里的人，吓得那些人都低头喝酒，不敢再看他。

金丝心里一暖，她轻声说道：“我跟你去，我也要看一看，那个苑九公子是不是梦里的人。”

她如今信实了钟思凡，但心里也七上八下的，生怕她疑错了，苑九公子仍是那个人间神仙，那样她岂不是要羞愧死了？

第四十章 温玉在怀曾记否？

和雨大师带着七位女人，还有少林寺的百余僧人，赶去苑家祖茔。

如果他们到了苑家祖茔，面见和气方丈，方能把他们看到的告诉方丈。

苑九的传说有假，钟思凡带着那两个女人的棺材，不知去向。忽地当路看到了一辆车，赶车人正哼着小曲儿，他的车上拉着两口棺材。

一见了棺材，和雨大师忽地喝道：“停住！”

赶车人正在快乐时，听得他叫喊，便大笑，说道：“这位大师是不是要棺材啊？”

和雨问道：“我问你，这棺材是不是从少林寺拉来的？”

那车夫笑一笑，说道：“你没看到么？我是从苑家祖茔拉来的。”和雨大师一想，不对啊，看这样子，这棺材像是入殓葬过的，怎么会是从苑家祖茔拉来的？

他再问道：“师傅，你拉的棺材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你能告诉我，我便给你银子。”

那车夫大喜，心道：今天真个是喜庆日子，平白的就得飞来钱财。他笑咪咪说道：“这棺材是一位年轻公子要的，当时是装了两个女尸，可是到了前面的小酒店，那公子一揭棺材，那里面的死人出来了，还是两个美貌无比的美人呢。公子把这棺材给了我，

如果大师愿意要，我把它卖与大师。”

和雨低声诵了一声佛号，看来那个钟思凡是用了手脚，金丝与那左樱都不曾死。

车夫看看和雨，再看看身后的人，心里也嘀咕：看这和尚慈眉善目的，像是一个好人。只是也怎么跟着七个女人？那七个女人一听说两个女人不曾死，都笑模笑样的。可身后的那些和尚就不一样了，他们一听说那女人不曾死，个个都很紧张，脸儿绷着，像死了爹。

和雨扔下一锭银子，叫道：“快走！”

后面的和尚与女人都急急跟着，那车夫叫道：“大师，大师，你要不要棺材，你要棺材，我可以便宜些卖与你！”

看得那些人去远了，车夫还在嘀咕，念叨：“急什么，也不去赶死，那么急做什么？”

和雨带着人，到了苑家祖茔坡下，他看着坡上，那坡上有几具死尸。看来是闯出来的人，都被杀死在坡下。

和雨大师说道：“冲过去，去找方丈，与方丈会合要紧！”

众僧都是少林寺的精英，自是不必多说，也知道此时事急，必得冲去与方丈会合，不然方丈等人的性命危险。

他们刚冲到了坡上，忽地听到了一声：“站住！”

喝叫的人是苑九，那个大袖飘飘的苑九。

他站在那里，有十足的威风。

和雨一见苑九，便心头咚咚直跳，他问道：“你是谁？”

那人一笑：“苑九！”

和雨大师越觉不妙，再问道：“和气方丈在哪里？”

苑九一笑，说道：“我没看到他。我来只是劝你们，别再进去了，苑氏祖茔，凶。”

和雨心里想道：他是苑九，如是和气大师他们无恙，决不会来劝我们休进苑家祖茔，

看来那些进得苑家祖塋的人定是凶多吉少了。和雨大师一揖道：“不知那几个人是不是苑九先生杀的？”

苑九微微一笑，说道：“进得苑家祖塋的人，都是凶多吉少，大师何必动问？”

此时，那些站在和雨身后的女人个个委屈不已，她们的泪早就落在衣襟上，如是能当着这些和尚的面儿扑向苑九，她们决不再待在原地。秋诗叫道：“九公子！”一声叫后便是泪水长流。她们太委屈了，才知道没有这个男人，她们便性命难保。学瑟哭道：“九公子好好的，看他们能怎么样我们？”

另一个女人叫道：“九公子，他们把左樱姐姐与金丝妹妹害了，她们两个坏在少林寺。”

依她们想来，如是苑九一听得少林寺坏了她们姐妹，岂不是会怒火中烧，一怒杀人？

但看看苑九只是长叹一声，说道：“原来她们没逃过此劫。你们可好？”

女人得他一问，泪水更多，她们委屈得嚤嚤而泣。

苑九不愧是男人，当着众僧的面儿，对女人没一丝温柔，他说道：“你们都站过来吧。”

那些女人看看和雨，再看看苑九。看来苑九的命令，没有人能怀疑他的。

她们都慢慢走过去，直走到苑九身旁。

她们的心扑扑跳，找到了苑九，她们才又有了依靠。当着苑九的面儿，连少林寺也不敢放肆，和雨这老和尚竟是不敢对苑九说上一个不字。

她们站在苑九的身旁，此时的秋诗忽地想到，她们离开九公子那么久了，她理应对九公子有一丝温存才对，不然怎么表示她们对九公子的浓浓情意？她扑过去，抱住了苑九，低语道：“九公子，九公子，你想不想我们？我们天天想你，你知道不知道？”

她觉得抱住苑九还不足以表示她的亲热，便在苑九的额上亲吻一下。苑九竟是满面羞红，他喝一声：“让开！”

粗暴地推开秋诗，把她推一个趔趄。秋诗愣怔住了，她呆呆看着苑九，那神色是不信，她喃喃道：“九公子，九公子，你推了我，你推了我？”

苑九也想不到会如此，当时尴尬，真是难堪。他看着秋诗，说道：“我.....我.....”

众姐妹都从高兴的热乎劲儿里闪出，一时如入冰窖，都是呆呆看着苑九。不明白他何以推秋诗一下，他为什么要推秋诗？难道千辛万苦从少林逃回的女人不值得他珍视么？或者他根本就不相信她们，觉得她们连累了他，让他丢了脸？或是因为他是苑九，不能当着众人面儿亲热，他只能与女人在空中交接，不能当众亲热。但秋诗也是发乎情，止乎礼的，她根本没有做过什么，只是当众亲吻了他一下，那有什么了得？

秋诗忽地哭了，她轻声说道：“九公子，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

苑九看着她，那神情尴尬，还是未去。他看着秋诗的眼睛，没有一丝情意。众女人盯着他，心里竟是冰冷，难道他就是那个平时待她们亲如一人的九公子么？他怎么对秋诗这样？

秋诗兀自不死心，她喃喃道：“九公子，那一夜你对我说的话，你忘了么？你对我说过话，你说，你只对我一个人说，那些话说得我脸好烫，我好生喜欢.....”

秋诗竟是如梦如幻，想起了她与九公子最是亲热的那一夜。在那一夜里，苑九没了平时的矜持，也没了平时的傲气，只是与她缠绵。她说：“那一夜，你抱着我，抱得好紧，一直到夜深，你都没睡。你只是说，你喜欢我，甚于喜欢其他的姐妹。我问过你，你喜欢我哪一点呢？你说，我的身子柔软，怎么那么软呢，像是水做的女孩儿。你说你一定记着我的名字，你叫了我三遍，你叫了三遍后，说道你记住了，再见到了我，你一定会先叫出我的名字，那样我便知道是九公子了。我想你该记住我的，那一夜你抱得我多紧。到了第二天，我的身上都是抱我的紫痕。我那一夜说好了不睡的，只是唠一夜，可到了后来，我还是睡了，你就那么抱着我，一夜不曾入睡。你那一夜好生温柔，你记得不记得？”

苑九听着，他听着这些情话，像是听不惯，只是看着秋诗，看得她心酸。

她长声一叹，说道：“看来九公子不记着我了，那一夜的缱绻，也只是过眼云烟，是不是？枉我那样痴情，一见了你，便以为你一定是来救我的，我看到了你，便忘了我自己受过了多少委屈，我忘了自己是你的一個侍妾，只以为你是我的，我便扑向你。可你.....”

苑九面对着秋诗的哭泣，竟不为所动，他直直地站着，站得笔直。秋诗像是疯了一般，说道：“我想得明白，我一定要看看你的真面目，看你是不是对我说了假话，你要真是真对我说了假话，我便死在你的眼前！”

说罢，秋诗竟是不顾苑九的拦阻，扑过去死死抱住他，她喃喃道：“我不要空中交接，我不要，我只要你抱着我，你抱着我那一夜，我好温暖。我告诉过你，我的脚到了夜里总是冰冷，你说你为我暖。你抱着我的脚，你亲着脚，说我的脚香。我的脚真香么？还是你喜欢我，夸我的脚香？我的脚如今到了夜里还是冰冷的，你说，你能不能再抱着我，到了夜里吻我的脚？”

苑九的脸上，竟有十分的恼怒。他看着那些侍妾，看来他并不曾对所有的侍妾都那么好，所以此时有的女人就满是嫉恨地看着，看苑九如何对秋诗，莫非这个秋诗只是因为她的情意绵绵使九公子对她情有独钟？莫非是她在梦呓，在想着她与九公子的卿卿我我？人都知道，九公子与他的女人都是在空中交接，从来不曾夜里与她亲近，秋诗说得如是事实，那秋诗则是他第一个宠爱的女人了。

她们怎么能不妒？

秋诗扑在苑九的怀里，让苑九很是尴尬，他说不出话来，竟然当着众人面色赤红，只是咕噜着几句话，也不知说些什么。看他躲躲闪闪，对秋诗并无一点儿真情，让人感到秋诗一番情意都是付之流水。女人们有的低下了头，她们对自己说：从前的九公子不是这样的，九公子从前不是这样的.....她们在安慰自己，但好像有许久不曾与九公子在

一起了，九公子对她们怎样，她们还记得么？

秋诗的身子在苑九的怀里颠簸，如风中的树叶一般直抖，她说道：“对了，对了，我找到了你，我想，我们九姐妹都是会死的，不光是左樱姐姐，还有金丝妹妹，更有我，还有学瑟，她们都会为公子而死，那时我们就不能再见到公子了。”

苑九仍在抱着她，看得出，苑九并不会抱女人，他连用一个温柔些的姿势也不会，只是那么僵硬地抱着秋诗，只是看着眼前，眼前视若无人。

秋诗似乎还不死心，她轻声问：“公子，你记得我么？你记得我叫什么名字么？”

苑九看着她，像是要从她的脸上寻出她的名字，他慢慢说道：“我死去了几日，一连十几日，我记不得了。”

秋诗的脸上满是悲伤，九公子不记得她了，他只是看她与那九十九个侍妾一样。也许从前他就看她与那些侍妾一样，只是她自作多情罢了。

她依在苑九的怀里，去也不是，偎也不是，忽地她失色了，她说道：“你不是……”

没有多少人听得见她的话，只见苑九轻轻一捏，她胸前命穴便被苑九轻轻一点，秋诗便如一片树叶般倒下了。

她死了，从她的嘴角流出了血，那血是鲜红鲜红的。

秋诗看着苑九，那眼里是不解与不安。

她话未说完，人便死了。

众姐妹都惊叫起来，她们不懂得，秋诗为什么会死在九公子的怀里，秋诗正对着九公子说着她的思念，她的话也是她们的话语，她说的不都是她们的心里话么？怎么九公子抱着她，她便死了呢？

有的人看得清，是九公子杀死了她。她们不解地看着九公子，一声也不吭。

苑九抬起头来，他必须对所有的女人有一句话，那句话才是对她们的真正交代。但他说什么，他能说得清么？

他慢慢说道：“她的身子已被污过。”

众女人哗然，她们大声议论说，秋诗只是在妓馆那里时，与左樱姐姐在一处，那时她与学瑟、左樱在一起，莫非是在那时……但学瑟看着众人，斩钉截铁地说道：“不会，那时只有一伙无赖要缠我与秋诗，左樱姐姐先走了，我们后来一齐走的。秋诗不曾被坏了身子……”

那么说是苑九错了？苑九公子哪时有过错处，他怎么会错？看苑九恐怕秋诗玷污了他似的，忙把秋诗放在地上，学瑟大声道：“不对，秋诗不曾坏了身子，她不曾有过啊。”

但苑九不语，所有的女人也不语，她们弄不懂苑九的心意。

和雨大师忽地有些羞愧，他对着苑九一揖道：“神佛也慈悲，不在意世人的过失，你是一个功参造化的人，怎么能这样？”

苑九看着和雨，似也是神情恍惚，他问道：“你说，我能怎么样？”

和雨说道：“你杀了女人，一出手便杀了她，岂不是太过奸恶？”

苑九一叹，说道：“苑九的事儿，你参与不得，只是徒增烦恼，不如你自带人回去，少林便少了一劫。”

和雨说道：“方丈所言极是，苑九在世，少林有劫，只是不知是福是祸，我和雨愿当了，是祸是福，苑九施主你就出手好了。”

和雨一声后，他迈出一步，身后的十几位僧人也迈出了一步，他们知道，他们的功夫不如和雨，但他们要先担着危险，先挡着苑九，用他们的血肉之躯挡着苑九，让他不能格杀和雨。

和雨忽地想起了无形无果两位大师，心道：师叔他们两人若是来了，还能挡苑九一气，我们几十僧人，怕今日不保性命了。咳，为了少林寺，就是死在此处，又能如何？

和雨叫道：“苑九，让开，我们进去看一看，没有方丈等人，我们自再出来。”

苑九轻声一叹，说道：“我劝你们走开，苦口婆心，何必再那么固执？如是你走了，不致后悔，如是真的要进苑家祖茔，只怕少林派从今便要式微了。”

听着苑九的威胁，和雨的心里一跳，他是少林的首座，如是出了大事，他是不是难逃其咎？他喝道：“上！”

少林寺僧明知与苑九对敌，只是凶险，但他们围住苑九，只待和雨大师一声令下，便死拚而出！

苑九长啸一声，说道：“快走，快走，我不想与少林对敌！”

看他似乎越来越是焦躁，心里很是气恼，像是对和雨大师那不管不顾的性情最是生气，又像是生气少林派竟敢与他对敌，他冲过来，只是一掌，便拍在一个和尚身上！

那和尚想让，但苑九早就知道他的退步，一击正击在他的胸前！

第四十一章 自杀的苑九

那个少林僧看到苑九轻飘飘的一掌正击在自己的胸前，便知道死期已至，他大喝一声：“啊！”

想着他该死了，身子噔噔地退了几步，竟是没有死，他瞪着眼看苑九，不知是怎么回事。

苑九说道：“你们走是不走？”

和雨大师说道：“如是我们知道方丈他们在哪里，能平安走出来，我们便不再进你苑家祖茔！”

苑九冷哼一声，说道：“休要再费心机了，你们进得了苑家祖茔，也什么都得不到，何苦自寻烦恼？”

和雨喝一声：“动手！”

叭叭几人使棍击在那苑九身上！

想不到会这般容易，和雨与几位少林寺僧都是愣了，莫非他不是真的苑九？

苑九的身子一趔趄，他喝道：“休要动手！”

众人围住了他，那些女人忽地冲上来，喝道：“九公子，九公子，我们错怪你了！”

她们忽地大悟，原来苑九的身体此时未能大好，他的一身功力已是所剩无几，怎么能对付得了少林寺僧？怪不得他刚才不愿与秋诗相认，他捏死秋诗，只是因为秋诗再说下去，只能沦入少林寺僧之手，也说破了苑九公子的秘密。

她们围住了苑九，叫道：“休想图我公子！”

学瑟叫道：“姐妹们，我们死也要护住公子！”

少林寺僧真不像那些江湖无赖，一见几个女人护住了苑九，竟不知如何下手才好，团团围住苑九，无法出手。就是和雨大师也无法说话。

苑九站在女人中间，浩然长叹，啸声忽地激越起来，他说道：“想不到我苑九今日竟要女人护我。”

他的声音是无奈，是苍凉。

和雨大师忽地叫道：“为了寻找方丈，也为了找到真经，拿下这些女人！”

学瑟尖叫着，扑向和雨大师，和雨顺势一带，便把学瑟带至手边，他喝道：“苑九，你让她们放手，她们决不是少林寺僧的对手！”

苑九看看学瑟，学瑟叫道：“九公子，休管我们，你自回祖茔去！”依她心思，苑家祖茔是苑九的巢穴，如是他回去祖茔，一时少林寺僧决无法为难他。

苑九看看学瑟，再看看其余六个女人，他竟是低下了头，低下了苑九高贵的头。他一低头，让他的女人心里十分难受。

学瑟叫道：“姐妹们，别顾我，护公子走！”

但五个女人无法护着苑九走开，她们只能在少林寺僧的包围中护着苑九。

苑九忽地长叹一声，说道：“和雨，我有话对你说。”

和雨大师一愣，问道：“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苑九笑一笑，说道：“我知道江湖上所有高手的名字，何况是你？”

和雨半信半疑，只是瞪眼看他，听得苑九说道：“你放她们走，我给你一个交代。”

和雨心里自忖，就是他放了那六个女人走，能留得住苑九么？他没什么把握。

和雨大师冷冷道：“苑九公子，我看你还是带我们去苑家祖茔，到那里如何定夺，就听和气方丈的吩咐了。”

苑九一笑，说道：“我告诉过你，如是少林愿意搅这一次浑水，说不定会寺毁人亡，你又是何必呢？”

苑九说话时，声音不高，且满是无奈。他慢慢说道：“苑家祖茔有说不尽的杀机，绝非你等能想得到的，你等前来，正是.....中了.....我计，你难道连这个都不知晓么？”

和雨大师朗声道：“不行，苑九公子，除非你能带我等入祖茔，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六个女人！”

苑九冷哼一声，说道：“要我带你们去祖茔，那是休想！只是你要我苑九怎么做，能放了我那.....六个女人？”

学瑟大声叫道：“公子，你休管我们，在少林寺，就死了我左樱姐姐、金丝妹妹，如今又死了秋诗，我们几个都死了也不要紧，只要公子替我们报仇！”

和雨揽着那学瑟，突地学瑟一低头，咬在和雨大师的臂上，咬得他血淋淋的，嗷一声叫出声来。

和雨仍不肯放手。

苑九突然说道：“我知道我走不出你们的阵去，只是我给你们一个交代，你们放了她们！”

和雨大叫道：“苑九，你怎生给我们一个交代？”

苑九长啸一声，听得和雨几人都是凛惧，原来他还有功力，只是他为什么不对少林寺僧出手？莫非是他不愿意杀人，莫非真的是江湖上传言是实，苑九只是一个仗义执言的正人君子？

苑九不待他再说，仰天一啸，说道：“我是苑九，我让你们满意，人生只一世，何须三百年？”

苑九站在地上，突地坐下来，他坐在众女中间，身子拔得笔直，对众女说道：“苑九是好人，只是不解风情，还望你们体谅。”

说罢他便瞑目不视，只是闭目坐在那里。

和雨等人不解苑九何以不再起来，只是看着他，看他坐在地上，久久不动。心道：他如此干坐着，我何时能进苑家祖塋？莫不如我冲上去，与他斗上几十回合，若是侥幸能胜得了他，或是能擒得他的女人，分他的心思，岂不是也能进去？

他喝道：“冲上去！”

众僧听得和雨大师一声令下，冲入阵中，有十几个僧人棍棒齐加，直砸在那苑九的身上！

依他们心思，苑九定会大喝而起，一分众人兵器，向他们反击！但棍棒砸在苑九身上，才知道不对了！那棍棒交加砸得苑九身子腾飞而起，再叭地落下！

六个女人一齐惊叫，叫道：“九公子！”

苑九可是极惨了，他的身体本来已是无息，再经这一番棍棒，更是血流肉裂。他的身子腾地飞起，再落下时，身子便斜斜歪向一旁，再无复那一世枭雄的神气。

和雨大惊，他叫道：“怎么，我们杀了苑九？我们杀死了苑九！？ ”

他喝道：“快去山上，来一人背着苑九，我们冲上去！”

少林寺僧人人神情凝重，听说苑九是一世枭雄，他活着创下的业绩说也说不完，他

在江湖上活人无数，怎么一经与少林寺僧动手，便会死去？

和雨大师心里疑团阵阵，但也不好明说。他扔下那六个跪在地上的女人，带着少林寺僧冲进苑氏祖茔！

只有卢傻子与铁子英，两人对面而坐。

在这间石室里，没有一点儿声响。

卢傻子说道：“如今你还有时间，如果你不愿意做一个苑九，你便可以走了。”

铁子英问道：“苑九老爷子活着，我对他敬佩无比，如今他去了，我愿意做他的事业。”

卢傻子大笑道：“对啊，就是他的事业，你当我们是什么？我们只是苑九的人，无论我们做下了什么事，天下的人只知道有一个苑九，哪里知道卢傻子，哪里知道你铁子英？只因为苑九这一棵大树太大了，害他的树荫下，再也看不到什么人的光采。”铁子英问道：“只有我一个人做苑九，是不是？”

卢傻子大声道：“不行不行，你一个人怎么做得了苑九，我告诉你，苑九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他在江湖上做的事，人人皆知都是仗义执言的大事，除了你，还有苑九。只是他已经死了，或者他就要死了。”

铁子英盯着卢傻子的脸，说道：“如果要我做苑九，你就得把所有的事都告诉我。”

原来，在苑九老爷子活着的时候，便有了其他的苑九。因为你不用化力气，只要在江湖上看到苑九老爷子的尊容，武林人便俯首听命了，那何不用老爷子的威风？依苑九老爷子的心意，江湖上每过三十年便要清洗一次，把所有的名门正派、邪门歪道的精英人物都是一网打尽，让他们尽死在苑家祖茔。

铁子英惊问道：“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

卢傻子正色道：“天下武林，习武者本为健身，弄到后来，竟然变成了杀人。不管是正义道也好，邪门歪道也好，都想杀人。有本事的人一多，江湖风波便不止。苑老爷

子有一个心愿，就是每六十年左右便出山一次，杀尽天下各大门派的精英，要你再是恢复，也足得几十年。看来这法儿不错，一旦各大门派的人死得光了，再就江湖沉寂，很少有风波发生。如今这一次也是如此，一听得苑老爷子入了祖茔，天下各大门派的人都来了，少林寺几乎是倾巢而出，武当派的承道道长、承生道长都出来了，还有江南慕容氏、各大门派的人都来抢苑家祖茔，还当然有些不来抢的，却是来保苑家祖茔的人，他们如是在抢劫中不动心，便会再做了苑家祖茔的新人。”

铁子英道：“不知道苑家祖茔有多少像铁子英这样的人物？”

卢傻子哈哈大笑，说道：“你以为有多少人？你看到的苑九有几个？你知道苑九有多少？你如今又是一个苑九，再有苑九在，你也不必奇怪。”

铁子英隐隐觉得有些不对，但他说不出哪里不对。他是江湖大侠，做一个苑九，本也是小事，但江湖上有那么多苑九，他无所不在，无处不去。每逢江湖大事，总有苑九参与，每有苑九参与，像是一鼎定江山，江湖上任何事都能解决。莫非真的离不开一个苑九，莫非卢傻子说得对，江湖真的有一个管杀人的人？

铁子英的脑袋沉沉，他忽地说道：“你给我用了药？”

卢傻子很得意，他笑道：“如果你不愿意做苑九，你只能一死了，你的儿子也会死。”

铁子英想到了儿子，想到了铁当心，铁当心知道他做了苑九，以后他一定时时、事事都依着苑九，因为他心里明白，苑九就是他的亲生父亲。

铁子英呻吟道：“不行，不行，你不能杀他。”

卢傻子笑道：“我怎么会杀他，我要杀他，也只是苑九去杀他。我告诉你一件事，当有人去杀你儿子的时候，那一定很好玩，他不会还手，苑九说他一个罪状，他会认一个。因为他知道，那个苑九不是别人，他正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他怎么能不听父亲的？”

铁子英忽地大叫道：“不，不！”

卢傻子说道：“有一个苑九，如果我猜得不错，他是记不住自己是苑九了，所以他

得死了，而且会死得很惨。你要是记不住你是苑九，你忽然有一天想起来你不是苑九，只是一个铁子英，那你也会死了，你也会死得很惨。”

铁子英再问道：“我是苑九，我能做什么？”

卢傻子笑笑，说道：“我先为你整容。”

铁子英说道：“为什么？”

他有些愕然。但卢傻子大笑：“江湖人都怀疑苑九，但人人看到的苑九都是一个面目酷肖的人，他们还有什么怀疑？就是少林寺的方丈和气大师这等样人，也猜不到为什么个个苑九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苑九，有什么好怀疑的？”

铁子英问道：“难道这一切都是你做的？”

卢傻子一怔，像是有话要说，但他欲语又止，说道：“你休要问，你做不做？只是一句话。”

铁子英沉下了头，他觉得他的头嗡嗡直响，像是理不清头绪。他能做一个苑九，再也不是铁子英了。那时他要怎么做？他还得听谁的话？

卢傻子大声道：“你可以凭自己的好恶去处理江湖中事，何必再问别人？”

铁子英问道：“江湖上的苑九就是我这样的人，是不是？”

卢傻子说道：“好，你如不反悔，我便替你修容。”

铁子英沉吟了一会儿，方才慢慢说道：“好，我愿意忘了我的名字，从今就做苑九。”

卢傻子拿出一只小小的箱子，从箱子里掏出几个小小的布包，包里都是亮闪闪的小刀，有长的，有短的，他把刀子放在石桌上，说道：“这里是一瓶酒，你喝下它。”

铁子英慢慢喝下那一杯酒，他觉得酒劲向头上涌，他的意识渐渐模糊，忘记了他是铁子英，他想着铁家，想着那一个座落在河旁的铁家庄，想着他的儿子铁当心，想着他的过去……渐渐地，所有的一切都远离他了，再也不复存在了。

卢傻子把铁子英的手捆在桌旁，他拿起了一把小刀，哼着曲儿，说道：“又是一个

英雄，天下第一的大英雄，你忘了你是谁了，你只叫苑九，又一个苑九，是不是？”

他的身后有了人，她是快三刀。她说道：“你莫再弄出一个承道道长来，一时清醒一时糊涂，弄出多少麻烦来？”

卢傻子笑笑，说道：“天下哪有几个承道道长？就是他做了苑九，也不过是一时糊涂一时清醒，糊涂时呢他就忘了他是苑九，清醒时呢，他就想起来他是苑九了。那有什么错处？”

卢傻子笑说道：“天下多有几个苑九，有什么不好？”

快三刀冷笑道：“你也知道，苑家祖塋热闹了，这几日有大事发生，你还是小心些好。”

卢傻子笑笑，说道：“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如果有人知道了，他一定会气得发疯。”

快三刀没想到，他们两人的谈话正被一个人听去，那个人正在凝神听他说话，她是望月，是那个被快三刀带来的望月。

她冲出去了，在一间石室里，她咬着自己的胳膊，对她自己说：“莫非我们上百个侍妾都被他骗了？他只是一个骗子而已？我们也不是与他在空中交接，那只是一场骗局么？”

望月哭了，她哭道：“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正在做什么？我要找出那个人来，我要杀死他！”

她咬着自己的胳膊，不知不觉中把她的胳膊咬出了血！

望月是一百个侍妾里功夫最高的人，她心如刀绞，如果苑九真是假的，那个天天唬弄她们的家伙是谁？不会是这个铁子英，也不会是卢傻子，准是另有其人，而且那人才是真的元凶祸首，她要找出那一个人来，让他死在众姐妹面前！她慢慢起身走出去，她要闯一闯这苑氏祖塋，找那个元凶，她一定能从那人的神气特征上看出他来，揭穿他，让他在众人面前丢丑！

第四十二章 承道道长

望月落荒而走，她不知道去哪里，如果她去那苑家祖茔的石室内，会不会遇见那些仍想着从苑九的侍妾身上得到六十年功力的人？如果她遇上了他们，岂不是一死？她在洞外遇上了武林中人，她无法对他们说她听到的那个惊心事实，苑九是假的，是有一些人，他们都是苑九。但望月还是不明白，即使有上百个苑九，他们怎么能让姐妹们都痴心相许，让姐妹们都知道是空中交接，与苑九生死相依。他必是有许多的手段，令她们受到了迷惑。但他用的是什么手段，便不得而知了。

望月心里苦楚，想着她的那许多姐妹，想着死去的金丝与左樱，她大声对无花谷说道：“左樱姐姐，金丝妹妹，你们死得不值啊！”望月想着当初众姐妹在大厅里，是苑九公子在那里站着，他身旁的人对她们说明了那一件事：苑九公子要假死一月，在这个月内，她们必须出去逃亡。当时，风尘问道：“请问九公子，听说九公子这一月内九死一生，我们上百人虽说没有什么气力，但也都是忠心一片，如能保护公子，就让我们留在苑家祖茔内，好不好？”

她们大都不曾去过苑家祖茔，时时随着苑九公子到处走。只是在梦里恍恍惚惚去过苑家祖茔，记着那里有一个热腾腾的汤泉。此时听得公子要去苑家祖茔避死，她们想保护公子。

那个在公子身旁的人笑笑，说道：“九公子已是死过几次的人了，再死一次，便是九九归一。公子不怕，你们怕什么？再说公子在苑家祖茔里，自是有人会保护公子，你们去了，诸多不便。”

当时望月也问：“请问公子，如是真的有江湖人来图我们，我们怎么做？”

她一心想问出个究竟来，也不顾苑九公子的顾忌了。

当时那人替代公子答说：“如果你们遇上了不测，只要想着公子的恩爱就够了。”

再问什么，也是无人肯说。当时众侍妾就有的流下泪来，知道这是生离死别，有的人扑通一声跪下，那些侍妾看有人跪下了，便也都跪倒尘埃，个个流泪，说道：“公子保重！公子保重！”

没有一个人知道她们怎么活下去，从前的苑九侍妾是怎么逃难的，她们是一齐还是一个一个逃亡？反正到了此时，她们成了江湖人眼中的珍宝，得了她们一个人，竟胜过练功六十年，这便宜谁不想得？当时望月她们都出来了，那时有的是三个一伙，有的是两个一帮，最后有的去了妓馆，有的去了亲戚家，还有的躲到了不知何处。只是望月所知，左樱与金丝等九人落在了少林寺，如今她们姐妹死了多少，还有多少人能走回来，她都不知。

正胡思乱想间，她来到了坡间。

这里是无花谷的谷地，谷地里有花，奇的是无花谷里有许多许多的鲜花，有一种花开得特怪，上面长一个大大的花蕾，蕾还像是被人割过，每一个较大的花蕾都被人割过，用细细的刀法在它的周围割了一圈。望月看着，那刀法不像是极有功夫的人做的，却像是有人耐心地一只只割这花蕾。

他割这东西做什么？

望月走累了，她躺在地上，自言自语道：“都说是无花谷，无花谷，怎么还有这花？”

忽地有人接她的话了：“你怎么知道有花？”

望月“腾”地跳起来，一看四周，没人。她自语道：“莫不是遇上了鬼？”

再有人应声道：“不是鬼，只是差不多。”

望月四外再顾，看不到一个人，她大声叫道：“你是谁，站出来看看！”

那人笑，笑声很是宏亮：“我站不出来，如果你能屈尊向地下看一看，你就能看到

我。”

望月依他所说，向地下看。她看来看去，终于看到了一个怪地方，原来就在她身旁不远处有一个地洞，地洞四四方方的，只有一只水桶那么大小，里面地方是挺大，但在外面看不清楚。只见那洞里伸出一只头来，那头炸飞了鸟巢似的，蓬蓬松松，人蹲踞在地洞里，不能坐，只能斜着蹲着，偌大的一个汉子！

望月问道：“你是谁？怎么在这里？”

那人刚想回答，忽地拍着他的头，大叫道：“不能说，不能说，我说出去，真是丢死人了！”

望月看着他，他一身正气的样子，却是委委屈屈躺在这么一个地洞里，看样子也算不上是什么正经人物，说不定是哪一个名门正派的人。

她问道：“你既是不愿意说你是谁，你也不必说了。只是你躺在这里做什么？”

那汉子望着望月，忽地咳了许多下，分明是想掩住他的尴尬，再咳过了，他问道：“小姑娘，你是哪里的人？”

他也一眼看出了望月是身怀武功的人，只是她在这里很悠闲地走，不像是有急事的样子，哪里会有人在苑家祖茔里这么闲走？莫非是天下大乱了么？

那汉子问道：“小姑娘，你来这里做什么？”

望月坐在地上，笑一笑说：“我没事儿干，便来这里看一看花。”那汉子大叫道：“胡扯，胡扯！这里哪有什么花，这只是无花果。”望月看着那开成一片的花，说道：“这明明是花，怎么说不是花？你骗我！”

汉子一脸认真，说道：“你问一问别人，这是一种洋花，叫做迷心花，从天竺来的一种花，这种花很厉害。”

望月看着他，心道：是了，他被关在这里，分明是无法出去。但奇的是，他躺的牢室也不十分牢固，四周都是石块砌就的，如果他想出来，只是用手挖一挖那石块旁的土，

便能弄塌这地洞，他不就爬出来了么？他为什么不爬出来，难道他愿意呆在那潮湿阴冷的地洞里么？

望月问道：“你为什么不出来？你如果要出来，我帮你！”

她一心帮人，不料得那人长长地打了一个哈欠，大声说道：“我为什么要出来？呆在这里好好的，我为什么要出去？”

望月奇他如此做法，心道：原来他不愿意出来，他是愿意躺在这地洞里了，他愿意这么呆着，我何苦要帮他？

她正在走开，忽地听得那人叫道：“喂喂，小姑娘，我有话要问你，你回答我。”

望月回头说道：“你有话直说好了。”

那人看看望月，忽地问道：“你知道不知道这几日苑家祖塋有没有什么动静？”

望月大声道：“有啊，有江南慕容公子、铁子英大侠、大力神钟非禹、少林寺方丈和气大师，江湖上整整有七八十人扑向苑家祖塋，他们要找苑九！”

那大汉一拳击在土里，大声道：“好啊，好啊，好个老和尚！”望月看他，不明白他何以那么高兴。她再说道：“只是他们找到了九个苑九的尸体，那九个尸体里有一个是正在假死的苑九，听说是让唐思公子给杀了……”

望月说到的这些，都是听来的，她此时已是知道，那个死去的人不是苑九，而是别人，所以说来时也是轻描淡写。

大汉拍手道：“对啊，杀了就杀了，只可惜杀的是一个假人。”望月心道：怪了，他竟是知道不少谷里的秘密，此时对他说知什么，他像是都知晓似的，莫非他是谷里的知情人？

望月再说道：“我听说了，有无数个苑九，他们都是江湖人，他们乐意做苑九的……”

大汉倏地出手，从洞里伸出手来，如电掣一般抓住了望月的手，他急促地问道：“你还听说了什么？你说，你说！”

看样子他很关切江湖事，但他不知道望月对于苑家祖莹的事儿也是一知半解，怎么能对他说得明白？望月看看他，忽地说道：“我说完了，就是这些。”

大汉扯着她的手不放，扯得她手臂生疼，但她不敢吱声，怕大汉笑她。那大汉恍若不知她手疼，只是自思：“你一个小丫头，便知道这么多，看来苑家祖莹的事儿也不十分神秘了。”

他那样子似是十分高兴，简直有些手舞足蹈起来。

可忽地想起了什么，他再问道：“你听说了那么多，他们都冲进了苑家祖莹？他们看没看到一个活着的苑九？”

望月也正想知道苑九的事儿，她一听得说到了关键处，不由得扑扑心跳，生怕说错了一点儿，大汉便不告诉她详情了，她小心翼翼，支吾地说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些了，都告诉你了。”

大汉看着她，忽地大笑，扬声说道：“武当派那么大，我也没有让谁唬过，你一个小丫头，竟想唬我？”

望月大声道：“我没唬你，我只是告诉你，苑九的几十个侍妾都让他们抓住了，少林寺还找了一个人，要他与那些女人在一起，得她们的功力，然后再去对付苑九。”

那大汉大笑，说道：“道听途说，不足为凭，难道那个和气就那么差劲儿不成？”

望月此时看得明白了，这人至少是一代宗师，看来他与武当派有很深的渊源，但你如是直问他，他一定不肯说。还不如使一个巧计，方能探出他的口风来。

望月说道：“你放开了我的手，你捏疼了我的手！”

大汉忽地说道：“我不能放开你，我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个人，能与你说说话，我一放手，你走了，我哪里再找一个人说话？”

望月说道：“我不走，我与你说，好不好？”

那大汉说道：“不行，不行，一个苑九就唬住了我，再让你一个小丫头唬一次，我

一生英名全都毁于一旦。”

望月大笑，说道：“不是毁于一旦，而是毁于一洞！”

她一指那洞里，看那大汉委屈的样子，她放声大笑起来。

那大汉先是十分恼怒，但看她笑得开心，竟也大笑，笑得十分快乐，说道：“你来了，我是最快乐了。只是我不能放开你，你别怪我。”他拿起了一条豹筋，看来是他束带子用的，竟用那一条豹筋松松地把望月捆在那铁条上。他放开了望月，说道：“好了，这一回你跑不了啦。”

风吹来，地里一片清香，望月不由得深深地吸了几口气，说道：“怪不得你愿意呆在这里，原来这花真香！”

大汉嘟哝道：“鬼才喜欢这花香！”

他再看看望月，说道：“你是哪一派的人？”

望月把剑放在地上，说：“我不是哪一派的。”

大汉说道：“也是，我听你的脚步，像是江南江门的‘阎罗鬼步’，但看你的剑，却像是崆峒的长剑，可崆峒没有女弟子啊。你的手臂那一用劲，却像是少林的内功心法了，看来你学得极杂。”

望月从来没有听谁说过她的功夫是哪一派的，她只是在九公子身旁，偷偷学来的这些功夫，哪里知道它杂不杂？她问：“你说，和气大师带人去攻苑家祖茔，他怎么差劲了？”

那大汉说道：“苑家祖茔并不是他的巢穴，我知道……”

忽地，那大汉叫道：“你快走，别让那人看见。如果他看见了你，一定会杀了你，待得他走后，你再来，好不好？”

望月头一次见大汉紧张，她连连答应，大汉急急解开她的束带，望月便走开了。

果然来了一个人，看那人在花丛上浮动，脚像不沾地，一阵风般到了洞前。

那人蒙面。

他慢慢说道：“牛鼻子，你说，你愿意不愿意？”

大汉一听是那人说话，懒得起身，说道：“不愿意。”

那人笑道：“你不愿意，便得天天受这等气，蹲在这洞里，像一条狗。”

大汉大笑，说道：“不错，我就是一条狗，一条土狗，你对一条土狗还有什么办法？”

那人说道：“我告诉你一句话，今早上死了一个苑九了，他是那个和心。”

大汉冷哼一声，说道：“你会让所有的苑九都死的。”

那人笑一笑，说道：“不错。我会让所有的人都死，但你可能做一个苑九，如果不是少林寺的人来攻，和心不会自尽。”

大汉恨声道：“就是你杀了他！”那人笑，说道：“你早死晚死，都是一死，何不轰轰烈烈地死？”

大汉道：“我告诉你，早晚死在洞里，是我所愿，但做你的苑九，我不愿意！”

那人笑，说道：“你好好想一想，你一天到晚只靠药物，只是一个死人罢了。”

大汉笑起来，笑得响亮，说道：“你别劝我了，我只愿意闻这花香，我闻起来特别有味儿。”

那人气哼哼道：“你再闻，再闻下去，你的骨头都软了，都酥了，你再也没什么功夫了。你就是一个真正的废人。我也不会再来对你罗嗦了。”

大汉说道：“是么，我还有几天？”

那人说道：“只有六天，你再有六天全都是一个废人了，你再想出来，我也不会来理你。我再过六天，你真的成了一个废人，你就自生自灭好了。”

那人再不说话，人一掠，从花丛里浮过去，不见了踪影。

望月待得他走远了，再来到那个大汉的洞前，她轻声道：“哎，哎，你怎么样了？”

大汉兀自蹲在那里想事儿，一听得她的声音，就气哼哼地道：“怎么样了，我能怎

么样？你也看到了，被这鬼东西弄成了这样，死也不死，活也不活的，能怎么样？”

望月说道：“我救你出来，好不好？”

大汉说道：“我出来是能出来，但我中了他的毒，你救我出来，也是白救。我离不开这一片花海。”

原来大汉中了一种毒，必得在这花丛里呆着，天天早早晚晚都闻着这花香，方才能保得不死。大汉黯然道：“你以为他不关我在大牢里，就一定救得我出来，那休想了。我看你还是走吧，呆在这里也没什么用处，只是看我受罪。”

望月问道：“我想知道你是谁？你都要死在他手里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是谁？”

大汉一叹，说道：“我是武当派的掌门人，我叫承道。”

原来他才是那个承道道长，他竟被关在这花丛里！望月忽地说道：“我知道有两个人，他们一直在江湖上找你，他们两个甚至去找苑九公子的侍妾，要替那个叫非人的增加功力，他们一心要找到你，已在江湖上找了许多了，他们两人一个叫承生道长，一个叫做非人。”

大汉忽流泪了：“承生，承生，你真糊涂，不办武当的大事，找我做什么？”他哭了，呜呜直哭，是男人在哭。

第四十三章 望月

望月看着承道道长，心里大是诧异，要不是她亲眼看见，别人对她说，她绝不会相信，名震天下的武当派掌门承道道长会像一个孩子般放声大哭。她看着承道道长，说道：“你一定有难言之隐，为什么不说出来？”

承道道长大叫道：“说出来有什么用？你也帮不了我。”

望月说道：“我可以把那承生道长找来，让他们与你一谈。”承道道长忽地没了泪水，他对着望月说道：“多谢姑娘，如是能那样，就算是帮了武当派一个大忙了。”

望月说道：“好，只是我在这苑家祖茔附近，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到他们？”

承道道长说道：“依我师弟的性情，他一定会来苑家祖茔的，他知道我失踪，最大可能是苑九做的，你在苑家祖茔到处画一个这符号，他一定会来找你。”

说罢，承道道长在地上画了一个符号，看去那符号是一个太极图，但在图中有两点，承道道长说道：“你在苑家祖茔的四外都画下这符号，然后你便在第一处符号下画一个箭头，在两天后你便在那里等候，我武当派的人如在这里有人，便会来找你了。”

望月答应了，她起身要走。

承道道长再说道：“姑娘，我也不知你是谁，但我相信你，如果你等了两天，等不来承生道长，你便自己来。我会把我知道的所有苑九的事全都告诉你。”

望月答应了，她起身走了，她没对承道道长说她就是苑九的一个侍妾，但她也不必说，在她心里，那个有情有义的苑九早就死了，如今她想着的是，那个与她们柔情缱绻的苑九究竟是谁？他在武林中有没有名？如果他是一个正人君子，江湖人绝无法知道他的恶行，左樱姐姐她们的在天之灵，也不会知道他是一个恶人。望月暗暗发誓，一定要找出那个人来！

她在苑家祖茔的前坡上画了那个大大的符号，再在后坡的石室前也画了符号，更在树林里的许多树上也刻了那符号。如今她做完了一切，只等待着承生道长出现了。

如果那个承生道长出现了，他会来找望月。

她等到了第二天，看到坡上闪飞着两条人影，待得近了，看得清是那个承生道长与非人。

承生道长大叫道：“师兄，师兄！”

他心情急切，四外张望。

他看到闪出来的望月，忙问道：“姑娘，你看到过一个道人没有？”

望月笑吟吟地说道：“我见到了一个满面虬须的大汉，他是不是你师兄？”

承生道长大喜道：“是，他就是，姑娘请告诉我，他在哪里？”承道道长看着承生，看着跪在眼前的两人，非人流着泪，他们知道找错了，原来那个在快三刀手里的人不是承道道长。非人记着那个人的模样，他长得很像是师父，但看见了师父，他就知道他错了，那人神情委顿，哪里有师父的一点儿神采？

承道道长说道：“承生，当着小丫头的面儿，你就眼泪齐流，像不像武当派的耆宿？”

承生道长擦着泪水，说道：“是，谨遵师兄教诲。”

承道道长大笑，说道：“承生，你休再提教诲一辞，你一提它，我就要笑，笑得肚子也疼。”

承生再不敢说，知道师兄是一个豪情人物，便起来听师兄说。原来承道道长忽在江湖上发现了一个秘密：有两次看到的苑九不一样。第一次他与苑九喝酒，苑九喝酒时的动作是怪怪的，只是把酒含在嘴里，然后再吐出，他说他耐不得那酒气。

第二次他再看见苑九，苑九便喝酒喝得很豪气，承道道长看他拿酒的样子，与前一次见到的苑九判若两人。

承道道长有些怕了，莫非世上的苑九不是一人？

那时苑九并不曾入关，他还没走入苑家祖塋去假死。承道道长问过苑九：“武林门派众多，苑老爷子以为哪一些门派在江湖上作恶甚多？”

苑九那一日是喝醉了，他大笑道：“有什么区别？就像你武当派，看来是名门正派，但也有不肖弟子，你有了不肖弟子，便是一个不争气的门派。在江湖有这么多的门派，甚是麻烦，我看像是庄稼，长齐了一茬，便得一割。把你们少林、武当、华山等大派的人才割了去，再生出一代来，至少有几十年不出事！”

承道道长一听，顿时大惊，如是苑九的话当真，岂不是江湖上再有一次武林杀劫？

当时他只是唯唯，但听得那苑九说道：“只有我，只有我才能做得到此事，你知道不知？”

当时当他是说笑，但后来便听得江湖上有人喋血，有人失踪。承道道长便来苑家祖茔探山。

那一次还未到苑九入茔的日子，他来到这里。

他找到了什么？

承生道长看着师兄，只见师兄的脸上有一阵紧张，他很痛苦，他慢慢说道：“我在苑家祖茔看了许久，我终于看到了苑九……”

他看着承生道长，慢慢问他：“你猜我看到了几个苑九？”承生道长哪里知道？他只是注目师兄。

承道道长说道：“我看到了足足有三个苑九，我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但我知道其中有一个是少林寺的和心大师。”

承生道长说道：“和心大师死了，他是死在少林寺僧的围攻下，他不肯与少林寺僧动手，自尽而死。”

承道道长说道：“我知道有一个秘密，那些苑九都模样差不许多，但怎么弄成了这样，我就知道了。”

望月一直呆在一旁不出声，此时忽地说道：“我知道，有一个医隐，他叫卢傻子，他把那些人弄成这样子的。他如今还弄了一个铁子英，要他做苑九。”

承道道长大声一叹，说道：“总有人愿意做苑九，谁知道他的苑九都做些什么？”

承道道长还看到了好几个苑九来来去去，他们或许去杀人，或许去主盟江湖大事，一个个都很忙。承道道长心道：如果他只是做好事，江湖多有几个苑九有什么不好？但他再进去，忽地发现了苑九的另一个秘密。

他看着望月，忽地不说了。

望月看着他，蓦地说道：“我知道道长的话意，莫非是关于苑九侍妾的事儿？”

承道道长本来想说此事，但一见到望月在一旁，知她是一个清纯女子，便不便再说，哪里知道望月竟是说出此事？承道道长略是惊疑地看着她，望月说道：“我便是苑九的侍妾之一，我也想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承道道长一叹，说道：“我直说出来，姑娘莫怪。”

原来承道道长看到的，便是苑家祖茔里的一幕淫秽场面。那几个姑娘都是苑九的侍妾，她们也中了毒，当时昏迷，便被人带去一间石室，石室里有温泉，洗浴过后，她们便再被带至一处石室，她们看着墙上闪来闪去都是人影，那人影便是一个假的苑九公子。可能就是江湖传说中的苑九与她们空中交接吧？此时的女人个个都是心荡迷，看着那闪来闪去的身影，口里叫着：“公子，公子！”她们的那神情，根本不像是看着一个假影子，只像是真正与那个空中的人交接。然后再闪出几个人来，他们点了女人的昏睡穴，便与她们交接……

望月不语，她与她的姐妹们原来是被人淫污过的，她们怎么还总是说她们是冰清玉洁的？原来她们只是那假苑九的玩物？

承道道长再不说了，望月忽地眼睛也红了，她扯着承道道长的手，叫道：“你说，你说下去！”

承道道长说道：“我看到了这个，心里很是气愤。原来苑九只是一个假货，我一定要揭他真相。我便跟着那些人，到了另一间居室。原来这些假苑九都有石室，他们都得吃一种药。那一种药……”

承道道长忽地不说了，他的眼里闪出畏惧来，他怕那药，一说到了那药，他的眼里便闪着畏惧。

承生道长说道：“师兄，那是什么药？他们为什么要吃那种药？”

承道道长叹息了一声，说道：“我以为他们都是恶人，谁知道他们……”

承生道长看到师兄的眼里有一滴泪，他有些惊异，师兄一向性如烈火，他怎么会流泪？他急叫道：“师兄，师兄！”

承道道长说道：“我进去了，看到了他们，我知道其中的一个人，他也是江湖上的一个很有名的人，我抓住了他的手，叫道：‘你是谁，你根本就不是苑九，你只是徐烈！’

他盯住了我，说道：‘徐烈早就死了，我只是苑九，我是苑九，天下无所不能的苑九！’”

望月看着他，心里在痛，她与她的姐妹们都受骗了，她们一心护着苑九，谁知道那不是个苑九，而是一群禽兽？！她听不进去了，她要找到她的姐妹们，她们要找那苑九算账！

承道道长道：“我急问他，那药是什么，有什么法儿找到解药？他苦笑说没有解药，只有死才是解脱。我再问他，此时忽地看到一个人……”

承道道长的眼里闪着可怕的光，他怕那个人。

像承道道长这样的绝顶高手也怕的人，他会是谁？

承道道长说道：“他也是一个苑九，一个真正的苑九！”

原来真的有苑九，听得他说，望月也心真的扑扑跳起来。

有一个真正的苑九，他是真的，他是唯一一个真正的苑九！

承道道长那一日看到了苑九，他刚想走开，那个苑九笑了，笑声如夜枭夜哭。苑九道：“你来到了这里，只有一选，或是做一个苑九，或是死去！”

承道道长当时气愤，大声道：“你有这许多的苑九，何必再弄些假货？”

苑九嘻嘻笑道：“我忙得很，自是顾不上许多事，你要是愿意再做苑九，岂不是能帮我做许多事？”

承道道长怒道：“你要我做什么，帮你奸女人，还是帮你杀人？”

苑九冷冷道：“你知道不少事儿，还想走么？”

承道道长大叫道：“会告诉江湖人，你有阴谋，你不是一个真正的苑九，你只是一个恶人！”

苑九大笑，说道：“我是愿意让你去说，只是你说，有几个人会信你？”

承道道长喝道：“我武当派与你死战，我就不信，我武当派全派与你一斗，竟没人相信！”

苑九尖声道：“我也想看看，武当派究竟值得什么。但你走不了啦。”

苑九当时出手，来与承道道长一战。

承道道长低下了头，他再无话说。

他怎么没话可说？是不是他输与了苑九？望月问道：“你不是他的对手？”

承道道长说道：“我用武当的绵掌与他对掌，他只是伸出手来，让我击了三掌。他不动，我反退了五步。我受伤了，当时吐血。”

承生道长黯然，如是承道道长与那人对掌，退了五步，那人当真是身怀绝世神功。

承道道长说道：“他还让我打他三拳，我打了他三拳，他不让不躲，只是轰轰受了三拳。如是他受一点儿轻伤，也算罢了，可他动也不动，竟是微微仍笑。我打他时，他根本就不在意。”

如是能让承道道长打了三拳还不在意的人，他不是苑九，还会是谁？

三个人都不吱声，难道世上真的有一个苑九？他根本不怕人击，修成了不生不死之躯？

承道道长说道：“他拿出了一粒药，说让我服下，说我打了他三拳，如是不服，还可再打。我看徐烈几人的漠然神色，知道我肯定不会是他的对手，就是再打几拳，也是徒受其辱，我怎么做？我便服下了那一粒药……”

没人说话，望月知道，承道道长服下了那一粒药，此时他的功力也是大大伤损，只是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走？承生道长说道：“师兄，你出来，我救你出来，我们走，集武

当全派之力，与那个苑九一搏！”承道道长说道：“武当派与他动手，也不是他的对手！”

承生道长砸开那栏杆，说道：“师兄，我来背你！”

非人叫道：“师父，我来背你！”

承道道长说道：“不必！”

他两手抓在非人的手上，忽地非人叫道：“师父，师父！”

原来他的手被承道道长拿住，一阵大力涌来，承道道长把他身上的功力注入非人身上，非人急得乱叫：“师父，师父！”

承道道长哪里听他，只是注入功力，他慢慢说道：“承生听旨！”承生跪在地上，听师兄法旨，承道道长说道：“我不能再顾武当派了，你要与少林方丈和气大师一齐，想法除了这苑九，免去武林一劫！”

承生跪地，泣哭道：“师兄，师兄，你要三思啊！”

承道道长再睁眼睛，已是十分疲惫，他说道：“非人，我的功力已转注与你，你好自为之。”

承道道长死了，他死在那一片花海里。

望月说道：“承道道长说，他得呆在这一片花海里，才能免去一死。”

承道道长中了那毒，只能呆在花海里，他才一死以谢武当，把他全身功力都注入非人身上，要承生掌武当大任。

望月看着承生与非人，说道：“为什么不把他埋在这花丛里？”

承生道长大声道：“不行，我得带师兄回武当山去。”

非人也说：“我背着师父回去。”

望月说道：“如果你们此时便背他走，一定会被那人发现的，那人刚刚还来过，他劝过承道道长。”

承生道长惕然道：“那怎么办？”

望月沉吟道：“他会发现，承道道长是把自己的功力注入了别人身上，他会找那个人的。”

非人怒道：“我与他拚了！”

承生道长看他，摇头道：“你师父尚且不是他的对手，你怎么能敌得过，徒送性命而已。”

望月说道：“我带你们去苑家祖茔，进去找和气方丈他们。”

三个人再把承道道长的尸体放在那洞里，三人推土把那洞埋住，非人跪下哭道：“师父，师父，我们先去苑家祖茔，务要除了那个恶魔，才能再来安葬你老人家！”

三人埋过了承道道长，向苑家祖茔而去！

第四十四章 苑九的阴魂

和气方丈与慕容青等人冲到了石室外，此处已是一碧青天了。难道他们找到的就是苑九祖茔的全部？

慕容青突然一笑，说道：“和气大师，我们都上当了。”

和气方丈问道：“慕容公子说我们都上了当，不知是上了谁的当？”

慕容青说道：“上了传言的当，传言所说的苑九，看来无一属实。”

和气方丈不禁动容惊问，慕容青道：“说是苑九能九死九生，看来是假了。如那个唐思杀掉的真是苑九，岂不是苑九早就被人杀了，哪里还等得我们来杀？那么苑九在哪里？谁又知道？再说苑九有无其人，也是难说。那百名侍妾，看来是真的了，但她们与苑九的空中交接，看来也属荒诞，如是真能空中交接，岂不是早就成了神仙？那么百名侍妾在哪里？拿她们来一试，是能得六十年功力么？”

和气方丈一叹说道：“我少林寺得了几名苑九的侍妾，知道了此事纯是虚言。”

慕容青一笑，说道：“我料他是假的，方才不理她，来到此处，看来我是料对的。”

和气方丈再问道：“公子还看哪里是假？”

慕容青说道：“当世有几个神医，其中便有一人，他叫卢傻子，他的老婆叫快三刀，如果是有人在苑九的祖茔里做怪，怕便是他。”和气方丈说道：“莫非你说，他的易容术到了巅峰？”

慕容青说道：“不错，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他能把人的容貌整理得变形，使任何人都像那个苑九。你如不信，看那石室里的九个苑九，便知道是真的了。再说苑九的祖茔里传说有许多奇珍，但据我看来，就是我江南慕容家也比他的珍宝多些，他那些东西，只是一些破烂玩艺儿，哪里有传说那般神奇？依我看，此中必有大大的阴谋。”和气方丈一叹，说道：“如是那样，岂不最可怕？”

众人说话间，便来到了石丛里。和气方丈叫道：“这里很是清静，我们便在这里歇歇，再走也好。”

众人便歇息在这里。

倏忽间有人长长呼啸，那啸声来去几次，渐隐渐强。慕容青说道：“看来是有人来了。”

便见石丛前有人慢慢踱来。那人衣衫大履，轻轻飘摇，到了众人面前，忽地停住，竟无一点儿沉声，说道：“你们来我苑家祖茔，也抢够了么？”

慕容青看来人行走，知道此人厉害，便只是冷笑不语。和气方丈看到来人，大声道：“难道施主便是苑九么？”

苑九笑笑，说道：“我便是苑九。”

众人看着他，原来真正的苑九还在这里！

苑九说道：“自从徐无特进了苑家祖茔，天下所有进入苑家祖茔的人全都一死，无

一例外！你等是三十一人，全都得死在这里！”

和气方丈说道：“苑九，老衲知道，你假借苑九名头，奸百名侍妾，且在江湖上杀人，此次江湖同道来苑家祖塋，就是要向你讨一个公道！”

苑九大笑，说道：“好啊，要讨公道，何不上来一试！”

和气方丈叫道：“好，看老衲来与你一试！”

两人便冲至一处。

看那个苑九本事真是了得，他只是轻轻一挥袍袖，便叫和气方丈的大力金刚掌无功，和气方丈看他本事过人，不敢小觑，一掌一掌打得十分认真，那刮起来的掌风使周围围观的人都是畏惧，闪至远处，不敢近前。

但那个苑九大袖飘飘，一闪便至后面，再一闪身冲上来，一掌轻轻飘向和气方丈！他用的是道家的绵掌功夫。

谁也看得出，那个苑九的功力强过和气方丈许多，他只是轻轻地出掌，便要和气方丈拚命忙上几下。

苑九说道：“和气，你是天下第一大派少林的住持，你还是带头听我的，倒戈做我的人。”

和气方丈大声斥道：“苑九，你做事诡秘，必无好事。我看你还是纳命来！”

两人斗了许多回合，忽地和气方丈身子一抖，中了他一掌。那苑九哈哈大笑，说道：“你们都听着，如果你们听我的，便吃下我的药，做我的人，那时你们与我一路了，便知道我苑九的秘密了！”

他正狂笑，和气方丈一跃而起，扑天雕般扑向他！

那人不防，匆忙出掌，与和气方丈对了一掌。他狂笑喷血，也受了内伤，和气方丈却像是一只受伤的鹰子，飘飞而落。那苑九是恨和气方丈的刚强，此时大啸一声，人如猛兽，扑飞而至！

他一飞至和气眼前，便双掌齐击！

看他击向和气方丈那神气，非欲直取了和气方丈的性命不可！慕容青叫道：“慢来！”

他冲上去，正欲去救和气方丈，身后卷起一阵狂飙，有两人飘起飘落，直对那苑九出手！

两人一拳一掌，叭叭两声震响，便击在那苑九的身上！一击一飞，换来两声佛号：“阿弥陀佛！”

原来是一个瘦削老和尚，一个胖胖的矮和尚。

那人吐血，显是受了内伤。

他咳道：“是少林的无形无果？”

两个老僧一揖道：“正是老衲。”

无形看着他，说道：“看你身手，正是徐烈施主！但看你模样，却不是了，你不是徐烈么？”

苑九忽地高声叫道：“胡说，我不是徐烈，徐烈早就死了，我只是苑九，你知道不知道功夫天下第一的是谁？就是苑九，就是我！”他再站起来，猛地咳着，大声道：“我是苑九，我真的是苑九！”他再扑向无形无果，他分取两人！

无形无果只是一击掌，他便飘飞出去！

叭地再落在地上，他起身走了，一直飘飞而去。

和气方丈要去追他，但无形叫住了他：“别追他了，他只是徐烈，清闲人徐烈，只知道他为什么也成了一个苑九？”

众人对着无形无果施礼，两个老和尚只是一揖而罢，和气方丈对师叔说明苑家祖莹事，无形无果大是心忧，无形说道：“对那些女孩子，不要说知此事，只是告诉她们，苑九死在争斗中，不然她们会一死了之的。”

和气方丈应声听命，众人再取苑家祖莹，只是过了那石丛，再也没有可去之处了。

忽地，慕容青说道：“我看不对，我看那间大厅里必有古怪，再是那一间温泉里也有古怪处。”

和气方丈说道：“那泉水是毒泉，我看得出来，只是不知道是什么毒。”

无形说道：“既是那样，去看看那间大厅也好。”

他们走过了那最先进去的一间石室，忽地有人惊叫道：“看那里！”

石室什么也没有，他惊叫什么？

那人惊道：“我们一进来时，那里有吊着的一具具骨骼，上面还写着名字，如今……”

众人都怪他大惊小怪，如今这里不是还吊着骨骼么？有什么奇怪的？但那人指着那骨骼，口吃道：“看那……那……”

细看看，果然不同，第一具骨骼上写着：庞大坝，贪苑家祖茔里的秘籍“六阳神掌”与珍宝，处死！第二具上写着：徐学威，贪苑家祖茔里的珍宝与秘籍，处死！这里吊着五具骨骼，没有一个是原来的，都是新换上的。

那骨骼都是新的，看得出血渍还在上面，怪不得风一吹，不像原来的那骨骼呼呼响，只是轻轻地荡。只因为这是新的骨骼，还很沉，不能吱吱响。

人脸色都变了。

看来有人在石室里，看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莫非是苑九的阴魂么？

突然像是生出了阴森森的鬼啸，那鬼啸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有人的耳旁滴血了，他没看到，只是看到了对面的人耳旁出血了，叫道：“你耳朵出血了！”但忽地噤声了，对方的眼里也闪出恐惧，莫非自己的耳朵也出血了？

他一摸，不由得惊叫，急忙去擦。

无形无果两僧忽地沉声道：“这是阴鬼啸，是最厉害的一种阴柔功夫，你们都坐下，用功护住自己的心脉！”

两僧互站，依托在对方。他两人半闭着眼，忽地诵起《金刚经》来。

那阴鬼啸着，叫着，在石室周围跑来跑去，那阴森森的啸声使众人耳朵欲聋，人急盼着他止住那啸声。但他不但不止住，且越来越强，越来越忙，在石室周围来来去去。

忽地有鬼在哭，那抽泣声在啸声里越显悲切。

无形无果两僧心惊，以他们两人的功力，看来对付不了那阴鬼一啸！众人都是坐在地上，和气方丈也显得很是吃力，那和灵大师扯住他，且把一掌护着他的后背，传些力给他。众人中，忽地有人跳起来，他大叫道：“我去了，我去了，我拿到了珍宝，我要去了！”他跳跳跃跃，一直跳出去。

众人看他走出去，没法儿拦他。只听得一声尖叫，那惨叫声像是被人扯撕去了心，再就阒无声息了。

阴鬼一啸，慢慢远了，听得有人问道：“无形无果老和尚？”无形无果说道：“正是老衲。”

那阴鬼笑一笑，说道：“你两人也是好笑，两人加起来二百多岁了，也快及得上我的岁数了，来这里自取其辱，岂不是大大不智？”无形无果正色，无形道：“既是无形，哪怕其辱？”

无果也道：“既是无果，哪怕不智？”

那阴恻恻的声音慢慢说道：“好，你两个好好护着他们，计有三十人，你若护不住，我便会一一杀了他们！”

无形大叫道：“你出来，我与你一决生死！”

没人应声。

无形对众人道：“我已知他杀机，你们都随我出去，再有时机，灭他不迟！”

慕容青说道：“大师不知，苑九的巢穴已在此处，我等不灭了他，再被他走了，异日岂不是会大大后悔？”

无果一叹，说道：“慕容公子，老衲对你说一句实话，就是你与老衲加上少林僧人都在，也不会胜过他。”

慕容青心里不信，他心道：老和尚不愿多事，便说出这等话来。我怎么能信他？

慕容青抗声辩道：“大师错了，有那么多江湖同道死在这里，就是你不找那个苑九，我也不会放过他！”

慕容霜也大声道：“你走吧，我与哥哥要与他一拚！”

无形说道：“那苑九的功力，实非你等能想得到，要能拚得过他，我师兄弟两人岂能不为？还是走吧？”

慕容青大声道：“依大师说，江湖上只能看着苑九作恶，却无一点儿办法？”

无果一揖道：“老衲无法，施主如有主意，请拿出来好了。”慕容青笑笑，说道：“我也没有主意。”

众人呆在这里，看着那石室，看着空空荡荡的石室，心内生出恐惧来，怕苑九再来。有人高叫道：“既是苑九不来了，我们还不走？慕容青想做英雄，让他做好了。”

慕容青大声道：“你们都是江湖中人，也不好好想一想，自从有苑九这事以来，哪一个进入苑家祖茔的人活着走出去过？你们大家都在这里，还可以与那个苑九拚一个鱼死网破。到了你们出去，各自东西，他要杀你，还不像是碾死一只蚂蚁一般容易？你们都是浅见，凭我们这些人在这，加上少林派的两位大师，如是我们再拚不过他，至多是一个玉石俱焚。我江南慕容氏只有我一个公子，加上我的妹妹，共有两人，我们都不怕死在这里，你们怕什么？如果我兄妹死了，江南慕容氏从今便在江湖上再也没有一个人在了。但我愿与苑九一拚，与他讨一个公道！听说他用百名侍妾，尽其淫乐，还杀了许多江湖人，说来都是恶人，但也时有好人。从前我们听信苑九，以为他杀人必是不错，但如今我们看到了，苑九不止一人，他们谁想杀人，还不是尽给他杀？只要是他杀死的人，我们便得认定他是坏人。江湖上有多少沉冤不曾昭雪，有多少冤魂不得伸冤？你们

愿意走便走，我们兄妹便在这里与苑九一斗，斗得过便是幸运，如斗不过他，左不过便是一死，有什么了不得？”

听得慕容青一番话，众豪都不出声，无形无果也是无法，他两人最是知道刚才那人的功力，知道与他一斗，也是罔然。但听着慕容青义正辞严的一番话，他们还能说什么？

看来只好玉石俱焚，与那苑九斗一场了。

慕容青说道：“待得那苑九出来，我先与他动手，我如不行，大师再上。”

无形与无果看他，像看一个死人，就凭他慕容公子，能斗得过苑九么？

众人准备走出石室，但刚刚有一个人迈出石室，忽地他便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不能说话出来。无形无果问道：“你怎么了？”

那人说道：“筋，筋……”

他想说什么，不待得说出来，便死在地上。

这人死得也怪，眼见得他死了，但他的身体缩在地上，缩成了一团，再看时竟缩得看不清了，紧成了一个团团儿，只有那一么一点儿大。众人不敢再向石室外迈步。

那阴鬼般的声音说道：“你们听着，石室里有历代苑九，你们把他们好好放在那石洞上，我便饶过你们。放你们走出来，如果你们不听，我会杀光你们所有的人！”

有人听了，忽地凑过去，叫道：“我们把苑九的法身放在那石洞上，便会放过我们么？”

阴鬼一笑，尖厉的笑声刺人耳鼓：“好，你们好好做吧。”

人便凑向那尸体。

慕容青大声道：“他说过，要杀光我们所有的人，决不会放过我们！你们做那种事，也是白做！”

那人叫道：“你逞什么英雄？我们做我们的，休要你管！”

几个人抬那尸体，刚想把他抬到那石洞上去，忽地尖声而叫，一个个仆倒在地，顿

时僵硬。

看着他们的眼睛兀自还在流泪，一个个看着慕容青，慕容青说道：“让你们不要动那尸体，他不会放过你们，你们偏不信！”

那眼里终于流下了一滴泪，那是后悔的泪，后悔的是，不该来这苑家祖茔，不该听慕容青的话，不该与那个苑九一斗，不该做江湖人……

眼也闭不上，死了五个人。

第四十五章 决心做苑九

当他再醒来时，第一件事便是问自己：我这是在哪里？

他看着石室，石室很粗糙，看去不像是人用的器具，石桌很重，足足比平时所用的八仙桌大几倍，而且那重量不是可能想得到的。再看那石椅，竟是大大方方的，像是皇上的御椅一般，长长的，大大的，足能坐上几个瘦人。

对了，这里是不是皇陵，也许是哪一个皇帝的墓？

但铁子英马上想到了，他在苑九的坟墓里。

但也不能说不是皇陵，苑九决做不出这等的坟墓来。过了几天？他在这里过了几天了？他在等待着卢傻子，他要等到卢傻子来了，才知道在这里躺几天了。

卢傻子会不会马上来？

忽地他看到了一块铜镜，他看到了铜镜，像是看到了死亡一般，心一下子抖颤了。

他不敢看铜镜，他不敢看他眼下的模样。

他是不是还是铁子英那样儿了，或许他已是苑九的模样。

他终于抓起了铜镜。

他看到了他的脸，他的脸变了，还有几块粘着药，但看着那脸，他惊呆了，他啊地怪叫着，在地上跳来跳去。

啪啪地拍折了石桌，拍折了石椅。

他的手也拍出了血，他不再是铁子英了，他只是一个不像样子的苑九！他的泪水流下来了。

蓦地，他听到了一个人的声音，那人冰冷冷的声音：“你后悔了，是不是？”

他抬起了头，看到了一个人，那个人与他的脸相太像了，他就是苑九，是一个浑身是血的苑九。

他怎么受伤了？

那苑九说道：“我来找卢傻子，我要他给我医伤。”

铁子英的心扑扑跳，这这正是他了解苑九的一个好时机么？他慢慢问道：“你是苑九？”

那人笑一笑：“你是苑九，我也是苑九，你不是苑九，我便也不是苑九。”

看来又是一个假苑九。

铁子英问道：“你受伤了？谁伤了你？”

那苑九微微一笑，说道：“是无形无果。”

铁子英一惊，看来少林寺的两位硕果仅存的老僧也出头了，苑九必会受挫。

那苑九冷冷一笑，说道：“我不如他们两人。”

铁子英正欲再问，忽地门轧轧一响，石门开了，从门外走来了医隐卢傻子。

卢傻子像是没看到两人，他只是昂然道：“你受伤了？”

那苑九说道：“不错，你看看我的伤处。”

卢傻子看着那苑九的伤处，突然说道：“这是少林的大般若掌与大力金刚掌的功夫，你的伤很重。”

苑九笑一笑，说道：“我会不会死？”

医隐卢傻子说道：“你不会死.....”

但有一个阴恻恻的声音接道：“你说错了，医隐，你怎么总是说错，看来你是真傻，不是假的。”

便在面前来了一个人。

这人的面目也是苑九，他的脸上也是那般冰冷冷的模样。铁子英此时竟是恨起那苑九的脸面来了。他也是那个脸面，怎么能恨那脸面？

那个苑九说道：“徐烈，你的命也太贱了。”

那个受伤的苑九原来是清闲人徐烈？清闲人徐烈从来不管江湖事，他怎么会做了一个苑九？

苑九说道：“徐烈，你受了伤，我才对你说起往事，因为我这个人最不愿意说往事的。”

徐烈大声咳起来，他慢慢说道：“你说好了，我喜欢听我的往事。”

苑九说道：“徐烈，你那一天听了我的话，只是你说了一句，要你自己选你做苑九的行事方式，我同意了。你从此便在江湖上争下了苑九的好名声。我很感谢你.....”

他像是尖厉地讥讽徐烈，但徐烈不语，他只是听着，坐在那里，胸前满是鲜血地听着。

苑九再说：“我知道你想的是要苑九有一个好名声，从此苑九的名声在天下真的是一个好人，那有什么不好？反正我是要杀好人的，让他们认定苑九杀的好人也是坏人，有什么不好？可是，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来苑家祖茔的目的，是想学一种功夫，你想胜得过我，再做一个真正的苑九！”

徐烈不吱声，莫非他是沉睡了，不愿意再与这苑九说话？

苑九再说：“可惜我要三十年一杀劫，把天下各大门派的人都诱来，让他们都死在

我手。你不甘心，想救他们，是不是？你像那个和心一样，以为自己做不成好苑九，只好让苑九一个个死去，是不是？”

他睁眼看着徐烈，恨恨地看着徐烈，厉声叫道：“那个和心，我剝了他的心也不解恨，他竟然来一个苑九自尽，苑九会自尽么？笑话！”

他声色俱厉，看着医隐卢傻子，说道：“你帮我弄出一个苑九，何等不易？让他轻轻一做，便死了一个，江湖上该有人言，能胜得了苑九，看吧，还有一个苑九自尽了呢。可恨，可恨！”

他看着徐烈，大声道：“你想杀了我，取而代之，你为什么不做？你想等着机会，找一个同伙来杀了我，你为何不做？你等什么？莫非你能再等来一个和心与你一起做？”

他看看徐烈，再看看铁子英，突然说道：“铁子英也愿意做一个苑九，看来你对苑九的好奇也太大了些，一对你说，你便愿意做苑九，你以为我是傻瓜？你以为我也是卢傻子？”

他看着卢傻子，卢傻子正对着他笑，笑得憨态可掬。

铁子英看了卢傻子，真是暗暗称奇，卢傻子是真傻，是他只是装傻？

苑九看着卢傻子，忽地对他说：“卢傻子，我只是看着你，如果你有一点儿对不住我的地方，我杀了你老婆！”

原来他是拿快三刀来要胁卢傻子！

铁子英看着徐烈，原来在他心目里，那个徐烈是一个性如烈火的人，他怎么能受得了苑九一番讥讽？

但徐烈不动，只是静静坐着。

卢傻子拿着药，说道：“我要不要给他上药？”

苑九大喝道：“你没听到我说话么？我与他说话，你上什么药？”

卢傻子吓了一跳，嘟哝道：“不让上就不上，你吵什么？”

他看着铁子英，竟是微微一笑。

铁子英心扑扑跳，虽说他是大侠，见的世面极多，但与这苑九相交，还是头一次让他眼热心跳。

徐烈说道：“你说了这么多话，岂不是太过罗嗦？”

苑九说道：“对，我对你说得太多了，我一多话，便要杀人，你猜这一次我要杀谁？”

他鹰隼一般的眼光在卢傻子、铁子英、徐烈三人的面上扫来扫去，最后他看定了铁子英，忽然说道：“你来得太快了一点儿，且是卢傻子让你来的，你怎么能愿意做苑九？”

铁子英朗声道：“我知道苑九尽做好事，听说他死了，我便答应来做他。如果我知道是你这个王八蛋做苑九，我死也不肯做！”

铁子英心里一叹，原来他要杀我，他看破了我的心机，我是看苑九有许多的事儿不对，又得不到要领，便答应卢傻子来做这个苑九，谁知道被他看破？

那个苑九尖嘶着声音，笑说道：“对啊，你愿意做苑九，因为苑九是一个大侠士，做人救急，一生好义，对不对？”

他忽地掐住了铁子英的咽喉，骂道：“我就看不惯你这种人，急公好义，天下的人都死光了么，非得要你去忙？！”

他掐住了铁子英的咽喉，铁子英忽地想到：完了，我必死了，原来他看破了我，我死在他手里，还不曾与他动手搏一下，便死了……他看到了卢傻子与那个徐烈的目光，徐烈的目光是那么怜惜，卢傻子的脸上仍是那看不透一切的笑……

铁子英没有死，他又悠悠醒来了。

他看到了那个苑九，正站在徐烈对面。

过去了多久？是一个时辰，还是一天？还是一年？

徐烈的伤仍很重，他在咳，是他的咳把铁子英咳醒的。

徐烈在猛咳，那个苑九用冰冷的目光盯着徐烈，他的目光看得徐烈笑了。

徐烈笑道：“如果有一个外人看着，有一个苑九用仇杀的眼光看着另一个苑九，而且床上躺着一个苑九，他会不会觉得很可笑？”

苑九阴声说道：“不可笑，一点儿也不可笑。”

他再慢慢说：“如果谁觉得可笑，他一定会死。”

徐烈的声音很安详：“那么说，我会死了？”

苑九大笑，声音尖厉如磨石尖：“不错，你得死了，我想过许多的主意，只是没有想过要杀一个苑九，如今我杀你一个苑九，你看这主意好不好？”

他乐了，摇头晃脑。

他看着徐烈，叹息道：“我找一个苑九，也不容易。苑九并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在江湖上找到了几个，你是一个，还有那个和心是一个。最后我还找到了一个承道道长，可惜他不愿意，我把他毒倒，关在一个秘密的地方。我要他做苑九，他就不得不做。你想不做也行，只是你得死了才行。”

徐烈大声道：“好，如果做苑九就得一死，铁子英也不会愿意做！”

苑九大笑，说道：“他会愿意的，他像你一样，不做又有怎么样，看着我杀人么？只好你杀恶人，我杀好人，大家各杀一半，我杀得多，你也得多杀，不然苑九怎么会是一个亦正亦邪的人物？”

苑九回头看着铁子英，说道：“你醒来了，你会看到好戏，你说，你愿意不愿意再做苑九？”

铁子英看看卢傻子，卢傻子急急对他使眼色，又点头。看来卢傻子怕他说一声不愿意。他不愿意，必得死在那人手里。

他是谁，真的是苑九么？他真的是那个传神中的苑九，不可一世的苑九么？如是他是那个陆地神仙苑九，岂不是他铁子英也没什么希望了？

铁子英忽地说道：“我愿意做苑九，我做苑九的目的，就是你杀一个好人，我便杀一个恶人。你杀的多，我也杀得多。”

那苑九哈哈大笑，说道：“不错，不错，你杀恶人，我杀好人，那是最好，让世人还是不知苑九是好是坏，那是最好。”

卢傻子拿着他的小刀，在那里摆弄着。苑九忽地喝斥他：“拿开你的刀子，别拿我面前来！”

卢傻子说道：“你是刀枪不入的身子，怎么会怕一把小刀？”

卢傻子说时神色极是肃然，他是提醒徐烈与铁子英，他们不是苑九的对手，还是吓唬他们，让他们不敢对苑九动手？

苑九看着铁子英的脸面，说道：“好，好，看来你真的又是一个苑九了，只是你的屁股得受苦了。哈哈哈哈！”

他哈哈大笑，肆无忌惮。铁子英脸红了，原来他也知道，他的屁股上的肉被卢傻子取下来，补在脸上。他才躺在床上不能动的。此时他的脸面酷肖苑九，与眼前的徐烈、苑九都是一样，他们都是苑九。卢傻子说道：“我想请你把我的妻子叫进来，我看看她是不是还活着。如要她死了，我不会替你办事的。”

那个苑九大笑，尖声一叫，啸声尖厉，铁子英也不禁失声。

啸声过后，便从石门后面走出来一个人，那人说道：“主人要什么？”

苑九笑笑，说道：“傻子要老婆！”

那人笑笑，也是讥笑卢傻子想老婆了。

过一会儿，他带来了快三刀，快三刀看着卢傻子，笑呵呵地说道：“喂，傻子，你怎么样？”

卢傻子看看他老婆的眼神，看得出她的眼里没什么变化，如是她中了毒，在她的眼里能看出一种呆滞来，他慢慢说道：“没有，你走吧。”

那快三刀被带走了，卢傻子说道：“你要我做什么，我便做就是了。你看我把他弄成了一个你。”

那苑九笑笑，说道：“对啊，你再弄一个苑九来，我要苑九大闹苑家祖茔！”

他尖声再笑，笑声一出，徐烈的胸前就出血，那血便浸得更厉害了。

看来苑九要与徐烈过不去，他只是盯着徐烈，看着他流血，此时的徐烈已是流了一胸前血了，血往地上滴。

苑九大笑，说道：“你枉自称什么侠义英雄，你是伤在那些侠义辈的人手里的，你知道么？他们看你是一个恶人，你再怎么做好事，他们也会杀了你！你看那个慕容青，他一脸的精明，一心要探我苑家祖茔的秘密，他算什么东西？他能探得什么？我要杀他！我要杀了他！你看你，死在和气方丈与那两个老和尚的手里，你是不是很冤？”

徐烈笑了，他一笑便咳，咳得难止住，血便流得更多，他说道：“我是替你死呢，他们杀死的是你，他们要杀的也是你！”

苑九大笑，说道：“我已修成了不坏之躯，你能杀得了我么？”他看着铁子英，再看看徐烈，他笑得阴森：“我让你们有机会，我让你们在我眼前来来去去，但你们有哪一个能杀得了我？你们都是我的手下败将！”

徐烈看来与他曾对过阵，此时听他一说，不由得长叹。这是无奈的一叹，是恨不能成功的一叹！

苑九看着铁子英，忽地说道：“如果你杀了我的人，我就杀你的儿子！”

铁子英说道：“如果你杀了我的儿子，我就杀你的人！”

苑九忽地笑了，他说道：“我的人是谁，你知道么？”

徐烈忽地说道：“我知道几个。”

苑九的脸色变了，他大声道：“你敢说？”

徐烈盯着他的脸，慢慢说道：“我知道你想杀了我，我为什么不敢说？”

苑九笑笑，尖声说道：“如果你不说，你还会有活命，你说出来，岂不就是死人一个了？”

徐烈盯着他的脸，蓦地笑了，他说道：“我想告诉你，江湖上有一种人，他们不怕死，他们也不在乎生死，只在乎自己的性情。你遇到了我，便是一个。”

看来清闲人并不清闲。

他看着苑九，说道：“我知道的人，有几个徐无特的弟子，他们是定山五鬼。”

苑九的脸色变了，他嘶声道：“你怎么知道？”

徐烈对铁子英说一句：“对不住了。”

看来他要说出来这件事，只是他说出来，能有何益？说不定苑九会杀死铁子英，那时岂不是白搭了一条性命么？

但铁子英明白了，他要说出来，要赌在卢傻子，如果卢傻子知道了这秘密，或许有一天传出去，那对苑九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第四十六章 苑九杀苑九

如果徐烈不说出苑九的秘密，他还有活命的机会么？看来他也是一赌，他想着他没有机会再活下去，所以他要对卢傻子与铁子英两人说出他知道的秘密。

如果你知道了一个危险人物的秘密，你是不是也难活下去？

卢傻子满脸都是痛苦，他叫道：“我不要知道他的秘密，我不要知道他的秘密！”

他甚至想冲过去，捂住徐烈的嘴。

但看徐烈的样子，他是一定要说出来的，他只是盯着苑九的脸，说道：“据我所知，你还有一个苑九，那一个人不知是谁，还有一个大力神钟非禹替你杀人。”

苑九紧握着的拳头松开了，要是这就是秘密，他还有什么说的？

卢傻子也笑了，他笑得很可爱。

但徐烈说道：“但我知道这还不是秘密.....”

还有什么要说的？没看到苑九已经把他的拳头再握紧了么？他的手本来就是白的，白惨惨的没有一丝血色，很是可怕，像是地狱里的鬼手，如果给那手一抓，人的血也会没的。

但徐烈的声音很安定：“我知道你的秘密，我知道你与那些定山五鬼很有交情。”

苑九笑一笑，说道：“胡说，他们是徐无特的人，我最恨的人就是徐无特！”

他说徐无特时，像咬着那人的名字。

徐烈说道：“不对，你对他们特别好，你看到死了那个焦实，你哭了。你再看到那个史聪，你也哭了。只是你看到竹竿的尸体时，你没哭。”

苑九笑一笑，说道：“我敬佩他们的为人，一生寻仇，也算是敢爱敢恨的人。”

徐烈说道：“我没弄明白，但我知道，你不是那样。你最喜欢的是那个女人，她叫肖依。”

苑九的声音更尖厉了：“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她？”

徐烈闻到了他浓浓的杀气，但他无惧，只是说下去：“你看到那史聪的手里抓着一块布，那是花色的布，是肖依的身上衣服，他抓住了一片，可能是他救了那个肖依一命，你看呆了，所以你没哭。”

苑九冷冷道：“你在暗中看着我？”

徐烈笑一笑，说道：“你没哭，但你拿着那一片布，你看了许久。”他看那一片布怎么样？苑九笑一笑，说道：“你还有什么要说的么？”

他慢慢地，慢慢地站起来。

徐烈长吁了一口气，说道：“只恨我不能杀了你！”

苑九大笑，扬头而笑，他一笑起来，整个石室都笼在他尖厉的刺声下。他说：“徐烈，你忘不了自己的名字，你只能死在你自己的名字上！”

徐烈很痛苦，他的脸上肌肉在抽搐：“我没有我自己，我就是到地狱里，也不会有人认得我，我的祖先会唾弃我……”

铁子英忽地说道：“那怎么会？从前的要离刺庆忌，也是断臂才做的。你同要离一样，也是英雄！”

徐烈很是伤心：“可惜我不是要离，他也不是庆忌。可惜，可惜……”

徐烈的眼睛死死盯着苑九，莫非他真的是一个不生不死的人物，世人谁也无法杀了他？

苑九坐在石椅上，看着徐烈，说道：“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个故事，你在死前可以牢牢记住，到了地狱里，对他们说。”

他说了一个故事，这故事让人听了惊心。

如果你是一个天人，任谁也杀不死你，连你自己也杀不死你自己时，你活着会很寂寞，寂寞难耐。你会一人占有一个天下，要什么便会有什么，那时你活得很无趣，无趣极了。

忽地有一天，你想到了一个主意，那是一个很不错的主意。你想，要是让天下武林的人都既敬仰你，还恨你。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性命送与你，而且还是心甘情愿地送与你，那该是一个多好的主意？！你做了，并且成功了，你看天下的武林豪杰一听说你死去了，便都趋之若鹜，他们有一点儿贪心，谁也不会放过这个好时机。你如果能有时机，不化去血汗便得人六十年的功力，你干不干？如果你不花血汗便可得到天下最好的珍宝、秘籍，你抢不抢？便来了天下的英豪，他们尽一网被打尽，全都得死在苑家祖塋。

最可笑的是，杀死他们的不是苑九本人，而是他们平时自认最有正义心的人，像徐烈啦，铁子英啦，平时都是义气干云的大侠，此时都做了苑九，杀人，再杀人，一直杀

得他们心都烦了，手也软了，那时苑九才出来，收拾残局。

这是武林天下最美的美计，就是诸葛再生、子牙重出也未必能做得更好。这样的人是不是天下第一人？是不是古今第一人？当那些武林人物全都死在手下，他却若无其事，天下最大的枭雄就是他！

他像讲英雄业绩一般，对铁子英、卢傻子、徐烈讲他的功绩。

徐烈的拳头攥起来了，咯咯有声，他恨，恨不能一拳打死这个绝代枭雄！卢傻子是不是真傻？只是盯住那苑九的手，看着他的手像盯着一件珍宝般，那么全神贯注！

只有铁子英，他一点点反胃，他的胃在收缩，像是看到了最肮脏的东西，禁不住想吐。他的屁股当然很疼，但他忘了，只是伸出手去，抓住了石桌的桌角，忽地哇哇大吐起来。

那苑九忽地走近铁子英，吼道：“我讲什么，你不能有反应，你知道不知道？不然你早晚会死在我手！”

他叭叭地打了铁子英两个耳光！

铁子英身上的血忽地一下子全都涌到了头上，他的脸红得要胀破，他是大侠铁子英，他是人见人敬的人物，哪里有人敢给他一个耳光？

可他确确实实挨了耳光！

他怒吼道：“王八蛋，我跟你拚了！”

他抓起桌上的小刀，那是锋利无比的小刀，是卢傻子用来刮他的骨，削他的肉的小刀！

小刀如雨般落在苑九的身上！

衣服破了，破得不能再破，从破烂的衣服上能看出，苑九挨了铁子英至少有上百刀.....

破衣褴褛，仍站在那里的苑九都没有还手。可是，他身上没有一滴鲜血，他身上根

本没有血，还是铁子英只是乱挥他的刀？

他的手无力地垂下了。

他才知道，他用这小刀砍削苑九，这姿势很是可笑。

看来徐烈与卢傻子早就料到会这样，不然他们不会用怜悯的眼光看着铁子英。

铁子英住手了，他头一次面对着强敌，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苑九笑一笑，笑得很阴冷，他说道：“你大概不知道我的本事，我要杀你，根本不用那么费力，我只要一笑，一吹风，你就死了。你信不信？”

铁子英看着他，大胆说道：“我不信！”

苑九笑笑，说道：“不信，不信好，我来试试你看！”

苑九走近了铁子英，忽地像是整座山都压在铁子英的身上，压得他喘都喘不过气来。他好闷，他看到苑九只是向他走近了一步。他的气不够用了，他像一条干涸的鱼样张大了嘴。

苑九说道：“也是，做苑九，你只是头发差一点儿，你的头发不够白。”

他对着铁子英吹一口气。

像是冬日掉进了冰窖里，像是一下子入了北方的冰窟窿，像是一下子进入了阴冷的暴雨中，铁子英的身子哆嗦了。他不知道，他的头发已经白了一半儿。

苑九说道：“卢傻子，你为什么不拿镜子给他看一看？”

卢傻子看着铁子英的神色，像是百般无奈，就是要他去死，他也不愿意拿镜子给铁子英看。但他不得不拿过铜镜给铁子英看。

人说，白发三千丈，只缘个情长。

铁子英豪气满胸，人都因为他很年轻，五十几岁的人了，还是一头黑发，到哪里都有奉承的人说他只有三十几岁，更有甚者说他只是二十几岁。虽说铁子英当时听了不那么在意，知道他是奉承自己，心内总是乐的。人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就是这个理儿。

铁子英像当年的关云长最爱自己的胡须一样爱他的头发，如今看看，他的头发几近全白了，只在两鬓有些花白，看去他已经是一个老人了。铁子英看着镜内的自己，呆住了。

这就是他铁子英么？不光他的脸面不是他自己的了，连他的头发也变得花白了，他再也不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大侠了，他只是一个幽灵，一个苑九的替身！

铁子英怪叫一声，人再跌在床上。

苑九轻声尖笑：“你失神了，是不是？我再吹你一下，你的头发会全都脱落，变成一个光着头的老人，你愿意不愿意试一试？”

铁子英不出声，他不敢再试。

难怪徐烈与卢傻子都看着他，他们看苑九时的眼神都是一种深深的无奈，他们恨苑九，但他们也无法使苑九受挫，每一次试着去煞苑九的威风，结果都是他们自己受辱。

他们早就知道了铁子英的下场！

苑九再看看铁子英，说道：“每一个来我这里的人，最先都不习惯，他们忘了他们再也不是什么徐烈了，也不是什么铁子英了，也不是什么和心大师了，只是苑九，一个很好听的名字！他们都叫苑九，和我一样，享有苑九的名誉与地位！但他们后来都记起来了，我让他们每一个人都记得牢牢的，他们只是一个苑九的影子，尽管出去时他们很神气，但到了我这里，他们只好俯首贴耳！哈哈哈哈！”

徐烈突然很平静地对苑九说道：“自古有一句话，不知你听说没有？”

苑九斜着头看他，徐烈说道：“多行不义必自毙！”

苑九大怒，喝道：“你找死！”

徐烈看着他，手也不抬，他只是盯着苑九，说道：“你早晚会暴毙！”

苑九突然走过去，说道：“我要杀了你，我有铁子英，还有承道，还有别的人，我要杀了你！”

他走近一步，徐烈便咳起来，他的胸猛地抖，像风里的旗，抖得厉害。

徐烈终于止不住颤抖，他弯下了腰。

苑九说道：“杀人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艺术，你想杀人，只是看着涌血，像宰羊的屠夫，有什么乐趣可言？你们看我杀人，便知道杀人是很高深的学问。”

苑九走向徐烈，徐烈想抬起手来，似乎他只想着这一个信念，但他的手如有千钧重，抬也抬不起来。

他看着苑九，笑骂道：“王八蛋，我连手也抬不起来，怎么会与你动手！”

苑九笑了，阴恻恻地笑，他说道：“像你这种人，还想与我动手，岂不是妄想！好，我就让你能动手！”

倏地，一切压力都消失了，徐烈像是一支箭般射向苑九！

苑九不动，他挨了徐烈几下！徐烈的手猛击苑九的头，一刹那，苑九头上的十大要穴都在徐烈的猛击下！连铁子英都感受到徐烈的那手法的高妙，那几下确是很重，石桌旁的那杯子也飞了起来，叭叭碎裂！

铁子英心想：看来徐烈的本事强我许多，他如此一击，我根本就受不住，只能死在他的手下。这一下子够苑九瞧的了，看他一个自大狂，能怎么样，还不是受了重伤，倒在地上？那时再合力与徐烈一击，杀了他苑九，除去了这武林的大祸害！

但徐烈一击回头，仍坐在石椅上，苑九仍是笔直在站在那里！苑九笑声尖尖，说道：“徐烈，你白费气力了。”

徐烈的脸更白了，他长叹一声，说道：“尽人事而已。”如今连徐烈这般的本事，也伤不得苑九的一根毫发，莫非他真的是绝世神仙？苑九看着徐烈，说道：“我当初叫你来，你就来了，那时你不知道苑九的毛病，你只知道苑九是一个琴棋书画样样皆通的儒雅老头儿，你上当了，你后悔了。但你后来便没好居心了，你再也不走，只是想图我，但你费尽心机，也没图得了我，你只能死在我手！”徐烈看着卢傻子，再看看铁子英，忽地扬手道：“给我刀，给我刀！”

铁子英误以为他要拿刀去刺苑九，心道：没用的，既是他刀枪不入，我那几刀虽说不大好，但也是名动江湖的铁家刀法啊，一刀也不曾中他的身子，只是弄破了人家的衣服。多丧气！但卢傻子呆呆的给了他刀，而且卢傻子的脸有一种悲天悯人的伤情。

只见徐烈拿过刀来，哗哗在自己的脸上划了许多刀，他把一张脸弄得面目皆非，说道：“我不要这一张脸，我要徐烈的脸，我叫徐烈，我就是划没了脸，也不要这一张脸！”

只是一瞬间，他便把一张脸划得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他笑了，咧着嘴笑，问卢傻子：“我的脸是不是再也没有苑九的狗模样了？”

卢傻子低下了头，叹气说：“没了，没了，你的脸血肉模糊！”徐烈大笑，很开心的样儿，说道：“我就是没了脸，又有何妨，只要不是那张狗脸，我就万分庆幸了。苑九，你那一张狗脸我很恶心。我告诉你，自换了你一张狗脸后，我每一天晚上都打它几十次，我想把它打烂，我一定会把它打烂！苑九，狗苑九，我划破了你的狗脸！”

苑九忽地怒了，他的脸色铁青，他走向徐烈，说道：“我敬你是一条汉子，我让你骂我一会儿，休拿我骂到天亮！”

徐烈大笑，说道：“狗苑九，我骂你直骂到地狱，再与你骂到阎罗殿！看你来时，我撕碎你的脸！”

徐烈倒在了石椅上，他自断了经脉，自语道：“苑九，我杀死了苑九，我真的杀死了苑九！”

铁子英与卢傻子看着徐烈，他真是一个烈性汉子，他杀不死真的苑九，只杀死了他自己。但最后他自慰说他是杀死了苑九，他杀死的自己就是苑九，聊以自慰吧，不然他能怎样？

铁子英看着苑九，苑九忽地说道：“来人，把他拉出去埋了。”那人问道：“不知道主人要把他埋在哪里？”

苑九怒吼一声：“埋在哪里？把他好好埋葬，他是一个汉子，一个真正的苑九，你

知道不知道把苑九埋在哪里？”

那来人大是惶恐，直说道：“是，主人，是。”

那人抬出去徐烈，苑九说道：“铁子英，你明日便会对外人说，你是苑九了。”

铁子英冷冷道：“你不怕我说出去你的秘密？”

苑九阴森森道：“谁会信你？你自己就是苑九，你对别人说苑九的秘密，谁会信你？你的儿子会信你，但他也会信我，因为他不知道哪一个才是他的父亲。”

苑九走了，带一身的魔气鬼气走了，石室里只有卢傻子与铁子英。铁子英忽地扑过去，扯着卢傻子，叫道：“告诉我，告诉我，怎么样才能杀了他！告诉我！”

卢傻子咧嘴笑了，那笑和哭样儿差不多，他说道：“我也不知道谁会告诉我，如果你告诉了我，一会儿也不等，我就去杀了他！”

第四十七章 杀人不必用三刀

望月与承生道长、非人三人拦住了快三刀。

他们知道，快三刀是杀死承道道长的凶手之一，因为只有她才能带人找到卢傻子，而卢傻子是名医，他才能让许多江湖人变成一个苑九。

他们要找卢傻子，一定得先找快三刀。

他们与快三刀有仇，要不是有她的丈夫卢傻子，苑九哪里会有十几个？要不是有卢傻子，怎么会和心大师也做了苑九，连承道道长都几乎做了苑九？

他们拦住快三刀时，心里满是杀机。

他们恨自己的仇人，快三刀就是他们的仇人，杀师之仇！

非人厉声喝道：“快三刀，你死吧！”

快三刀看着他，突然笑了，说道：“我自二十年前，就天天惦念着能死了，如果不是我的傻子还惦念着我，要我活着，我早就死了，哪用得着你来杀？”

快三刀如是心有所悔，会让承生道长心里好受些，可她对生死那么看淡，顿叫承生道长大怒，他吼道：“说，说出来卢傻子在哪里，我便放过你！”

快三刀突地大骂：“妈的，卢傻子是你叫的么？你傻还是他傻，你们这群自命不凡的家伙全都是傻瓜，没一个聪明人！还叫人家傻子呢！我看早早晚晚你们都得叫人家算计死！”

承生道长与非人哪里听得出她是话里有话？只是恨恨地看着她，心道：像这种女人，不杀杀她的威风，她怎么会雌伏？非人大骂道：“老妖婆，我宰了你！”

承生道长知道他得了承道道长的几十年功力，此时的功力，自是大大增强，不怕快三刀会杀死他，便看着他扑上去。

快三刀大声道：“你们快滚回去吧，一个个还会有命在。拿鸡蛋碰石头，岂不是会大大后悔？”

她正说着，便与非人交手三招。

三招一过，她噔噔退了几步，气血翻涌，哇地喷了一口血。

非人一见自己与快三刀交手，竟得了胜招，大是得意，叫道：“师叔，我胜了她了，我胜了她了！”

承生道长喝道：“胜了算什么，宰了她才算数！”

非人大喝道：“我就宰了她！”

望月站在一旁，看着快三刀，她助纣为虐，杀了她也不为过。只她是一个女人，与非人斗就左支右绌，显得十分狼狈，让人看了不忍心。

非人再打了几招，竟再一次将快三刀的刀打掉，他得意道：“你不是有快三刀么？用啊，用啊！”

他得意非凡，竟不把快三刀看在眼里。

快三刀的刀也掉了，头髻也掉落，分外狼狈。

望月忽地说道：“我有话要问她，你等一等。”

非人真是听她的，一跳到了旁边，等她问话。

望月说道：“我想问你一句话，你跟着苑九，后悔不后悔？”

快三刀昂起头，她大声笑道：“别人跟了苑九，会一生后悔，我们夫妻不会后悔，反是想着这一生不曾虚度！”

快三刀朗朗而语，让望月也心生慨叹，她心里叹道：我跟着苑九公子，也不曾想着一生不虚，我只是觉得受了骗，看来他还是有知心人，这快三刀就是，她的丈夫卢傻子也必是他的知心人。望月发痴，看着快三刀，竟是不出声了，看得出神。

非人看她看着快三刀出神，不知她想些什么，便问道：“望月姑娘，你说，你要问她什么？”

望月心里有许多的话要问，一时语塞，竟是说不出。

她想问，苑九的那些空中交接的故事，是不是假的？她还想问，苑九是不是真的死了，世上真有不生不死的苑九么？她还想问，如果墓里的苑九不是真的，她们平时与他亲热的那一个苑九是真的么？他做的是恶事，还是善事？为什么江湖上有的人说苑九是恶人，有的说苑九是天下第一的大英雄？毁誉参半，哪一种说法对？

她想问许多，但看着快三刀悲凄的脸，她有一种预感，快三刀不会说，她任什么也不会说。

快三刀说道：“姑娘要问我什么，我一概不知。”

望月忽地问道：“你与卢傻子在一起，你们是好人，还是坏人？”

连承生道长与非人也想不到她会问这样一个问题。

快三刀笑了，她的脸上有了笑样，便显得很慈祥，她说道：“我对你要说真话，从

前的几十年，我们夫妻不是好人，但后来这十几年，我们夫妻是江湖上的最好的好人。”

非人大声道：“你能比得上我师父，比得上少林和气方丈么？”

快三刀突然大笑了，她笑道：“和气算什么？他算是什么？我与卢傻子都是江湖上第一豪气的人，这早晚你们会知道。”

快三刀拣起了她的刀，对望月说道：“我早就不练我的刀了，我只是看着我的丈夫，我们互相勉励，不能死，要活着看着坏人死光，好人长寿！”

望月问她：“你带的那个假的承道道长到处走，是怎么回事？”快三刀笑一笑，说道：“怎么回事儿，他是我的侄子，几天前死了，因为他假做承道道长，他才死了。”

望月不解，她想到：既是承道道长真的在她手里，她就不该招摇，为什么她要招摇过市，让人知道她带着承道道长，让人知道承道道长是害在她手？这不对啊。

总有一个解不开的系扣儿，难住了聪明的望月。

望月看着快三刀，说道：“我想问的话都问完了，你走吧。”

非人挡住了快三刀，他恨恨道：“我杀了你，替我师父报仇！”快三刀说道：“你师父死在哪里？你知道不知道？”

非人道：“他被你们关在那地牢里，我们在那花海间找到了他。”

快三刀叹气，说道：“他死了？”

非人气恨道：“他不死，还能活么？他死了，他再也不能活过来了。”

说罢气得大哭。

快三刀一叹，说道：“承道，承道，你太小气，看来傻子说得对，你这人难当大任！”

承生在一旁看不过了，气恨道：“我师兄都死了，你还咒他，我杀了你！”

他唰地一剑刺来！本来他以为快三刀会躲这一剑，哪料得她不躲不闪，只是生生挨了他一剑，一剑透肩，她趑趄几步，差一点儿倒下。

她大叫道：“看来死并不是难事，卢傻子，当初我与你为什么不选择死？”

望月在一旁，看他师叔侄两人杀快三刀。按说，快三刀的本事并不是很差，她竟不还手，看来还是心内有愧，对于承道道长的死，她心内有愧。她不动手，说道：“我让你杀了我，我也有深意，你杀死了我，卢傻子就不再傻了，我不想拖累他，让他再傻下去。”

快三刀回手，对自己的脖颈用上了一刀！

非人大喜，看着师叔，说道：“原来杀人这么容易，我杀她了，我杀了她了！”

望月看着欣喜欲狂的非人，心里很是悲伤：看来他是很高兴的，杀死了快三刀，他心里很乐。到时他们杀死了苑九公子，一定会更高兴的。只我是高兴，还是伤心，我自己都不知道。

她心内挂牵着那个与她很有柔情的苑九，那个九公子是谁，他真的是苑九么？或许他是假的，但他是谁？他是什么人？

只剩下了卢傻子与铁子英。铁子英对他自己说：“我不是傻子，我不是傻子，我得起来，我得起来。我要想办法，我要杀了他！”

卢傻子忽地对他平静地说：“你得换药了。”

铁子英怒吼道：“你还是不是人，你看没看到，那里的血还没擦干净。徐烈他死了，他死得连自己的脸都没有。你是不是一个人，你真的能无动于衷？”

卢傻子看着他，平静地说：“你看我有什么办法？”

铁子英说道：“你与那个魔鬼在一起呆了多久？”

卢傻子说：“十年又七个月零八天。”

铁子英再问：“你就帮他弄几个假人？”

卢傻子说道：“什么事儿都做过，弄药，迷药，弄人，改头换面。”铁子英气得手都抖了，他问：“你看着人死，无动于衷？你看他杀死了多少个人？”

卢傻子忽地抬起了头，说道：“你真的要问？”

铁子英大声道：“要问，要问！”

他就是要问，他要问一问这个麻木不仁的家伙，苑九杀了多少人。难道他看了总是无动于衷么？

卢傻子说道：“我自从第一次看到了他，是他要我修弄徐无特的尸体，他把那尸体都弄干净了，没一点儿血肉，只是一整个骨骼。从那时起，我便跟着他了，从那一天起，如果算上他杀死的徐无特，他一共杀死了七百零三个人……”

铁子英呆住了，他再也不说卢傻子了。

如果他真是一个麻木不仁的家伙，他决不会记住苑九一共杀死了多少了，他杀了七百多个人，卢傻子再傻，他看也看腻了。

卢傻子说道：“我当时记得很清楚，我至今仍是弄不清他当时为什么要把徐无特的尸体弄得那样子，他自己最怕血的，他不该动徐无特的尸体。但他动了，那时与我齐名的有医神风大中，但那以后风大中就没了。我怀疑是他害死了风大中，但我不能肯定。我想不通他为什么对徐无特的尸体那么在意，他对徐无特的后人也那么好，我是第一次听徐烈说，我想得有一点儿明白了。他与徐无特一定很有渊源。”

铁子英听得很入神，他与徐无特会有什么渊源？

卢傻子说道：“他是神，神是刀枪不入的，你只有找到了他的要害，你才能杀了他。”

铁子英豁然，莫非卢傻子与徐烈都是在找，他们用自己的性命，用自己的鲜血去找苑九的要害，以便后来人一举杀了他么？

如果是这样，卢傻子才是江湖上的大智大勇之士，他才是最值得敬佩的人。

铁子英看着卢傻子，他真的是傻子么？

卢傻子不看铁子英，说道：“我盼着一个人来，那个人你也认得……”

铁子英忽地心跳，卢傻子说这些做什么？莫非真的有什么法儿能治得住那个恶魔么？

“他是谁？”

他的声音因为紧张，都变得喑哑了。

他听到卢傻子的话，他冷冷说道：“我盼着的不是你来，而是江南慕容家的慕容青公子来，因为他是天下少有的聪明人。”

铁子英爽然若失，他知道他不是最聪明的人，但慕容青能行么？可被卢傻子这样的人想念着的人，他一定不是平凡之辈。

但愿慕容公子他会来。

卢傻子说道：“我总是劝他，要他收服江湖上的名人做他的替身，我只是希望有一天，他能捉来慕容青，那一天或许就是他死亡的一天。”

铁子英说道：“慕容青公子也来了，他在那些找苑九的人当中。”卢傻子一叹，说道：“我不能对他说，如果我说了，他会警觉，一旦他发现了我的心思，他会杀了慕容青，像碾死一只虫子一样碾死他，那样我便没希望了。”

真难，如果让他看到了慕容青，他一不如意，一掌便打死了他。卢傻子的希望便成了泡影。可等着慕容青他自己来，他何时能来？

铁子英说道：“你为什么不让他来？”

卢傻子说道：“我怎么说，只能等他自己找到慕容青。”

铁子英说道：“你错了。”

卢傻子看着铁子英，说道：“你说怎么办？”

铁子英说道：“你要他找来慕容青，告诉他，慕容青会看破他所有的行藏。他是一个高傲的人，受不住你的一激，他一定会找慕容青来。他要赌，即使丢了性命，他也会赌。”

卢傻子忽地叹一口气，这一叹把铁子英吓了一跳，他忙问：“你叹什么？”

卢傻子大声道：“卢傻子，卢傻子，看来你真的是傻，你傻到了不如铁子英的地步！”

卢傻子流泪了，他说道：“我之所以不死，就想着，能杀死他，方才遂了我的心愿。如果慕容青告诉我，他是杀不死的，我便再也不活了，我与我的老妻两人一齐死，她的快三刀的绝技能杀死我们两人，我们会死在刀下，连痛都不必感受。”

铁子英说道：“你找时间对他说，他一定会做的，他这个人没有事儿做，就心痒得慌。他会找来慕容青的。”

忽然，有人推那石门。

进来的是那苑九的下人，他对卢傻子说道：“夫人死了。”

卢傻子的身体忽地沉下去了，他慢慢倒在地上。

他昏过去了，再推他也不醒。

铁子英叫道：“卢傻子，卢傻子！”

但卢傻子不醒。

铁子英摇着他，直把他摇得慢慢醒来。

卢傻子看着那人，问道：“她是怎么死的？”

那人说了，说得很详细。

铁子英看着那人，那人问道：“要不是把夫人的尸体弄进来？”卢傻子说道：“好，就麻烦你了。”

那人应声而去，只是一会儿，有两个人抬来了快三刀的尸体。快三刀的脸上有着笑意，那是死也去不掉的笑意。

铁子英看着他，他看着快三刀的尸体，长叹了一口气。

铁子英问道：“莫非你要替她报仇么？”

卢傻子的声音空空洞洞：“我为什么要替她报仇？你知道她为什么要死？我告诉你，我说过，如果她活着，我再怎么难，也会活下去。她是看到了苑九的恶行，实在受不住了，方才受那非人的掌，她死在自己的刀下。她不愿意再活了……”

卢傻子哭了，他哭得很伤心。

铁子英不知道劝他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劝。

待了许久，卢傻子方才不哭了，他听到了一个人的脚步声。

只有一个人才会这么走，他在石室里走动，在天下所有的地方走动都是这种声音，他看这所有的地方都是他的领土。

他站在卢傻子面前。

卢傻子大声吼道：“你高兴了吧，你杀死了她，你杀死了我老婆，你再也威胁不住我了，我不再干了，你愿意玩你自己玩去好了！”

苑九长吁了一口气，他说道：“我看你是伤心糊涂了，一个女人，有什么好？再说她根本就不好看。你看看我的女人，我带你去看看我的女人，你愿意要谁便可以要谁，你也去！”

他扯着卢傻子，也扯着床上的铁子英，把他们两人扯到了一间大大的厅室里。

这里很大，是铁子英看到的最大的石室。所有的女人都是赤裸着，她们斜着，倚着，靠着，看着男人。男人在空中飞来飞去，女人个个都是目光有火，眼睛是红的，看着男人，喃喃呢语。

铁子英一下子明白了，这就是苑九的百名侍妾，她们就是苑九的女人。

苑九说道：“卢傻子，我告诉你，我可以让你随便要所有的女人，我的女人都是最好的，你愿意要哪一个，你带她走好了。”

第四十八章 空中交接的秘密

看着这一间大厅，铁子英与卢傻子都不语，他们想不到在石室里会有这等样大的奇

室。

那些美貌无比的美女人人手里都有一只杯子，杯子里是血一样的红酒，她们饮着，喝得很舒服，一点儿也没感到难喝。她们看着所有的人，前面、后面、左面、右面都是苑九，前面的苑九是两个，他们在厅前飞来飞去的，给那些美女斟酒。那些美女一个个浓浓地叫他：“九公子，九公子！”

那人便笑，一个美貌女人回头看到了苑九，看到了铁子英，也看到了卢傻子。

她喃喃道：“九公子，你别吓我了，好不好？你能有分身术，你有两个，不对，有三个，有四个，有五个苑九公子，是不是？可是……”

她指着卢傻子，问道：“你是谁？你怎么不像是公子啊？”

苑九在一旁冷冷说道：“他是公子的客人。”

卢傻子看着她们，忽地失声：“你用那罂花做药，迷住了她们？”

苑九哈哈大笑，说道：“那么美的东西，我怎么舍得自己用？你以为我是自己用么？”

卢傻子流出了泪，他看着苑九，大声道：“罪过，罪过！我有罪啊。”

那个美女的眼圈都是黑的，看着卢傻子，说道：“你是九公子的客人，你一定是一个大英雄，因为九公子是神仙，他不会放一般人进来。你能来，一定很有缘。”

卢傻子傻笑，他只能傻笑，还能说什么？那个美女抚摸着卢傻子的手，轻声说道：“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不要告诉别人，我们与九公子最是有缘，我们与九公子是神仙眷属，总是在空中交接的，那乐趣儿啊，可不是平常人所能享受到的。”

铁子英与卢傻子细看看，便知道那其中的奥妙了：原来那几个像是苑九模样的人，他们的身体都是在空中吊着一条细细的丝线，在空中来来去去，只是有那么几下，一会儿纵飞过来，一会儿横飞过去。

铁子英忽地冷冷说道：“原来所谓的空中交接，只不过就这么一点儿把戏？”

卢傻子看看苑九，心道：他给那些女人喝酒，酒里都是那罂粟花毒，她们的眼孔都

放大了，看人当然不会真切，看那来来去去的人就是苑九，看那云雾迷漫的天也像是晴空万里，再看眼前的人个个都亲切。

苑九大笑，说道：“我让她们跟男人过后快乐，尽一时之欢，凡是追随我的男人都有无尽的快乐，她们是我的女人，也是他们的女人。”

铁子英忽地问道：“难道你不怕他们抢你的女人么？她们跟了别的男人，便不会再忠心对你了。”

苑九冷冷斜瞥了铁子英一眼，说道：“就是跟了你，也是跟了苑九，你怎么忘了这件事了？再说她们一会儿只是昏迷，昏昏如梦，至于梦里做了什么，她们根本就不记得，只到了醒来时，她们才知道梦里与苑九公子在空中交接的故事，她们就很快乐，很满足……”

原来只是这么回事，这些女人都眼睛红红的，看样子只要苑九一招呼，她们马上就会扑到他眼前。

江湖上的传闻都是真的，但那传闻就是这样子，真正的空中交接就是他看到的这可笑模样。

苑九说道：“九公子，你愿意不愿意与我的侍妾好好交欢？”

待得他一说完话，身旁的那个美人便扑过来，她抱住了铁子英，看着他的脸，说道：“你是九公子的化身是不是？你的脸怎么有伤？你怎么了？要不要与我空中交接？”

铁子英大声说道：“不是在梦里，你醒一醒吧！”

但那美女只是嫣然一笑，乐道：“九公子，你别丢下我们。你让风尘那十几个姐妹走了，留下了我们，我们真的很感激你。”

苑九尖声而笑，悄声道：“你不要作声，在众姐妹里，我是最疼你的。”

那美女看来有些躁热，她抓着自己的胸，扯着她的衣服，说道：“我想你了，你与我在空中交接好不好？”

苑九笑一笑，说道：“好，好。”

说罢，他身子一纵，在空中来来去去，也飞了几圈。在飞动中，他喊那个美女张开嘴，他叭地弹去一粒药，那药化在美女的嘴里，更让她尽出妍态。苑九与她在空中来去时，就手抚摸她，再来去时，只是向她示意。

那美女乐了，她再落下来时，人已沉沉睡去。

苑九喝令来人，抬那美女出去。她被男人带走了。

铁子英气得手也直抖，苑九笑微微说道：“铁子英，你要是愿意，你也可以去和她快乐。”

铁子英大声骂道：“禽兽！你与那些姑娘在一起，只是骗人！”

苑九笑眯眯，他激昂道：“铁子英，你在江湖上不骗人？你也别尽是指责我，我只是骗一些女人。而你们有时行骗整个江湖！我做下的事，有什么不好的？你们尽指责我？我杀了江湖上的许多人，但我也救了整个江湖，你也知道，六十年来江湖无大血腥，不是我行计杀尽了江湖英杰，怎么会这么平静？再说了，就是我与你们动手，你们哪一个有我的大智慧，你们哪一个有我的大手段？你们尽都是一些废人，哪里有资格与我一争？”

卢傻子忽地说道：“有一个人不是废人。”

苑九尖声问道：“你说，是谁，是谁？”

卢傻子说道：“他是江南慕容氏的公子慕容青，他是一个最聪明的人。如果你叫他来，他会看破你的破绽，最后杀死你。你信不信？”

铁子英听得心跳，这大概是他们唯一的机会了，指望慕容青，虽说不一定能行，但总有一个指望。

苑九哈哈大笑，他笑说道：“徐烈也想着杀了我，但他跟了我十年，他也没有机会。据说清闲人是江湖上最有智慧的人。我很寂寞，你们没有什么新花样，只是跟着我，一

心一意想杀我，却又不能出手。或者是出了手，只是最笨最傻的一招。我看卢傻子，你也一心图我，但却有本事得多了，总是不显山不露水的，连你的老婆死了，你也不动声色。你算是我敌人里最有本事的一个。但就是你，你也杀不死我。你知道不知道？”

卢傻子说道：“你不是神仙。”

苑九怔一怔，问道：“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卢傻子说道：“神仙活在人世，便无懈可击，但你不是神仙，你活在人世，便有破绽。你一有破绽，便可能被杀死。”

苑九低下了头，他不再吱声了。

眼前的那些忙忙碌碌的女人，看去是多么悲哀啊。

再过一会儿，苑九说道：“我死不了，我自己想杀死自己，都死不了。我就与你一赌，看好玩不好玩。我也听说那个江南的慕容青公子是一个聪明人，我就看一看，他有什么聪明处。但我告诉你，我不愿意再玩了，如是那个慕容青不是那么聪明，我就要扭碎他的脑袋，顺便也扭碎你的脑袋！”

他对着卢傻子冷冷一笑，起身走了。

卢傻子看看铁子英，铁子英看看卢傻子，他突然说道：“我们把慕容青送到了死路上了。”

铁子英叹气，说道：“但愿他像你说得那么聪明，不然他只好与我们一块死。”

所有的上山人都聚在一处了，和雨大师带着几位苑九的侍妾、还有少林寺的精英来到了苑家祖茔。无形无果也到了，他们恰在苑九一击杀人时赶到，救了人。亲眼看到他们与苑九搏斗的人心里又升起了希望，无形无果能斗得过苑九，他们还有希望。

钟思凡到了苑家祖茔，他找他的父亲，但问过谁，谁都不知道。他再问时，慕容青冷冷说道：“据我所知，我跟我进来的十个人都没了性命，他们的命都丢在了苑家祖茔的外坡上。我的记性不坏，是你的父亲与我走一路的，他说他不放心我，但到了苑家祖

莹，他便没了。看来他有难言之隐。”

钟思凡大声问道：“我父亲失踪了，他会有什么难言之隐？”慕容青笑一笑，说道：“要我细说么？”

钟思凡看他不可一世的样儿，心里十分恨他，心道：像你这种人，一向自以为是，觉得自己比谁都了不得，其实只是草包一个。你凭什么对我的父亲有所怀疑？他大声道：“你说出来好了，这里有那么多的英雄，谁也听得见你说什么。”

慕容青是不怕人听，他说道：“据我想来，你父亲是与苑九有过交情的。”

众人哗一声议论开了。

钟思凡大声恨道：“不错，我父亲与苑九爷子有一段过命的交情，谁不知道？”

慕容青忽地说道：“但交往的后来，就不知道了。我想，你父亲是答应了苑九什么，便从此替他做事了。”

钟思凡忽地如坐针毡，他大声道：“不会，不会，他怎么替他做事？”

他想到了那空中交接的奇谈，想到了那些美人的梦幻，心里觉得有许多不妥处，但也说不出有什么不妥，只是觉得父亲与苑九在一起，有许多不妥处，至于有什么不妥，他也说不清了。

慕容青说道：“最少他与苑九有一个秘誓，就是他一生要替苑九护着苑家祖莹，他不会踏入苑家祖莹一步。”

也许他说得是对的，如是那样，大力神岂不是成了苑九的护身人？

慕容青说道：“我们走出来，我恰恰看到了几个人的尸体，你看看！”

慕容青指的是铁当心的尸体。

钟思凡问道：“他的尸体有什么？”

慕容青说道：“你不细看，便不知道。其实每一个人在死时，最想对活着的人说话了。不同的是，有的人愿意多说，有的人愿意少说。只是铁当心愿意多说就是了。”

慕容青再说：“他的尸体告诉我们几件事，第一件事，他的手握得很紧，显是他看到一个人，如果那个人是苑九，他不会那一副拚命的架势。他看到的不是苑九，而是大力神。”

怎么知道是大力神？

慕容青说道：“他一看到了大力神，便笑了，他笑时的笑容还僵在脸上。再说他握成了拳头，想着那人是大力神，大力神，他便有一种临时反应，他想着如何能与他一斗。虽说他少了防范，但临终还是做出了防备，虽说那防备只是晚了，只是死时的反应。就像是中了枪的人手平伸的，被刀砍的人手是反握着的，被剑刺的人手是反拨的一般，这只是平常的道理。”

钟思凡听得离奇，问道：“那也只是你一面之辞，无法信你。”慕容青说道：“如果他看到了大力神，一定很吃惊，他一定是有什么话要对大力神说，便凑得近了。不料大力神出拳了，他反手想出拳一挡。但他慢了，他比起大力神肯定是慢许多，怎么能挡得了大力神的一击？于是他倒下了，临倒下时，他的胸前中了一拳，这一拳是苑九教与大力神的‘临渊一激’，正打在铁当心的胸前。铁当心只能倒下，但他倒下时，胸先是斜的，后来再伸腿出去。所以他的腿必是右腿后靴跟有泥，很大的一块泥。”

众人看看铁当心，一扳他的脚，果然如慕容青所说。

人皆罕然。

真的有人能当场便说得过去时的一举一动么？那慕容公子岂不是神人了？

钟思凡大声道：“苑九有许多稀奇，但他也是好人，他杀了许多的恶人。我父亲决不会与他同流合污的。”

慕容青笑一笑，说道：“大力神就是听信了苑九，他也是英雄，他不会不认他杀人的，如果他在场，一定会站出来说话。”

众人信他的话，但大力神不会进来，他不是对苑九许下誓言的么，他怎么会进入苑

家祖莹一步？

忽地有人叫道：“不错，慕容公子果然有见识。”

从石丛里走出了一个人，傲然昂立，他就是大力神钟非禹。他对着众人说道：“我杀死了铁当心。”

几乎再也没人不相信这件事，就是他不出来，据慕容公子所说，他也是最大的疑凶。

钟思凡真的不信，他看着父亲，说道：“你为什么要杀他？”

钟非禹说道：“我受了苑九的蛊惑，他对我下了毒。”

没人说话，大力神站在风中，那神情很凄凉，他说道：“我只是看守他的外莹，他内里的事儿，我不知道。我有心，但不知道。慕容公子，你懂么？”

慕容青的脸色忽地很悲伤，他说道：“大力神，我懂。”

他对着钟非禹施礼，他轻轻地施礼，再重重地一揖，说道：“慕容青谢了！”

大力神看着钟思凡，说道：“你比我强，你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我都知道了你的事儿，你做得好。”

钟思凡看着父亲，心里隐隐觉得不妙，他说道：“爹，我们走吧，我们回家去，别搅这种事，好不好？”

大力神笑笑，说道：“我再也不.....搅这种事.....了。”

他咚地倒在地上，再也醒不过来了。

钟思凡忽地冲上去，对着慕容青打上几拳，他如疯子一般，叫道：“你对我老爹行了几个礼，他便死了，你杀了他，你杀了他！”

明眼人看得出，慕容青并不曾杀死大力神，只是大力神的死意慕容青早就看出来了，他不曾拦大力神而已。

慕容青说道：“钟公子，你父亲他身中奇毒，自是不愿意再活在世上，人已有死意，必会一死。你就是今日拦他，明日拦他，还能拦他一世么？他用一死求证心安，你何必

再难为我？”

众人都感到慕容青的话很对，但大力神如此一死，也令他们兔死狐悲。

慕容青说道：“据我所知，这里该不会只有这一点儿珍宝和那么几本秘籍，依我看，那几本秘籍都是江湖一般门派的秘本，再说那些珍宝，说得难听一点儿，就是我江南慕容家，也不止只有这一点儿玩艺儿。我看，在这苑家祖茔里另有秘处，怕那秘处还很大，只要我们找得出那秘处，才会找到苑九，找到苑九的秘密。”

众人听他一说，皆是想着如何找到苑九，只有钟思凡与金丝两个人在那里呆呆跪着，垂泪对着大力神的尸体。

和气大师说道：“慕容公子，我们就找一找苑九的秘巢，找得到找不到，我们只在这里呆上十天，过了十天，我们便走。”

众人多都不愿再在这里呆下去，听得和气方丈一说，都愿意离开这血腥之地。

慕容青忽地冷笑，他说道：“我不知和气大师赌没赌过？”

和气一听得他忽地说赌，脸色一红，看来老方丈也做过这种事儿，他问道：“不知公子有何指教？”

慕容青大笑，说道：“苑九尽其所有都尽放在这一局里赌，他不会放过你们所有人的，如果你一个个回去，只是一个个死。死在家里，不如死在这里，也许我们有机会，杀死苑九，自己不死，那就妙了。”

杀死苑九，他们有这本事么？

第四十九章 口舌也能作刀兵

众人都是老江湖，自是知道慕容青说得有理。忽地和雨大师匆匆带着人来，原来他

用罗汉大阵围住了孟死与肖依两人，此时押解他二人到了石室前。

慕容青看到了孟死，心里大喜，心道：我不知道苑九的事多矣，此时再得徐无特的弟子，问问他也好。慕容青问道：“和雨大师，我问问他们话，好是不好？”

和雨大师肃然一揖，说道：“请问好了。”

肖依挣着那绳索，看着慕容青，大声道：“我知道你是一个恶人，我不听你说。”

慕容青看着她微微一笑，说道：“我是恶人，可苑九也并不是好人。”

肖依一听他说起苑九，顿时流泪，她的心很软，本来师兄妹五人，四人都对她呵护有加，一来杀苑九，竟当场死了三个师兄，她怎么能不哭？

她低声哭泣道：“我师兄是被你们杀死的，他死在你们手里。”慕容青道：“姑娘错了，他们是死在苑九手里的。”

肖依大声道：“不是，少林寺的和气方丈与他们这些人都动了手，杀了我师兄。”

慕容青看着她，微微一笑，说道：“你说，你们为什么来苑家祖塋？”

肖依的神色很是果决：“我们来替师父报仇！”

孟死大声道：“她不光是我的师妹，还是师父的独生孙女。”

原来徐无特晚年练了阴功，无法再与女人相亲，早年生的儿子与儿媳双双被人杀死，他只留下了这一个孙女在世上。他亲自教焦实孟死两人武功，后来这三个徒弟都是两人再教出来的。但两人也不曾把徐无特的本事学得全，焦实学来了徐无特的掌法，孟死学会了徐无特的阴鬼一啸。

两人中死了一个，此时五兄妹只剩下了他与肖依。

孟死大叫道：“慕容青，你再有三寸不烂之舌，我们也不会听你的。你与那些少林秃头都是我们的死敌！”

慕容青笑笑，说道：“我只问肖依姑娘，不曾问你。”

肖依忽地被慕容青看得心烦意乱，她心里道：我从小便被四个师兄看着，也不觉得

男人有什么特别。他这个慕容公子是怪怪的，看着瞧，竟是眼也不眨。莫非他看我有什么不对处么？肖依心咚咚乱跳，回头急急扫了自己一眼，看她的身上衣着有什么不对处。慕容青忽地一叹，说道：“这就对了。”

肖依斜着眼问：“你说什么对了？”

慕容青说道：“你本来是一个姑娘家，却自小便摸爬滚打，一心寻仇。想找苑九报仇，你的一生只有十几年，却足足有十年在这日子里过，这怎么了得？日子久了，你的脸面也变了，变得粗粗糙糙的，本来你长得十分好看，却脸面粗糙，像一个做杂活的女仆，那怎么得了？”

孟死大声喝道：“你胡说什么？我师妹是天仙，哪里做什么女仆？”

肖依低下了头，她不吱声。

慕容青再笑道：“肖姑娘，你爷爷死在苑九手下，你们才来这里报仇的，是不是？”

肖依低声，细如蚊蚋：“是。”

慕容青笑得更柔了：“你们到苑家祖塋，本来是找苑九报仇，我们找苑九，也是找他寻仇。我们本来是一个目的！”

孟死大叫道：“我们与你们不是一路人，你们都是什么名门正派！”

慕容青再看看所有的人，他正色道：“我说一句话，也不知道诸位乐意不乐意听，古话说，唇亡齿寒，就是这个道理。刚才有人怕了苑九，想走开。据我所知，就是本领如徐无特那样的，最终也只是死在苑九的手下。自从天下有苑家祖塋，从未有一个人能活着从这里走出去，就是阴鬼徐无特也不行。”

众人看他，听他说话。

慕容青说道：“既是如此，我们何必再分什么正义道、邪恶门？我知道少林寺之所以来趟这一次浑水，是因为少林想找到一本《达摩易筋经洗髓注文》，而我来这里，是找那一部慕容氏赖以成名天下的《百步行兵》，更有许多的江湖朋友都是寻找你们所要

的东西的。我不知道你们找到没找到，但我知道《达摩易筋洗髓经注文》是没有找到，我的《百步行兵》也没找到。据我所知，苑家祖茔另有密室。看过苑家祖茔，我看得明白，这是一个古代帝王的墓室，那么它另有秘处，是一定的了。我想找到那密室，与苑九一决。你与肖姑娘是苑九的仇人，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与我们一起去找苑九？”

孟死不待说话，忽地肖依说道：“我愿意。”

孟死大叫道：“师妹，我们与这些人有不共戴天之仇，我们不能与他们一起去寻仇！”

肖依说道：“师兄，就这么做好了。”

慕容青看着众人，说道：“依我看来，那个苑九本事非凡，少林和心大师是少林武功最高的人，再加上那个大力神钟非禹，都是江湖上绝顶高手，能被苑九收服，绝非小事。我们与苑九的一拚，怕是最可怕的了。”

众人信然。

慕容青说道：“至于你们谁与谁有怨，谁与谁有仇，过了此事后，你们自己再去打理，那时你们谁与谁仇杀，也不干我们的事了。”

肖依轻声说道：“便依慕容公子。”

慕容青一番话，便说得肖依听他，众人也觉奇怪，但看着肖依瞅慕容青那眼神，众人便不觉得怪了。一旁的孟死也不是傻子，他看着师妹，心道：原来师妹看上了这个能说会道的慕容青，如果是那样，我与大师兄、三师弟、四师弟都是白操心思了。但我们是师父的人，一生对不住师父，连师父的仇都没有替他报，师妹与慕容青公子要是能成连理，我便也高兴。如果他要欺负师妹，我决不饶他。但他若是对师妹还好呢，我就让他与师妹在一起好了。他此时不说话，但脸色一会儿一变，那犹豫、踌躇、不舍，全都写在他的脸上了。

慕容青看得明白，这孟死对他师妹是情有独钟，但看肖依姑娘对自己，像是印象颇

佳，但慕容青是何等样人，他怎么能让肖依看中了他，而一心跟着肖依？他只是笑笑，说道：“孟先生以为在下的话意对呢，还是不对？”

孟死大声道：“你说得口如簧，舌如箭，有什么不好？只是我告诉你，如果你对我师妹有什么不好，我便杀了你！”

慕容青大声说道：“好，好，便依孟先生好了。”

一时众人无话，慕容青便对钟思凡说道：“钟公子，如果你父亲真的跟定了那个苑九，他还沉溺太深，自是苦恼，如今他看破了苑九的行踪，认定苑九不是什么好人。我们便可替他报仇了。”

钟思凡看着慕容青，只是点头，却不再说话。

慕容青说道：“我知道有一处秘道，但不知道它在哪里。我们去找找看，尤其是那些来来去去极是方便的大石室，看来有秘道的可能极大。我看我们分成几伙，那样也好找些。”

和气方丈说道：“那样也好。”

当下便分成了几伙，让肖依与孟死、钟思凡与金丝跟着慕容青，他们一齐走。慕容青说道：“望月与承生道长、非人兄你们也跟着我走好了。”

他想有许多话要问钟思凡与望月，便叫他们与他一起走。

几个人一齐走，慕容青问道：“钟公子，我能不能问你几句话？”钟思凡此时被老父一死，弄得无智无思，便答他道：“慕容公子，你说话但说无妨。”

慕容青问道：“钟公子与金丝姑娘在一起，看来是有些亲情了？”

原来慕容青从那金丝的眼神里看出，她一举一动都是盯着钟思凡，看来两人已是情丝系定，这关系便让他有些吃惊。

钟思凡扯着金丝的手，他有些甜蜜，当大力神钟非禹一死时，他悲恸欲绝，是金丝的手扯着他，让他感到温暖的。如今金丝的手仍是扯着他，她似乎在依赖他，在安慰他。

钟思凡说道：“不错，我与金丝要成亲了。”

他心里一阵悲伤，如是他能向父亲说说他与金丝，那该多好？但父亲死了，他再也没有父亲了。

慕容青再问道：“有些话，真的很难说出口，但说出来，确是好些。”

慕容青看着一旁低头不语的妹妹，心里想着：一当钟思凡走出来，我便看到妹妹少言寡语，看来妹妹对钟思凡也是情有独钟，妹妹的心有些失落，那是必然。早晚与妹妹再说说，让她开怀些才好。但此时慕容青顾不上妹妹，只是对钟思凡说道：“我想问的，钟公子也当思我是顾及大事，愿直言才好。”

他问道：“不知道金丝姑娘从前有没有过男人？”

金丝与钟思凡都很难为情。要他们说出此事来，岂不是很为难？但金丝是知慕容青的苦心，她轻声说道：“从前有过。”

钟思凡大怒道：“慕容青，你再说这种话，我要你好看！”

慕容青大声道：“这事不光是关系金丝姑娘的声誉，也关乎上百侍妾的名声，我怎么不在意？只是要知道苑九，我必须知道此事。”金丝一叹，说道：“慕容公子，我知道你想问什么，我只知道，在那空中交接时，都是像梦一样，似有似无的，像是在梦里。”

慕容青大声道：“那么说，不像你与钟公子在一起那样贴切了？”

金丝恨不能有一个地洞钻入去，她轻声说道：“是。”

慕容青再大声问：“那么说，你与钟公子在一起了，你也不曾死去，而且活得很扎实？金丝姑娘你也得了，但你也未增加六十年的功力？”

金丝抬起了头，她看看慕容青，再看看慕容霜，说道：“对！”她的话声很响亮，让慕容霜心里一酸。

她心道：我看好了钟思凡，他是一个好人，谁料得他竟与那个金丝在一起了？看来男人都不可靠，一个好好的钟公子，竟是那么一个水性杨花的人。

她黯然神伤。

慕容青扯着她的手，心道：看来，我这一句，把妹妹的心也说得死了，再也对这男人无望，也知道了那事实。她与那个钟思凡确是在一起过。也知道了那传说都是胡说，既是那侍妾必死，得之有六十年的功力一说也是荒诞之说了。

慕容青忽地想明白了一个道理：苑九何以那么做？他是想让那些女人受苦，让他们死在江湖贪心人的淫威下，而且过后再让江湖人去杀那些贪心人。他是让人仇杀，让人猜忌，这是苑九杀人的高明手法。

真是可怕至极！

慕容青再对承生道长说道：“据说承道道长失踪了，看你极是悲凄的样子，一定是承道道长有了不测？”

承生道长一叹，说道：“师兄已去了，他把功力传与非人。”

慕容青看看非人，忽地失声哦了一声，想是不料会是这样。

他说道：“既是非人得了道长的功力，可喜可贺了。只是不知承道道长为什么而死？”

承生不想讲，但非人忽地说道：“师叔，告诉他也对。”

承生道长看看非人，这一阵子失师的打击让非人成熟许多，他做事极是认真，看来会又是武当派的一个好传人。

承生道长一叹，说道：“你愿意说，便说好了。”

便由望月说出，一直说出那承道道长的死。她讲了那快三刀，再讲了承道道长的死去，一直讲完了，慕容青不语。

他慢慢说道：“也有一事，就是我从来弄不明白的，这一次总算是弄懂了，就是苑家祖茔里不止有一个苑九。从前苑九做事，有邪有正，那正者是和心大师等人做的，邪者是苑九本人所为，这大概是不错的。”

钟思凡问道：“既是如此，他为何要如此做？”

慕容青笑笑，说道：“钟公子便不明白这个了。从前的世家，都是一代代出优秀弟子的，但一代应是更比一代强。前一代杀出一个魔王，这一代至少应出一个阎王才是。像我慕容家族，从前有一个祖先叫慕容复，他画的画能呼之欲出，他刻的人像比活人更活。再有一个祖先叫慕容水，他能领一代风骚，是那时的风云人物……慕容家族的人都如此强，让我再怎么强过祖先？但我还得做，勉力而为就是了。这苑九怕也是如此，一代代苑九都是那么强，到了他这一代，他要做一件大事，那就是……”

众人看着他，苑九要做什么大事？

慕容青沉声道：“依我看，他是想杀了所有武林名门正派人物，来一次武林大劫。”

虽说是隐隐能猜得到此情，但一由慕容青说出，人皆大惊。

那么说，苑九是想要杀人了，他想杀光所有的武林中人，他要做什么？

慕容青说道：“他想独霸天下，所以他要收伏承道道长、和心大师做他的人，他们都被卢傻子易过容。我只听说天下三神医，医隐最是独特，没料到他的易容术竟是天下第一，把许多人都弄成了苑九的模样……”

钟思凡听得他说，心里忽地佩服慕容青起来，他心道：他虽说是傲岸无比，但他有本事，看人看事高人一筹，有他这种本事，自是人中俊杰了。虽说是心里如此想，但心内也是酸酸的。依他想来，他钟思凡就是人中龙凤了，这慕容青更是鬼精灵，世事人情，据他一说，全都中的，说得十分确切，尤如亲身经历过一般。

望月问道：“依慕容公子所说，我们这百名侍妾是苑九……公子放逐出来的，他是不要我们了，是么？”

望月的话说得艰难，但即使艰难，也得说出。

慕容青好一会儿才说道：“不错，他是不要你们几个人了，据我看来，在江湖上的苑九侍妾不会太多，至多也就是十几人二十几人，她们落在江湖上一月，最后不免一死。”

望月幽幽道：“九公子他说过，早晚他出来，会再来找我们。”慕容青一笑，他不相信苑九的话。

望月不再说了，她的心里升上来一阵子苦楚，她心道：我们白白对苑九一番心思了，他抛弃了我们，他不要我们了……

望月回头看看，那金丝的眼中有泪，她虽说是找到了钟思凡，找到了终身之托，但对于苑九抛弃一事，也是黯然神伤吧？

慕容青说道：“他会再找一些女孩子，有谁不愿意跟苑九呢？他会再找一些很漂亮的女孩子，像皇帝选妃子一样……”

第五十章 赌命运

所有的人都是沉默，当着这些美貌的女人谈她们被人耍弄了，被人抛弃了，其实不是一件轻松事。

慕容青说道：“我们只需要再看一看，如果无形无果两位大师与他一斗的那人就是苑九的话，苑九也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钟思凡忽地抢白道：“也许苑九真的就没什么可怕的。”

慕容青一叹，说道：“但愿如此。”

慕容青一路走在那石室里，他们看着那些苑九，所有的都是死去的苑九，如今慕容青差不多已经知道了他们都是苑九的挡箭牌，他们只是死去几十年或是十几年的死人，决不是唐初或是上千年的尸首。但那密室在哪里？

他找不到。

十几个人找了一天，找不到那密室，最后坐下来，在那间最大的石室里看着那些死

尸。

慕容青说道：“吃过了东西，睡一夜，到明日我们再找。”

待得吃过了东西，他们都伏在地上假寐。慕容青枕着他的臂，忽地听到了有人对着他说话：“慕容青，你听到了我说话么？”

慕容青抬起了头，看看四周，竟没有一个人，所有的人都都在睡着。那人问道：“慕容青，你猜我是谁？”

慕容青想一想，说道：“你是苑九，那个真正的苑九。”

苑九说道：“你怎么知道我是真正的苑九？”

慕容青说道：“我说话不能像你一样传音入密，你能不能和我在一旁说话？”

那人说道：“好，你坐在对面的那个死尸旁边。”

慕容青毕竟是慕容青，他不怕那死尸，走到那死尸前，坐下，说道：“你说好了。”

没想到那个坐着的死尸竟不是原来的死尸了，他是真正的苑九。苑九的眼睛很亮，他的眼神盯在慕容青身上，说道：“你离我那么近，你不怕死？”

慕容青笑笑：“你要杀我，早就杀了，何必再与我说这么多的话？”

苑九笑笑，声音很低：“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

慕容青想一想，他再抬起头来，声音更平静了：“你需要我。”

苑九的声音有些惊奇：“你怎么知道我需要你？”

慕容青看着对面，那些躺在地上的人都是刀头舔血的江湖人物，他们甚至敢在这间满是死人的屋子里鼾睡，还有什么不敢的？但坐在这里，看着所有沉睡的人，人人都像是死人，让人分外恐怖！

可慕容青看着他们，竟然脸上有一种微微的笑。

他笑什么，笑得很开心？

苑九看着他，忽地说道：“你为什么要笑？”

慕容青说道：“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

苑九冷冷一哼，说道：“我不知道，便不会来找你了。”

慕容青惊讶地看着苑九，他与慕容青坐得这么近，只是一吹气，便会吹在苑九的身上。他不怕慕容青突然对他出手么？他不怕慕容青对他出手，且在一会儿便呼唤起来人跟他一拚么？如果不怕，他凭的是什么？

苑九说道：“我知道你来找那一部《百步行兵》，但我没有找到这一部书，如果我有，一定会给你。”

慕容青轻声窃笑：“你说的话不对。”

苑九哦了一声：“为什么不对？”

慕容青说道：“你说得太快了一点儿，说明你真的拥有慕容氏这一部祖传的宝物，而且你是从别人的手里承继下来的。”

苑九微微一笑，说道：“慕容青，我对你越来越有兴趣了。”慕容青笑一笑，说道：“谢谢。”

两人再不说话。

再过一会儿，慕容青说道：“你沉不住气了，便出来了。早晚你会被找到，为什么不出来与他们相对？你怕么？”

苑九一笑，说道：“你看我怕么？”

慕容青说道：“我看你有怕的人，不然你早就出来了。”

苑九不出声，也许慕容青说中了他的心事，他便不能再说。苑九忽地说道：“慕容青，你愿意不愿意跟着我？”

慕容青说道：“我知道你总是选中一个人，要他做苑九。我不做你的苑九，你也不必那个卢傻子给我易容，我不干。我只是慕容青，我不是别人。”

苑九说道：“你不愿意做别人？”

慕容青笑一笑，说道：“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做过别人，如果你做了别人的话，你一定在心底里十分不甘心，总有一天你会再做你自己的。如果是那样，你又何必做一回别人？”

苑九看着慕容青，在暗中看不清他的面目，但他的惊讶心情显而易见。他惊讶慕容青太知情了，他能知人心底，岂不是一个很可怕的人？

苑九说道：“你能不能跟我走？”

慕容青笑一笑：“我想不跟着你，那可能么？”

苑九说道：“那不可能。”

慕容青踊跃道：“既是不可能，我为什么不跟着你走？”

苑九看着他，说道：“据我所知，这里的那个女孩子是你的妹妹，你走了，不告诉她，她会急的。”

慕容青笑一笑，说道：“我告诉她，她也是一样急，莫不如不告诉她了。”

苑九没说话，看来卢傻子并不傻，这人有些可怕了。他起身便走。慕容青也起身跟着他走。

两人走至石室前，忽地一拍那石壁，苑九便走进了一间石室里。这里只有一个石桌，看去空空荡荡的，苑九问道：“你说，再怎么走？”

此时已经离开了那一间大石室，说话声也大了，竟在室内嗡嗡直响。

苑九的声音听去有些响亮，而且阳气十足。

慕容青看着他，竟是不懂他为什么要大声说话，莫非他说话一直是这样阴阳怪气的么？莫非他真的是一个不死神仙？

慕容青借着壁上的灯看苑九，此时的苑九与那几个一样，都是有须，脸色苍白，有儒雅气。他的手很白净，生这种白净手的人让人总是不放心，一则担心他的寿数不永，再则不放心他的手太白净了，心机一定很深。苑九的身上没有华丽的衣饰，只是他的腰

上系一条带子，白布的长衣很是合身，带子上系一块玉。

他笑微微看着慕容青，问道：“依你看，还要向哪里走？”

慕容青看着室内，便径直向那石桌走去，看了一眼，便躺在石桌上。

苑九一叹，因为慕容青看对了，只有躺在石桌上，才能使那石室转动，石桌一动，石壁上的门便开了。

两人走在长长的甬道里。

苑九道：“慕容青，你看这巧夺天工的祖茔，你以为怎样？”

苑九说话时满是自豪，料得慕容青必是对这祖茔大加赞叹，以为是不世奇迹。不料得慕容青懒懒地说道：“如果我是你，我不会对人提这石室。”

苑九眉一斜，问道：“为什么？”

慕容青说道：“我在湖光山庄，最不愿意让人看的就是慕容家的那些古迹，它们让人想起了我的祖先比我更强。你不觉得那些苑九比你更强，你有些自惭形秽么？”

苑九哈哈大笑，他的笑有些做作，充满阳刚之气：“慕容青，你错了，在你慕容家，自是有人比你更强，据我所知，你慕容家有一个慕容复，他擅制蜡人，能把生生的活人制成蜡人，那本事是空前绝后，再有一个慕容水，他在江湖领风骚三十年，这都是你慕容家的本事。你比起家祖来，自是差上许多了。但我与从前的苑九一比，他们永远不会比我强，就是再有一百个苑九，他也强不过我去。”

慕容青看看他，微笑一笑：“愿闻其详。”

看来苑九要对慕容青说出自己的秘密来了，就是再有本事的人，他做下的大事如没有人知道，他岂不是也总是心内郁郁，不得舒伸？如果有一个人，他对你的一切都能理会，而且对你充满了敬慕、仰佩，你会对他说得畅快，一说不止的。岂不闻酒逢知己千杯少那一句老话么？

苑九的眼睛里闪着光，慕容青也笑着，正在用他的目光，敬仰地看着苑九，等着他

说出他自己与以前的苑九有什么不同，但忽地苑九止住了，他的眼里闪着狡黠的光彩，他说道：“有什么可说的，只是后人再评说罢了。”

苑九领着慕容青到了一间石室外，他说道：“你会找到进去的路的，如果你有本事，你就会与他们不同。那些人不配做苑九，只有你才是一个苑九，一个比我稍差一点儿的苑九！”

他悄没声儿的走了，他走路时人形如鬼魅，只是淡淡的一个影子，没一点儿声响。

慕容青看着他的身法，觉得十分诡秘，如果与他动手，只是他这步法，便无法追得到他，再怎么能杀死他？看来那个假的苑九比起他来差得太多。就是无形无果两位一齐出手，他们也不是苑九的对手。推开了石门，慕容青走进去了。

他借着灯光，看到了两个人，这是两个很奇怪的人，他们中夜不寐，只是静静坐着，一个斜坐在石床上，他的脸色很苍白，模样依稀就是刚才那个苑九。

莫非苑九又来到了这里？

但再看一看，刚才的那个苑九有龙虎之威，此时这个，竟是懒懒散散，明明不是一人。

幸亏慕容青知道有几个苑九，不然他会大大惊讶。

这个苑九也惊讶地看着慕容青。

那个伏在另一张石床前的男人看也不看慕容青，他只是盯着石床上的女人，那女人死了，她的脸上有微笑，看来死对于她是一种解脱，她的笑意很甜，让她本来不那么好看的脸上依稀找回了从前的美人风韵。那个男人的目光一直盯着女人，不稍动上一动。

屋里的空气像冰一般冷。

但慕容青看着那石床上的男人，微微一笑，说道：“你是铁子英老英雄吧？”

铁子英竟是诧异，慕容青怎么会一下子便认出自己的？再看慕容青走到了那个蹲在石床前的男人身前，说道：“不是你对不住她，而是她不愿意活了，她要借别人的手

杀了她，让你得到解脱。如果你再执迷，她也就白白死了。”那男人抬起了目光，他看到了慕容青，那个他与铁子英准备拿来与苑九作最后一搏的人，他是江南慕容家的公子慕容青！

他一眼便看透了他与铁子英的行藏！

但要他来，铁子英与卢傻子可不是要他来猜破自己的，他能寻得到苑九的破绽么？

铁子英看着他，问道：“是他带你来的？”

慕容青点头，看来他已是会晤过那个“他”了。

看慕容青微微一笑的模样，他定不知道来这里铁子英与卢傻子的“计谋”吧？

慕容青说道：“不知道两位能对我说些什么？”

卢傻子忽地抬头说道：“就看你值不值得我们对你说什么了。”

慕容青看着铁子英，忽地说道：“铁大侠也愿意做苑九了么？”铁子英振作一下，说道：“是。”

慕容青说道：“人凡是成了名的，都不愿意做太冒险的事儿，因为那样做，很可能使自己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可有人不愿意再做自己了，那他一定是有天大的苦衷。”

铁子英的眼睛亮了一亮，随即再黯淡下去。他不说话。

卢傻子说道：“这是我妻子，她与我在一起生活了五十年。”看来他与快三刀是青梅竹马，自小便在一起的。

他的眼光里有哀伤，如果能把仇人杀死在眼前，他必是会拚命。慕容青问：“他为什么要我来这里？”

铁子英说道：“他在对他自己挑战。”

慕容青笑了：“那是蠢事，只有认定自己无一处破绽的人，才会对自己挑战。凡是挑战自己的人，总是会不知不觉露出他的破绽的，那时他的死期就到了。”

铁子英浩然一叹，说道：“你说得好似很有道理，但我要告诉你的是一句话，他没

有破绽。”

真的没有破绽么？

三个人都沉默，沉默了好久。

慕容青的声音更坚定了：“不会，你看他没有破绽，是因为你没看出来。”

卢傻子不语，只是呆呆看他，像傻子看人。

铁子英恼怒道：“你真的认定我与卢神医都是傻瓜？”

慕容青看看他，忽地笑了：“你愿意做苑九，我看你不傻，谁会说少林寺的和心大师是傻瓜？谁会说那个死在苑九手里的承道道长是傻瓜？当然谁也不会说你是傻瓜。至于卢神医么？他是傻在其外，秀在其中。”

卢傻子的眼睛亮了亮，他看着铁子英，似乎在问他看慕容青怎么样？

铁子英长叹：“他说的是我们，可不是说苑九。”

慕容青坐下来了，他看着石室，这里是卢傻子的地方，到处都是盆盆罐罐，再不就是大石臼，还有碾药的药碾。慕容青对卢傻子说：“我有许多事不太明白，如是卢神医不累的话，你就对我说说。”慕容青的问题很多，他一个个问卢傻子，再有时问问铁子英。他知道了徐烈，知道了徐烈是怎么死的，他也知道了和心大师，知道了承道道长早就死了，他还知道苑九想与他一赌。

慕容青笑了，他愿意与苑九一赌。

卢傻子说道：“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如果你再不行，我们再没办法杀他，只能看着他杀人。”

慕容青笑一笑，他也没有办法。

铁子英说道：“你不要想能在他身旁乘机出手，他的功夫参天地造化，难说有多高。就是对他偷袭，也杀不死他。”

慕容青肃然道：“我知道了，他来找我，就坐在我身旁，他身旁对着我，至少有十

七道大穴在我的手下，我要出手，他根本就来不及提防。”

慕容青当时不是不想出手，他的心扑扑乱跳，最后他没有出手，那时因为他觉得不对，苑九决不是一个傻瓜，他绝不能把苑九当成傻瓜！

铁子英慢慢说道：“如果你对他出手，你当时就死了。”

卢傻子说道：“我想过许多的法儿，用毒、暗杀、火烧，都不行，杀不死他。”

慕容青说道：“他与我赌，我就与他赌了，我会找出杀他的法儿来的。”

铁子英笑一笑，卢傻子的目光又落在妻子的尸体上了，他用一层药涂在快三刀的身上，让她的身上有一股香气。

慕容青笑说：“这样，我就不负你们的希望了，你们让他把我弄来，不就是这个意思么？”

两人看着慕容青，他是一个鬼才，也许他会有希望。

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唯一的一个希望！

第五十一章 流泪与流血

天亮了，从石室里也可以体味到天亮的清晨空气。原来从那石室的小孔里竟隙透进无数清光。

慕容青醒了，他看到一个美艳无比的女人，她端着一盆水，静静地看着他。她的身上没有衣服，只有几缕布遮在羞处。

她轻声说道：“九公子请客人洗漱！”

慕容青跳起来，大笑道：“好，好，我成了苑九的客人了。”

那美女说道：“我是彤梦，是九公子最喜欢的侍妾，他叫我侍候你，就是对公子最

好了，我从未见过九公子对谁这么好过。”

慕容青大笑，摸着她的肩头，说道：“美润美肩，其滑如玉。”那美女只是笑笑，笑得一尘不染。慕容青再看看她的发，说道：“你不会洗发么？你要洗发时，先拿着你那长发的尖发，尽量地抖，抖得那长发直顺了，你再洗它。洗时你得先洗发尖……”

那美女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慕容青，说道：“你怎么说先洗发尖，我一向都是先洗发根的。”

慕容青大声笑她：“不对，不对！你不对了，先洗发根，你一根头发便中间多洗了两次，发稍多洗了三次。试想那发稍多柔软，怎么能折磨它三回？你再洗头发，还是先洗发稍。”

那美人笑了，说道：“你真有趣。”

慕容青大笑道：“再有趣也不如你们有趣，能与神仙似的人物苑九公子在一起，真有天大的乐趣了。”

那美女一笑，笑出了两个酒窝窝，说道：“公子说得是。”

慕容青的心里一荡，看到如此美艳的美女，竟似乎对世间的情愫一点儿都不懂，他有些扫兴。但旋即又快乐了，因为天气很好，因为他的心境很好，他又有了一个好的一天。美女对他说道：“请公子沐浴！”

他坐在一个石盆里，那些美女进来了，她们拿着金盆子，盆子里都是乳，把那乳倒在石槽里，乳是香的，还是热的。慕容青原以为她们拿来那一盆盆的乳是给他喝的，不料得却是倒在槽里，要他洗浴的。他倒在那石槽里，美女都过来，给他揉搓。

慕容青乐得闭上了眼睛。

看来苑九是最会享受的了，他的日子真比神仙还快乐。

几个美女虽说是侍候慕容青侍候得委实周到，但她们个个都是天真无暇，像是真正的神仙眷属。

忽地，慕容青长叹一声，说道：“我有个熟悉的美人，她的名字叫做左樱，还有一个叫做望月，看到了你们，我便想到了她们……”

美人们面面相觑，她们显是对这个话题震惊。

有一个美人偷偷地看看门外，她悄声问：“你看到了左姐姐？她怎么样了？”

慕容青叹一口气，说道：“她哪里有你们这等舒服？她们如今正在外面奔波，因为有人知道她们是苑九的女人，便要与她们交接，好得她们那六十年的功力，你说，她们惨不惨？”

那个美女顿时泪就流下来了，她轻声说道：“我想对九公子说，她们都是好人，让她们回来吧。”

慕容青笑问道：“不知道你左姐姐她们犯了什么过失，才被九公子送出去的？”

那个美女说道：“我听说，左姐姐她们对九公子不那么恭敬，我也不知详情。只是再找一个时间，我们一齐求一求九公子，请左姐姐她们回来，好不好？”

那几个美女都齐声说好。

慕容青笑了，他说道：“我喜欢你们，你们的心地都很好。”

美女都笑了，一时美靥通红，毕竟是第一次听到了外人称赞她们，而且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公子，有名的慕容公子啊。

慕容青穿着簇新的衣服，来到了苑九的石室内。

这一间石室是苑九自己住的，看去很不起眼，很小，且有些阴凉。

室内没有什么摆设，只有一张画，很平常的一张仕女嬉春图。两个丫头在一旁看着，一个小姐在拿着扇子扑萤。

慕容青只看了一眼，便再不看了。

美人端来了美酒，是血红色的酒。两人啜饮。

苑九说道：“我只喝这一种酒，你猜是为什么？”

慕容青笑一笑，说道：“你只饮英雄血。”

苑九大笑，说道：“不错。我有一点儿喜欢上你了。”

两人饮酒，慕容青不讲话，他只待苑九说，他知道苑九必会对他说。

苑九的眼睛盯着那一张画，那眼光柔柔的，似乎沉浸在很久远的回忆里了。

他想到了什么，他的回顾太久远了，让慕容青无法企及。

苑九说道：“慕容青，你与你在一起，只有一日时间，我与你说的话，却比我十年来的话还多。”

慕容青笑笑，说道：“有人说话，心里痛快些。”

苑九长吁一口气，说道：“不错。我找你来，是想让你评一评我，你看我是几成英雄，几成草寇？”

慕容青没想到会有这个话题，他只是看着苑九。

他说道：“你是天下人人皆知的大英雄，这还有什么话说？”

苑九一声道：“说心里话。”

慕容青笑一笑，说道：“我知道你做了一件大事，自古以来的苑九皆不如你，但这一件大事做得做不得，你就不说了。”

苑九冷哼一声，说道：“有什么做不得？”

慕容青说道：“你以为天下武林，人人都是草芥？有帝王早就试过，但他败了，便有君为轻，社稷亦轻，只有民为重一句话。他们是傻子，说民是重的？只因他们知道，玩火不得。”

苑九笑一笑，说道：“我只拿你们看如儿戏，我有什么玩火不得？”

慕容青说道：“不知道你凭什么本事？”

苑九哈哈一笑，此时他的笑竟又是尖厉。他说：“我只是凭这个。”

他拿起刀来，这是比卢傻子的刀更为尖利的小刀，看去古色古香，像是当代铸剑大

师古大师的铸物。

他说道：“你看！”

他吹几根头发在眼前，一挥匕首，那头发应手而断。

再拿那匕首刺在他的身上，扎了许多下，只见那衣服是破了，但他的身上没有一点儿血迹。

苑九冷笑道：“有一个人，他身不被血，不浸不淫，不破不灭，你说有没有这种人？”

慕容青说道：“据我所知，你只能活三百岁，你不是当世神仙。”

苑九问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慕容青说：“如果你是神仙，你会长生不死，也不必在人世间争雄了。我看你会死，你没扎死你自己，只是你有内功的练门罢了。”

苑九笑一笑，说道：“好，让你试一试。”

慕容青的脑子里转过许多念头？莫非他是想试一试我，看我是不是真心想杀他？莫非他是想让我试一试，看我能不能找到他的练门？再不就是他看我找得到他的练门，才认我是一个聪明人，他才会防备我，杀了我。再不就是他才会相信我，但又提防我？

一时百念俱起，慕容青反是提着一把匕首，呆呆怔怔地发起愣来了。

苑九看着他，忽地叫道：“你刺啊！”

慕容青心一横，不管怎么样，是苑九叫他刺的，他不能不用这个机会。

慕容青的手很快，一瞬间连刺十八穴，都是胸前背后的死穴！如果哪一个穴位真的是苑九的练门，他只有一死！

但他刺了十八大穴，仍是不曾找到他的练门。

再刺十八大穴，最后仍是十八大穴！三次都没有找到。最后只有期门穴与心穴没刺了，慕容青说道：“一般人练功，都是把命门放在章台穴或期门穴命穴三大穴上，我就不刺你的这三个大穴了。”

苑九大笑，说道：“慕容青，你休弄鬼，你刺好了，你能刺得死我，你是英雄。你们几十人的性命便保住了。”

慕容青心道：那休怪我！他飞匕一刺，三穴皆中！

他的动作够快了，但刺过后，苑九仍是坐在那里，稳稳地说道：“再也没什么要穴了，你才相信了，我是不生不死的苑九了吧？”此时慕容青早就透一身冷汗，他心道：我听了卢傻子与铁子英的话，兀自不信，此时我自己刺了他一身的大穴，还是找不到他的命门。看来他是真的练成了刀枪不入的本事了，难怪他有那么自傲，一心想横行天下。

苑九盯牢了慕容青，说道：“树高风摧，难道只等风摧它，不能杀遍下面的小树，让他们都成他的附依，风吹也不折，岂不更好？”

慕容青笑笑：“从来都是修德禳祸，哪里有你这做法，杀人避祸？”

苑九笑笑，说道：“我这做法，天下人皆不理睬，独有你慕容公子该理会得。”

慕容青叹息，说道：“我明白。”

苑九说道：“我自二百岁时起，便只是流泪不流血，到了二百五十岁，忽地有一天起，我再连泪也没了。从此我在世上便只是独行一人，很少有人知我的心事。”

慕容青说道：“不流血还好，不流泪，便不大妙了。人活在世，有喜有忧，有乐有愁，你连泪都不流，便再也没有人的味道了。”

苑九忽地大怒道：“你说我没有人味儿？”

慕容青大声道：“那有什么假？你就是没有人味儿！有人味的怎能没有喜怒哀乐？怎能没有快乐忧愁？你活得真是太没有意思了。”

苑九忽地对着慕容青吹气，他轻轻地吹气，说道：“我只是一吹，你便是一个满头白发的人了，你想不想试一试？你再也不是一个风流倜傥的美男人了，你说那样好不好？”

慕容青心一横，心道：我要在他面前示弱，他更会看不起我，一旦他看不起我，我

岂不是与铁子英、和心大师、徐烈他们一样了？到了那时，我只能做一个苑九，岂不是更糟？他横下心，说道：“你吹好了，你能吹得我头发白，但你吹不去我的信心，你也吹不去我的自信，我不怕你吹。如果有一个女人喜欢我，她会不怕我头发白的。”

苑九忽地问道：“谁喜欢你？你妹妹？”

慕容青大笑，说道：“在你外面，至少有两个女人喜欢我，有的还是你的女人呢。”

苑九说道：“苑九的女人你也敢动？”

慕容青笑笑，说道：“你把她们赶出去了，你不要她们，还要骗她们，你行事中，只有这一件事是最无耻的！”

苑九大喝道：“你敢喝斥我苑九！”

慕容青不理他，只是喝酒。

苑九再问道：“谁喜欢你，我的哪一个女人喜欢你了？”

慕容青说道：“有一个女孩子，她很果敢，她叫望月，她看着我，那神情满是赞许。她看我时的眼光，比当年看着苑九的眼光更热。还有一个女孩子，她是你的仇家徐无特的孙女，她叫肖依……”

慕容青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苑九的仇视的目光，他的目光变得杀气腾腾了。

只是一刹那，他怎么会这样？莫非他说到了那个望月，引起了他的仇恨么？那么说他是仍喜欢那个望月了？不对，他如是喜欢望月，怎么会放望月出去，他也知道，那些武功并不很强的女孩子出去，一旦遇上了江湖上的高手，定会受到凌辱，她的性命必是不保。

那么，他是与那肖依有些渊源了？

慕容青大声问道：“你认得肖依？”

苑九忙说道：“不认得，我只认得那个……徐无特……”

慕容头一次听到他说徐无特的名字，他说徐无特的名字时也声音轻轻，莫非他当年

与徐无特相争时，有过一番苦斗，使他今日想起来还是目驰神夺？

或者是他与那个徐无特的孙女见过？

慕容青忽地想起什么，他要一赌，他要与这个魔神一赌。

如果他赌对了，那么他就摸得到苑九的脉搏了，如果他赌得不对，会把他的性命也赌上。

须得小心翼翼，但又是大胆无比的一场赌！

苑九也看出了慕容青的紧张，他轻声说道：“你有什么话要说么？”

仍是那间石室，仍是那么平平常常的一间石室。

苑九在等，在等着慕容青说话。

只有慕容青能让他等着，只有这个慕容青才能弄出他猜也猜不透的话题。

慕容青问道：“肖依姑娘你见过么？”

苑九不在意，说道：“哦，我没见过。”

慕容青大声说道：“我看了你们几个美女，咳，让我怎么说呢？虽说你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人，但你的美人可不是那样。那个形梦美姬，虽说是很不错了，但比起肖依来，可就……”

慕容青恰到好处地一叹，他叹气的样儿真是可气又可笑。

他不说话了，苑九的气来了，他恨意在眼里滚，如是恨意来了，他再吹气，只是把一个慕容青吹得头发白了么？还是一气儿把他吹死？

慕容青不敢看他的眼睛，如是再看，他肯定不敢再赌了。毕竟他是苑九，是不可一世的苑九啊！

慕容青说道：“她是一个美女，一个最美的美女，她的皮肤我没看到过，我只是在暗中看过她的后颈。你知道不知道女人最有味儿的地方是哪里？就是她的后颈，那儿看起来，真是百看也不厌，余味儿无穷啊！”

突然，慕容青再也说不下去了，他的脖子被苑九掐住了，他喘不上气来，再也不能说得那么神气，那么肉麻，那么自如了。

因为苑九想杀死他，想活活地用粗野的村夫劲头儿掐死他！

苑九甚至不用什么内力，只是用劲儿掐他，他要没气了。

此时，慕容青还来得及用自嘲的口气对他自己说道：慕容青，你赌输了，你被人活活掐死了，反正也是报应，谁让你的嘴比你的武功更好呢？

第五十二章 情系男儿郎

当慕容青再醒来时，他仍是躺在那间石室里。

苑九在看着他，此时的苑九的眼里都是笑意，笑盈盈的，像是看自己的孩子。

他对慕容青说道：“我看你快醒来了，我要带你去看看我的地下宫殿。”

慕容青看看他，很诧异他的态度，突然他的态度怎么这样好起来了？

莫非他是看好了慕容青？真的要他做苑九了？慕容青甚至想起了那个荒诞的传说，据说是苑九到了三百岁的时候，就必死在苑家祖茔里，那时不知从哪里走出一个与他长得很厮像的十八岁的男人，自称他就是苑九，是苑九的亲生儿子，是新的苑九。他接收了苑九所有的财物，有数也数不尽的财宝，有武林天下所有门派的秘籍，应有尽有……

慕容青想到此时，不由得打了一个哆嗦。

他不愿意再想了，他宁可死也不愿意做那个苑九。他想，是不是从前的苑九就用这一个法子，选一个最优秀的人来做他的替身呢？那样他就再也不用打自己的天下了，他只要对人说他是苑九来，一切都会迎刃而解，刀兵不见了，只能化干戈为玉帛，一切都是平静。那你怎么不做苑九？

慕容青的身子像是要散了架子，难道苑九的一招便让他再也集不起功力了么？

苑九一笑，说道：“我让你看看我的宫殿，你才是江湖上第一个看到我的宫殿的人。”

苑九扯着慕容青，他像一个孩子一般迫不及待，他扯着慕容青一直走，过了十几道石门，那些石门都当着慕容青的面儿打开。他打开石门越多，慕容青的心里越是沉重，看来他难逃苑九的毒手了，早晚他必是会死在苑九手里。因为苑九连打开自己宝库的法儿也不避着慕容青，显见他不是该死了么？

到了一间大大的石厅里，这石厅竟是像宫殿一般，慕容青看到了许多的美女，她们在喝酒，手里都捧着那夜光的酒杯，眼儿都眇斜着，看着对面。对面的墙壁上，有许条索道，索道上有几个男人，他们的模样都像是苑九，一个个风流儒雅，在墙上一会儿飞过来，一会儿飞过去。那些美女个个都几乎赤裸，坐在那里看着，那眼光里都是肉欲。慕容青一见，便哈哈笑起来。

他身旁最近的一个美女听到了他的笑声，回头看到了他。

那美女说道：“你是谁？是九公子的客人么？”

她斜着眼，说道：“你是凡人，能看到神仙般的空中交接，真是你的福气。”

慕容青看到有的美人慢慢悠上去了，原来在她们的腰间有一条系绳，慢慢在空中与那些假的苑九来往，往还时在空中能碰一下，那时她们便尖声而叫，脸色变得通红。

慕容青大声道：“真的空中交接很快乐么？”

那个美人正是那个一大早来侍候慕容青的形梦，此时她竟再也认不出慕容青来了，她的眼睛已是红的，眉眼都是渴望，盯着眼前的那苑九，想一诉衷肠。

慕容青哈哈大笑起来。

苑九只是看着慕容青，看他像一个孩子般大笑，待得他笑完了，也不发问。

慕容青笑得出了眼泪。他说道：“苑九是人间神仙，在世上不与女人交欢，只是与女人在空中交媾，待得空中交媾过了，女人会大快乐。你以为这传说好笑不好笑？”

苑九说道：“你看着她们，觉得很好笑吗？”

慕容青说道：“我一想，差不多便是这样，只是我笑的是，我想得比你做得更好。”

苑九问道：“怎么更好？”

慕容青笑一笑，说道：“墙壁用网勾出几朵鲜花，再在那墙上开无数条索道，别只有那么几条，看去几个苑九像是爬索的猴子……”

一说到了猴子，慕容青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苑九看着慕容青，慕容公子是唯一一个可以笑话他的人，笑他愚蠢，笑他制造出一个假相，假相又是那么可笑。

苑九喊了一声，来了一个人，他站在苑九身后。苑九说道：“你能不能再想一个更好的法子，如果你想不出，就听慕容公子的话，在墙上加添一些鲜花，再纵横多条索道，看去像是真的一样。如果不像，你就死吧。”

那人慢慢走开了。

苑九说道：“你猜我弄这个干什么？”

慕容青说道：“目的有三，其一是应了那传说，如果有人得知，以为是真。其二是你唬弄了那些可怜的女人，真的以为她们是在仙境里，一个个以为真的做了不世神仙的眷属呢，其三是，你满足了那些恶人的淫欲，他们一会儿等得美女的酒迷醉深了，便会带她们去，满足他们的淫欲。他们都是你的爪牙，你不会不让他们满足的。”

苑九看着慕容青，慕容青说得再对不过，他无话可说。

又来到了一间宫殿，谁见过珠宝金银堆在宫殿里的，在一间大大的宫殿里堆放着，满地都是，连人的脚都插不进去。苑九看着慕容青，希望看到慕容公子有他所希望的神色：惊讶、羡慕、渴望、疯狂……但他没有都没看到，只看到了慕容青淡淡的忧郁的目光。

苑九问道：“你不喜欢，你不觉得意外？”

慕容青笑笑：“有什么好？我有一点儿，也同你的大同小异。我只是觉得难过，你弄这么些东西，一定弄得很累，从前都是别人的，你拿来归自己，弄得你累坏了。一想到世人有的什么都没有，你还把它们都堆在这里，我就想放一把火，把它都烧了。”

苑九看着慕容青，忽地笑了，阴恻恻地笑：“我把它分成两份，给你一份，你愿意不愿意要？”

如果不是慕容青，换一个旁的人，他会欢呼雀跃，欢呼自己一时成了富翁。慕容青却笑了：“你花那么多的时间弄的财宝，却给了我一半，我该睡不着了。本来有这么多的东西，睡不着的是你，拿了你的，睡不着的换了是我，我怎么乐意？”

苑九看着慕容青，他心里赞叹，如果有子，当如慕容青！

再领着慕容青到了一间石室，这一间里却是有些情调，看来是一个闺中女子住的。苑九说道：“这里原来是宫中的公主住的，如今却被我用来放秘籍。”

真正的秘籍，每一本秘籍如果能说话，会对慕容青说那一次次的血腥。每一次的抢掠，都会死人，都会灭门，都会从活人手中抢来秘籍，且把那一门人全都杀光。

苑九看着每一个石匣里的秘籍，他慨叹道：“慕容青，就是少林寺的藏经阁，怕也没有我这么多的秘籍吧？”

慕容青笑一笑，说道：“我一看你放在外面的那些秘籍，便知道那都是抄本，我想你收集人家的秘籍有嗜好，是不是？”

苑九大声道：“我要告诉你的是，这都是我的，不是人家的！”慕容青大笑，说道：“你看，这一部《九阳折梅手》是龙三家的，你杀了人，夺了人家的东西。这一部《少林达摩易筋洗髓经注文》是少林寺的宝经，你偷了人家的东西，还有这一部《三圣通会》，是天下神算子李不空的传家宝，你骗来的。我看一偷一抢一骗，不外是你得人家秘籍的手段，是不是？”

苑九十分恼怒，只有这个慕容青才敢这么对他抢白，如果不是看在他与铁子英、卢

傻子一赌的份儿上，他会当时便掐死慕容青！

苑九强忍住怒火，说道：“我用一万两银子买来的那一部《赤阳神掌谱》。”

慕容青拍手大笑，说道：“对啊，你先抢了人家的银子，再用抢来的银子去买东西，这买卖果然好啊！”

苑九大喝一声：“你敢讥讽我？”

他抢上一步，正要掐住慕容青，慕容青夸张地向后一仰，就欲昏倒。

苑九一见，反是惊奇了：“你怎么了？”

慕容青笑道：“反正你也要掐我，不是掐死，就是掐昏，我先昏了，死不死由你看好了。”

苑九忽地大笑，拍拍慕容青的肩头，说道：“你让我很快乐。”看他的脸色，竟再也没有云翳，他的脸上那肃然神色再也没了，竟然有一种孩子似的快乐。慕容青真的给他带来了欢乐么？

苑九忽地说道：“看来你很有趣。”

慕容青笑笑，说道：“我只是活得很有趣，那样说才是。”

当天亮时，慕容霜忽地醒来了，她看看四周，天仍是黑的，她的手握在哥哥的手里。哥哥呢？她不敢看那边，在那边有几具尸首，那尸首是很吓人的，虽说那些武林豪杰说得很有道理，在这里苑九不会来袭，因为这里是他的祖先的坟墓，他不会来这里杀人的。但住在这里毕竟是很吓人。

她轻声叫道：“哥哥，哥哥！”

她的手找过去，摸到了一只很柔软的手。

那是肖依的手。

肖依问她：“你哥哥没了？”

她的声音里也满是慌乱，如果没有慕容青，他们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主意？真的没了

慕容青么？

众人中有人惊醒了，问道：“什么事儿？”

肖依叫道：“慕容公子没了！”

当下惊呆了许多人，要知道这一伙人里，最有本事，最有主意的就是慕容青了，没有了慕容青，他们还有什么主意？

有人叫道：“不会没了人，一定是出去看一看了，你们找找看！”

当下便四处找人，一直找到了与和气方丈的人会合。

众人说了慕容青在睡梦里没了的事儿。

和气方丈说道：“我们还是去那间大屋里看一看，找一找，看有什么线索没有。”

众人便到了那屋内。

仍是那间冷冷静静的屋子。

人这东西很怪，在夜里，众人反是能容得那尸体，到了白天，有的更不敢看那尸体。此时那八个苑九的尸体竟是在墙边坐着，一个个姿势都是那么别扭。

没有慕容青公子！

和气方丈说道：“慕容公子是人中俊杰，他不会走的，怎么会出事？”

此时那慕容霜扯着肖依的手，也不知是她不愿意放手，还是肖依看她孤苦无依，不愿意放开她，两人一直扯着手，不曾松开。

忽地，有人叫道：“看那，看那！”

他像是看到了鬼，他看到了什么，竟吓得他身子也抖了起来？人随着他的目光，看到了那个僵死的苑九，他正坐在墙边，他的身上的衣服……他的衣服竟是慕容青的衣服！

他的衣服怎么会换上慕容青的衣服？莫非苑九真的像是一个鬼，像是一个神仙，会来去无踪，杀了慕容青，竟连一点儿声音也没有？莫非慕容青真的死在了苑九手下？

慕容霜哭了，她扯着肖依的手，痛哭起来。

她只有一个哥哥，她最信的就是她的哥哥，没了哥哥，她怎么办？

肖依也随着她流泪，一旁的孟死有些心疼肖依，说道：“就是她哥哥死了，你也不用哭呀。”

肖依骂道：“滚一边去！”

她总是发脾气，自小便师兄们让着她，使她脾气更大。

孟死不语，恨得一砸那石墙。

突地，那石墙轧轧响，门开了，那里有一扇门开了，他们看到了一扇门开，那里面是一间大大的石室。

他们找到了苑九的密室么？从这里能走向哪里？

和气方丈说道：“慕容姑娘，我们去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得到慕容公子。”

慕容霜哭道：“没用的，他一定是死了，不然他会告诉我，他去了哪里。”

突然，她看到了地上，看到了地上有一块玉，那是她哥哥的玉，她拣起了玉，忽地破涕为笑了。她笑道：“我哥哥告诉我，他有大喜事儿了呢。”

和气方丈是出家人，自是弄不懂慕容霜为何先哭后笑，只有肖依悄声问她：“你哥哥怎么说？”

慕容霜看着这个美人，忽地说道：“我哥哥这一块玉是‘平安玉’，一有事儿走开时，他总是把这玉放在我的枕头旁，让我不要着急。他放这块玉，就是答应我，他一定会再回来看我的。”

慕容霜那样子，让在场的男人心神都是一荡。那钟思凡心道：慕容姑娘也是一个天人，如果我不是得了金丝，我会与她在一起的。

金丝在一旁，看出了他的心思，更紧地扯住了他的手，说道：“你不用再看她了，会有男人看她的，你不用替她担心。”

果然有几个男人想上去扯慕容霜的手，想对她说几句安慰话，但肖依扯着慕容霜，

说道：“走，我们走好了，既是找到了苑九，我们何不去找他？”

两人在后面，看着那些大男人直闯，一直奔向那石门而去。

慕容霜说道：“他们不会这么轻易就找到苑九，如果想找到苑九，还得我哥哥。”

肖依怯怯地问：“你对哥哥那么有信心？”

慕容霜笑说：“我对他有信心，只要和他在一起，谁都会有信心。我自小便没看到有什么难住过哥哥的。”

肖依说道：“你自小便与哥哥总在一起？”

慕容霜很快乐，她悄声说道：“是啊，我总是缠着他，他说我是跟屁虫，我跟着他，他做什么，我都站在一旁，他总得领着我。”

肖依笑一笑，只有慕容青，才会领出这么一个娇小姐，才会有这么一个娇妹妹。如果是她肖依呢？

她的脸红了，她心道：幸亏我的心事她看不出，如果给她看出来了，我岂不是要害羞死了？

她的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让慕容霜好生好笑，她心道：你是一个小美人儿，我才不管你是不是邪门歪道的人呢，我哥哥也不会在乎。你得栽在我慕容霜的手里，我要你知道，不光是慕容青厉害，慕容霜也不差。我没告诉过你，有时我哥哥也玩不过我呢。我与他不同的地方是，我看去有些傻乎乎的，不像他那么锋芒毕露，那你肖姑娘可得倒霉了，做我的嫂子得了。

她一阵阵看肖依，把一个肖依看得有些发毛，她悄声道：“你看我干什么，我脸上又没有你哥哥？”

慕容霜说道：“我要告诉我哥哥，除了我以外，更有一个人很担心他的命运，那就是肖姑娘，肖依姑娘，你说好不好？”

肖依呆了，她脸更红，她怎么说，说她真的很担心慕容青，还是说她不担心？

第五十三章 蚍蜉撼树

苑九的眼睛有一层云翳，他慢慢问道：“你说，像我这种人，怎么才会活得很有趣？”

慕容青说道：“有时人在云雾中，便不知身居处。你是一个居高望寒的人，为什么不直接与那些武林中人打交道，何必总是在暗中作鬼？”

苑九说道：“他们不是我的对手。”

慕容青大笑，说道：“男人应是轰轰烈烈，不能苟苟且且，你这样就是赢了，也不算光彩。”

苑九看着慕容青，忽地笑说：“你不用激我，我与他们反正要决战的。只要再过十天，就是我出关的日子，如果在苑九出关的时候还不走，我就杀光他们！”

慕容青一叹道：“如果我是和气方丈，再等上两天，找不到你的石室秘处，我一定会走。”

苑九看着他，问道：“为什么？”

他有些动心，如果和气方丈带人走了，他还有什么戏？当苑九走出祖茔时，外面只有几具尸体，他还有什么光彩？

慕容青说道：“从来苑九走出坟墓，都是光光彩彩的，你如是独自一个人走出祖茔，怎么能说你比所有的苑九都光彩？！”

苑九忽地怒道：“苑九算什么？我……”

慕容青的脸上有了一丝笑意，他笑说道：“如果你能与所有的武林人面对，你将是天下第一人。”

苑九看着他，忽地说道：“慕容青，我与你赌。”

慕容青瞅着苑九，说道：“你想清楚了，如果你真的面对着武林英豪，你的一世英名也可能尽付流水。”

苑九扬声大笑，说道：“慕容青，我与你赌。”

慕容青看着卢傻子，看着铁子英，等他们说话。

铁子英说道：“现在就叫他走出去，你有把握么？”

卢傻子叹一声，说道：“傻，傻，你真是傻，如果他走出去，只能杀死所有的人，连少林寺的无形无果都不是他的对手。”

慕容青说道：“不能不赌了，我从外面过来，知道那些人的心情，他们等得不耐烦了，如果再等下去，他们都会走开。如果他们的劲头没了，你还有什么希望？”

天又亮了，所有在苑家祖茔里寻找的人都失望了，他们找到了另外几处石室，看得出这是一座很大的地下宫殿，宫里有许多的石桌石椅，但无人，一个人都没有。

他们是不是只好走出去，再也不入这座迷宫了？

忽地，有细乐声奏来，听来是慢慢的声音，轧轧地，在他们旁边那一扇石门打开了，从里面走出来几个美女。在美女的身后，跟着几个男人，他们都是赭黄袍、苍白的脸面，无一点表情。当他们走到了和气方丈面前时，那个赭黄衣裳的人大声道：“得主人令，来下书！”他手平平一伸，那一页纸便飞到了和气方丈的面前。和气方丈接了那页纸，看了看，笑道：“好，既是苑九有意，我们便前面石阵相见！”

果然到了石阵，在石阵前，苑九的人排了一大列，有男人有女人，那些苑九的侍妾足足有七八十人。

这边的风尘尘等人看到了那些女人，她们的心里很不是滋味，看来苑九公子并不曾把所有的女人都放出去，他还留着七八十人。

那么，只有她们十几个人才是苑九放走的人，他不要她们这些人么？

金丝忽地哭了，觉得她上了当，受了骗。

苑九的身旁，有那个面目与他酷肖的铁子英，有那个医隐卢傻子，有慕容青公子。

慕容霜看到了哥哥，她又看到了哥哥的笑，那不在乎一切的笑，让她心里乐开了花。她看看肖依，肖依看着慕容青，他还活着，看来苑九一定会为难他的，一定会折磨他，但他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这就好.....

在苑九的身后，跟着一大群人，他们都是苑九的人，他们都是高手。

在和气方丈这一边，人也不少，有少林寺硕果仅存的无形无果大师，有和气方丈一辈的十几位高僧，有少林寺罗汉堂的十八罗汉，有武当派的承生道长与非人，还有江湖上的许多英豪。

他们在注视着苑九，他们是苑九的敌手么？

总是话题苑九，艳羡苑九，当苑九面对着众豪时，人人心里多了一层凛惧。

他们不是苑九的对手，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无形与无果两位高僧身上。

苑九说道：“见利而贪，一齐奔苑家祖茔而来，今天你们都是一死！”

和气大师一揖道：“苑九施主，慈悲为怀，你杀人过多，罪孽也大，何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苑九笑道：“我便是佛，何必再放下屠刀？我屠的都是无用之人，上天怜他，送他去西天极乐世界了。”

和气方丈说道：“既是你不答应放下屠刀，那便只好老衲与你一较生死了。”

苑九大笑道：“何必那样吃力，不如你们和字辈的高僧一齐上，如是不行，再由无形无果两僧来，一场便斗出个输赢来好了。”

和气叹一口气，如是别人如此说，他定会大怒，怪人瞧不起少林。但说话的是苑九，苑九有这个本事，胜得了他们众人。

和气回头，看着两位师叔，两僧都是坐在地上，冷冷不动。

和气说道：“那好，我便与几位师弟讨教。”

十六人齐齐站成一圈儿，他们都戒备森严，要与苑九一斗，先得保住自己，如是一有不慎，必会死在他的掌下。

十六人先发动，人如飞梭，齐齐而动。他们绕苑九而行，待得一个好时机。时机恰好，因为苑九并不动，也不把他们看在眼里。和气方丈一声吼喝：“杀！”

十六人一齐出手！拳掌齐施！

苑九不动，只见他的衣衫碎了，他的头发飘乱了，他的身子仍是如山一般屹立。

他叹一口气，说道：“莫非只能弄坏我的袍子么？”

他喝令来人，在十六个人中好整以暇，在那里穿袍子。有人高叫道：“杀他呀，杀他！”

他穿袍子时就是最好的时机，他脱下袍子，或是穿上袍子，都得罩着他的头，那时杀他，岂不是很容易？

但少林寺僧都是凝立，只待他穿上袍子，再与他动手。

杀气弥漫。

慕容青不看场内，只是低头凝目，注视地下。地下什么也没有，莫非他也只能听天由命了么？

那卢傻子只是嘟哝道：“杀劫，杀劫啊。”

铁子英甚至绝望地不看场内，只是冷冷看着自己的脚，他想道：若是苑九杀死了少林僧，胜了所有豪杰，我只好自尽。

慕容霜不去看场内的厮杀，只是呆呆看着她哥哥，她的眼光有些怪怪的，莫非哥哥被那个苑九也下了毒？他怎么一点儿平时的神采也没有？他只是低头看地，与平时判若两人。她心里急，但此时人正厮杀，谁会理睬慕容青是不是中了毒？

只有一个人和她一样焦急，那人便是肖依。她扯着慕容霜的手，轻声叫道：“霜姐，霜姐！”

慕容青心里苦笑：叫什么霜姐，如是真的哥哥无恙，只怕要叫霜妹了。她低声道：“我看哥哥不对，你看是不是？”

肖依也关心慕容青，只是她也不知道慕容青哪里不对，便急着点头。

走出苑家祖莹的女人看着对面的女人们，她们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她们看着对面的美人此时比自己更美。经了许多天的折磨，她们更是头也不梳，衣也不整，比起那些娇艳万分的美女，个个相形见绌。可她们心里酸酸的，原来这个男人骗了她们，原来他没有死，他只是骗她们，不要她们了。他说什么死去一个月，他在那祖莹里温玉在怀，好生快活，把她们丢与江湖屑小，让人凌辱她们。

她们恨死了苑九，恨不能生吞了他的肉！

苑九不动，让十六僧的掌拳都击在他的身上！

叭叭叭——足足有十几声脆响！

除了卢傻子、慕容青、铁子英等人只是漠然地看着外，所有武林英豪都是欢呼起来。看来苑九也不是不可以击败，他被十六僧全力一击，不死也受重伤！但苑九仍是屹立，他冷哼一声说道：“你们打够了么？”

他的身上只有那布衣再次碎裂，成一片片在空中飘拂，看去十六僧一击，确有倒海翻江之势，只是苑九像是兀立在海中的礁石，你能奈他何？

苑九说道：“我不能不还手吧？”

他飘飞上去，对着和气方丈只一抬手，他的手不夸张，不虚饰，只是轻轻一抬，便拍在和气方丈的肩头上。

只见和气方丈倒下了，他的嘴里哇哇吐血，他再抬头，狂喷一天血花！

众僧急急护住和气方丈，那苑九说道：“十六僧不配与我动手，还是无形无果两大师出来吧。”

无形与无果出场了，两人一胖一瘦，一前一后。苑九说道：“要斗天下人，只斗两

无僧。来吧！”

无形也不答话，只是一架，无果便身子飘飞在他的身上，两人上下直立，如变形如来。

无形喝一声：“着！”

他便出掌，无果在上面也是出掌，在凌空下击。

无论无形怎么动，无果总是在他头上，击那苑九的头顶！苑九像是四面受敌！

众豪再喝一声：“好！”

有人道：“这一次苑九算是要没命了，世人谁能四面受敌，还能不败？”

苑九直冲，冲向两僧！

慕容青大喝道：“小心！”

卢傻子长叹，铁子英喝道：“大师，退一步！”

但无形无果太过相信自己了，他两人一翻一击，连连三翻，人便到了苑九面前，叭叭一连击出十几掌，那每一掌都看得出，势道极大！

苑九的身子只是斜了一斜，人仍是如飞般射向两僧！

他的手摸在无形的头上，只摸一摸。他的嘴对着无果吹了一口气，无果和尚便轰然坠落，从无形的头上落地。

轰一声重响，无果栽倒在地上。

无形的脸色变了，他坐下来，当场闭目，只是用功，他的心脉受伤，如不当时医治，必是一死。

无果的身体更是怪了，他身子在急急地哆嗦，像是受了寒，只是冷颤，他跌在地上，十分狼狈。他再抬起头来，坐在地上。他受的伤竟像是比无形更重。他甚至不能自己医伤，只好坐下，任由他身后两僧护着他的肩头，给他递增内力。

众豪再也不出声了。

他们在江湖上闯荡了多少年，从来没有看过这种较量，苑九也没做什么，只是拍拍无形的头，向无果吹了一口气，他们便败下阵来，以无形无果那等本事，在苑九手下走不过几招去，他们这一群人能当什么？

他们头一回觉得真的是要死了，只要苑九说一声，他们就会死。和气方丈哭了，他流下了泪，虽说少林当劫，但此时他想起了和心大师，在内心里，他是怨尤和心的，就是一死，也不能与苑九合污。但此时他忽地恍然，如他是和心，知道了苑九的本事，只能在他身旁，伺机而动。如果除不了他，那么做一个假苑九，做一点儿功德事，也算是于心稍安了。

他低声叫道：“和心师弟，和心师弟！”

本来是找和心，找那一部《达摩易筋洗髓经注文》，但如今一切都如过眼云烟，他们的劫数到了，少林寺要毁于一旦。

苑九大声喝道：“你们都听着，如果有人愿意过来，站在我的身后，他便是我的人了。他可以不死！如果谁不站在我的身后，他就是我的敌人，今天不免一死！”

所有的人都听清了。

忽地有人扬声而笑，说道：“生生死死，原系平常，只是要死个明白。”

原来大笑的人是慕容青，他站过来，手里握着慕容霜的手，说道：“你挂念我了。”

慕容霜的眼里有泪，原来哥哥心在正义，死有何惧？她轻扯着肖依的手，轻声说：“还有人更挂记着你。”

她把肖依的手扯来，让她扯住慕容青，悄声说：“人都要死了，何必再顾及面子？”

肖依本来要放开慕容青的手，但看着他在笑，看着自己在笑，知道他心里有自己，不由得心内一甜，心道：就是死了，也有他与我同行，我怕什么？

铁子英大声说道：“众位，我想说的是，我愿意做一个和心一样的苑九，但这张脸我十分讨厌，徐烈死时，刮了这一张脸，我如是死时，也一定刮了这张脸！”

他慢慢走出来，对着卢傻子说道：“你走不走？”

铁子英也站在群豪一边了。

卢傻子看着苑九，他慢慢说道：“快三刀死了，她死了，她的嘴快，她的心也快，她的刀才快。如果她不死，她此时也会站出去的。”卢傻子走出来，也站在群豪一边。

众人胆气大增，有众人一齐死，死有何惧？

苑九冷笑，他看着铁子英、慕容青、卢傻子走出去，脸色越是不好看，他冷笑道：“好，好，一会儿都是死尸，刚强便没什么用了！”

他再走过来，——看着群豪，他看着清闲剑客，笑一笑说道：“你不站出来么？”

清闲剑客摇一摇头。他看着钟思凡，看他仍扯着金丝的手，忽地笑了，说道：“你父亲与我是至交，他死在这群人手里，你也愿意陪他们一齐死？”

钟思凡大声道：“我父亲恨你，他恨不能杀了你，如果我能杀了你，他一定会在九泉下瞑目！”

苑九轻声一笑：“何不试一试？”

钟思凡再也忍不住了，他扑上去！

苑九只是用臂轻轻一挡，钟思凡便如撞树，飞出去了！

他撞昏了，金丝高声叫道：“钟公子，钟公子！”

钟思凡悠悠醒来，他看着苑九，说道：“天会杀了你，天杀了你！”他只能恨声诅咒苑九。

苑九——看过去，有两个人受不住，悄悄站出来，站在苑九的身后了。

苑九高兴得大叫：“看，我身后也有人，他们也是我的人，他们跟着我，会享用不尽的！”

他尖声而笑，一旦他笑起来，所有的人耳朵都嗡地一声响起来了，响得厉害，耳朵胀得难受，心也扑扑乱跳。

有人叫道：“别笑了，别笑了！”

苑九大声道：“我还没啸呢？”

他大声啸起来，那是“阴鬼一啸”！

第五十四章 情殇

众人都是神色一变，这是当年徐无特的“阴鬼啸”！

阴鬼一啸，人皆断魂。

无形与无果大师依在一起，两人朗声诵起佛号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众僧知道大师心意，也一齐诵起佛号来。

两位少林僧护着方丈心脉，怕他失力，便更是吃力，先是后面右手的和雨大师倒下了，他喷一口血，人便栽倒。

再就是无形大师与无果大师，两人忽地吐血，倒在地上，昏迷过去。

苑九仍在啸，铁子英觉得，人生在世，何谈正义，正义能驱邪，都是纸上妄谈，他拿起了刀，要对着自己的脸刺去！宁死也不要这一张脸！

忽然有人冲过来，那人疯疯癫癫的，手里拿着刀直冲向苑九，她对着苑九就刺！

苑九正在长啸，便来不及躲她，一刀刺在后背上！

苑九的身子一闪，那人疯狂地叫道：“九公子，我找你找得好苦！”

她再回头，看到了铁子英，便也认定他是苑九，说道：“九公子，你见我们不在了，心里也想，是不是？你别拿着刀子，碰到了自己，那可不好！”

她把铁子英当成了苑九了，她一片痴情，对着铁子英慢慢分说。苑九停住了啸。

蓦地，慕容青大声笑起来，他对苑九说道：“苑九，你是天下第一人，无甚可说。

但我是江南慕容家的公子，怎么能随便就跟了你，你须得胜过我才行！”

苑九阴声道：“我有什么胜不过你的？你说来看！”

慕容青说道：“我要与你斗智。”

苑九哦一声，显是很有趣，他说道：“你自以为你有本事，是么？你能胜得了我？”

苑九看着所有的人，他慢慢说道：“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就是你们全都联合在一起，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对手。我无论做什么，都高你们一筹，不然我怎么会是苑九？”

他说得斩钉截铁，冷酷无比。

慕容青大声道：“好啊，我便与你斗智，我如是胜了你，你便放所有的人下山。”

苑九大笑，说道：“这有什么了不起？慕容青，我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救人。如果能救得了所有的人，你也算是一个人物！”

两人对面，卢傻子睁大了眼，如今他要看一看，慕容青真的有本事么？能救得了所有的人？

铁子英手里的刀也不动了，如果慕容青胜了呢？他要看一看结果。

慕容霜与肖依都看着慕容青，所有的人性命都在他的嘴上了。慕容青说道：“我只是说你，我能说出你的一切秘密。”

苑九的脸色更是苍白了，他能与慕容青赌这个么？如果他真的有秘密，慕容青说出了，他岂不是大白于天下了么？

看他犹豫了一下，慕容青说道：“你是古今第一大奸人，但你的事儿，我已了如指掌。如果你后悔与我一赌，就先下手杀死我，那就是你败与我了。”

苑九本来有此一念，但忽地横下一条心，大笑道：“我怎么会败与你？简直是笑话，你说出来好了！”

能说出来苑九的秘密么？他会知道什么秘密？

众人皆凝目以待。

慕容青说道：“这一座祖塋是河间王的宫殿，后来埋入了地下。你也许会知道，有一部书记载过，说那河间王死后，嘱将他所筑宫殿埋入土中。后人照做，便在平地埋下了一座山。可惜后人再也不信，以为那传说荒诞，岂不知所有荒诞的事都是人做出来的？”

苑九忽地拍拍手，说道：“好，说得好！”

众人一叹，果然是有一座宫殿，原来是河间王的宫殿，怪不得众豪辗转来去，竟找不到苑九的行藏。

慕容青再说道：“原来有过一个苑九，他是六十年前的人物了，那时的苑九只是第一代苑九，但他是一个行骗术大于本事的人，他找到了这座宫殿，宫里的藏宝也足够他挖开这宫殿的了。他便弄好了这座宫殿。”

苑九笑一下，但有人看出他身子颤抖了一下，莫非他被慕容青说中了？

慕容青大声道：“苑九，我一步步说出来你是谁，你要是杀我，你便输了，你不得食言，让众人走开。”

苑九大笑，说道：“你要说什么你就说好了，我怎么会杀你？”慕容青此时手里扯着肖依，像是忘了肖依在他身旁一样，他太专注了，只是盯着苑九的脸，那些事啊，他也说不准。但难的就是，说不准也得说，不然他怎么办？

慕容青说道：“那个苑九怕天下英豪找他的麻烦，他得了许多的秘籍，但最拿手的是，他找到了一个人，一个神医，帮他做事。”

众人都看着卢傻子，是卢傻子，一定是卢傻子，只有他才会为虎作伥。

慕容青摇摇头，说道：“那个人的名气比卢先生大得多，他是神医风大中。”

众人多知道风大中，但风大中是几十年前的人物了，提他做什么？

慕容青说道：“风大中先是帮他弄了几具死尸，那些人都是生前被他拿银子买的，死后他的脸面便是苑九的形像了，他弄了八个死去的苑九，再假说他是第九个苑九，能

活三百年。而且他弄了许多的美女，怕人家猜忌他，他便放风说，他能与美女空中交接，骗了许多的人。”

苑九只是冷笑，莫非慕容青说得不对？

不是，慕容青心内猜测，只是没说到关键处罢了。

慕容青再说道：“三十年前，你来到了这座宫殿。”

苑九怎么身子再抖了一下，莫非他说对了？

慕容青笑了，他说道：“你那时是苑九的仇敌，他杀了他，你就做了苑九。”

苑九大笑，说道：“你胡说！我怎么杀死了自己，我再怎么做了自己？你真正是一派胡言！”

慕容青大声道：“你一开始是垂涎苑九的财宝，你要杀了他，但当你到了宫内时，你发现那些财宝并不像想的那么多，你就想杀了他再走，但当时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神医风大中，他劝你，要你做苑九，因为……”

苑九很关心地问：“因为什么？”

慕容青叹一口气：“因为做苑九比做任何人都容易，你直接就能做天下第一人，那时的苑九手下已经有了许多的人物，他们都信服苑九。因为苑九给他们钱财，给他们美人，给他们一切。你只要再做下去，什么都不缺了。”

慕容青扯着肖依，慢慢走出来，他的步子坚定些了，他看到了苑九失神的样子，那是他第一次，人失神的时候，多是在回顾往事的时候。

苑九在顺着慕容青的思路，回顾往事。

慕容青说道：“你再夺天下人的财物，你杀人，你弄来了和心大师等人，他们见不敌你，便只好杀坏人，一洗苑九的恶名。再有铁子英铁大侠，宁可不要自己的脸面，也要做一个苑九，只盼天能杀死你，不然你就会天天作恶。他们做下的善事越多，你的恶事也越不明显，你很满意，既然恶人对你也没大用，他们杀就杀好了。”

慕容青闭上了眼睛，下一步说什么，他心内有数，只是不能说错，一旦错了，玉石俱焚！

他长吁了一口气，说话说得他身上出了汗，竟比与人动手更累。慕容青扯着肖依的手忽地颤抖了，只有肖依才知道他怕了，他也有怕的事儿么？

慕容青说道：“你不是苑九，但你听了风大中的话，你也做了苑九。”

苑九忽地说道：“我并没戴面具，你可以看一看。”

慕容青大声道：“不用看，我也知道你没戴面具，你的脸上表情很丰富，绝不是戴面具的人那样子的。”

苑九大声道：“那你还说我不是苑九？”

慕容青说道：“你不是，如果你是苑九，你说自己的名字时会很别扭，不能一下子便吐出，你也不能时时把苑九的名字挂在嘴边。”

苑九忽地问道：“那我怎么说？”

慕容青大声道：“你会只说，我，我怎么样，绝不会说苑九。”是啊，一个人最不常说的就是自己的名字，就是听别人说，也是不大舒服。

苑九问道：“别说那么多的废话了，你说说我是谁好了。”

慕容青大声说道：“你会阴鬼啸，你对孟死等人很不错，你只能是一个人，你是徐无特！”

一语惊众，他真的是徐无特么？

肖依看着他，她不明白，爷爷不是死了么？他怎么会是爷爷？肖依看着他，大声问道：“你是……爷爷，你真的是爷爷？”

那孟死也不敢相信，他问道：“师父，你真的是师父？”

他忽地明白了，后来他们没了师父，总是有人带来师父的遗物交与他们，那都是师父的秘籍，原来师父没死，并不是师父生前存放在他们那里的，而是师父托人交与他们

的。孟死大声道：“师父，你是师父么？”

他扑通跪倒了，说道：“大师兄，还有师弟他们都死了……”

苑九对肖依说道：“不错，我是你爷爷！”

他再对孟死说道：“你哭什么，真是没出息，你大师兄他们为杀苑九而死，是我的好弟子！”

肖依忽地扯着慕容青，冲上去了。

肖依一边跑一边叫道：“慕容公子，你……”

但她到了苑九面前，她抱住了苑九，说道：“爷爷，爷爷，你是爷爷！”

慕容青大叫一声，他的袖剑出手了！剑刺进了苑九的体内！

苑九猛地咳了一声，笑道：“好小子！”

慕容青大叫道：“铁大侠，卢傻子！”

他头一次叫卢傻子，卢傻子猛飞起来，他与铁子英一齐奔至苑九面前！卢傻子的十几把刀全都插在苑九的身上！铁子英的刀砍在他背上，直砍入一半！

众人呆了，原来苑九也会死，原来他也不是刀枪不入。

苑九笑着，他的手里扯着慕容青，他笑道：“好小子，你赢了！”他看着肖依，说道：“你想不想爷爷？”

他尖阴着声音，让肖依很是难受，她泪水哗哗流。

她直点头，苑九要扯碎慕容青，也是易事。肖依忽地叫道：“爷爷，爷爷！”

苑九放开了慕容青，他说道：“你小子便宜了，你要对她好一点儿，不然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慕容青跪下来，他说道：“我听你的，我要一生一世都照应肖依！”

苑九叹息说道：“我要你们知道，我是天下第一人，我比从前所有的苑九都厉害，你们知道么？我不是苑九，我是徐无特，我是徐无特！”

他看着铁子英，说道：“你叫卢傻子给你弄回原来面目，好主意！我也后悔，我也要戴着这副嘴脸去地狱么？”

他猛地拔出后背上的小刀，插在自己的脸上，划得血淋淋，再也不见了苑九的脸面，他大笑道：“我走了，去地狱了，连小鬼也不敢看我。只是我得与徐烈一样，好徐烈……”

他僵硬地一挺，再长声一啸，嘴角都流出血来。他慢慢说道：“我还能杀了你们，只是我看在我孙女的面上，我不……”

苑九死了，就是说那个徐无特死了，他躺在地上。

人都散了，全都去墓内找宝物去了，苑九的宝藏无尽。

苑九的坟前，只有肖依在哭，她的手仍在慕容青手里。

慕容青说道：“走吧，我答应过他，照应你一辈子。”

慕容霜说道：“他死得风光，他是天下第一人，他要的就是这个，你也知道。”

起风了，他们慢慢走下了山坡，回头看，听得那苑家祖茔里还有厮杀声，他们为了那财宝，还会再争再斗，没了苑九，武林一样不会平静，刀头舔血的日子，拚的就是一个富贵，欢乐。

慕容青看着肖依，说道：“对不起。”

他早就看出来了，他看着那左樱扑过去时，那刀划在苑九的身上，划出一丝血痕，他便大恍了：苑九不近女色，还弄那么多的女人，一定有所掩盖。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只能是他怕女人，只要女人一近身，他就会无功夫，会流血。

慕容青利用了这个，杀死了他。

肖依哭着说：“你杀了他，你杀了他！”

她不愿意跟着慕容青，是慕容青杀死了她的爷爷，她怎么能跟他在一起？但她心里还不舍得慕容青，慕容霜在她身旁轻声说：“有许多的人看着他呢，那个望月姑娘也看着我哥哥，我哥哥是杀死苑九的大人物了，谁不愿意跟他？你要走了，他就没了。我看

你可得小心。再说，你爷爷让你跟他一辈子，你不至于让你爷爷死了也不放心吧？”

肖依的手仍握在慕容青的手里，只是委委屈屈地哭。

(全书完)